武俠世界

江天暮雨洗清秋（「探索」大集之四）司馬翎・著

公門強人沈神通力圖突破命運之羅網。他的表現有聲有色，多姿多采。本篇的過程中不但有武功，更有智慧，有倫理，有親情、友愛。



編者話

一般讀者也許認爲⌊神州故事⌉寫到⌊神州無敵⌉已是達到了故事最頂的孤峯了。非也，⌊寂寞高手⌉，高手寂寞，漸行漸遠漸深，武功越來越高越絕頂，人生走上了極峯，便是寂寞高手。在溫涼玉筆下寫來之⌊神州故事⌉，每一個都不會令你寂寞，尤其是⌊寂寞高手⌉，繼本集之後更不會⌊寂寞⌉，故事之八⌊天下有雪⌉即繼⌊寂寞高手⌉刋出。欲窺全豹，請即留意爲要。

＊⌊搜索⌉大集故事之四⌊江天暮雨洗清秋⌉今期刋出，這是一部集智慧、倫理、親情、友愛於一爐的文藝式武俠小說，題材清新脫俗，故事感人肺腑。公門强人沈神通在故事裡力圖突破命運之羅網，表現得有聲有色、多姿多采，令你嘆爲觀止……

＊黃鷹在下期裡另一中篇連載⌊御用殺手⌉刋出。高臯繼⌊毒龍妖燕⌉之續篇⌊風雷鬼王⌉亦同期發表。至於巨型小說就是⌊雪刀浪子故事⌉之⌊旋風三俠⌉，是龍乘風最新作品。余破浪之中篇⌊崑崙鐵鳳⌉都在下期傾巢而出，陣容鼎盛，目不暇給，敬希購閱。



武侠世界

第110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探索」大集故事之四

江天暮雨洗清秋

司馬翎 · 文
[illegible]令 · 圖



人間春滿後　一葉報秋來

世上每個人，一生都在盡力企圖突破命運之羅網。過程當中有些人平平淡淡連掙扎痕跡也幾乎看不出。但有些人却表現得曲折離奇步步驚心……

× × ×

江上風帆點點，小屋外花木依然。

但今年的秋天似乎特別蕭瑟凄凉。是不是屋子裏沒有撲鼻飯香，沒有呀呀兒啼之故？

當然凡是知道馬玉儀已被「笑面虎」何同設計佔有的人都猜得到。這幢江邊的小屋變成鳳去樓空是很自然很應該的事。就算何同確知沈神通已經喪命，他也不會長居此地。何況根據他的綫人密報，得知沈神通一直尚未傷重斃命。所以他更不會肯多作逗留。

沈神通在這幢孤獨却幽靜美麗的小屋不知道呆了多久（其間當然也包括了清醒冷靜查看一切遺跡的時間）。日子時間對他好像忽然失去意義。

肚子餓時他還是知道的，他也樂得藉着生火洗米等動作而暫時什麼都不去想。

沈神通自然知道馬玉儀和小沈辛絕對不會忽然回來。但更知道就算踏碎一百對鐵鞋也一定找不到她和兒子。

因爲何同不是普通人，也不是一般武林高手。他不但擅長跟踪，也是潛跡匿跡的大行家，故此小屋裏找不到一絲一毫綫索，簡直是萬分合情合理的事。

沈神通腦子裏很多時候完全不去想馬玉儀和小兒子，只拚命想何同，想他的面貌，想他的笑容、聲音、擧動。還有拚命回憶一切他曾經講過的話。甚至連粗話髒話都一一盡力從記憶中翻尋出來。

他好像有點迷迷糊糊，但又好像煞有介事地尋思，有時喃喃自語。太陽昇起來又落下去！他已經不知道、已經忘記「想」了多少天了！

× × ×

麻雀却記得很清楚。自從沈神通朱愼司馬無影，還有馮當世冉華身一對，再加上武當痴道人和胡說和尚走了之後。她被鷄婆婆關起來，一口氣關了五天之久。

只是後來鷄婆婆要「煉藥」，所以非得把麻雀放出來帮忙不可。因爲她煉藥萬分秘密，從前是一個名叫玉蓮的丫頭做助手。但後來等到麻雀十二歲會做很多事情之時，玉蓮就忽然不見了。此後就一直由麻雀帮忙。

除了「煉藥」之外，還有壓力是來自顧慈悲，萬里雲羅吳瀟瀟，擂地有聲袁越這三大高手。

他們三人已成爲大江堂「長老」。他們每天有「飯」吃（飯裏面有藥），有酒有女人有銀子等等。但他們天天要看看麻雀的樣子，所以鷄婆婆只好把她放出來讓那些老頭子看。

只是他們看了好幾天還看不出任何結論。換言之，誰也不敢很有把握地認爲自己就是麻雀的生身之父。

嚴溫也要見麻雀，他「見」的含義當然比顧、吳、袁三人複雜得多。

在嚴府裏若是走來走去，想不讓嚴溫「見」到，實在是不可能之事。

故此這天中午麻雀脚步緩緩而又沉重地在花園走動時，忽然被嚴溫截住，並且把她帶到書房後面一個房間裏。

這房間也相當寬闊，舖滿厚軟地氈，靠右邊牆角有張大床，但錦帳深垂也不知有沒有人？不過如果此床屬於嚴溫的話，嚴溫既然不在床上，床內當然沒有人了。

嚴溫抓住麻雀一齊坐在地毡上，他覺得有點奇怪，因爲麻雀只會吃吃低笑，眼神微微散亂，好像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不過嚴溫跟她說話，她却又會回答。

「我好想妳，妳呢？妳有沒有想過我呢？」

麻雀道：「唉，唉，溫哥哥，我恨死你，但我却日日夜夜想你……」

嚴溫笑一聲。女孩子口中的「恨」其實就是愛，他那裏還不知道。

笑聲中他將她放倒平臥，然後脫掉她全身衣服。

她的皮膚雖然白皙，身裁雖然凹凸分明，極之惹火性感，但能夠與她較量的美女不是沒有，事實上嚴溫已經見得多了。但何以這個女孩能使他慾火上衝，使他恢復雄糾糾男子漢？何以別的美女就不行？

當嚴溫在她身上盡力馳騁蹂躪之際，麻雀發出陣陣銷魂蝕骨的聲音。

每個人的聲音都不一樣，所以每一個聽見的男人反應都不一樣，但此處講的不是嚴溫，因爲嚴溫已經不必等她的聲音。那是另一個男人撥開帳子從大床跳下來。

這個男人很年輕，身上寸縷皆無，所以他的慾念任何人都瞧得清楚。

嚴溫忽然一楞，道：「陶正直，你睡夠了？」

那年輕人原來就是「人面獸心」陶正直。他笑一下：「沒有，我那裏睡得够，我從四川巫山趕回來累個半死。唉，其實不是累，只不過白走一趟什麼人都找不到，所以覺得很疲乏。」

嚴溫慢慢起身一低頭，看見麻雀眼上仍然閃耀着情慾光芒，他歎口氣，道：「你到底想說什麼？阿陶，你不是不知道，你要我怎麼樣我都聽你的，絕不敢說一個不字。」

他聲音之溫柔，簡直比任何女孩子還要過之。

陶正直笑一聲，道：「我被你們吵醒了，這小女孩是誰？一定是你念念不忘的麻雀吧？」

「她是的！」

「果然很不錯。我希望你肯娶她。你也應該有一個正正式式的妻子了，你說對不對？」

嚴溫搖搖頭：「我就算想也辦不到。因爲鷄婆婆不肯。我也不明白爲什麼？」

陶正直拍拍胸膛，說道：「包在我的身上。」他已走近痲雀，蹲低伸手捏摸她高聳豐滿的乳房。潔白滑膩而又緊繃的皮膚上微微有點汗水。顯然她剛才很瘋狂很劇烈。

雖然她耗支極多精力，但陶正直的手一碰到她身體，她馬上就有反應。就像是飢渴已久的怨婦。眼光、動作以及全身每寸肌膚都迸出情慾光芒熱力。

陶正直一點不客氣，再不徵求嚴溫同意，竟自倒向她身上爲所欲爲……

嚴溫居然能够在旁邊閉眼矇矇矓矓了一下。他驚醒的原因是陶正直推他。陶正直道：「快起來，看看是怎麼回事？」

一看之下果然發覺痲雀不大對勁。因爲她眼中仍然射出情慾光芒，全身香汗淋漓氣喘不已，面上表情看來有點痴迷。

陶正直苦笑道：「我和她已經將近一個時辰，我知道她應該極之滿足。可是你看，她的樣子和姿勢動作等好像還不够。這裏面一定有古怪……」

嚴溫居然一點不驚奇！「當然有古怪。她來的時候已經服食過一種藥物。」

陶正直一方面鬆鬆口氣。另一方面大爲疑惑——痲雀不但不是外面弄來的女人，甚至由於「鷄婆婆」羽翼保護而具有特殊地位，她怎會服食古怪而看來一定是「春藥」藥物，是她自行服食抑或是被迫，在嚴府內有被迫的可能麼？

「鷄婆婆住處有無數藥物，痲雀一定在她那裏拿到藥的。但我只不明白她爲何要偸食這種叫做『春滿人間』的春藥？」

陶正直道：「你也不知道的話，我更不知道了。但無論如何先想法子解去藥性爲妙。」

嚴溫吃吃笑道：「這個不難，解藥我有。」

陶正直捏捏他下巴，好像捏的是個標緻冶蕩的大姑娘：「你壞死了。既然你有解藥，你一定也有『春滿人間』。這種藥還有解藥我都要……」

嚴溫去拿了兩瓶藥丸給他，其中一種的綠色的，取了一顆塞了痲雀口中。她赤裸的身軀四肢本來大大伸攤甚是淫褻。但綠色藥丸一入口，很快就捲縮成一團，眼中情慾和面上痴迷表情刹時消退淨盡。

她無疑已恢復理智。以她的年紀以及一身武功，雖是耗盡精力大傷元氣，却也不至於疲倦無力得立刻睡着。

總之她還能够動，還能够想和觀察。

陶正直很感興趣地注視她。誰也猜不出在他那副俊俏面孔後面，轉動着什麼主意。

痲雀既已能看能想，也就是說她恢復理智能力。

這個王八旦腦子裏轉動的念頭一定很可怕。痲雀對自己說：「他絕對是有邪魔般神秘力量的人。因爲從前若是有男人不懷好意碰我，他用手我就斬掉他的手，用脚就斬脚。但這個王八旦狠狠玩了我，我心裏居然不惱不恨。他如果不是邪魔是什麼呢。

痲雀甚至聽見自己心中歎氣聲：我不但不惱不恨，竟然還喜歡看到他的樣子，聽到他的聲音。但我又隱隱希望自己馬上就此死掉。爲什麼我變成這種樣子，從前的我到那兒去了呢。

陶正直銳利的目光好像看得見她的念頭。因爲他忽然向她說道：「你嫁給我跟着我好不好？」

痲雀大吃一驚，嚴溫也微微動容。

「你若是嫁給我，有許多好處。妳不但會覺得快樂，而且妳還可以跟嚴溫一齊。如果妳眞懷了孩子，也可以算是我的。妳的問題只有這樣可以解決，也只有這樣鷄婆婆才答應。」

痲雀只會昏眩地喘氣，說不出一句話。但她心中不得不承認。他說的的確是唯一解決途徑。

× × ×

小屋內已經昏眩，從前的溫馨笑語還有小兒子叫鬧哭聲，都有如白天的光綫消失無踪。

你如果看見沈神通鎭靜安詳的外表，打死了也不能相信他內心竟是如此痛苦煎熬。

沈神通坐在門口籐椅上，手拿香茗，望着漸漸暗淡的晚霞，不慌不忙地呷茗和沉思。

但如果你知道他以如此悠閒態度却足足坐了三日三夜之久，你的想法當然就完全不一樣了。

香茗一直保持着熱和新鮮，那是因爲有另一個人不斷替他冲水換茶，這人是個三十歲左右的精悍漢子，也是沈神通親信之一，姓彭單名一個壁字。

彭壁像幽靈一樣躲開沈老總的眼光，燒飯燒菜以及不斷在四下巡視，却絲毫不敢驚擾老總的沉思冥想。

他唯一的煩惱是担心老總除了喝茶之外一點東西不吃。三天三夜下來就算鐵人也沒了氣力，如果忽然有變故怎麼辦？

彭壁總算熬完了煩惱。因爲沈神通忽然起身入屋坐在桌子邊，昏黃燈光照在剛做好的飯菜上，沈神通這一頓吃了不少，酒也喝了不少。

彭壁侍候他吃完，才小心翼翼的問：「老總，你有了結論？」

「對，我只希望這一次不犯錯誤。」

沈神通顯然有點疲倦。

「老總，你一向料事如神，這一回也絕對不會出錯，我敢用人頭担保。」

沈神通微笑一下，不過老實說他的笑容竟是含有悽慘意味，「我的結論是：第一，何同爲他師父反叛我暗殺我可以原諒，但他不該到這兒來，把馬姑娘和小孩子弄走，他已犯下絕對不可原諒的罪惡。」

彭壁不敢答腔，但一想起何同，他也已經恨得牙齒咯咯的響。

「第二，我想了又想。他會躲到那裏？就算最奸狡到完全有智謀的人，到了逃亡之時，也一定不會躲到完全陌生地方，在陌生地方你如何能够判斷問題？你怎知他一定可以掩蔽一切行踪？所以他一定躲在熟悉地方。」

這種充滿智慧及經驗的推論，彭壁只有恭聽的份，那敢插嘴。

「第三，馬姑娘和小孩子的安危和遭遇，由於時間過去很久，已到了塵埃落定之時，所以已經不必焦急了，早一點找到他們或者遲一兩年都沒有區別了。」

彭壁只能深深歎一口氣。老總這話其實顯淺確實得有如砂永不能煮成飯一樣簡單。

「第四，何同過去所說過的話，我想了又想，發覺除了杭州或南京這一帶不算。只有兩個地方似乎很熟或者去過。一是長江口的崇明島。一是天津。」

彭壁忍不住駭然道：「這兩處地方，一南一北相距數千里之遙。老總，別的案件可以慢慢查，但這一宗……」

「你一定還沒有發覺這兩個地方有何相似之處？說穿了很簡單，兩個地方都是船舶可以航行到達的。而且何同師父就是東瀛忍術宗師，他當然跟海也有關係。」

但就算跟「海洋」扯得上關係，可是何同在遙遙數千里兩個港島地方，等於一支小針掉落大海，誰查得出來？

沈神通站起身，精神奕奕：「我們可以行動了。」

× × ×

第一站竟然回到鎭江。

沈神通已經完全恢復常態。鎭靜安詳而又果決。任何部屬只要一瞧他樣子，馬上增加幾倍信心。往往很多似乎辦不到的事也都辦到了。人的信心本來就這麼奇妙的。

他們一直躲在船上，中午過後才上岸。沈神通胸有成竹一直走到城隍廟。在喧囂人羣中瞧了好一會忽然轉入一道角門。

門後有一個四十來歲乞丐倚牆閤目打盹。

沈神通不讓彭壁走近，獨自上前袖中摸出一塊五兩金子，放在壯年乞丐鼻子下面。

乞丐看看他，眼睛很尖很精明，沈神通也看看他。「這氣味還不錯吧？你要不要賺？」

五兩黃金不是小數目，就算殷實商人也想賺，何況一個乞丐？

偏偏這乞丐好像有點特別。他面上擠出笑容，但眼睛却絲毫沒有笑意。「如果我賺得到而沒命享受，我賺它幹什麼？」

「你要了不少年的飯，已經是這一帶的頭兒。我知道你的眼睛與衆不同，所以我請你帮我去看一棵樹。你把意見告訴我，這錠黃金就是你的。」

「只要看一棵樹？」

「對，看不看？」

「那棵樹大概不會吃人。在這兒還沒有能吃人的樹，但在別的地方却不敢担保了！」

那棵樹的確不會吃人，只不過是一棵平常的槐樹，長在很偏僻地方，而且很老，樹身很高。故此當那名叫石頭二叔的乞丐頭兒發覺自己忽然坐在離地六丈高的横椏之時，不禁頭也昏了，眼也花了。

「這個地方太高了，我瞧不淸楚這棵樹。」

沈神通可眞怕他摔跌落地，一手抓住他的胳膊：「石頭二叔，高一點才瞧得清楚。」

「不，不，我這個人平生就怕爬到高的地方。有個秀才告訴我，這叫做什麼什麼一種病。」

「你學問好得很，可惜一掉下去，學問也沒有了，那什麼什麼病（懼高症）也沒有了。」

「我爲什麼要掉下去？我還記得那塊黃金，」他狡滑地眨眨眼睛。「我忽然已把這棵樹看得十分淸楚。我看見每一個從樹下走過的人，你想不想知道？」

沈神通一向認爲跟「首領」階級（任何行業）打交道都比較有效果比較省時間，現在他又證明這種想法十分正確。

「那個人不一定從樹下走過，但他却時時假扮你們叫化子走動。我知道你們的規矩，如果他不識相也不會早早跟你講明白，他一定會有很多痲煩。」

「所以你找到我頭上？如果我沒有聽說過這回事，這個人呢？」

沈神通冷笑一聲道：「那麼你恐怕會變成碎裂的石頭，躺在樹蔭下。我希望還會有些小叫化子抬走你，把你送到亂葬崗去。」

這個人只要推他一把同時鬆開手，石頭二叔就肯定變成破裂的石頭。

而石頭二叔只須知道這一件事，那就是以他的經驗和觀察所得，這個人的確做得出這種事，這就够了，誰願意躺在亂葬崗而不要黃澄澄的金子？

石頭二叔迅快說了一番話，沈神通大概很滿意。所以不但將他平安弄到地上，還當眞把金子給他。

這棵老樹的故事還未結束。因爲半個時辰之後在那六丈高的横椏上，又出現兩個人。

一個是沈神通不必說，另一個却是年輕人，穿着很光鮮體面，看來最少是個家財富有的鉅商之子。

沈神通柔聲道：「李必成，你年紀還輕，將來前途無量，我瞧你樣子也像是多福多壽的人。」

李必成手掌心脚板心冷汗直冒，他很明白如果對方眞的恭維他、看得起他，絕對不會弄到這種地方對他說。可惜抓他的人是彭壁，而現在沈神通在他背後，所以他只聽得見聲音而看不見沈神通。否則他一定認得沈神通，因爲他從前已見過了。

沈神通又柔聲說道：「我的手指一生氣就會不聽話，因此你就會掉下去，你最好別使我生氣。你一定不會反對我的意思吧？」

背後這人話聲充滿了陰森冷酷味道，就算傻子也聽得出他眞的會生氣。而生氣結果當然是手指一鬆，讓李必成從六丈高處掉下。

「六丈」高度至少有現在五層樓那麼高。誰能從五層樓上往下掉而安然無恙？

李必成手心脚心冷汗像泉水一樣湧出：「您老千萬不可生氣。小人若是知道如何能使您老不生氣，就算赴湯蹈火也要去做的。」

「用不着赴湯蹈火。」沈神通冷冷說：「我只愛聽老實話，有一句不實，我就會生氣，我的手指也會不聽話了。」

李必成一直覺得這個人比鬼還精，同時也冷酷有如鬼魅。他究竟是誰？何以能使人那麼害怕？李必成褲襠也不禁濕了！

「李必成，何同在那裏？你一定回答不知道，而且很理直氣壯，對不對？但你最好先想一想，用盡你的腦子猜測一下才回答爲妙。」

李必成打個寒噤，他已知道這個人是誰了。因爲他曾經花了數千兩白花花銀子打聽這個人的死活，然後向何同報告，既然他死不了，追查何同行踪下落當然是意料中事。

「您老別生氣，待小人想一想。」他一面發抖，一面當眞用盡腦筋尋思推測。

可惜他所有的資料太少，何同根本沒有跟他談過自己的事，何同會跑到那裏去他怎麼曉得呢？

李必成由頭到尾想一遍，虧他還能那麼冷靜的想，然後他全身癱瘓，聲音變成呻吟似的：「沈老爺，你生氣吧。小人的確想不出來。」

沈神通一鬆手，李必成坐不住，一個觔斗從樹椏翻跌，直向地面飛墜。李必成這一刹那間那顆心都停頓不會跳動了，也驚駭得完全痲木了。腦子裏空空洞洞什麼思想都沒有了。

可是李必成活罪還未受够，他忽然發覺自己只掉下數尺，就倒吊在半空，那是足踝被沈神通及時抓住所以沒有眞個掉下去。祇是目下倒吊於半空滋味實在比眞個掉下去還難受還可怕，這場噩夢，何時才能够結束？

沈神通道：「李必成，你沒有昏過去吧？」

李必成定定神才慌不迭應道：「還……還沒有……」

沈神通道：「你胆子眞不小，我最後問你一句話，你願意從實回答我的問話？抑是就此掉下去一了百了？」

李必成恨不得能够向他拚命叩頭表示從實回答的誠意。但現在只能說：「小人一定從實回答，一定從實回答。」

於是沈神通很快就知道李必成消息來源是嚴府五個副總管當中的兩人，自然連名字也知道。甚至連麻雀行將嫁給陶正直的最新消息也知道了，其次就是李必成後期跟何同的聯絡方法。

在表面上這些事情都已事過情遷，何同既已遠颺隱遁，瑣瑣之事問之何用？可是沈神通不是普通人，很多平凡無奇的事情他聽入耳中就會有想不到的妙用。

李必成是利用一艘快艇傳遞消息。艇上有兩種顏色不同旗幟，如果是紅旗，何同就會在靠近南京江上出現，他乘坐另一艘快艇會合，親自在艙內暗格中取去書面報告，因此李必成根本不知道何同住在什麼地方。

但沈神通却知道，何同一定是住在他那幢臨江小屋，每到那個時候就看着江面經過的船隻，便很容易知道有沒有密報消息了。

李必成說：「最後一次送出的密報就是沈老爺離開的前兩天，嚴溫尙不知道您老已經恢復了七八分，但府中的一個副總管却知道，這個消息送出之後，何同就從此不見，往後幾次密報都原封帶回。」

第三件事是關於崇明島和天津島，這兩處地方，李必成記得何同曾經提到過天津。

單單是這句話當然不足爲憑，但如果你知道了可怕的仇人已隨時可以出手，你必須馬上逃走，那麼你往陌生地方去呢？還是逃到又遠又熟悉的地方。

如果有充份時間，任何陌生地方也可以變成熟悉，但如果禍迫眉睫，當然就不一樣了。

李必成被放回地上，性命還在，只不過一隻脚已經永遠殘廢，終身變成走不快而又十分容易辨認的跛子。

× × ×

天津已經十分寒冷，就算身壯力健的年輕人穿上棉袍也有點瑟縮，老弱之輩自然把皮襖皮袍子穿上了。

彭璧雖然曾經出公差到過北方不少次數，自以爲已經是老經驗，誰知從未到過北方（彭璧跟隨他的時間而言）的沈神通，不但穿着方面老早指點彭璧換得跟北方人一樣似模似樣，最令人訝異是到了天津衞城內，他老人家竟然老馬識途帶了彭璧直奔北大關。

那是一家門面不大的店舖，掛着「狗不理」招牌（狗不理意思說這種著名的包子丢在地上連狗也不理不睬，何故？那是因爲這種包子必是出籠現吃。由於包子內油脂多，一口咬下去可以把嘴巴燙熟，而傳說中狗最怕燙，若是被燙過之後，凡是聽到響聲腦子就會疼痛。）門首有個巨大的籤筒。

他們站着吃過包子，彭璧精神大振，又跟着沈神通老遠走到一條胡同轉角一家店舖，進去每人要了一大碗肉片鹵的鍋巴菜。肉片有肥有瘦，加上黃花木耳花椒香菜，既熟又香。當然每人再加上四兩玫瑰露。直吃得彭璧全身冒汗，臉紅頸子粗而又脚步歪斜跟沈神通投店歇宿。

一連八天彭璧別的不說，天津衞獨特美味倒是嚐了不少，由早上吃點心的麵茶和餅捲炸粿篦兒開始，到貼額額熬魚，大清河麵炸銀魚以至炸螞蚱捻兒「即翅膀尚未長成的肥嫩蝗蟲）爲止，都大快朵頤好不開心。

唯一遺憾的是何同消息杳然，這個就算眞的逃到天津衞，以這樣一個北方商業最繁盛人口超過百萬的大城，誰能知道他躲在那一間深院大宅之內，何同只要有錢，少不免有十個八個管家婢僕，他根本可以大門不出逍逍遙遙躲上十年八年。

如果何同沒有錢非得出來弄些勾當營生不可，找到他的機會自是較大，但何同既然是準備行刺沈神通，豈能沒有週密佈置，以何同的身份地位，暗中賺點錢準備逃亡匿居用豈是難事？

彭璧絕對不是整天跟着沈神通到處吃喝。他老早也已展開行動，在沈神通跟前彭璧的確矮了一截，但事實上彭璧乃是浙省公門有名高手之一，例如查訪緝拿之道，普通捕快來來去去也不過那麼幾下老套，但彭璧至少比他們多幾倍手法，極盡古靈精怪無孔不入之能事。

不過這一回沈老總分派他的工作只限於沽河的碼頭，那沽河是永定，大清，子牙，南運，北運五條河流在天津交會，然後由大沽口出渤海。故此所有碼頭都十分繁忙熱鬧，每日不知多少車船人馬出入，更不知吞吐多少南北貨物糧米等。

彭璧自然會運用種種手法和關係嚴密查訪，却謹依沈神通命令絕不洩漏身份。

沈神通每天到處跑，不但去過城外著名的海光寺千佛寺以及許多寺堂觀廟，甚至連專賣舊貨的街道也不時逛逛。

就在第九天午後沈神通在街上走，兩邊店舖大多是售賣故衣古董舊書等等，這時行人不多，沈神通並不十分期望會在此處碰見何同，他走到這種地方一來是由於習慣，大凡在公門當差久了，有些地方不免走慣走熟，例如這專賣古董珍玩皮貨故衣甚至名貴字畫的街道，任何大城市都有，也是贓物集散最佳塲所，捕快們甚至時時可以從這種街道抓到犯案纍纍的大盜或慣竊。

沈神通當然走慣走熟這類地方，儘管店舖、建築、人物都不相同，他還是覺得非常熟悉，好像回到故鄉一樣，心情也輕鬆得多。

既然他有這習慣，何同自然也免不了，所以碰見何同的機會也不是絕對沒有。

不過有個人從一間店舖衝出來攔住沈神通之時，這個人絕對不是何同，如果是何同，他不趕緊開溜甚至躲到毛坑才怪。

這人白髮蒼蒼，滿面皺紋，一望而知是個老僕人，腰腿却也硬朗靈便，眼睛也還不錯，他好像看見什麼稀世奇珍一樣直往沈神通面孔打量注視。

沈神通眞沉得住氣，微笑道：「老爹，鼻子都快要碰到我臉頰啦，幸好我不是漂亮女人，究竟我那一點值得您看個不停呢？」

老僕人面上露出狂喜之色，大叫道：「天啊，老天爺眞有眼睛……」幸虧他年老氣衰，雖是大叫，其實聲音並不响亮。

沈神通仍然微笑！「我猜我的聲音使你認出我是誰？但我却早已認出你是李管家，我那曹大哥好麼？還住在老地方？」

老僕人納頭便要跪拜行禮，但沈神通一手揪住登時動彈不得，他大概知道一定強不過沈神通，只好道：「小的就是李幹，沈老爺，天可憐見，讓我遇見您，我家老爺不行啦，他不但快要死了，最可悲是心都碎啦！」

若論當世心碎之人，只怕很難有人比得上沈神通了。不過他沒有反駁，只道：「別急，慢慢告訴我。」

他的主人姓曹名朔，當年是公門著名捕快頭子，也是神探「中流砥柱」孟知秋提拔的手下之人，但自從十二年前退休之後，如今却靠李幹這兩老僕隔些時候售賣古玩甚至傢俱維持殘生。

曹朔已經半身不遂長年癱瘓床上，十多年下來，從前一些關係早已斷絕，送錢送麵的朋友已經很少，但這都不是問題，問題是他的女兒曹月娥。

這個女孩子才廿四五歲，二十歲那年丈夫暴卒因而變成小寡婦。她回到娘家服侍孤單的老父，本來十分合適而日子也過得平平穩穩，但去年曹家想把房子租一半出去貼補家用，有個姓張的牙郎（即經紀）來看房子，竟也看上了曹月娥。

後來當然是曹月娥被那張牙郎所誘，不但失了身還愛上了他！

這類故事只要有人類而人類又有男女性別的話，簡直是必然發生，至於結局不是男女幸而結合，就一定是分離，如果有一方痴情的就不免茶飯無心面黃肌瘦懨懨欲死。

沈神通只好等着聽這種千篇一律的俗套結果。他甚至可以肯定是傷心欲死的必是曹月娥，那女孩子十幾年前見過，那時梳兩條辮子，面白而圓倒也可愛，只不知長大之後變得如何？若不是曹月娥傷心，她的老爹怎會心碎？

但老僕李幹繼續說下去，居然不是俗套結局。

原來曹月娥並沒有被張牙郎拋棄也沒有被迫得分離（她爹已癱瘓而又無財無勢，就算想驚動官府也不行了）。相反的她現在還跟他跑，只不過從前張牙郎是租住她家房子，現在搬出去。

所以曹月娥時時出去，一去有時三兩天才回來，這還不要緊，問題是她爹發現她時眼睛紅腫面上青瘀，顯然遭過毆打，所以眼都哭腫了。

曹朔雖然癱瘓變成廢人，但腦子還會想，他根本不必問就知怎麼回事。

但這是女兒本身的寃孽，莫說很難措手。就算可以措手他老人家也沒有辦法，因爲他根本連床也不能離開。

沈神通道：「曹大哥一定交待過要你暗暗跟踪，主要是查明張牙郎住在什麼地方。」

李幹顫巍巍却佩服地道：「是，是，小人早已查出來了。」

沈神通聽了地址，問道：「那兒附近有沒有妓館酒店？」

李幹忙道：「有，有，隔壁街都是酒店，兩邊胡同有十幾家妓館。」

那時候喝酒食飯的酒店地方都很大，必有廳院廊廡掩映，隔間爲閤，花竹吊窗各垂簾幕。客人召妓歌笑都極方便舒適。

沈神通問了幾個問題之後，摸出五張銀票交給李幹，道：「這一共是一千兩銀子，每張二百兩，你先去兌一張，家裏儘量買够柴米油鹽，曹大哥身體不好，多買些煤把房子弄暖和，又多弄點補品給他吃，請個好大夫給他調治。你暗中告訴他，我已經管這件事，但現在不能露面，他一定就能明白。」

老僕李幹含淚拜謝而去。

沈神通獨自蹓到那條街上瞧瞧，只見雖是午夜時分，但還是人來人往，摩肩接踵，熱鬧非常，兩邊的胡同不時有濃妝艷抹女人出入，所過之處香風撲鼻。

這種地方他並不陌生，可是如果沒有必要，他絕對不會來逛。

所以，當他穿過一條胡同經過三家妓館，又經過一家漆朱大門之時，他雖然沒看那間屋子一眼，却知道就是張牙郎的居處，也是曹月娥來此與他幽會地方，他陡然心頭一震，走到街上定定神想道：「我的習慣何同十分了解。所以如果我是何同，住家也一定揀在這等地方，因爲何同向來每天只喝點紹酒，不喝烈酒，他不是酒客，所以我絕不會上酒店查訪，何況他向來不逛窰子，這妓館當然也不必查，這個人沒有什麼其他嗜好，除了喝點花雕，就是喜歡吃點甜的點心湯羹。

他微微一笑，發覺有一個道理眞是永不會錯的，那就是助人爲快樂之本。

現在他簡直可以肯定，可以打賭一塊錢，賭何同不在天津匿藏則已，若是如此，必定是住在最繁盛熱鬧所在，絕對不會躲在寺堂觀廟過冷冷清清生活。

何同絕不是想過繁華奢侈生活，而是爲了躲避沈神通的追踪查緝。

沈神通忽然嘆口氣，因爲他看見一頂小轎，正是老僕李幹形容過的。這頂小轎果然在張牙郎門前停下，一個穿紅着綠的年輕女人出現，然後隱沒在大門裏面。

若論別的，沈神通還不敢誇口，但說到眼力之銳利他絕不肯認第二，所以這匆匆一瞥，他不但能看清楚和記住她樣貌，還看出她既憂愁恐懼又渴望歡欣的神情。

但她爲何來到此處，面上却露出既憂又喜，既怕又愛的神情呢？

沈神通只花了二十枚銅錢，就從一個頑童口中得知不少事情。

郎心竟如鐵　報應在眼前

可是彭璧跟着沈神通來到醉仙居，在一個雅座坐下時，却仍然搖頭擺腦很不同意上司沈神通的計劃。

他說：「老總，我們雖然不能不管這件事，但我們沒有時間，張牙郎不過是個無賴混混而已。他迫良爲娼雖然很可惡，但我們揍他一頓，不准他再惹曹姑娘也就是了，我們那有功夫跟他磨菇？」

彭璧又道：「有個船家記得十天前有那麼個人帶着一個年輕堂客上了碼頭，那厮的樣子很像小何。」

沈神通道：「可找得到下落？」

彭璧搖頭道：「沒有綫索，那人就算是小何吧，說是一手挽起兩個舖蓋，一手提起兩個大箱子，竟自帶着堂客去了。不叫車也不要轎子，但誰也沒有注意。」

沈神通道：「很少普通人臂力這樣大，看來眞是何同，可惜綫索又斷了。」

彭璧道：「老總，這回非要找人帮忙不可，那怕掀翻了天津衞，也非揪得那小子不可。」

沈神通居然還能够笑笑：「不必這麼大陣仗，說不定張牙郎可以帮一點忙。」

彭璧像一個皮球忽然洩了氣，攤在座上，用他自己也覺得難聽的聲音問道：「老總，你已經算準這一點？」

沈神通道：「算過了，但準不準還等事實證明。喂，打起精神，他們來啦。」

門口走進來三個人，二男一女。當先那男人面白身長，相貌不錯，可惜面色青白一點，而且眼睛骨碌碌轉顯得不正派。

第二個是個圓面可愛的年輕女人，身材不錯，如果她不是表情呆滯，一定更加可愛，更加吸引人。

第三個是個流氓樣的壯漢，腰帶還斜插着一把短刀，走起路來兩條臂膀像螃蟹一樣。他們在隔壁雅座叫酒叫菜。雅座之間雖然有隔間，但沈彭二人却找得縫隙仔細瞧看這三個人。

白面長身男人就是張牙郎，另一個壯漢叫林二虎。那個女人正是曹月娥。他們身份既已弄清楚，沈彭二人就不再窺看。

彭璧花了半兩銀子，才支使得動酒店夥計替他把曹月娥召來陪酒。

沈神通好像對她很有興趣，一見面就拉住曹月娥的手。曹月娥痴痴笑着，兩眼水汪汪的十分媚人。

沈神通從桌子下面遞了一粒藥丸給彭璧。然後扭頭移開眼睛。

彭璧把曹月娥一下子抱起放在膝上。這種動作沈神通當然做不出。但如果做不出則隔壁偷看過來的張牙郎林二虎一定會覺得奇怪了。

曹月娥吃吃而笑在彭璧身上扭動，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已吞下一粒丹藥。

不久她忽然一怔，身子僵硬，彭璧的手也忽然摸到她乳房上，所以她像觸電像見鬼般尖叫連聲。

彭璧怒罵連聲，沈神通却哈哈大笑。外面散座上食客已經鬧鬨鬨十分熱鬧，所以這種女人尖叫和男人大笑居然不會引起任何一個人的注意。

這話當然也不十分確實，因爲雖然一些食客不注意，但隔壁雅座的張牙郎和林二虎却都已豎起耳朵。而且當曹月娥叫第二聲第三聲時，他們兩對眼睛也找得到縫隙向那邊瞧着。

這一看可看出毛病了。因爲彭璧已將曹月娥按在地上，一雙大脚踩踏她面孔和肚子。

任何人一看而知如果彭璧雙脚用力一點，曹月娥性命至少去了半條，她的命不要緊，但還能賺銀子時候就是搖錢樹，換句話說現在還很要緊，到了人老珠黃沒有客人找她才變成不要緊。

所以張牙郎和林二虎一齊衝入隔壁雅座，張牙郎居然也會武功，一掌就把沈神通掃出去，跟着過來一把揪住彭璧胸口。

彭璧大驚道：「你是誰？你想要幹什麼？」

張牙郎青青白白臉上有一股悍潑邪惡神情。那是任何無賴流氓都會擺出來的面色。普通人見了一定會害怕，也一定想法子敬而遠之。另一個林二虎擄起衣袖，只見拳頭巨大，手指手腕粗壯，小臂上肌肉賁突。一望而知外家硬功一定練得不錯。

彭璧居然還不鬆脚仍然踏住曹月娥。他甚至消失了驚慌神色，道：「大爺有銀子，也捨得花，我出一百兩。」

林二虎凶惡表情立刻找不到了。一百兩銀子非同小可，這個女人反正是張牙郎的，一百兩銀子當然比那女人重要也比她可愛得多，但爲了維持一點氣氛，以便迫使人家爽快些拿出銀子，他的衣袖才沒有放下。

張牙郎却仍然惡狠狠瞪住彭璧：「你想糟塌她。哼，我知道你這種人，喜歡糟塌女人。」

彭璧坦白承認：「我就喜歡這個調調兒，我多出五十兩，但如果鼻子破了骨頭斷了，我再給二十兩醫藥錢，幹不幹？」

張牙郎冷冷道：「一共要二百兩。她只要不斷氣就行。」

曹月娥聽得清楚，不禁發出悽慘嚎叫。不過她忽然發不出任何聲音，因爲彭璧的脚尖增加了少許力道。而脚尖剛好壓住她「腹結」穴上，曹月娥但覺一大團氣息湧上喉嚨却把喉嚨塞住，簡直連一絲聲音都發不出。

現在的身體上的痛苦根本已微不足道，因爲那個惡客人正在跟張牙郎講價錢。

那可惡客人竟把如何虐待磨折她肉體方法講了不少，她雖是害怕這些痛苦，但最驚心動魄却是張牙郎居然不阻止不反對。她好像忽然沉沒於無底深淵。天啊，這個男人根本沒有心肝，根本是個惡徒，這個男人還值得愛麼？還值得爲他忍受許多痛苦羞辱麼？

彭璧終於拿出一張銀票，而張牙郎也放鬆抓住他的手。彭璧把銀票揚一下：「這是二百兩的銀票。」

張牙郎已看見那是什麼銀莊發出的票子，伸手欲接。彭璧却縮回手：「但我不喜歡吃過藥的女人，她現在迷迷糊糊不大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張牙郎笑聲很邪：「你瞧得出這一點，當然也是老江湖了。唉，有些女人想法很怪很賤，所以非給她吃點藥不可。」

彭璧道：「我有我的辦法，如果不靈那是我活該，怪不得你們把解藥給我。」

張牙郎給了解藥，銀票也拿到手，樂得毗牙裂嘴。這個女人每天能賣上三二兩銀子就算運氣了。二百兩白花花銀子，哈，哈，可以買一幢房子僱幾個長隨威風舒服一陣子了。

彭璧囉嗦得很，還不許他們走：「我得瞧瞧這解藥靈不靈，你們等一下。」

張牙郎嘟嚕嚕道：「當然靈光，不但試過好多回，而且還不止她一個。」

彭璧等的就是這一句，立刻道：「還有女人？像她這樣也是良家婦女？再找一個來，快點。」

張牙郎大爲驚訝：「你還要？」

彭璧搖搖頭：「不是我，但我還有一個朋友，但他給駭得不敢進來啦！」

他的朋友自然就是被打出雅座的沈神通，所以動過手打人的張牙郎立刻陪笑道：「那眞是一千個對不起。幸好我沒有氣力，如是我這個朋友林二虎那就糟啦。你們要女人有的是，我馬上帶幾個來任憑挑選。」

彭璧這種人做慣公門捕快，凡是抓到人那怕是小賊，也一定盡可能哄騙恫嚇，希望多知道一些資料。往往也由此而破獲不少大案。他已經成了習慣，有時想改也改不掉，所以幾句話又哄出張牙郎還有女人的眞話。

他還要說話，但一個人頭插入他和張牙郎之間，這個人頭當然是活人，他就是被打出去的沈神通。

沈神通說出連彭璧也瞪目口呆的話：「小張，你想不想賺一千兩銀子？」

張牙郎膝蓋發抖：「我當然想。一千兩銀子已經是個小富翁，至少十年八年生活不必担心。」

沈神通道：「大概十天以前，我在碼頭看見一個堂客。唉唉，我該怎麼樣說呢？反正你找得到她下落，我付二百兩。如果能成就好事，一千兩不算多。」

張牙郎額上冒出熱汗。隱隱覺得自己走了大運，別的不敢說，若是標緻女人而又在碼頭出現過，他大概沒有查不出的。甚至他可能已經親眼見過，却不知這個女色迷了心竅的寃大頭看中的是那個而已。

他很有把握地退後幾步：「兩位且請喝酒用飯，我們出去一下，等一會就有消息。」

雅座內迅即剩下三個人。沈神通搖搖頭：「小彭，把女孩子踩在地下好像不太好看。快讓她起來喝盃茶定定神。」

彭璧忙道：「是！」一把將曹月娥抱起來，放在旁邊有靠背扶手椅子上。

曹月娥臉色又青又白，顯然藥性退後身體不舒服，何況腦子更不舒服。這個男人簡直是魔鬼，他馬上就會行動……

沈神通湛明清澈目光盯住她：「我可以當着你眼前，把張牙郎和林二虎腦袋砍下來。你想不想看見這種場面？」

曹月娥聽了大吃一驚，簡直爲之頭昏腦脹。

這個人是誰？何以他的目光能使人感到信賴使人感到安全？他爲何要砍下張林二人腦袋？

最重要一點是彭璧忽然表情嚴肅，規矩得像孫子看見老祖宗，但他剛才的話分明是那麼狠毒變態和可怕？

因此曹月娥祇會楞楞望住沈神通，不但不會哭泣，連話也不會說。

沈神通輕輕嘆口氣：「你一定想不到張牙郎竟是狠心狗肺的人？他心裏只有銀子，女人不過是賺銀子的工具而已。」

曹月娥聽得懂他的話，所以驚奇得根本不想哭了。這個人究竟是誰？他想怎樣？他又爲何肯花那麼多銀子找尋那個從南方搭船來的美女？

「妳有什麼打算沒有？」

曹月娥發覺沈神通問的是她，一時心亂如蔴，像木頭一樣連眼睛也不會眨。

沈神通道：「我雖然能够帮妳甩掉張牙郎，但却不能勉强你，你既然還願意跟他，我也祇好不管閒事了。」

曹月娥眼光閃動一下。誰都瞧得出她心中曾經震動，否則不會從眼中表現出來。但她仍不作聲。因爲她知道林二虎的凶狠，林二虎一拳能够打破硬木桌子，而且揍起人來簡直像條瘋狗一樣。這是她親眼見過的。當然張牙郎也極不好惹，沾上了就像寃鬼一樣，非把人迫得跳河吊頸才肯罷休。

這種兇人惡棍誰惹得起呢？看來沈神通彭璧（她還不知道他們姓名）雖然有點錢，但如果麻煩太大，他們拍拍屁股走了，往後的日子她怎麼過呢？

沈神通身爲浙省總捕頭多年，當然十分了解這些市井歹徒惡棍對普通人來說是多麼可怕。所以他一點也不怪曹月娥沒有勇氣反抗。如果你不是沈神通，你也絕對不敢得罪這種人，更別說跟他們作對或者懲罰他們了。

彭璧忽然苦笑一聲，道：「如果我是你，那就當眞一點辦法都沒有，我只好眼看着惡棍逍遙横行。」

沈神通皺起鼻子，道：「你不必諷刺我，我有時也不一定那麼古板的。」

彭璧不覺楞一下，問道：「你肯不依法辦理？」

沈神通無可奈何地嘆口氣：「送衙門要有苦主，要有人證物證。還要一張好狀詞。但我們告張牙郎什麼呢？了不起是迫良爲娼，這得要有確切證據啊。還有嫖客是誰？就算你肯到公堂頂證，我們也沒有時間。」

彭璧苦笑道：「我們不但沒有時間，

事實上我也不是嫖客。」

沈神通說道：「但是張牙郎所做的事比迫良爲娼還可惡。何況將來他還可以尋仇出氣，一個癱病床上的老人當然無法抵抗。」

曹月娥身子一震：「你說什麼？」

沈神通手指幾乎戳到她鼻尖：「我說你的父親曹朔。想當年他是何等英雄人物？張牙郎這等小脚色根本算不了一棵葱。但現在，唉……」

曹月娥整個人都變得不同樣子，咬牙切齒道：「你們是我父親的仇家？」

沈神通道：「從前是的。」他居然胡亂承認，連彭璧也爲之迷惘糊塗了。

「但我告訴你，」沈神通仍然指住曹月娥鼻子說：「我和你爹雖然有仇有怨，但他却是好漢、是高手。我一直很佩服他。所以你也得爭一口氣。」

彭璧茫然道：「叫她爭氣？她有什麼法子可以爭氣？」

沈神通指指自己鼻子，道：「我來修理他們。但她却不許心軟偷偷挪開眼睛，當然更不許爲他們講情。」

老實說如果沈神通正在懲治張牙郎時，曹月娥却忍不住爲他哭叫求情，沈神通非氣得一頭撞死不可。如果沈神通不想自殺，那麼事先警告她，要她同意當然是極重要的步驟。

曹月娥已經相信沈神通有本事收拾張牙郎林二虎了。因爲她還記得從前父親還在公門當差時，也常常有這種信心十足的說話和態度。而這個人態度顯然比她父親當年還有信心還有把握。

她輕輕道：「他揍過我許多次。」

彭璧明知事情必定如此，却仍然忍不住問道：「但妳還肯爲他出賣自己？」

曹月娥道：「他揍我的時候，還不許我躲閃。我全身赤裸站着不准動任他踢打，我死了沒有關係，但他會找我父親麻煩，他一定會那樣做！」

彭璧牙齒咬得吱吱响，「但妳好像仍然愛他。」

曹月娥深深歎氣垂頭：「是的，但要看是什麼時候，我有時很愛他，有時很恨他。」

愛與恨往往就是這樣，連當事人也常常弄不清楚，因爲這種主觀而又最强烈的感情，根本不能用常情判斷。

沈神通忽然道：「你且坐在小彭懷中，他們回來了。」

果然，轉眼間張牙郎和林二虎滿面春風地奔進來。他們連曹月娥面孔也來不及瞧一眼。張牙郎已道：「我已找到那個女人。」

沈神通冷冷道：「我已經活了幾十歲，看過無數騙局，也聽過無數謊話！」

張牙郎林二虎都不覺一怔。

沈神通從袖中掏出一疊銀票，隨手抽出兩張，每張都是一千兩面額，如果他那疊銀票通通都是千兩面額，加起來豈不是有三五萬兩之鉅？

林二虎頭上流下熱汗，張牙郎面色變得更青更白，這個鉅大一筆財富，居然親眼看見，而且居然就在眼前，是不是運氣來了？

但銀子就算像山一樣堆滿眼前，却仍然是別人的，他們急個什麼勁兒呢？

沈彭二人可能還不知道，但彭璧懷中的曹月娥看見張牙郎以及林二虎神情却知道了，所以她忽然駭得簌簌發抖，連咀唇都發白，身子也僵硬如木。

沈神通實在太不了解財富對於無賴流氓的誘惑力了，他竟然還問：「你們想不想賺這些銀子？」

張牙郎聲音有點異樣：「當然想，但你似乎信不過我們。」

沈神通道：「當然啦，你們連那個女人是怎麼樣子？有什麼特徵？她跟什麼人一道走等等情節全然不問。但居然一出去就找到了？你們當我是三歲小孩子嗎？」

張牙郎上前兩步迫近沈神通身邊，道：「你不應該不相信我們的。」

這話的確奇怪，沈神通訝道：「不應該？爲什麼？」

「因爲我們本來胃口不大。有一千兩銀子我們已經心滿意足了。」

古人說「財不可以露眼」就是這個意思，你大把銀子露出來，除了徒然使人垂涎覬覦之外，別無好處。

張牙郎的話連曹月娥也聽得懂，其實任何人一看他眼中閃爆的兇光，就非懂不可。

只不過他們絕對想不到沈彭二人不但是武林高手，同時又是公門頂尖人物，所以他們簡直變成自投羅網的肥大山鷄或野兔了。

故此彭璧呵呵大笑活像中了馬票頭獎之時，曹月娥忍不住用盡氣力捏他一下。捏就是用兩枚尖指甲拑夾肌肉之意，被捏的肌肉自然很不好受，甚至十分疼痛。

彭璧笑聲立刻停止，嘴巴還未闔攏，却已沒有聲音。他不但一點不疼痛，心裏還莫名其妙舒服得很，他絕非被虐待那類人。但如果一個漂亮可愛的女人怕你惹禍而拚命掐你，你心裏覺得舒服便變成可以理解的反應了。

雅座地方不算小，可以容納十幾個人，所以張牙郎林二虎一齊從靴筒拔出尺許尖刀之時，沈神通還可以連退七八步才被牆壁擋住，兩把尖刀光芒閃耀寒氣森森，胆子小點的人屎滾尿流也不稀奇。

沈神通很想知道一件事，那就是這兩個狠狽爲奸傢伙除了迫良爲娼之外，難道還敢公然殺人刼財？假如他們殺了人，財當然要刼走的，但屍體怎麼樣處置呢？酒店裏外有不少伙計，還有許多食客，他們難道一點也不忌憚，一點不怕？他們敢拖着屍體公然離開？

彭璧偷偷看沈神通的動作。他不知道沈神通幾時才出手收拾對方，他身爲下屬，只好等沈神通有表示時才做出配合行動了，幸而他不必把張林這兩個惡棍放在眼內，不然的話懷中抱着一個女人當然是非常不利的情勢，他很快將曹月娥藏在背後，兩邊有牆角護住她，前面有他壯健結實身軀，所以對方兩把刀子一時也只能殺傷他而絕對碰不到曹月娥。

但這樣彭璧本人也等於縮到角落而很難逃走。所以林二虎只要分出一半注意力就可以了，他們目前最注意的還是手中拿着大疊銀票的人。

沈神通忽然伸長了手，那疊銀票簡直

已可以碰到張牙郎鼻尖。「拿去，拿去，不必動刀動槍。」

同樣是能够得到大把銀子，自是以不殺人不流血爲妙，張牙郎左手一把奪過那疊銀票，那堆可以駭死人的銀子已經確確實實捏在他手中，不覺喜得心花怒放。

沈神通道：「拿去花，銀子算什麼？假如殺死我們，你就要爲了處理我們屍體而頭痛了。頭痛對每個人的健康都有害無益。」

張牙郎顯然很同意他的話：「找幾塊油布再找兩個人帮忙不是難事。但仍然有小小頭痛是不錯的。因爲我們一定要分一些銀子給帮忙的人，那些傢伙平時可能很够義氣，但有時却不一定，尤其當他們知道你手上有錢，義氣就放在第二位了。」

他忽然奇怪自己何以要跟沈神通說這些話？財富既已到手，還再在這兒囉嗦什麼呢？

沈神通的話在他移動脚步之前已經送入耳朵。「你們現在仍然很頭痛，恐怕一輩子都沒有這麼痛過。」

張牙郎冷笑道：「做你的春秋大夢，我和二虎子多年弟兄，我們眞講義氣。銀子二一添作五，一點也不頭痛。」

沈神通道：「我銀子花了這麼多，難道你一點消息都不給我？那堂客的下落你到底知不知道？」

張牙郎出乎意料之外點點頭，道：「我知道，但現在時勢不同，我要留着自己用，你老哥眼光很不錯，我這一輩子還未見過這麼漂亮的女人，我絕不會把消息告訴你。」

如果張牙郎不是一口咬定那女人很「漂亮」，則他可能是胡亂吹牛，但馬玉儀當眞很漂亮，就算你不喜歡她這種面型，却也不能不承認她很美麗，所以簡直連彭璧也深信張牙郎當眞知道消息了，不過彭璧却不必煩心費事，有沈神通在此，根本任何帮忙都是多餘的。

沈神通也沒有使彭璧失望，他一伸手就取回那疊銀票，動作一點不快，使人覺得好像只是猝不及防而已，他問張牙郎：「銀子如果回到我口袋你頭痛不痛呢？」

張牙郎擧起刀，滿面殺氣，林二虎也挺刀作勢作爲聲援。

看情形張牙郎沒有吹牛，他們的確搭檔慣熟，所以不但能製造出兇狠可怕氣氛，而事實上他們配合的刀勢也眞有點功夫，決不是一般流氓惡棍使得出來的。

但千錯萬錯他們找錯了人，找上了天下公門不算第一也算第二的頂尖高手。

張牙郎刀尖在空氣中劃兩下，光芒眩目，突然上左步走偏鋒，刀快如風搠到沈神通右脅要害，這時林二虎不但沒有閒着，而且時間方位招式都配合得絲絲入扣，一刀刺到沈神通左胸。

這兩個惡棍分開看沒有什麼了不起，但配合出手却居然隱隱有名家氣度。兩把尺許尖刀威力陡然增加二十倍都不止。

雖然沈神通貼牆滑挪數尺而避開了兩把利刀，但右肩衣服因爲快速移動稍稍飄起而被利刀劃破。

彭璧大吃一驚，想那沈老總平生不知會過多少高人？緝拿過多少兇悍獨行大盗，却還是第一次掛破衣服，憑這兩個無名惡棍流氓，當眞有這等本事？

林二虎第二刀又幾乎割下沈神通耳朵，那也是由於張牙郎攻出刀勢配合得十分靈動神妙，兩個臭皮匠居然高明過一個諸葛亮。

他們第三次出刀攻殺時，竟然又是第一次施展過的手法招式。

彭璧這時才放下心大大透一口氣，要知最可怕最危險的敵手，就是你想不到的人。例如一些僧人道士或者老人少女，看來絕非勇狠驃悍掄拳動刀之輩。但惹上他們或者迫得他們出手，才忽然發覺人家練過上等武功，自然是爲時已晚噬臍莫及了。假如張牙郎林二虎表面上只是流氓惡棍，事實上却竟然是市井異人，沈神通就很容易上當吃虧了（這一點專指沈神通彭璧而言。因爲他們一向是惡棍流氓的尅星祖宗，所以對付這種人反而不免大意，普通人當然不敢小覷流氓惡棍）。

那張牙郎林二虎使出重複招數，意思就是他們只有這麼兩下子（雖然很高很妙很厲害）而已。所以沈神通也放心了，他一放心便不覺露出笑容，可是張牙郎和林二虎就算拿一萬兩銀子給他們也擠不出半個笑容。

因爲沈神通一放心就出手了。他的「天龍抓」乃是眞正中原千餘年絕藝神功，旁人只見他手伸出去，一點也不急不快，可是張林二人却同時右肩一陣攻心劇痛，簡直痛得烏天黑地連褲襠也濕了，原來他們在痛極想暈倒之時，耳中聽見自己肩頭骨骼咯喳咯喳碎裂聲响，手臂從此殘廢的驚恐，壓力跟劇痛差不了多少，所以他們才會連褲襠也濕漉漉一片。

他們最不幸的是居然沒有暈倒，看來沈神通在這一點上面也帮忙過他們，他曾經在他們右乳下某一部份用手指戳一下。指力不算很重，只有少許疼痛感覺。可是腦子却馬上清醒，因而肩頭骨碎的劇痛感覺更清楚更鮮明。

沈神通很客氣，竟然降尊紆貴親自拉了兩把椅子，服侍他們坐下。

然後自己才拉了另一張椅子，椅背向外。於是他們便像騎馬一樣稍稍伏在椅背而開始跟張林兩人談話。

他沒有受傷，所以坐得很瀟洒舒服樣子，但張牙郎林二虎却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

沈神通微笑道：「我手指氣力還未用完，你們相信不相信我還能捏碎兩個人的肩胛呢？」

他口中的「兩個人」絕無疑問就是他們。

所以張牙郎咬牙强熬奇痛而連忙回答：「相信，相信極了，那個敢不相信，咱先揍他王八羔子。」

彭璧冷笑道：「我偏不相信！張牙郎，你有種就過來揍我。」

這個人自然也是狠脚色，張牙郎不必問不必想也知道，試問他怎敢眞的過去揍人？何況揍人的話祇不過說說，祇不過加重語氣而已，又怎可以當眞呢？

彭璧把曹月娥放在那邊的椅上，大步走到張牙郎面前，他自是不懷好意絕對不會給張牙郎一個吻或者一束玫瑰花。

果然他伸出粗大手指捏住張牙郎的鼻

子。

張牙郎馬上覺得整個腦子都酸痛得快要爆開，而最可怕的是他居然連一點聲音都叫嚷不出。

彭璧終於放開手，讓他喘幾口氣，忽然又用手指捏捏他右邊面頰。

他的手指尖竟然好像大錘一樣沉重可怕，張牙郎聽見「咚咚」聲音，以及右邊上下牙齒散裂聲音。

張牙郎又想暈過去，幸而沈神通巳經說道：「小心點，別弄壞他咀巴，我還要他講話。」張牙郎定定神，心中昇起一絲希望。

這個人既然還要情報，性命大概可以檢回來吧？雖然現在巳經有生不如死之感，可是活着總比死掉好。

「好死不如賴活」，這個道理張牙郎既懂得而又絕不忘記。

沈神通却又好像並不急於問他甚麼話，反而嘆口氣：「我生平不動私刑，從前也一直譴責別人不該用私刑，可是想不到有一天事情出在自己頭上，却也輪到我用這種手法了。」

彭璧道：「我反正胡攪過，這件事待我處理。」

沈神通道：「我祇要知道而又默許你這樣做法，那就等於我親自主持其事，出不出手有甚麼關係？」

彭璧肅然道：「老總說得是。」

曹月娥忽然尖叫一聲，雖然聲音不算響亮，却也駭了彭璧一跳。

他連忙轉身查看，道：「怎麼啦？是不是蜈蚣蝎子爬到你身上？」

曹月娥聲音啞澀：「我知道他是誰，我認出來了，他是沈叔叔沈神通……」

彭璧微笑得很溫柔，聲音也一樣溫柔：「對，他就是沈老總。所以妳可以放心，一切事情我們都會料理，你也永遠不必被這些壞人欺負。」

有了沈神通彭璧出頭，曹月娥如果還會受到欺負，那才是怪事。

但沈神通却禁不住連連苦笑，別人的事到了他手中好像很容易解決。

但他自己的事呢？有沒有人帮他的忙？如果沒有，那麼是不是「强人」就應該担負痛苦，必須比平常人多忍受折磨或不幸？

× × ×

天氣雖然巳寒冷，但這幾條街道還是有不少行人，所以沈神通雜在行人中一點也不顯眼。

事實上你就算是他二十年老朋友也一定認不得他，因爲他巳經喬裝改扮變成賣切糕的老頭。

「切糕」是油米麵或糯米粉做的，裏面放着紅棗。

幾枚銅錢就有一大塊，用麥桿穿着拿着吃，至少可以吃個半飽。

可憐沈神通那裏做過這等生意？所以他祇好管推車，收錢切賣的是個中年婦人，她就是曹月娥了。

沈神通果然沒有猜錯，那張牙郎另一排牙齒也散掉之前，說出一個地址，可不正是在他家附近的大街上？這一區附近幾條街到晚上都是燈紅酒綠冶遊勝地。

如果沈神通不是湊巧碰到曹月娥這件事，一時也眞不易想到這種地方來。

不過話說回頭，沈神通的名氣絕不是僥倖得來，他即使沒有碰上曹月娥張牙郎這回事，但他仍然有他獨特方法偵查的。

例如現在彭璧就是依照他的指示到一些沒有人想得到的地方去調查。

沈神通時時打量對面街那幢房子，但動作非常小心，因爲如果何同當眞住在此宅，這個人乃是這一方面的高手，小小破綻就會使他警覺。

老實說何同警覺而跑掉不要緊，最怕的是連馬玉儀母子也失去踪影（沈神通可不敢向更壞方面例如被殺害等等）。

所以他祇賣了個把時辰，就收拾好推車回家。

他們就住在曹家，由於地方够大，所以他們雖然暫時還不與曹朔見面，却可以從另一道側門自由出入，不必驚動曹朔。

其實沈神通並不一定要住在曹家，却因爲曹家地方雖然不算十分大，但也有五進深，所以別說藏匿幾個人，就算殺豬外面也聽不見。

他們自然不必殺豬，可是由於張牙郎林二虎一時還釋放不得，而且說不定還要刑訊一番，這一來住旅店就不方便了。

彭璧不久也回來了，沈神通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彭璧看見淡妝素服的曹月娥時怔了一下。

曹月娥樣子相當漂亮，却可惜面色淸白，眼眶微陷而且發黑，有時會扶着門框牆壁定定神才繼續走動。顯然身子十分虛弱，也不必問便知是張牙郎給糟塌成這樣子的。

他們坐在祇剩下四把舊椅子的小廳，彭璧喝一口曹月娥親手斟來的熱茶，微微現出舒服的神情。

也許他將來有機會天天享受這個女人的服侍。

他們日子也許過得很快樂，但亦說不定不快樂，將來的事誰能知道呢？

彭璧的調查工作其實很簡單，他第一步查明附近有幾間南貨店；其次查出那一家南貨店有廣州的片糖出售。

片糖祇不過是紅糖，天下各處皆有紅糖，但却祇有南方廣府一帶是片狀的。

何同向來愛吃甜食，又祇用片糖，從前在杭州也祇找到一家有片糖出售，這種小小嗜好却正是最佳綫索，所以彭璧很容易就查出結果。

「老總，正是剛搬來姓許那一家，十幾天當中巳買過三次片糖。」

這個旁證的力量簡直可以等於親眼看見何同了，可見得張牙郎的情報很準確。

但沈神通却起身行去，一面說道：「我還要問問他們。」

處理何同之事絕對不能躁急，沈神通向來極有耐性，現在時間不對，所以他並不急於立即行動。

但張牙郎林二虎這兩個地痞惡棍却好像有些地方不對勁，究竟甚麼地方不對勁？他非儘快找出來不可。

張林二人像兩枚棕子一樣四肢緊緊細住，咀巴都塞着布團，故此他們不但不能動不能逃走，連喊救命也不行。

沈神通推開那道房門，却不進去祇站在門口觀察和沉思。

張牙郎大概除了討饒之外，就沒有別的話可說了，所以他雖然翻眨眼睛瞧着沈神通，却並不像很想講話的樣子。

林二虎平時動拳頭比動咀巴多，故此連咿唔聲音都沒有。就算有話他也會讓張牙郎說的。

不過他們眼中驚恐和痛苦神色却絕對不是假裝，驚恐是由於不知道沈神通下一步會怎麼樣？是不是殺死他們？至於痛苦便是肩骨碎裂，還有鼻骨，那是彭璧傑作，張牙郎則還得加上大部份牙齒給打掉。

沈神通終於看出張牙郎想說話的表現，便很大方仁慈地掏出他口中布團。

「我希望你還能够講話。但我却肯定你將來絕對不能像從前那樣花言巧語哄騙女人。」

張牙郎起初聲音模糊，後來才好一點：「小人知錯了，小人以後絕對不敢。」

沈神通冷冷的笑：「不是你不敢，是不能。你現在懂得我的意思了吧？」

張牙郎大驚：「您老開恩。小人們眞的不敢了。」

他大概看見沈神通笑容很冷酷，又爲之大驚：「殺人是要償命的，唉，萬望您老人家開饒恕……」

沈神通道：「如果你沒有別的說話，我就把布團塞回你咀巴。」

張牙郎忙道：「有，有！小人有話說……」他一定有某些秘密。如果是平時他當然絕不考慮說給人聽，但現在眼看性命不保，看來沈神通外表很斯文，然而好像殺死個把人根本不算回事，如果性命不保，任何秘密都沒有意義沒有價值了。

「您老是公門的大老爺，所以有些奇怪的人以及有些消息你一定會有興趣。」

沈神通搖搖頭：「時機不對，從前我會有興趣，但現在巳經不一樣了，你們運氣不好，我很抱歉。」

這句抱歉誰也不會當眞認爲他歉疚，但張牙郎居然認眞得很，道：「算了，誰敎我們運氣不對？我們只好認命了。」

但沈神通的話又燃起他們的希望：「我現在雖然沒有工夫管別的閒事，但聽一聽耳朵也不會痛的，或者對你們的命運也有點帮助。不過你如果不想說，也沒有關係。」

這種話是一種擠迫或者釣魚方式，縱然張牙郎說出很有價值情報，但放不放過他們還是沈神通主動的，因爲他完全沒有答應過任何條件。

張牙郎看得出自己的劣勢和危險，所以不管情報有用沒有，趕快道：「近兩年來天津衞有一個新的勢力。他們只有幾個人，但很可怕，簡直可怕極了。」

就算殺人也不一定很可怕。所以沈神通皺眉問：「怎樣可怕法？」

張牙郎道：「天津衞以至烟台濟南靑島等十二個帮會死了不少人。現在十二個帮會都不敢不聽他們命令，也不敢不獻上金銀。」

沈神通冷冷地說道：「聽起來並不可怕。」

張牙郎忙道：「是的，這等事雖然少見，却也不是沒有發生過，但最可怕的是這幾個人，根本是魔鬼而不是人，這話怎麼說的？那是因爲他們完全不必吃飯睡覺。總之沒有人見過他們吃飯，也從無人見過他們睡覺。所以他們不須要房子，也不須要傭人服侍。除了魔鬼之外，沒有活人能做到這一點。」

沈神通道：「最可怕的可能還數他們的武功吧？」

張牙郎吶吶道：「哦，是的，我和林二虎只學了兩招，但巳經沒有失過手。有幾個很有名人物也當不上一招。」

以沈神通的武功衣袖竟然也被割破，旁人可想而知。

沈神通果然感到興趣，只是幾個人的小小集團，居然能控制數千里遼闊範圍的十二個帮會？這些人是誰？那詭異凶毒武功是何源流宗派？

「你們認識那幾個人？叫甚麼名字？住在那裏？」

一看沈神通有興趣，張牙郎馬上哎喲哎喲呻吟叫痛，然後道：「老爺，我們須要跌打醫師……」

沈神通看得見他眼中深處那一絲狡猾光芒，他辦案抓人經驗豐富無比，任何類型狡黠邪惡之徒都見識過，張牙郎祇不過是第二流人物而已，要沈神通栽觔斗簡直是痴人說夢話。

他露出很同情樣子，口氣也很溫柔。伸手拍拍張牙郎肩頭：「好，醫師馬上就會來，你忍着點兒……」

要熬忍骨頭碎裂疼痛本來巳經不易，何況還在傷處拍打，當然疼痛得一佛出世二佛昇天，張牙郎額頭馬上湧出豆大冷汗直滴下來。張大咀巴狂亂嚎叫。但可惜一點聲音都沒有，因爲沈神通另一隻手替他輕輕揉搓胸口，好像很憐惜體貼的樣子，其實他手指一股內力巳壓住張牙郎喉嚨，使他發不出任何聲音。

林二虎看得淸楚，額頭冷汗也涔涔流下。

沈神通又溫溫和和道：「我希望你們回家之後，不要到處亂跑，以後規規矩矩做人，但你們天性頑劣，祇怕不會聽我的勸導。」

張牙郎喉嚨塞住說不出話，所以雖然有很動聽又能說服沈神通的話，但一句也說不出。

林二虎却是動口不動手的「小人」，這時祇會吶吶道：「我，我一定聽……」

這種話當然說服了沈神通，所以氣得張牙郎心中直咒罵他是笨蛋、是蠢驢。

沈神通果然伸手捏住張牙郎左脚踝骨，口氣仍然很溫和：「不必害怕，這是爲你們好，你右臂巳廢，所以祇能够在左脚下手，這樣你們將來還可以用枴杖走路，如果傷了右脚，那就變成半身不遂了。聽說半身不遂的人祇能永遠躺在床上，你們自己不希望賴在床上吧？」

老實說，如果人有三魂七魄的話，張牙郎最多祇賸下一魂二魄了。

他聽見骨頭碎裂聲音，然後那一陣劇痛使他褲襠又濕了一大片。

林二虎在萬分驚恐中却發現一件有趣的事，那就是他們以前常用這種方法來修理或迫供敵人。

想不到今天他們親自嚐到滋味，這個念頭正盤旋腦際以至泛起微笑之時，他也聽見了自己左足踝骨頭碎裂聲響。

他不能不承認這是世上最可怕最難聽的聲音，但從前打碎許多人骨頭之時，奇怪的是居然不會發現這個道理。

張牙郎呻吟道：「老爺，哎喲，老爺，我甚麼都招供了……」

沈神通微微一笑：「不要緊，你還有一隻手一隻脚，所以，你還可以使點詭計弄點狡猾，我不會殺死你們，但我……」

突然間靈感宛如閃電照亮心頭：「我也不會讓你們有機會被人救走，如果有人來救你們，至多帶回兩具屍體。你可明白我的意思？」

如果有人來救他們，當然就是那個可怕的小小集團，對了，剛才心中老是有不妥當感覺，原因源自他們神秘惡毒聯手武功。

以兩個地痞惡棍怎會練成上乘聯手合擊招數？既然武功有來歷，則說不定人家能從酒店查知綫索而追踪到此地來——這就是他第六靈感隱隱覺得不妥之故了。

張牙郎變得十分合作，尤其服了止痛藥物，神智比較清楚。口舌也恢復伶俐，將一切有關小小集團情形全盤托出。當然都是祂們所能知道或者有心探聽的消息而已。

那個小小集團構成分子人數有多少不知道，但一定不會超過十個八個。

是些甚麼人也不知道，祇知道口音有點奇怪（那是因為有一個高瘦老人傳授他們兩招刀法，所以聽過他開口講話）。

樣子也不知道，因為是在黑暗中見面，都是有布蒙住了臉龐。

總之張牙郎祇知道這小集團外面稱為「黑夜神社」，他們利用各階層的人蒐集情報，但通常聯絡總是在晚上黑暗之處，他們接受過許多挑戰，那都是冀魯沿海十二帮會被征服前本身或聘請的武林高手。

兩年來最少已有五十多人有去無回，所以各帮元氣斲喪之餘，無不慴服。

沈神通又看見張牙郎眼睛深處狡黠光芒，所以忽然給他一巴掌。

這一巴震動咀巴肩脚傷勢，所以疼得張牙郎幾乎暈過去。

「這種情報我不稀罕，聽見沒有。」

張牙郎眞怕他再來一巴掌，他從來沒有遇見過這麼冷酷而手段又這麼可怕的人：「小人聽見了，聽見了。」

沈神通淡淡道：「曹月娥不但身子給了你，連感情也給了你，但你還要她出去陪別的男人賺錢給你，這還不要緊，這種事世上很多，可是你還虐待她，沒有絲毫感激，可見得你這個人良心喪盡，你根本不是人。」

張牙郎忙道：「是的，是的，小人不是人，小人是豬是狗……」

沈神通仍然淡淡道：「豬狗甚麼都吃，連人糞都吃，你呢？」

不但張牙郎，連林二虎也發抖了，吃糞可絕對不是開玩笑的事，好好的人誰敢吃糞？

沈神通又道：「看來要試一試才知道了。如果你們是豬是狗，我就放了你們。我不喜歡殺死豬狗。」

張牙郎聲音有如哀鳴：「老爺，你究竟想知道甚麼？」

沈神通道：「想知道你隱藏未說的話。不過如果你們不吃糞，恐怕會忘記會遺漏。」

張牙郎忙叫道：「老爺，我祇知道最近有人找『黑夜神社』痲煩。別的的確都不知道了。」

林二虎怒道：「那你還不趕快說？」

張牙郎道：「一共有三路人馬，一撥是三個道士，聽說是甚麼龍門派的，都帶着長劍。一撥是來自關外甚麼大牧場，另一撥小人可不大明白了，因為叫做春風花月樓，聽來分明是娼樓妓館名稱，又怎會是打打殺殺的可怕地方呢？」

林二虎仍然怒道：「還有沒有消息？有就快說！」

他動怒生氣任誰也能了解，如果張牙郎一早供出這些情報資料，說不定左脚就不必殘廢了。但如果張牙郎現在仍然有所隱瞞，很可能又得遭受一次痛得死去活來的經歷，而那時每個人所有的四肢無疑祇賸下一肢了。這是最普通算術，誰也不會計算錯誤的。

「有，有，」張牙郎一定亦把四減三等於一的題目解答出來。

「這些情報都是快咀小金透露的，快咀小金是本衞金算盤老爺的親信家人。還有就是外界可透過金算盤老爺跟『黑夜神社』聯絡。反過來也一樣，黑夜神社也透過金老爺傳出消息。不過老爺却再三聲明跟『黑夜神社』毫無關連，祇替他們傳傳話而已，現在金老爺帶着四名家將十八個家人，住在城東郊的『野趣園』賞菊。」

看來張牙郎的情報眞的掏光了，所以沈神通迅快尋思一些關鍵。

金算盤不但在武林中算得上是豪富，而且也是當代名家高手，年紀不算老，最多四十多歲，聽說長得很帥。

又聽說他平時雖然很吝嗇，但却廣蓄姬妾，在女人身上化錢倒是很捨得闊綽。

這原是男人常見的通病，不足為怪。不過這一來他的名氣就更易傳播，他也變成一些有趣故事的主角而常常被武林人津津樂道了。

當然男人們最喜歡提到的還是美女和黃金。而金算盤有兩名歌姬據說容貌美艷，歌藝超羣。

金算盤曾經特地為她們用黃金做一個小型舞台，讓他們在台上歌舞，而他則喝着美酒，欣賞着用數萬朵鮮艷花朵堆砌成的黃金台上的歌姬。

這種風流盛事都是在「野趣園」舉行，所以武林中很少人沒有聽過野趣園的名字。

但金算盤怎肯跟「黑夜神社」這種詭秘組織扯上關係？又那洩漏消息的家人既然外號「快咀」，如果這是秘密，怎會讓快咀小金知道？

龍門派乃是玄門正宗，屬於道家北派，也稱為全眞教。

這一派的玄門劍術深奧神妙無匹，武林早有定論，黑夜神社何以會惹上這種強敵？

關外大牧場其實就是兩個最大的馬場聯盟，對外則稱為「大牧場」！

這個聯盟不但擁有許多位超級高手，其實他們數以百計弓馬精嫻的驃悍鐵騎，

去來如風，已經足以使任何敵人難以抗手了。

至於春風花月樓自然絕不是娼樓妓館，那是武林著名位處淮揚一帶的兩個大莊院。由於一個有座春風樓，另一有座花月樓，兩者名氣、勢力、財富、人才等等都差不多，所以被合稱為春風花月樓。又由於歷史都超過二百年，所以也可以稱為武林世家了。

金算盤何以肯跟「黑夜神社」扯上關係？何以天南地北的武林名門家派會捲入漩渦派人前來？又何以這等足以鬨動江湖的事情會讓「快咀」小金知道而洩漏出來？金算盤兩名歌姬李沉香和薛羣玉幾年前艷名甚盛，如今可還嬌美如故？可還在萬花堆砌中的黃金台上的歌舞？

沈神通又有第六感靈感，隱隱覺得其中有點問題，似乎自己不能置身事外，所以他不敢粗心大意而凝神冥思。

千里送美人　花落嗟無主

沈神通的第六靈感一萬次中恐怕也沒有一次誤差落空，金算盤跟他果然有關連，至少何同曾經在「野趣園」出現過。

事實上何同出現於野趣園並不是很久以前之事，他根本還未曾走出野趣園，他眉毛加濃，留了鬍子，而鬢却染上少許灰白，從外表看簡直是個歷經風霜的中年鏢師。

不過他大概已有點錢，所以急流湧退，而有一種退休了的悠閒神情。

金算盤果然正如外面傳說長得很帥，眼睛靈活精神。

何同的確從沈神通處學會了不少特殊智識，因為他一看金算盤走入涼亭時的動作節奏步伐，加上腕骨手指眼神等細微地方的觀察，便已大致上知道這個傳奇人物武功心智成就境界。

詳情不必浪費筆墨，總之何同的印象是：金算盤無疑是個危險可怕人物。

不但武功精深，而且智計過人，但最可怕的是他內心情感裏好像有點不平衡，所以眼中有時閃過尖銳駭人的光芒。

金算盤祇用手指做個動手，四個神色驃悍壯健大漢立刻退出亭外。

這四名家將顯然都頭腦靈活反應奇快，否則金算盤這種不顯明的示意就很容易錯過了。

何同放低聲音道：「要見到你眞不容易。」

金算盤態度微現煩躁：「你是誰都不要緊，但我猜你絕不是特地為了說這句話而想盡法子見我。」

「當然不是，可是既然你對我那個女人有興趣，何以又有點不耐煩呢？」

「我沒有興趣，」金算盤的率直使何同吃一驚。「不過我也承認，你那個女人眞正是江南佳麗，的確不容易碰到。」

「你沒有興趣？但你又肯見我？」

「這是我自己的事，但我不妨透露一點點，我近三年來已經不要女人，我家裏除了婢女僕婦外，就沒有其他女人了。」

何同當然明白他的意思，「其他女人」指的是跟他上床的姬妾而言。

但這個以廣蓄姬妾肯花大錢在女人身上著名的豪富，何故不要女人了？難道這是眞的？

「這樣也好。」

「未必很好，」金算盤笑得很冷漠：「好從何來？」

「既然你不要女人，而我又已見到了你，豈不是很好？」

「可是，我雖然不要女人，但我這兒還有不少男人，男人很少不喜歡漂亮女人的。」

「是的，這道理我明白，」何同已覺得對方氣焰把他壓下去，所以講話微感困難。「但我認為這個女人祇有你有資格佔有，別人恐怕配不上她。」

恭維的話向來不會招來白眼，故此金算盤神色好了一點不足為奇，祇不過他仍然堅持道：「不行，我打算將那女人賞給我手下。」

何同沉默一會，才歎口氣：「做你的手下很有福氣，我想拜見岩島健先生。」

金算盤第一次緊緊皺起眉頭，聲音流露明顯敵意：「岩島健是誰？」

何同道：「他是黑夜神社的一員，當然任何人一聽這姓名就可以知道他不是中國人。」

金算盤上上下下打量他一會，才道：「你大概做了一件很大的錯事，因為我可能不認識這個人，我也可能殺死你，免得囉嗦痲煩。」

「你不必提醒我。」跟這種厲害高明的人物打交道辦交涉，往往直接坦白得使人愉快，自然危險性也增加很多。

何同有過無數次經驗，所以領略得出「愉快」之感。

「我找岩島健先生沒有惡意，祇不過恰巧我有朋友認識他，而又湊巧我有一個死對頭必須對付，所以我找到一把天下無雙的寶刀，我決定用這把刀換那死對頭的性命。」

金算盤仰天大笑一聲，大有嘲諷意味，不過笑聲忽然中斷，這個人既有本事用一個極美麗女人作為見面禮。可想而知，他的「寶刀」一定非同小可，何況他居然叫得出「岩島健」姓名，這也是從所未有之事，所以這個人一定不同凡嚮，一定不可以輕視。

何同覺察出已經扳回劣勢，立刻又道：「我為了見你，已經花了十幾天時間，我看情勢已經相當危急，那個人可能已追踪到天津衞了，所以，我希望馬上見到岩島健先生。」

金算盤聳聳肩頭，雖然是表示無可奈何的意思，但看來却很瀟洒。「你好像已說服我了，那個人是誰？」

假如金算盤仍然「不認識」那岩島健，自然不會問起找他之人是誰。

「你一定聽過他姓名，」何同說：「不過他的姓名不容易令人覺得愉快。他就是浙省總捕頭沈神通，是神探『中流砥柱』孟知秋最得意弟子，他甚至可能青出於藍，可能比孟知秋還要厲害可怕。」

他看見金算盤露出預期中鄭重神色，天下誰能聽見「沈神通」之名而不皺眉、而不感到嚴重壓力的呢？

「我對沈神通知之甚深！」何同又說：「所以一定要找到岩島健先生，而且他

還必須有一把蓋世無雙寶刀才行。」

金算盤忖想一陣才開口：「是的，對付沈神通的話，必須有一把寶刀。」

但他忽然現出猶豫之色：「我不知道可以相信你到甚麼程度？而且你已擾亂了我的計劃。」

何同歎口氣：「你可以相信我，因爲那個美女就是沈神通的愛妾。」

金算盤禁不住驚訝的注視對方，然後一連說了兩句「原來如此」。

何同聲音中大有黯然神傷意味：「那女人不但很美麗，而且還知書識禮，又風情又溫柔，如果他是我的女人，殺了我也不把他讓給別人，但命運很奇怪很冷酷，所以他比飄零落花還可憐……」

金算盤同情的輕歎一聲，涼亭左側忽然「蓬」一聲冒起大團濃密青烟。

何同雖然駭一跳，但眼角瞥見主人金算盤神色如常，便也立刻使自己冷靜如常。那大團青烟高達兩丈，約有三四丈方圓範圍。由於烟氣濃厚，故此裏面不論有甚麼東西也無法瞧見。

青烟中透出一個女子嬌脆口音：「金老爺，看來你很憐香惜玉啊！」

金算盤苦笑一下，大聲的道：「甚麼話？我幾時憐香惜玉了？」

何同一聽這種話題，立刻把咀巴閉得像石頭人一樣的緊。

青烟中女子口音道：「你去瞧過她又爲她歎氣，其實乾脆接她回家多好呢？」

「我沒有瞧過她，也不是爲她歎氣。這個女人既然是沈神通的，情況便立刻變得十分複雜，變得加倍危險，所以我用心考慮這些問題。」

那大團青烟居然久久不散，別人一定會十分詫異。但身爲東瀛第一忍者伊賀川門下的何同，却不當是一回事。

他祇想看看烟霧中的女子長得怎樣？想知道何以金算盤像遇見祖奶奶一樣順從和溫柔？

青色迷霧中的女子發出歡愉笑聲，然後說道：「又複雜又危險？好極了，這件事就這樣決定吧，哈，哈。」

笑聲可不能說不好聽。但何同却感到毛骨悚然，全身都起了鷄皮疙瘩。

因爲他記得聽過這種笑聲，但那是在甚麼地方，是甚麼人笑呢？

直到何同離開野趣園之時，仍然看不見青色迷霧中女人面孔，但他却忽然記起那笑聲，原來是在杭州一間瘋人院聽過，有幾個年輕瘋狂女子的笑聲，正是這種味道……

× × ×

沈神通轉動着手中酒杯，强烈又帶着玫瑰芳香的酒香撲入鼻中，若是酒量不佳的人，聞久了恐怕也會醉倒。

街上燈光以及人聲好像漸漸減少，那個缺一隻門牙的小飯館伙計再送來半斤玫瑰露時，忠厚的面上露出善意笑容：「大爺，你已經喝了三斤，別人祇怕已經醉死啦。」

沈神通眼睛一瞪：「我醉了沒有？」

伙計仍然露出缺牙：「你老當然沒有，但酒喝多了一定誤事。」

這種體貼世故而又善意的語氣笑容，沈神通心中一動，唉，人家老黃是小飯館跑堂伙計，但每天見盡形形色色的人。而心地好的人又往往能够觀察得深刻些，因爲他是用心靈探索，而不是用俗眼觀看。

「是的，老黃你說得不錯，我可能已經誤事，如果是的話我就更需要酒了。」

老黃的缺牙忽然距他面孔很近，那是因爲他要放低聲音說話之故：「大爺，那房子一定沒有你想找的人。」

沈神通聲音也壓低，但心臟却砰砰大跳：「眞的沒有？」

錯不了。那個鄉外人中午已經扮成一個中年鏢師出去，我知道他一定不會回來的。

現在屋子裏祇有四個下人，都是本地人，還有一個女的，却是一個賣唱女子。

我從前見過她，所以這回她雖然坐着大轎滿頭珠翠，還是瞞不過我眼睛，你不會找那賣唱女子吧？」

「我不會。」

沈神通已沒有話好說。由華燈初上之時，他就來到此處（當然改易了容貌）。

直到現在這個大都市晚上最繁華地區已經漸漸暗淡，也就是說已經耗費了將近六個鐘頭，却不料反而入了何同的圈套。

如果好心的老黃不告訴他，恐怕還不知道中計。

他深深歎口氣。何同果然是個人才，可惜却是伊賀川派來臥底暗殺他的，不然的話這個人一定可對社會作出相當貢獻。

老黃的缺牙仍然在沈神通眼前幌動，他本來禁不住泛起討厭感覺（雖然老黃是好人）。但老黃說：「你絕對不是壞蛋，所以我幫你打聽一下，你等一等。」

當下觀感馬上改變，沈神通同時也得到一點安慰，總算還有人瞧得出我不是壞蛋，這實在是不容易的事。

老黃出去時險被一個滿身塵土壯漢撞翻，那壯漢却是彭璧，他一屁股坐在隔壁桌子，等掌櫃親自送上一壺酒，喝了一杯烈酒，才低聲道：「老總，你若不想進去，讓我先進去。」

他發現沈神通還坐在館子裏，竟生出誤會。

沈神通苦笑一聲，道：「這兒祇是狡兔三個窟穴之一，從前我們要抓的巨奸大惡都喜歡來這一套。」

但今天何同却自己用上了，並且也能够瞞過沈神通一時。

彭璧心中湧滿忿恚苦惱，一口氣喝下三杯烈酒，祇聽沈神通低細如蚊語聲鑽入耳中：「酒不能多喝。你立刻趕回曹氏父女那邊，記住我的話，若是兩個以上的流氓地痞找上門，定要先下手爲强，也一定要先打倒一個，砍斷手脚都不妨。」

彭璧乃是公門高手，平時對付流氓地痞簡直比吃豆腐還容易，但有了張牙郎林二虎的經驗，便不可大意疏忽了。

這一點彭璧理會得，可是那曹家父女和老蒼頭李幹現在已送到城外匿居，若是遵命前去守護，沈神通豈不是祇剩下孤身一人？

幸而彭璧向來沒有違抗或反駁的習慣，所以沈神通不必再解釋，彭璧去後，店伙老黃便回來了。

「沒有錯，屋子裏祇剩下賣唱女子和

四個下人，他們還在等主人回來才敢開飯，所以一個個餓得發慌，怨聲不絕。

「我認識做厨子的老張，我問他你家郝老爺在此地有沒有相熟朋友？老張先說沒有，但想一下又說，前幾天到市場買菜，無意中見郝老爺從一家絲繡作坊出來，那一家乃是師姑繡作，老師姑送他出門，看來好像以前相識樣子。」

他把那師姑絲繡作坊地點人名都說出之後，又露着缺牙道：「你如果想打聽本衞發生的事情，不妨再來找我。」

說完這句話，意思已經十分明顯要他算賬走路，因爲小飯館老早該打烊關門。

沈神通按捺住心中焦慮仇恨，幌幌悠悠慢慢走回曹家。

曹家現在應該祇有張牙郎林二虎兩人，因爲曹氏父女等已悄悄送去別處隱藏。

但是沈神通瞧一眼牆邊有兩塊瓦片靠牆豎起，便知道另有兩人進入曹家尚未出來。

他掏出一塊銀子塞在瓦片後面，這世界有銀子的確能做很多事。

當然你還得懂得如何花才收到效果。有時往往花了錢却得到相反效果，相信很多人有過這種窩囊經驗。

他走入曹宅，一直來到囚禁張林二人房間。

房內燈光明亮，所以除了看見張林二人昏迷躺在床上之外，還有兩個漢子。

一身打扮甚至坐在椅子的姿勢都露出一副流里流氣樣子。

沈神通一進門就揚手發出暗器，銀光閃處擊中一個人腦袋，那人登時躺下。

另一個擊出一把兩尺長尖刀，但沈神通已衝上去一把抓住他手腕奪過尖刀，於是明幌幌刀尖就反過來對準那人喉嚨，那人駭得雙腿發軟跪倒連聲求饒。

沈神通冷笑一聲，一脚把他踢翻，走到另外已躺下那個人身邊，拾起一塊銀子，那就是他剛才的暗器了，吹掉銀錠上的灰塵才收回囊中。

他回頭正要對付還在哎喲叫痛的流氓（那一脚踢得大概不輕），却又看見門外右邊射過來的燈光把庭院都照亮了。

右邊是走廊，廊上是廳堂，誰在廳裏點上燈燭？有何用處？來者究竟是誰？

這些答案惟有出去看、出去問才找得到，沈神通閃到門邊，探頭望去，只見廳內燈燭火炬都有，把任何角落的蜘蛛網灰塵都照得原形畢露，廳門走廊上有個廿七八歲華服男子，背負雙手望住這邊房門微微而笑。

那華服男子現在有沒有瞧見沈神通不能肯定，但他一定知道沈神通身份，也知道房內情形無疑。

沈神通走出去，手中還拿着奪來的兩尺尖刀。「你是誰？」他目光灼灼迫視對方：「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華服男子皺起眉頭：「奇怪，小周應該有機會偸襲你，至少你出房之時有一次機會，但小周既然不敢出手，可見得沈神通名不虛傳。」

連沈神通那麼老練沉着的人也不禁吃了一驚，因爲對方居然知道自己的身份，無疑也必有對付他的方法，他表面上用公門捕快常用熟練高妙手法擊倒小周等三人，其實小周已被他一脚踢碎膝蓋，另一個也最少昏迷一兩天才會回醒，這等隱藏不露效果當然不是一般公門高手辦得到的。

沈神通手中尖刀飛起兩尺，在空中翻個觔斗又落回手中：「小周沒有刀子當然不敢輕舉妄動。你貴姓？」

華服男子道：「他靴筒還有一把刀。我不明白他爲何不敢用，我姓金，天津衞姓金的人，不算多。」

「你就是金算盤金大爺？」眼看對方點頭之後，左手在背後摸出一把刀：「小周靴筒也沒有刀子了，我不喜歡有人帶着刀子在我背後。」

「我也不喜歡。」金算盤哈哈一笑，一面入廳一面道：「進來，咱們談談。」

沈神通用公門人物蠻橫自大態度大步入廳。忽然發現兩個壯漢突然躍出，一個手提一對短戟，份量看來甚爲沉重，另一個左手短刀右手黑色長鞭。

黑皮鞭發出撕裂空氣「啪」地大響，另外那對短戟亦舞得風響，他們不是表演，而是當眞惡狠狠向沈神通攻去。

沈神通一面躱閃一面怒喝道：「住手，你們想幹甚麼？金算盤叫他們住手。」

金算盤年輕的臉上只掛着得意笑容，而那兩個壯漢攻勢更爲兇悍猛惡，一下子就將沈神通迫到大廳角落。

但此時反而對沈神通有利，因爲對方已不能任意放手掄舞兵刃，亦不能同時攻擊沈神通，因爲兩邊牆壁很阻手碍脚，所以每次只有一個人的兵器可以攻到，沈神通雙手都有尖刀，抵擋一個人的攻勢不算很困難。

那兩名壯漢輪番猛烈撲攻了十幾次，忽然退到金算盤身後。

沈神通大大透口氣：「這算是怎麼回事？他們是甚麼人？」

金算盤神色冰冷：「你武功過得去而已，你眞是大名鼎鼎的沈神通？」

沈神通仍然站在角落不出來：「如假包換。」

「你修理小周他們的手法雖然够快够辣，但畢竟祇算得是公門高手而已，而你居然不知道我們在這邊埋伏，居然不知道我們是誰，故此我實在很懷疑你是不是沈神通？」

「如假包換，但祇保證我自己而不是你。你是『如眞包換』的金算盤。換句話說你才是冒牌貨。」他丟掉雙刀又冷笑道：「我向來不是靠武功出名，祇靠腦袋比旁人靈活一點眼光比旁人尖銳一點。你如果眞是金算盤，一定不會從武功上推測我試驗我，不過你却一定是金算盤親信的人，所以如果你有話就快說，沒話就請。」

對方連連點頭，道：「好極了，你頭腦很靈活眼睛很銳利，希望這兩樣在兇險激烈爭殺中能保護你，我是快嘴小金，奉主人之命請你到野趣園喝酒。」

他嘴巴的確很快，因爲他又立刻告訴沈神通說，那兩個壯漢祇不過是金府中次一級武師，論起武功遠遠比不上主人身邊四名家將，並且又透露他可以看見名聞天下武林的那座黃金台甚至可以見到兩位名姬李沉香薛羣玉艷絕天下的歌舞。

× × ×

金算盤（眞正的）聽到李沉香薛羣玉

名字馬上就沉下臉，眼中閃出殺氣。

快嘴小金膝頭顫抖得好像秋風中的黃葉。「老爺，有些男人若不提到黃金和女人，他會一點興趣都沒有，沈神通用銀錠打暈王四，急急忙忙拾回銀子還吹掉灰塵，所以小人知道他一定是財迷，一定對黃金更感興趣，黃金再加上女人，他非跟着來一趟不可。」

「我沒有關係，但你提起李沉香薛璽玉名字却犯了呂夫人大忌，呂夫人一定不肯饒恕你，你我一場主僕，我教你一個法子。」

快嘴小金感激涕零，道：「老爺，謝謝你指點迷津。」

金算盤神氣瀟灑的面孔微微現出迷亂痛苦。

但刹時已自恢復平時冰冷神色：「你儘快自殺，省得多受折磨。」

快嘴小金一怔：「就是這個法子？」

「祇有這條路，最好現在就動手。」

快嘴小金臉色如土：「老爺，就算呂夫人生氣，他也不能不講理……」

屏風後傳出女子嬌脆口音：「我喜歡不講理，小金你心裏恨不恨我？」

快嘴小金大驚道：「呂夫人，小的甘願做牛做馬忠心耿耿侍候您一輩子……」

呂夫人沒有現出身形，聲音透過屏風：「但你在外面仍然提到那兩個賤女人名字，你很忠心麼，啊，可能你一時忘記老爺的告誡而已。」

快嘴小金全身索索發抖，口袋裏的金子銀子互相碰擊，發出悅耳而又奇異的聲響。

金算盤嘆口氣：「小金，你做錯任何事我都可以帮你救你，唯有這一件我沒有辦法。」

屏風後忽然飛出一道彩光，彩光末端一下子就纏住小金喉嚨，原來是一條七彩奪目燦爛的錦帶。

小金好像被一條七彩毒蛇纏勒住頸子一樣，面孔很快就變成紫色，人也軟跪在地上。

彩帶忽然放鬆隱入屏風後面。

那從未露面的呂夫人道：「雲橋，沈神通已經在外面？」

金算盤眞正姓名是金雲橋，十幾年來也祇有呂夫人敢叫他名字。

他點了點頭答道，：「他已經在流韻軒，我遠遠看了他，覺得這傢伙有點深不可測，他表面上裝出公門恃勢欺人慣了的樣子，但其實他很有自信，他知道自己在甚麼地方，甚至他也知道自己正在幹甚麼事情。」

「名聞天下的沈神通理當如是。」

「但據小金說，沈神通武功並不怎樣，可惜小金已活不成，要不我倒是還有些話想問問他。」

「小金祇不過昏過去而已，你居然瞧不出？莫非你竟然是冒牌貨？」

金算盤笑聲中有點怪和有點邪氣。「天下間祇有你能鑑別，至少能知道我是不是二十年前的我。」

屏風後面終於走出一個嬝嬝娜娜美貌少婦，她的出現必定會引起任何男人驚訝和垂涎注視，因爲她身上祇有一件透明衣裳，是比絲還柔軟的輕紗霧縠質料，衣裳內光裸雪白的胴體好像有一層薄霧遮掩，而其實却又一覽無遺，纖毫畢現。

她看來祇有二十餘歲，腰很細，但胸臀却十分豐滿誇張，所以放射出無限肉慾魅力。

怪不得她躲在屏風後面，如果她是金算盤的女人，這種等於赤裸的裝扮當然也祇有金算盤可以瞧看了。

她盈盈淺笑，聲音含有醉人魔力：「你是金雲橋沒錯，但我是不是呂驚鴻呢？是不是二十年前風光如畫的大明湖邊那個快樂女孩子呢？」

金算盤聳聳雙肩：「你有可能不是呂驚鴻麼？」

「當然可能。我的妹妹呂素情年紀祇比我小三歲，她長得跟我一樣，而且你我昔年情事她完全知道，如果現在的我不是呂驚鴻而是呂素情，你分辨得出麼？」

「我不知道，可能分辨得出吧？但你有可能是素情？我不相信。」

「我知道我們重逢相聚兩年以來，你心中疑惑却又不敢多想，更不敢調查。」

金算盤歎口氣，頹然坐下：「世上很少人見到我之時能夠不畏懼或者不尊敬。可是我在妳面前却變成傻瓜一樣，我究竟該怎樣說呢？唉，妳有時的確使我想起那淘氣愛捉弄人的素情，因爲你已經使我陷入麻煩危險情勢境地，妳要我做的事情，每一件都足以使我傾家蕩產，使我死於非命。」

「你明知如此，爲何還要聽我？」

金算盤忽然站起身，腰肢筆直，氣概迫人，聲音也充滿信心勇氣：「這是秘密，我最後一個秘密。一定要等到我快咽氣時才可以告訴你。」

呂驚鴻一步步向他走近，乳波臀浪震抖得使人口乾心跳，金算盤眼中露出火焰，一把抱住她，雙手以及嘴唇滑過印過她全身任何一處。

小金的呻吟聲使他們火辣熾熱動作突然中斷，呂夫人（驚鴻）迅即隱沒屏風後，但聲音却是屏風隔不住的：「小金嘴巴太快了，這種人留着有何用處？不如送去給沈神通殺死。」

金算盤道：「嘴快也有好處，例如我想使消息傳出江湖，他一個人比一百個人還管用，所以龍門派道士，關外大牧場以及春風花月樓的人到處被人盯注着，像看『電影明星』一樣，如果妳是他們，相信也覺得很不舒服。」

呂夫人承認道：「確實很不舒服。」

「他們連洗澡甚至上厠所都有眼睛盯住，所以我不但對他們每一個人的行動瞭如指掌，最大收穫却是他們還未到天津衞，就已經被那些眼睛迫得快要發瘋了，哈，哈！」

「但春風花月樓三個人當中，却有兩個是很漂亮的女孩子，我不喜歡你看見人家洗澡上厠所。」

那金算盤身在野趣園中，怎能看得見還未到天津衞的美女洗澡上厠所？可是呂驚鴻古怪的聲音透出強烈無比妬意，任何人都能聽得出她十分認眞，決不是說着玩的。

「所以我想把小金送給沈神通，你會不會反對呢？」

金算盤歎口氣，道：「這些人忠心耿耿侍候我好多年，但現在却祇剩下兩個。小金嘴巴雖然快了些兒，可是在別的地方還是很有用處的……」

小金眼睛已經睜開，也聽見主人和呂夫人對答，心知這等情況之下決計清醒不得，所以趕快又閉上眼睛。

他聽見主人金算盤聲音充滿驚訝：「驚鴻，妳怎麼啦？」

小金當然想像不出呂夫人做出甚麼事使主人如此驚訝，鼻中却忽然嗅到一陣甜膩蕩人情思的香氣。

香氣來源似乎距他鼻尖不遠，這一點使他忽然血脈賁張心跳加速。

因爲他聽另一個也是親信家人金旺說過，那呂夫人不但有沉魚落雁之貌，不但肌膚身裁都是第一流的，而且她居然不穿衣服，那件紗霧似的外衣根本等於沒有。

金旺提起她之時，神情痴痴迷迷，任何男人一望而知他的感受多麼强烈多麼深刻。

可惜金旺不久就因大醉而跌死，所以現在縱然能偷偷看見呂夫人，却也無人可以談論可以比較觀感了。

小金微微睜開眼睛，祇見一雙白玉般赤足正在眼前。指甲塗着蔻丹，紅得使人心跳。

這雙赤足簡直是完美得全無瑕疵。不但足踝，小腿，膝蓋都一樣美，而且也使人心跳血湧。

那層如紗如霧的外衣果然完全沒有遮蓋作用，反而增添無限魅力誘惑。

圓潤得毫無皺紋的膝蓋上面，除了雪白光采之外，細膩渾圓的綫條呈現妖異冶麗熱力。

小金的眼光如痴如狂，沿着那對玉腿逐寸向上移動。

雖然眼光緩慢地逐寸移上去，但仍然不太久就到了大腿盡頭處。

小金忽然全身發抖喉嚨中發出奇怪呻吟聲，直到本能地在虛空在迷惘狀態中忽然發洩了，才能稍微恢復清醒，眼光又向上移動，先是在高聳乳房上停留迴旋一陣，最後終於看見那張艷色四射容光照人的面龐。

櫻唇似是含着微微憐憫，但美眸中却閃動熾烈可怕光芒，爲甚麼許多男人都受不了女色誘惑呢，她可能這樣想，也可能感到强烈滿足和蔑視。

其實呢，假如天下男人都勘得破「女色」這一關，當然多姿多采的世界馬上黯然失色，巧取豪奪，壓迫，戰爭等都變成歷史名詞。

反過來說如果天下女人都放棄外表被動，其實却是主動獵取男人方式，如果她們不要男人，這個世界也必定立刻和平寧靜。

這不是神話也不是荒誕幻想，人類數千年歷史之中，許多宗教社會（當然是眞正虔誠的）已經顯示和出現過祥和寧靜的生活例證。

不過倘若天下的男性都不要女性，或者女性不要男性，人類延續就大受威脅了，有些人會這樣並且强烈抗議。

但問題却是「人類」一定非得延續不可麼？這個使命何以如此神聖何以如此不可動搖？

世上許多珍貴動物絕了種，當你聽見這個消息，你會不會像喪失了好朋友、親人甚至兒女那麼悲痛呢？

既然有些動物可以滅種，人類又爲何必須例外？

「自私」和「自我」恐怕就是一切答案了。

×　×　×

流韻軒正面是清澈池塘，不遠處傳來流水淙淙的逸韻。

另三面却植滿了翠竹，微風過處琤琮有聲，散出悅耳寧謐天籟。

沈神通凝視着石徑，因爲石徑上出現了一個挺拔瀟洒的男人，後面還有一頂軟轎。

那個男人的氣概風度，一望而知必是金算盤，但軟轎內是甚麼人？是由於不良於行，抑是不肯露面才使用軟轎？

軟轎四面簾帷密垂，首先入軒，然後是兩名青衣侍女，樣子都不好看，最後才是仍然挺拔瀟洒，沒有肚腩也不瘦削的金算盤，人到了中年不論男子，仍然保持年輕時代身裁，實在值得自傲。

幸而沈神通本身亦不比金算盤絲毫遜色，所以他不但不嫉妬，還知道要保持身裁是何等的不容易。

軟轎是停在角落，那兩名佩着長刀的年輕轎伕分立兩邊，而兩個侍女則站在轎門兩旁。

除了對金算盤之外，外表上沈神通沒有對其他的人多加注意，甚至那頂軟轎亦不過淡淡掃瞥一眼而已，但這位有特殊本領的公門超級高手，不但已經記得每個人的面孔手脚衣着身量步態等等，連一些較爲突出一點的氣味都嗅到。

他們免不了說幾個句仰慕的客氣話，之後沈神通便直接觸及眞正問題：「金兄，你派人找我來有何見教，老實說我身有要事，不能浪費時間。」

金算盤笑得很悠閒：「我敢保障你絕對沒有浪費任何時間！」

「這樣最好。」沈神通表面安靜如常，其實心靈震動得有如海嘯有如大地震，古人說見微知著。孔子說聞絃歌而知雅意。許多事情落在有智慧的人身上，只要少許徵兆，一點點跡象，就可以了解很多，利害得失及如何應變也都馬上有了答案。

「既然這話是金兄說的，我沈某相信你。」他語氣仍然冷靜得好像談論別人事情一樣：「不過在轉入眞正問題之前，沈某却有個小小請求。」

「沈兄請說。」

「我想表演一點小功夫，證明我是沈神通而不是冒牌貨。例如抬轎的兩位朋友，兩把刀根本是幌子，他們至少精練過十種暗器，如果有人想欺近轎子，很可能遠在兩丈之外全身已變成蜂窩了。」

連金算盤也不禁大露欽佩之色，連忙道：「不愧是沈神通，不愧是沈神通……」

沈神通淡淡一笑，又說：「我想表演的也是一種偵測功夫，大家都是看見那頂轎子簾子深垂，任何人都決不可能看見轎內有甚麼人，但這只不過是錯覺而已。」

金算盤不禁露出大驚之色：「難道你看得見？」

沈神通說道：「我不是看見，而是知道！」

他指指腦袋：「用這個東西知道，如果偵查一件案子樣樣都要看見，請問我們能破甚麼案呢？」

金算盤搖搖頭道：「但有些事情是不可能偵查推測得到的。」

「例如轎中人是誰？你意思是不是這樣？」

「是的，我認爲沒有可能。」

沈神通伸手入囊，拿出一件小小東西捏在掌中，人人都能從刹那間看見是一件閃耀金光以及彩色寶光的小物事，但是甚麼東西却無法判別，無法知道。

「金兄，雖是武斷了一些，但本來說得很對，誰能從看不見看不透的轎子裏認出那是甚麼人，很多受過嚴格訓練的一流巨盜，能從蹄塵車轍看出裝載的大約是甚麼東西，正如我看看轎槓起伏節奏以及彎度，就知道轎內的人身子很輕，已可以猜想不是小孩就是嬌小的女人，在這種場合中，小孩來幹甚麼呢？」

金算盤頷首說道：「對，小孩來幹甚麼？」

沈神通微微而笑，他又有所發現了，因爲這句話金算盤根本不必答腔，所以他爲什麼要答咀？當然是一定有某種理由使他下意識地插上一句。

不過現在暫時不管這一點：「金兄，就算轎子裏是個女人，但她是誰呢？當世恐怕祇有兩三個人有本事偵測得出，而我却是其中一個，所以我說剛才金兄的話武斷了一點。」

金算盤搖搖頭道：「沈兄，我不相信，可是話出於你口中，我又不敢不信。」

沈神通右手捏住那件物事，左手向那個比較高大的身材健美的侍女招幾下，道：「你過來，快點。」

他顯然要將右手掌心捏藏着的物事給她看或是交給她。

那侍女平板而稍嫌醜陋面孔毫無表情，腳下遲疑一下才向沈神通走去，但她却不敢走得太近，距對方五尺就停住腳步。

沈神通向她攤開右掌，顯示出掌心的物事，那是個小盒子，用黃金打造，四周雕着細緻花紋和龍鳳等，還鑲嵌了幾顆寶石，反射出耀眼寶光。

盒面是一片細磨透明水晶，所以眼光可以透過水晶而看見盒內有一顆珠子，很有規律地繞盒而滾動轉圈。

別人由於各種角度及障碍所以連盒子外型也看不清楚，祇是那侍女看得眞切。

但她顯然也不知道也不明白，所以眼中出現迷惘之色。

沈神通聲音很自信道：「拿去，給轎中人一瞧便知道了。」

那侍女雖然距他五尺之遠，但沈神通伸出右手已達三尺，所以她祇須伸手就可以拿到，同時，由於沈神通已伸直手臂，所以也不怕他會有任何不軌陰謀。

因爲人的四肢任何一肢若是伸得很直，就不能發力、不能迅速變化姿勢傷害稍遠的人。

她祇能看見盒內珠子滴溜溜滾動，但那珠子是不是沿着軌道滾動，盒內還有甚麼秘密？想知道這些，最好方法自然是把盒子拿過來。

可惜她永遠都拿不到那個鑲嵌寶石的黃金盒子，爲沈神通五指一合，已把她的手掌抓住而動彈不得。

黃金盒子被她黃褐粗糙的掌背遮住，下面則是沈神通的手，所以黃金盒子夾在兩掌之間，亦不會掉落地上。

別人伸直手臂之後任何動作都必定是比平時慢些，但現在這個人是沈神通，他修練的「天龍抓」神功乃是中原數千年絕學，幾乎連影子也能抓住，何況是一隻人手？

侍女沒有掙扎，原因不是沈神通扣住脈穴或使用獨門指力，而是她感覺得出盒子上面有些尖刺，祇要她一掙扎一用力，手掌非刺破不可。」

何況沈神通渾厚強絕的指力也使她知道掙扎是一件無聊而又無益之事。

沈神通把她拉近一點，聲音很溫和禮貌道：「妳沒有掙扎，可見得妳很聰明，比任何女人都聰明，由此也可知你比任何女人都美麗。」

金算盤走近數步，却不敢太近，因爲現在的形勢，一看而知就算天下第一高手，也沒有可能救助那侍女脫出沈神通掌握，除非根本不管她的安危。

可是既然不必關心她的安危，又何必拚命搶救她。

所以金算盤祇說道：「有話慢慢說，沈神通，你這一手是甚麼意思？」

沈神通道：「我正在讚美她，你沒有聽見，你不同意麼？」

金算盤歎口氣道：「沈神通，你別忘記這兒是我的地盤。」

沈神通道：「如果不是你的地盤，我保證不會對你來這一手，金算盤，小心聽着，躲在北城外某處地方，我有一個伙計彭璧，還有半身不遂的老人和女兒以及一個老僕人，你立刻下令派人保護他們。」

金算盤簡簡短短應一聲：「好！」

沈神通說道：「其實祇要你收回修理迫害他們的命令，他們就比任何人都安全了。」

金算盤大喝道：「鄧威，還站着像個死人一樣？快快把命令傳出去，而且你帶十個人在暗中保護照顧，不許有任何意外發生。」

一個年輕轎伕朗應一聲，拔腳飛奔出軒，霎時走得無影無踪。

沈神通左手大拇指一挑道：「果然不愧是名震武林大豪金算盤，沈某佩服。」

金算盤道：「如果你眞的佩服，爲何還不放手？」

沈神通道：「我不能放，因爲有時候有些情況很難掌握，我意思是說你老兄沒有辦法控制，雖然這兒是你勢力範圍。」

金算盤居然不作聲不反駁。

「所以我先得請問過這位絕代佳人，如果她同意，我才敢放手。」

沈神通不再瞧看金算盤，祇望住那侍女，然後道：「我的眼睛曾經特別修練過，所以妳面上的化粧並不能掩遮妳的天香國色。」

他轉頭向金算盤道歉一聲，表示祇是說實話而不是輕薄佔便宜。

然後又盯住侍女道：「妳雙手都套着火蝠翼膜精製手套，可見得妳不但擅長毒藥暗器，還能空手入白刃，可惜我的金鋼針可以輕易刺穿你的火蝠手套，你一來不捨得這對手套，二來如果我金鋼針上也有毒又如何呢？故此妳作了最明智決定，立刻不掙扎。」

侍女第一次開口，聲音很嬌軟很悅耳道：「我很高興認識你，我叫呂驚鴻。」

「呂姑娘請恕沈某失禮之罪。」話雖如此，仍然沒有放開她的手。

呂驚鴻可能會微笑，不過面上的化粧却遮掩住她一切表情：「叫我名字就好。如果你要我不跟你搗亂，但我們却好像很陌生的人一樣，我覺得沒有理由帮你。」

沈神通有一種抓住一條毒蛇之感，不放手不行，但放手又怕她的毒牙。

幸而他一向瀟洒得很，當下微笑道：「好，我叫你呂驚鴻，你叫我沈神通，呂驚鴻，你的玉手有沒有被我抓痛呢？」

呂驚鴻眼中閃出令人不安的熾熱光芒道：「有點痛，但我不在乎，以後祇怕要你這樣抓住我的手已很少機會了。至少雲橋會呷醋的。」

沈神通當然知道「雲橋」就是金算盤，他祇好聳肩笑一下道：「對，除此之外，也祇怕我很難再有機會威脅住他了。」

金算盤面色還算好，因爲他不知何故感到沈神通絕不是輕薄好色之徒。

何況呂驚鴻落在人家手中還是第一次，這種經驗很新鮮很新奇，而且也許有點報復或挫折呂驚鴻氣焰的深意吧？

「沈神通，你眞的能看透我的化粧？眞的看得見我本來面目？」

「老實說祇有一半眞，看得出妳有化粧那是絕無疑問，但本來面目還是要等妳卸掉化粧才行。」

「不過妳的體態、動作、香味、智慧，後來又加上聲音，却使我能判斷得出妳必是天香國色，這也是絕無疑問之事。」

「請問以妳這種人物，却化粧爲隨轎的侍女，除了你就是正主之外，還有甚麼解釋呢？」

世上很多事情看來一團糟，混亂得無法理出頭緒，也無法解釋。

但落在某種人手中，却又非常輕鬆容易地使複雜變爲簡單，使深奧變爲顯淺。

沈神通無疑正是具有這種特別本事的人，所以他不但一下子抓出了「正主」，同時也判定轎子是空的。

根據他說出來的推理過程，好像簡單容易得有如喝一杯水，不過別人當然深知絕對不是這麼回事。

呂驚鴻笑聲忽高忽低，敏感的人可能聽得出她心情波動變化，但沈神通却不止如此，他還聽得好些別人不知道的內容。

沈神通等到她笑聲一收，突然放開了手，金盒子則回到他囊中。

所以別說金算盤等人，連呂驚鴻也終於弄不清楚金盒內還有甚麼古怪，亦因此沈神通增加了幾分神秘魅力。

「呂驚鴻，」沈神通直呼她姓名，表示雙方並非陌生人，「既然妳已經想好已經有所決定，那就開始吧。」

從笑聲中竟能聽出對方尋思事情，又能知道作了決定，這當然是很奇怪很特殊本領了，但沈神通其實還不止如此。

他甚至知道呂驚鴻修煉過一種心靈功夫，已有相當成就，不過其中又好像有點問題，這意思是說她很可能出了紕漏。

大凡是心靈方面的功夫，由於精深微妙無比，又由於每個人在一刹那間都會閃掠過二十個以上的妄念，所以極難控制而往往發生嚴重問題。

用一般人常常愛用的話來形容，就是「走火入魔」。

「心靈」方面的功夫若是走火入魔，小則免不了錯亂瘋狂，大則喪了性命。

但顯她還沒有瘋狂，沈神通暗暗苦笑一下，怪不得金算盤會做出一些奇怪不合理之事，如果是因她所致，也就不令人奇怪疑惑了。

呂驚鴻退入轎內，發出號令，那兩個轎夫和餘下一個侍女馬上退出這明亮寬敞的軒堂，他們步聲遠去，顯然奉命不得在近處逗留。

金算盤搔搔頭皮，疑惑地搖搖頭：「驚鴻，下人都走清光啦，爲甚麼呢？」

轎內先傳出一陣笑聲：「因爲我不想他們像快咀小金一樣。」

金算盤歎了口氣道：「其實你不必這樣。」

沈神通微微而笑，聲音既冷靜而又自信：「金雲橋你放心，我是沈神通而不是快咀小金。」

金算盤瞪他一眼，很多年以來已沒有人敢連姓帶名叫他，所以不覺有點惱怒。

但馬上記起這個人是沈神通，沈神通當然有資格這樣叫他。

不過，金算盤仍然含着苦笑：「你知不知道快咀小金的下塲？」

沈神通居然點頭，還大言不慚道：「小金若是我的僕從，他就不會有今日這等下塲了。」

連呂驚鴻禁不住驚訝大聲問道：「吓？你自己以爲眞是天下無敵？你以爲我們連你的僕從也殺不死？」

沈神通說道：「不是武功問題，而是腦袋問題，如果他是我的僕從，我老早傳他一種腦袋裏面能煉甚麼功夫？」

金算盤仰天大笑兩聲，才道：「眞是有趣極了。腦袋裏面能煉甚麼功夫？」

呂驚鴻却冷冷道：「別笑，他不是開玩笑，他這話大有學問。」

金算盤略感尷尬連連搖頭，祇聽沈神通道：「我會傳授他一種『過目即忘』的功夫，不論他看見過甚麼東西甚麼景象，都能够永遠忘記，連夢中也不會出現。」

這時金算盤變得一點都不瀟洒。

因爲他咀巴張大得有如金魚，眼睛突出程度也和金魚一樣。

如果快咀小金有這門功夫，他當然不必死，雖然他看了呂驚鴻裸體，雖然那時大大出了醜，但既然能永遠忘記，豈不是跟沒有見過一樣？

金算盤最驚訝的不是這門功夫，而是沈神通怎能有如知道一切詳情經過而說出破解之法？這種敵人多可怕！這個人要不要繼續跟他作對？抑是立刻變爲朋友？

轎簾一掀，香風飄揚中呂驚鴻已走出來。

她的面貌已經恢復春水芙蓉那麼美麗，艷光四射使軒堂頓時更爲明亮。

自然她身上薄而透明的綃外衣，由於完全不能對那豐滿雪白的胴體發生遮掩作用，反而更增加好幾分誘惑，所以軒堂好像也忽然煥熱起來。

沈神通拍拍額頭，向金算盤道：「啊！老天爺，這樣的美人你怎麼受得了。」

金算盤用男人都能會心的語氣回答：「我沒煉過你那種功夫，所以祇好讓他老是在腦袋裏，除了你那種功夫，你可還有更好法子？」

「沒有，」沈神通攤攤雙手：「如果我年輕十歲，我可能捨不得忘掉她呢，你可會見怪我這樣說？」

「算了，」金算盤揮一下手：「如果你不是這樣說，我反而可能會怪你呢！但告訴我老實話，你眞修煉過這種功夫？」

「你不妨問問呂驚鴻。」沈神通眼光很坦然地回到她身上，然後在她等於赤裸的美麗嬌軀上下巡弋，「這種永遠忘記某一經歷的功夫本來沒有甚麼用處，不過若是修煉過『動心忍性』之術，不必到最高的第四層，其實在第一層時就必須着手。如果未練成『過目能忘』這一關，根本就沒有希望上達第四層最高境界。」

呂驚鴻顯得大爲驚愕，金算盤道：「這種心靈術就算煉得成功，有何用處？」

沈神通道：「我也不大清楚，但至少可以連手指都不動就能制服敵人……」

他可能當眞不知最精奧妙的功用，可是有一點他却是知而不言——煉過這種心靈方面的神功秘術之人，可以使到身邊周圍的人順從聽話，此是平時的絕妙功用。目前顯然金算盤很聽呂驚鴻的話，所以這一點還是不要指出不要戮穿爲妙。

金算盤聲音大爲响往：「連指頭都不必動就能制服敵人？唉！這是眞眞正正天下無敵的絕學，可惜驚鴻還未到此境界，否則任何强仇大敵都不必放在心上了。」

呂驚鴻定定神，用溫柔語氣表示不想與沈神通爲敵的秘密心意：「沈神通，你當然不會吃飽飯無緣無故遠離杭州，跑到天津衞來，任何人都會猜想你必有極重要極秘密任務在身，但如果我居然進一步說知道你的心事知道你的任務，你相信不相信？」

「我相信。」

「那麼你肯不肯爲那個杭州女子，跟一位刀法大家拚鬥？」

她能講得出「杭州女子」，當然巳知道馬玉儀下落。

沈神通雖感到巳落下風，却也不敢稍作遲疑：「我肯，但那女子是誰？刀法大家又是誰？我和他非決戰一場不可麼？」

「那杭州女子姓馬，我保證她一定是你想找的人。」

「我也可以保證。」金算盤說。

「至於那刀法大家，姓岩島單名健。」

當然這姓名一聽而知不是中華人氏。

「不過他的刀法却兼有中土東瀛之長。以我看來，當今武林能够比得上他的高手寥寥可數，可能祇有刀王蒲公望才贏得他。」

她一定是因爲沈神通面色凝重而大爲得意，所以輕笑兩聲，又道：「你是不是他的敵手不得而知，但如果你擊敗他，你的好處又多一樣，就是可以從他手中奪回一把寶刀，據說這把刀也是你的心願之一，我的消息有沒有弄錯呢？」

沈神通答道：「我幾時可以會晤岩島健？」

金算盤道：「最快也得等到後天，今明兩天他都很忙。」

沈神通立刻道：「後天太久啦，萬一岩島健這兩天吹風受涼得了病痛或者不小心摔交跌破頭，對我來說問題就大啦！」

金算盤頷首道：「這話有理。」

呂驚鴻笑得嬌軀搖動，因此那對高聳而又等於沒有遮蔽的乳房跳盪顫動不巳。

「你這話很風趣，」她一面笑一面說：「我知道你眞怕岩島健這兩日會有三長兩短。因你巳猜到他是黑夜神社的人。」

沈神通苦笑一下，道：「對，像他這種人會忙些甚麼呢？自然一定與動刀子的事有關。所以如果他老兄一時疏忽大意，我怎麼辦？我找誰好呢？」

金算盤走過去攬住那裸體美女肩頭，低聲商議一會。才抬頭道：「你放心，岩島健如果遭遇不測，那個女子和寶刀我雙手奉上，除此之外，我不能答應你別的條件了。」

所謂別的條件，無疑就是「何同」。

金算盤不敢答允交出此人實是理所當然，因爲何同不是傻瓜笨蛋，絕對不會落在金算盤手中，沈神通一點就透，立刻同意。

愚人常口說　智者却心行

沈神通暫住野趣園等候，房間雖然華麗舒適，也佈置得富麗而不俗。

可是沈神通自是沒有心情坐在房間，何況那呂驚鴻豐滿完美的胴體的印象時時呈現腦海（沈神通猜想那是她巳曾施展過「動心忍性」秘術之故，而他却從未煉過甚麼「過目能忘」的心靈功夫）。

所以他不敢枯坐房內而出去走動，藉此消滅呂驚鴻的魅力和倩影。

同時也免得她忽然走入房間來，那時就眞眞正正要考驗他的定力了。

以沈神通這等人物，以他的功力，以他廣博知識經驗，尚且對祇看過一次的呂驚鴻如此難忘而又畏懼，可見得呂驚鴻的確有多麼强烈多麼厲害的魅力了。

野趣園佔地甚廣，除了散佈的屋宇之外，園子並沒有顯著的圍牆或籬笆與外面劃出界綫。

唯一可以看出跡象的是在野趣園範圍內，花草樹木都很整齊，而且菊花特別多，其他的野草閑花便很少見了。

在金黃色或白色的叢菊中不時會看見一些花匠園丁正在整理園圃，四下十分寂靜，風景幽美雅趣盎然。

沈神通這個人既可以稱之爲「勞碌命」，也可以視爲不落無寶之地的鳳凰。

他絕對不會隨便浪費時間浪費精力，故此他外表優優悠悠穿過一些房屋更兼無數花圃，直到離開了野趣園範圍，就顯出他此行根本是有目的跡象了。

跡象是第一點他沿着大路行去，去了里許，在距大路不遠一間破屋門口停住脚步。

這間破屋一望而知是座年久失修廟宇，由於有樹木圍繞，所以從大路走過的人

不一定能够發現。

不過沈神通前來野趣園之時巳經路過發現，還特地到破廟瞧看過一下。

第二點跡象是他變魔術一樣從身上左掏右摸，居然弄出一包醃菜三個饅頭，還有一大碗涼麵。

這些食物不問可知决非他準備自己享用，然既不是自己吃，當然是送來給別人吃。

破廟祇有前後兩進，前進殿堂傾塌了許多處，連大門都沒有，所以在外面可以看見後殿一部份。

後殿殿頂其實也破爛多處，如果下雨一定不易找到乾燥不漏的地方，但居然還有供桌，上面還有佛像。

佛像和供桌都拂拭得纖塵不染，未褪盡的金漆閃閃生光，桌前地上有個僧人趺坐於蒲團。

這個和尚年紀最多四十歲吧，但又瘦弱又土氣又骯髒，在北方巳經寒冷天氣中，他那件夾袍簡直像絲綢一樣薄得使人打寒顫。

後殿另一角有個用破磚砌成的小灶，上面有個瓦缽，只可惜灶裏無柴，缽內無米。

甚至任何人都瞧得出這個灶很久沒有起過火，沒有煮過食物，因爲缽內灰塵厚積，灶內也冷清清的。

那僧人居然還坐得畢直，雙目瞑合。

沈神通動手起火，一會工夫就燒了一缽開水，放下茶葉，然後將滾茶拿到僧人面前，把涼麵饅頭醃菜等也陳列茶缽邊，自己坐在一旁，微笑望住僧人。

不但滾茶有香氣，其他食物也有，僧人緩緩睜眼，聲音虛弱地唸聲「阿彌陀佛」，伸出瘦瘦的手拿起饅頭，就着醃菜吃了幾口，又喝點熱茶和吃點涼麵。

不久，生氣漸漸回到他身上，直到這時，他才望了沈神通一眼。

等到他吃完一個饅頭，吃完一大碗麵，喝茶之後打出飽呃，沈神通才道：「在下沈神通，還未請教法師道號？」

那僧人默然又瞧他一眼，才道：「貧僧淨意，沈檀樾如果不佈施這些食物，貧僧祇怕巳熬不過今天了。」

沈神通道：「出家人行脚四方雲遊天下，不免會有凍餓之時，可是你明明可以在附近托缽求施，但你不肯這樣做，你巳經犯了戒律。」

淨意和尚道：「施主責備得是，托缽化緣不但予人功德，而是忍辱去驕慢、，世尊當年規定沙門弟子必須托缽便是這等深意。」

晨間的陽光，尤其是在秋天，除了明亮晴朗之外，還予人以溫暖舒適之感，但馬玉儀現在何處？她可能享受到秋日溫暖的太陽？小兒子沈辛呢？他還活着麼？我還有沒有機會吻他玫瑰色的面頰？咬他肥胖的腿？

「法師，每一個人的命運是不是巳經註定的？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古人這句話是對還是不對呢？」

「既對而又不對。」淨意和尚笑得快而簡短。

「這等於色即是空一樣了？」沈神通聲音帶着不滿和譏誚。

「你可以相信我絕不會誤會這個色字是女色意思，我知道色就是萬物，就是現象，所以你們佛家不外說萬物即是沒有，沒有即是萬物。」

淨意和尚搖搖頭：「不對，空不是沒有，只不過沒有法子形容每種事物每種現象含有的變幻和不永恒或者虛假的性質，所以勉强用一個『空』字，這個空字又常常可以用作沒有、用作虛無的意思。」

「命運呢？」

「誰的命運？是佛的？神仙的？抑或是人的？」

「人的命運和佛的命運有區別麼？」

「由於佛巳經超越你我所知的時間和空間層次，所以，佛有沒有命運我不得而知。這是因爲一旦超越了時空，我們人類根本不能思考不能想像，在我們人類中，沒有任何詞語不是時空內的產物。你能不

能找到任何一個名詞，是沒有時空性質的呢？」

沈神通楞一下，的確沒有，別說有形體之物必須佔有空間，即使是抽象概念也必有時間，例如「思想」，如果沒有「時間」，你能夠思想麼？

又例如龜毛兔角，龜當然沒有毛，兔也沒有角，表面上既然不存在的東西當然不合時空性質了。殊不知一方面既然屬虛假的名詞，本身已無意義可言，另一方面既然含有「沒有」性質，則已經含涵着時間和空間了。

總之沈神通知道找不出這種名詞或言語。

「沈檀樾，任何人的思想都必須由詞語觀感組織構成，既然人類文字言語思想都跳不出時間空間巢臼，你怎能想像怎能知道時空外的一切呢？螞蟻的層次比人類低，所以螞蟻決不能了解人類的思想。就算其中有些居然能了解，但牠能夠用牠們有限的經驗把人類的思想及作爲使別的螞蟻明白麼？」

當然不能，雖然有些情形似乎可以用有限的經驗智識推論未知事物，可是這不過是「未知」而已。假使你轉個方向以證明可以超越，例如你說邏輯學的一些定律就是先驗的，就是不能用邏輯本身證明的，好比同一律「我就是我，不能同一時間是我而又不是我。」

這個定律果然不能以邏輯本身證明，但這都是經驗中的事實，若不相信，你不妨試試看能不能眞正變成既是某一對父母所生的張三，而又同時是另一對父母所生的李四？

「法師，你扯得太遠了，我們祇談談人的命運好麼？」

「人的命運在有限時空內顯然看來早已預定。原來却是你在無限時空自己做下的業力所致。

「業力問題且不說它，我祇指出一點，在無限時空（還不是超越時空）角度來看，你可以擺脫可以改變命運。

「角度這兩個字十分重要，因爲你未必相信人有過去世有未來世，正如當你小時候，如果吃不到一粒糖果，你會大哭會覺得是天塌下來般的災禍不幸，到你變成青年，你會爲一個少女而覺得根本活不下去。

「這時你對糖果那屑一顧呢？到了老年，年輕時的戀情你可以不忘記，但值得去死麼？這就是『角度』問題了。

「而這些祇不過是經驗內（亦即此一時空內）的角度而已，尚且變化如此鉅大。你怎知超越經驗的角度又如何？」

沈神通似懂非懂，祇覺得無法反駁而已，倒不是完全明白完全接受。

「命運也是這樣。」淨意和藹地說：「如果你非站在沒有過去也沒有來生的角度來看，也就是你一定要站在小孩子看糖果的狹小角度來看，命運當然是註定的，所以有些人盡情享樂，也拚命賺錢，他們說這就是積極，這就是改變命運，但笑話之至，你怎知道命運不是早已安排了你必須這樣？你不知有沒有來生？但你又怎知沒有來生？事實上這個堪忍世界（指地球）就有這種特性，你獲得的樂雖然其中有苦，却必能忍受也必須忍受。唉，我太囉嗦了，你可能覺得很乏味很沒趣。」

沈神通沉思了一會，才道：「我心中固然有疑惑想請有學問的人指點，可是還有另一個目的，那就是我想知道你是什麼人？你眞的有了悟解才出家？抑是借沙門袈裟掩飾身份？」

「那麼我是什麼？」

「你是眞正的和尚不錯，可是你仍然也曾是武林中人，至少你修習過上乘武功，也是毒藥暗器高手。

「正因如此，我才覺得十分困惑，因爲我不知道應該拿你怎麼辦才好？」

淨意微微一笑：「你本來不必困擾的，因爲你若不送食物，明天我可能已經死了，我是什麼對你又有何相干？」

如果這種道理在別人口中說出，沈神通就算不給他一巴掌，也至少罵他幾句。可是這和尚早就聲明過「角度」不同。

因此你以爲給他食物使他不餓死是好心好事，但他却一定這樣想。

好吧，既然你用另一種角度，既然你用佛教徒的身份，我非質問你不可。

當下沈神通冷笑一聲：「如果你餓死了，你豈不是違犯佛祖命你托缽化緣教規？你憑什麼活活餓死自己？」

「我現在餓死了麼？」

「廢語，當然沒有。」

「世尊說過，他祇須用眉間一根巨毫的功德，就一定可使後世沙門弟子不會餓死。」

沈神通眞想從他肚子裏挖出那些食物：「你很固執，也很迷信。」

「擇善固執沒有錯，迷信世尊（即釋迦牟尼）的話至少到現在爲止也沒錯。」

「但你可能當眞餓死，這是事實，不是虛無飄渺的假話。」

「如果我餓死，那是業力，也就是從前惡因現行。跟佛祖的戒律不相干。」

「也是佛陀說的？他說什麼你都深信不疑？」

「答案分爲兩部份。第一，世尊自己說過絕不騙人、絕不講假話，他連富貴榮華醇酒美人甚至嬌妻愛子都捨棄，難道他看重教祖地位？他當然不會看重，所以不必講假話騙人入教。」

沈神通聳聳肩，這道理果然顛撲不破，無論如何做個富貴帝王總比做個清苦教祖好，如果不是已經覺悟已經獲得眞理的話。

「第二部份，佛教不怕你疑，只怕你不疑，我的信仰是經過無數小疑大疑才建立的，不但是我，無數佛教信徒也有這種經歷。」

沈神通又聳聳肩，目前他沒有時間研究這些問題，除非可以撒手不管馬玉儀和小沈辛的下落和安危。

「你若是繼續住在這間破廟，遲早活活餓死。」

「我已經住了兩年多，我希望不要餓死。」淨意和尚微微笑：「我並不怕死。但這樣子的解脫根本不是我追求的，不過奇怪的是從前三兩天必定有些鄉人拿些蔬菜糧食來，但這兩個月來竟無人來過。」

供僧已經成爲我國風俗習慣，但如果那些鄉人本身也不夠吃，不來也不稀奇。

沈神通看法却不是這樣，道：「你認爲誰不來使你最感奇怪呢？」

淨意和尚道：「有對姓林的夫妻，他們雖然住在幾十里外，但家裏有點錢，自從我醫好他兒子林長壽之後，十天八天總會來看我一趟！」

沈神通的話鋒銳如針：「你不但關心而且流露出担心，他們會有什麼危險？」

淨意趕快收懾心神：「唉，我居然流露出担心麼？其實我不知道他們會有什麼危險，不過由於林貫中練過武功，他家裏有點錢財，他妻子林李氏雖然已是三十左右，但看來年輕而又漂亮，他兒子林長壽自從被血蝎螫過，雖然得我解毒復原，但一年來却變得性情急燥之極，不要說對別人，就算對自己也隨時會弄傷，甚至一頭撞死亦不稀奇。」

世上最容易發生事情的 素像「武功」、「錢財」、「美色」、「奇特性格」等都具備了，所以淨意和尚担心實是很有道理。

沈神通的話題忽然拉回和尚身上：「此地不是修行的地方，你何以一住兩年多還不捨得走？」

淨意沉默一會才歎氣道：「我已經好久沒想過這個問題了，我表面上爲了三個人而留下，但嚴格說只爲了其中一個。」

沈神通道：「這三個人當中有男人也有女人甚至也有孩子？」

「正是。」

有男有女加上孩子，除了林家三口還有誰呢？沈神通算是一口道破，但越想越覺得不對越覺得迷糊。

淨意見他思索得苦，訝道：「你向來對別人的事都這麼關心？」

沈神通祇苦笑一下，自從任職公門十多年來，管的都是別人之事。

但現在却是自己的事了，我怎能不盡快查明金算盤和何同的關係？我豈可糊裏糊塗跟那岩島健決戰而無法判斷任何後果呢？

其實苦笑也有好處，因爲至少思想感情都鬆弛一下，暫時跑出牛角尖。

「我想不通的是你明明跟呂驚鴻有很深的淵源，你們甚至可能是同門，但何以忽又牽扯上林？」

淨意和尚不覺露出佩服之色：「你看得出我跟呂驚鴻是同門？唉，我剛才說的女人就是她了。」

沈神通登時心中一亮：「原來是她？男人是誰？」

淨意沉吟一下，才道：「你爲何問這麼多？你甚麼事都要知道？」

沈神通答得很快！「因爲我也是爲了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和一個孩子來到此地。那個女人是我的妻子，孩子是我的兒子。他們都落在那個男人手中。」

淨意和尚大驚道：「有這等事？」

「不但如此，其實我能不能活過這兩天也大成疑問。」

「我個人生死還不要緊，我祇想救出我的妻兒。」

照說如此重大隱情，怎可告訴剛剛認識的人？但沈神通却很有信心。

因爲他已經知道淨意和尚是眞正悟道的佛門弟子，如果這種人都不能信，那就不必相信任何人了。

「那個男人是黑夜神社的首領瀨川半藏。」淨意和尚忽然恢復平靜，人世上一切感情衝擊亦同樣變幻而又不永恒。

「半藏中了毒針，是我出手救了他一命，這已是兩年前的事，但半藏每個月還要服藥才能夠行動如常，祇是一身武功已施展不出了。我祇奇怪他何以一直不能痊癒？使我不得不每個月費好幾天功夫替他煉藥。」

「如果你不煉藥給他的話，他會不會死呢？」

「當然會啦！但是，我怎會袖手不理呢？」

「假如瀨川半藏之死有人會得到好處？這個人自然希望你不能煉藥，你知不知道排行第三的是誰？」

淨意和尚訝道：「你不問第二而問第三的？他是大野豐前，年輕而有野心，第二把交椅是會津簡一。」

「會津簡一現在已等於首領，祇要你永遠醫不好半藏，他的地位屹立不變，但如果半藏死了，簡一就不能用半藏之名發號施令，那時一定要另選首領，就算簡一還能當上首領，可是第二號人物已變成是豐前。」

「你是否想告訴我，大野豐前最希望我死掉，這樣我就不能爲半藏煉藥？」

「最好方法莫過於餓死你，於是任何人都沒有嫌疑，我看當日你竟然醫不好半藏，其中也大有文章，不過我們犯不着多費腦筋就是。」

淨意和尚恍然點頭，又道：「如果他們封鎖不許鄉民來此，簡直易如反掌。唉，我這些話對你有沒有用處呢？」

「暫時祇對你自己有好處。可惜你對自己生死榮辱都已不放在心上。」

淨意和尚慢慢起身，顯然由於缺乏食物以及打坐太久，所以腿脚很不靈便。

「如果沒有人爲陰謀，餓死病死沒有分別。但現在我却不能坐着束手待斃，何況我若是被害死，至少有三個人也會活不成。」

他瘦而污垢，頭髮有兩寸長，鬍鬚稀落難看。沈神通很想建議他由頭到脚好好洗個澡，換套乾淨衣服。

還有就是剃頭刮鬍子，否則以他這副骯髒樣子，全無和尚威儀，保證很少人能夠不把他當作那些窮極無聊混吃混喝的雲水僧人。

「如果我是自自然然餓死的，那三個人活不成也就不要緊了。因爲這三個人當中一個是黑夜神社首領，這種人活得太久對世間沒有好處。第二個人就是呂驚鴻，她活着也是對人對己都沒有好處。第三個……」他想了一下：「也是一樣。」

「所以你本來以爲餓死自己也不壞，是嗎？」

「對，很對！可是身爲比丘，絕對不可故意傷毀自己身體，你看，人往往活在矛盾和隙縫中。」

「呂驚鴻從不來看你？從不送食物來嗎？」

野趣園近在咫尺，以金算盤之富有，就算每天三餐特別爲他送來十席精美素菜來也絕無問題，何況呂驚鴻難道自己也不

怎麼想活？

「我已很久沒有見過她。她祇派家人送藥材來，然後拿藥回去，但連她的家人也不肯走入後殿。」

淨意和尚沒有講出理由，祇說明事實，沈神通居然也不追問了。

因爲他現在已知道何同跟呂驚鴻甚至金算盤原來沒有關係。何同一定是由伊賀川而曉得「黑夜神社」這個組織，所以他會找上金算盤而聯絡上黑夜神社。

找到何同自是最要緊之事，但目前何同一定還未高飛遠颺。

他既然找到岩島健出手，當然認爲岩島健有資格殺死我，所以他必須親自等候結果，甚至親手埋葬我才安心。

如果何同一直連影子痕跡都沒有，當然誰都無計可施，但現在，哼哼，何同，我希望你仍然不太低估我也不太高估我。

低估我的話你自是瀟洒離開不必等着看我的結局。

高估我的話你拚命逃得遠遠，像孫子一樣躲起來，那也是大傷特傷腦筋的。

淨意和尚已經提供很多有關資料，其中有些秘密除了他已無別人知道。

這個骯髒和尚還有這間破廟，絕少人會加以一顧，但沈神通號稱不落無寶之地的鳳凰，他果然落在有寶之地。

他臨走時還殷殷叮囑淨意和尚起火燒熱水，越多越好，因爲和尚實在太髒了。

× × ×

市場裏還存留着熱鬧熙攘氣氛，祇不過沒有剛才那麼擠擁喧嘈就是。

那人頭髮已經半灰，身材矮小，面貌笑容和藹可親得使你願意叫他一聲「伯伯」或是「叔叔」。

他是這市場內一家肉店老板，幾乎到市場來的人都認得他，喊他一聲：「陳大叔」。

因爲他不但十分和氣，而且總是站在肉店門口，手托一根尺許長旱烟管，笑嘻嘻跟擠來擠去的人打招呼。

陳大叔的手很白淨細嫩，手指細長，他大概認爲這對手不怎麼適宜拿刀剁肉，所以就算幾個伙計忙死了他也不帮忙。

他不時從背後窗戶內拿出旱烟袋和打火的刀石，點燃烟袋吸幾口之後，順手又把刀石烟袋放回窗內桌子上。

這種動作不但他十分習慣，連天天到市場的人都看熟了。

窗戶內的房間，大部份地方堆放肉店各種東西雜物。

可是肉店這間貯物室平時却不許伙計進來，除非市場已停止一切活動，或者老闆陳大叔不在的時候。

這規矩很奇怪，照理說應該正在做買賣時才常須使用貯物室，應該老闆在場的時候才不怕丟東西等。

不過幾年下來那些伙計已經習慣了，何況另外還有房間可用，故此他們根本就懶得使用這一間。

雖是不合情理的事也必定有原因，如果有人看得見桌面時時會出現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包括金銀珠寶、藥丸、香囊、手帕、書信，甚至有時出現摺成小塊護身平安的符咒等等。

而這些奇怪東西總是由房間另一道後門有人悄悄送入來悄悄溜掉。你自然恍然大悟何以肉店伙計不許進來之故。

陳大叔每次拿烟袋火石時，其實已將桌上奇怪物事順便拿出去，藉點烟姿勢看看那些物事，有時會皺眉頭，有時會嘻嘻一笑。

這些物事如何處置呢？那也是要在房間內才看得見一部份，在桌子旁邊地面有個籮筐，墊着軟布。偶然會有一件東西飛落簍筐裏，由於有軟布爲墊，所以就算珍貴玉器也不會碎。

假如你能站在房內窗邊，同時眼睛又快得可以看見劈到面前長刀鋒刃上的小小崩缺。有這麼銳利迅快的眼力，才可以看得見陳大叔的手時時會伸入別人懷中，有時甚至解開女人腰側的扣子，伸手入去之後，縮回時却也已經將幾個扣子都扣好如常。

被他伸過手深懷摸袋的多半是年紀輕看起來很靈活的人，男女都有。

可是從來沒有一個人有絲毫警覺神色，可見得他們根本完全感覺不到有過這末回事。

自然也不知道有些本來在口袋甚至兜肚裏的東西，竟然曾經離開過一段時間而又被放回原處。

這也是籮筐內東西很少的原因。現在籮筐內祇有一個綉工極精美的香囊！發出清淡幽遠香氣。

桌面上有把一尺長的短刀，一錠銀子還有些碎銀銅錢，旁邊有一個火漆封口的公文袋以及一張已拆開的海捕文書。

這些物件如果同屬一人所有，不問可知身份必是公門捕快。

陳大叔細長手指一摸，便知東西體積太大，立刻從桌子另一邊拿了兩張包肉用的蓮葉，順便將所有物件都夾帶出去。

他看了看搖頭低罵一聲「胡鬧」。便打火吸烟。

誰也想不通他手中有那麼多東西，却又怎能好像兩手空空一樣做完打火點烟等繁瑣動作？而且容易得有如拿起一盃茶而已。

他面前行過的壯漢雖是穿着得跟買賣人一樣，但靈活的眼神和態度却顯示不是生意人，市井中黑社會分子更是一眼就認得出他必是「警探」。

這個警探一直行過，除了兩張蓮葉飄落地上陳大叔彎腰檢起來時，他腳步曾經停滯一下，以免踏壞蓮葉之外，一切都十分正常，所以這個捕快不久也走遠了。

窗門微响一聲，這是有東西在桌上的暗號。

陳大叔回手去摸，一面向兩個婦人笑着打招呼。

其中一個婦人忽然停步，聲音有點驚訝：「陳大叔，你不舒服？」

那是因爲陳大叔和藹親熱的笑容忽然凍結，變成奇怪表情。

但陳大叔馬上恢復如常：「沒事，沒事……」

他還敷衍幾句話才使那兩個婦人走了，可是他知道自己不但不是「沒」事，簡直是「有」事之至。

那是當他摸索桌面發現空無一物。心中突然浮起不妙感覺時，手腕好像被蚊子叮一口，五指和手掌都完全麻木。

不過仍然可以縮回去，祇要不拿東西，外人仍然看不出。

但別人看得出或看不出祇是小意思。問題是他的手到底怎樣了？是不是永遠麻木呢？

由於陳大叔早已知道這現象既非毒蚊或任何其他原因，而是「人」爲。所以他震駭得面色都變了。

果然有人在他耳邊輕輕道：「你的手如果永遠失去感覺，連我也替你可惜。何況說不定另一隻手也會忽然被蚊子咬壞，那就更加可惜了。我說得對不對？」

此是絕對不會被對方反駁的話。所以耳邊那聲音又道：「所以你大概不反對跟我清清靜靜談幾句話。」

陳大叔低聲地說道：「我得先去辦點事。」

「不必了。如果你祇不過要叫回三個徒弟叫他們不可繼續動手，免得你不在所以不能把失物還給失主的話，這件事我已替你做了。」

市場裏充滿肉類菜類氣味的狹窄街道，來往的人已經很少，店舖和攤子大多數顯然準備休息，陳大叔忽然覺得很寂寞孤獨，覺得好像在深山野嶺中，沒有人會帮助他，更無人來解他孤寂。

行行出狀元這話絕對不錯，而且絕對放諸四海皆準，但不可不知的却是每一行的狀元（高手之意）時時會有孤獨無依之感，那是因爲在他的圈子裏，很難找得到可以援手呼應的人物。

如果連頂尖人物也解決不了的難題或不能解救的危險，試問圈子裏其他的人怎能帮忙他呢？

高處不勝寒！

陳大叔的心已經涼颼颼，他平生祇認識扒兒手圈子（範圍不僅僅是天津衛）頂兒尖兒人物。那麼誰能帮忙他？答案是一定沒有，一切祇有靠他自己，絕對無人可以帮忙。

× × ×

肉店後面還有院落房間，陳大叔的臥室分爲明暗兩間，暗間是眞正寢室，什麼樣子還不知道，但明間却有如一個小小廳堂，桌椅都是精雕紅木，名貴異常。另外居然還有些名家字畫，以及一些古雅飾物陳設。

沈神通目光注視一座橱內的一件東西，那是一支尺半長短棍，可是有個絲囊套住，絲囊上五彩光暈流轉，任何人也能夠一望而知單是這個棍套就名貴無比。

他眼光忽然移到另一個橱內，不經意地看了一座小小瓷製屏風一眼，事實上這座小型屏風絕不簡單，祇要是男人應該多看幾眼，因爲六扇相連的白瓷屏風上，却精繪有七彩的俊美男女，由於畫中男女不但不穿衣服，還相擁着顯示出交歡淫褻光景，所以女人可能不敢看，也可能沒有興趣，但男人却一定多看細看，除非環境不許可。

可是沈神通現下的環境情勢許可之極，甚至他認爲値得把玩收藏的話，這座六扇屏風就必定是他囊中之物。

因爲陳大叔萬萬不會忘記右邊指掌完全麻木這回事，假如能夠使這隻妙絕大寰的指掌恢復如常的話，你想他豈有不肯用屏風交換之理？

兩個人都不說話，但他們却沒有一個是啞巴。

沈神通微微而笑，走過去從橱內拿出那根短棍，他好像在自己家裏，好像所有名貴東西（還有許多精絕貴重東西不及細表）本來就是他的一樣。

不過他沒有除掉棍套，僅僅一手拿着輕輕打在另一手的掌心。

「我並不是橫蠻不講理的人，」沈神通終於先開口。「我們既然都是老江湖，所以都不說廢話，也所以你等我開出條件才肯開口，很好，請帮主小心聽着。」

提到「帮主」兩字，陳大叔不禁身子一震，眼中掩飾不住無限驚訝而面色也變成蒼白。

沈神通果然一開口就言之有物，使對方受到近乎致命的打擊。

「我知道你是杭州神手帮帮主司徒拙。你十年前被浙省總捕頭丁世英逼離杭州，遠遠來到天津衛隱姓埋名，做了肉店老闆。」

陳大叔面色劇烈變來變去。我的底細行踪怎會洩露？這個人究竟是誰？他有什麼打算有什麼陰謀？

「你收了兩男一女共三個門人，請問你是怕絕技失傳？或者是在天津衛成立新的神手帮？」

「我絕不另組神手帮。」從這句話中陳大叔不但回答了問題，還承認了他就是從前江南神手帮主司徒拙。

「你祇怕絕技失傳的話，不問可知一定是天津衛的扒手的本領太差，你實在看不過眼，所以收徒傳藝？」

唉，這人簡直是魔鬼，不然他怎能一句話就知道那麼多的事情？司徒拙嘆口氣，假如他對於許多寶物都無動於衷的話，我實在猜不出他的來意、他的圖謀了。

「你知不知道你手中拿着的是什麼東西？」

「不要開玩笑，」沈神通聲音嚴肅：「這是武林人的防身至寶，也是殺人利器，你不應該稱爲東西，應該稱爲寶貝。」

沈神通忽然笑一聲：「很多古老傳說不一定可靠。但我希望關於這支電棒的古老傳說沒有虛假。」

「絕不虛假，我試過敲擊磚頭，一棒可以使三塊叠着的磚頭變成粉碎。如果你喜歡便請收下這件禮物。」

「帮主一定是忘記這電棒乃是神手帮數百年來祖傳秘藏的三件寶物之一，怎可隨隨便便就送人？」

司徒拙苦笑道：「我的手比電棒還重要，這是我的想法，希望你能同意。」

「當然，我非常同意，所以我只借用幾天就還給你，我說過我不是蠻不講理的人。」

司徒拙現出十分困惑的神色，這麼貴重的武林至寶給他也不要，那麼他要什麼？難道他特地來毀滅我的「神手」？

「所以我寧願要你的手，還有你三個徒弟，他們雖然祇有十六、七歲，但却已經是高手了。所以他們除非被環境突變影响，才不能將東西放回人家口袋，才須要送給你，讓你親自出手。」

這就是爲何司徒拙把守在肉店門口的原因。要是這個市場天天發生扒竊案件，司徒拙遲早不能立足，這道理正如兔兒不吃窩邊草相同，何況司徒拙怎會看得上到市場買菜的人的荷包？你可曾聽說過千萬富翁會帶着多少錢親自去市場買菜？

顯而易見司徒拙祇不過是訓練徒弟而已。尤其是把東西扒到手之後又要送回人家口袋，那才是這一行裏面最高手法。

「我們的手法對你有甚麼用呢？」司徒拙聲音中微微露出驚駭。

「有用之至，而且我已經試驗過，已經證實過，所以我須要你們的手。」

但最靈活最精巧甚至最美麗的手，若是離開身體，很快就會乾枯腐爛變成毫無用處。

關掩着的門忽然無風自開，進來四個人。

沈神通看見一雙平生所見過最美麗的手。

沈神通看過的手比普通人多千百倍。因爲他廿幾年來不知用手銬銬過多少雙手，而且還有無數的手捺指印簽押，最重要的是他習慣觀察秘術時，形形色色的手都記在心中，但從前這對長在一個娟秀少女身上的手，却是最美麗的。

無論是手掌手指的膚色形狀以及指甲，都比最精美白玉雕成的還要好看得多。

另外兩個少年的手也都纖長乾淨而美觀。

第四個人雙手却粗大堅厚，沈神通連一眼都不看他，因爲他就是彭璧，他就是在肉店門口走過的便衣警探。

兩個少年和那少女雖然都把雙手攤開放在桌上，但神情鎮定冷靜，這是做扒手兒女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夫，任何場面中首先自己心神不亂，才可以出手行事或逃避禍難。

「你能够找得到這幾對美妙的手，我的確很佩服，怪不得連彭璧也吃癟了，但這件事你們最好別說出來，因爲他現在身份已等於是浙省副總捕頭。如果外面有人知道這件事，他大概會覺得很沒面子。」

如果彭璧覺得丟臉，後果人人皆知不必細表。

司徒拙道：「我們都是動手不動口的小人，既然這位彭副老總都聽你的話，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你是誰？」

「我是沈神通。你離開杭州之後我才到任，所以我們未見過面，但我希望你聽過我這個人。」

「聽過，聽過。」司徒拙欣然而笑，但他的徒弟們顯然不明白老師父何以聽到這個響亮名字時反而大表欣欣？故此個個露出詫色。「你的名字可以震破天下黑道人物的耳朵，我今天栽在你手底不足爲辱，不足爲辱了，哈，哈。」

「我建議你不妨爲別的原因再大笑兩聲，例如你可以公然返回杏花春雨鶯飛草長的江南故鄉，你可以恢復帮主身份。因爲我將撤銷丁世英的禁令。」

凡是有家歸不得的流浪者，才知道故鄉竟是多麼可愛，才領略得出那嚙咬心靈之深沉悲哀。

司徒拙身子微顫，聲音激動：「我一定會大笑狂笑，但不是現在。」其實人人都看得出他的心和靈魂一時都飛回風光明媚的江南故鄉了。

三對漂亮充滿青春活力的手仍然平擺桌上，那是彭璧點了他們穴道抓他們進來後的命令。彭璧的手雖然粗大，但點穴抓人却很有一套，有時連沈神通都不能不誇讚的。

沈神通目光被那對特別美麗的手黏住，雖然他一會兒就收回目光，但他敢打賭任何男人看見這對美手，必定心神迷醉，而且遐思浪翻濤湧。

彭璧果然用詫愕眼光望住那對手，假如有人趁這機會出手，很可能把他全身東西偸光了他還不曉得。

沈神通命他解開少年們的穴道，那雙最美麗的手很快就捧着熱茶奉客。

這時只能够看見幾隻手指和雙掌的一部份。但已足以使人目眩神搖。如果你曾看過某種景物美得使你感動，使你心房收縮的經驗，這對手就是這樣了。

手的主人只有十六七歲，在北方女孩子發育成熟得比較慢，那是因爲寒冷之故，所以她看起來只是孩子，還不是含苞待放的少女，她的聲音悅耳，字字分明：「我叫李紅兒。那兩個是我的師弟，一個是方冲，一個是陳小祥。沈大人請用茶。」

沈神通好像大爲失態，因爲他竟然用雙手接茶。

但不論是彭璧皺眉也好，司徒拙微笑也好，却不能減輕李紅兒胆戰心驚的惡劣情況，她明明看見沈神通雙手沒有一隻手指碰到她，可是她兩隻手却像被鋼鐵手套套住，不但十隻手指和手掌都不能移動分毫，而且所有骨頭都好像馬上會碎裂。

疼痛還是其次，但如果指掌頭骨盡碎，這一雙人間最美的手還能存在麼？

她應該拚命掙扎大叫，可是很令人意外，她居然不掙扎也不叫喊，她還很沉靜聆聽沈神通說話。

「你很冷靜大胆，也很能熬忍痛苦，你可能只是想在我身上表演一下的意思，但我却不敢大意，因爲銷魂手也是神手帮三寶之一，雖然已經很久未在江湖出現過，但銷魂手的厲害我却知道得很清楚。」

現在他才放開雙手（其實連指頭也沒有碰過對方一下，祇不過用天龍抓奇功制住她而已）接過茶盃。

李紅兒才能够悄悄退開一邊，暗暗鬆口氣，因爲她最美麗的手終於完好無恙。

彭璧跟隨沈神通已久，故此熟諳他的暗號而將方冲陳小祥兩個少年帶出屋外。

司徒拙搔搔頭，聲音中充滿困惑：「沈大人，你究竟要什麼？」

「李紅兒的銷魂手若果再精進一層，當她使出銷魂手時，吸引目光眩惑心神的魅力至少比現在强大十倍，而且那種無瑕之美使任何人都起不了淫邪念頭。當然最重要的是任何一流高手若是被摸上一下，必定覺得全身十分舒服，但其實有好一會兒全無氣力。由於很舒服所以不易發覺失去氣力，而由於失去氣力却又很容易被人殺死。」

司徒拙喃喃道：「是的，是的，那時才算得是本帮三大重寶之一。」

「但可惜第三件寶物已失踪百年之久。目前在你手中的拳經祇不過殘缺不全的抄本，殘缺部份就是幾種特殊內功修煉秘訣，銷魂手的特殊內功也包括在其中。」

「沈大人簡直是神仙，否則怎知敝帮這個最大秘密？」

「我不是神仙，祇不過我從前在京師，由於家師孟知秋身份，所以能够翻閱任何最機要檔案。

「我曾經翻出百年前關於杭州神手帮檔案，裏面還夾着那部拳經眞本。

「我從頭到尾細細閱讀過，得知不少秘傳厲害指法。同時也看過銷魂手的秘密內功心要。」

——在巨大深邃府第某一間屋子內，到處浮動飄散着防止蠹蛀的藥香和書卷香味。

——沈神通那時還祇是廿餘歲的年輕人，獨自坐在窗前，埋首於無數封檔案中。唉，歲月如流，怎的青春忽然就已逝去無踪？

沈神通深深嘆口氣，回到現實中：「如果你想得回拳經眞本，我可以答應你，不過那已經是日後之事。」

司徒拙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李紅兒却瞧得出他內心的震動驚喜的渴望。

「沈大人。」她雙膝跪倒：「祇要您肯帮忙，我願意做奴婢牛馬。」

司徒拙緩緩垂頭，已經乾枯了不知多少年的眼中忽然湧出盈眶熱淚，那山川明媚風光綺麗的江南故鄉可是依舊無恙？

誰能知道能了解一個被放逐而流淚遠方者的悲寂情懷？尤其是在垂暮之年？

爲了故鄉和拳經，連司徒拙也眞心願意爲奴爲僕……

窗外光禿禿的梧桐樹，寂寞地站在淒冷秋風中。

但李紅兒身上却溫暖得如在春天。她身上衣服很單薄，完全是侍婢裝束。

如果是昨天一定冷得發抖，可是今天却大大不同。

沈神通居然還記得多年前閱讀過的內功秘訣，司徒拙畧加整理就知道如何使李紅兒補修殘漏不足部份。

李紅兒好像沐浴在明媚和暖春光裏。不但覺得兩隻手可以洒出春光，連心靈和身體也秘密迅速生長。

春天是萬物生長季節，人生的春天就是青春期這段年華，李紅兒其實已經快要步入青春年華。

現在僅僅是這門內功使她生長得快些，使她立刻從孩子變成青春期的少女而已。此外使她很驚奇的是：原來做侍婢並不簡單，竟然有很多特殊動作和禮節。

沈神通教導她一切侍婢細微動作以及談吐，看來他似乎已經決定收容她這個侍婢了。

× × ×

女孩子長得漂亮的話，的確有許多不可思議的地方，例如同樣斯文含蓄微笑一下，美女與醜女給予別人的感受就不大一樣，一個人長得美或醜絕對不是本人所能控制所能改變，所以如果你長得醜，祇好自歎命運太壞，除此之外你還能怨誰呢？

如果有一個美人使你十分動心，使你悠然神往，那麼兩個美女的魅力會不會增加一倍？

答案是「不會」，因爲審美觀念是你個人的事，尺度每人和別人不同，你多半只喜歡這個美女而不怎麼喜歡另一個美女，所以這個是一加一等於二的問題。

不過如果另一個美女長得和你喜歡的這一個美女完全一樣，面貌，身裁以至風情都一模一樣的話，算不算是一加一呢？

因此曾經滄海經驗老到的金算盤很失態楞一下，便沒有甚麼奇怪的了。

金算盤眼前兩張嬌艷青春面龐，宛如是同一個模子印出來一樣，都是那麼宜嗔宜喜，光彩照人，而且又都散發出純眞可愛味道，金算盤極欣賞極喜歡純眞可愛這一點，但其實很多年輕男女都很純眞可愛，只不過這兩個少女特別美麗，故此格外令人覺得可愛，令人着迷。金算盤甚至覺得他這一座佈置得十分高貴豪華的客廳，竟然不配招待這對雙生美女。

武林中有名世家不在少數，但其中的「劍劉」，「蕭崔」却聲名更著，可能原因是這兩家竟是同在淮左名都「揚州」，世代又是通家之好，而且由於「劍劉」有座出名的春風樓。

「蕭崔」家裏有座花月樓，世上因此並稱爲春風花月樓，等於把兩大世家合而爲一，所以更加著名，其實不足爲奇。

雙生美女姓崔，一個叫崔憐花，一個叫崔憐月，她們由揚州來到天津，路上總有一個幪着面紗，所以連很注意她們行踪的金算盤都不知道竟是一對雙生美女。

幸而現在她們用紅黃兩種顏色絲巾繫縛粉頸上，所以金算盤「暫時」還認得紅絲巾的是憐花，黃絲巾的是憐月，暫時的意思是說等到她們拿下絲巾，那時連目光銳利武功高强的金算盤也自認根本無法認出。

崔憐花一開口就顯示她不通世務，不懂虛僞禮節，不曉得講話必須轉彎抹角作出處處尊重對方之狀。

總之她們舉止儀態雖是高華雅緻，但講話却十分直率坦白。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金算盤？我以爲必定是個大腹便便腦滿腸肥商賈模樣的人，誰知你很英俊很有男人味道。」

金算盤只好極力作瀟洒狀微笑一下，對於坦直誇獎的話而又出諸美女之口，你能怎麼應付？當然你更不能反駁。

崔憐月接着笑盈盈說：「聽說你雖然有吝嗇小氣名聲，其實却很會花錢，也很會玩女人是不是？」

金算盤更尷尬了，却也只能够作狀微笑。

崔憐花又用同情聲調：「又聽說其實你已經很窮了，因爲你花錢比賺錢快一百倍，但如果你沒有錢，將來怎樣去玩女人呢？」

崔憐月也好像很同情他：「你爲甚麼好像和錢財有仇恨一樣，非花掉不可？」

金算盤總算找出一個喘息辦法，那就是向另一個青年講話，不論講甚麼話，都可以逃避崔家雙生美女咄咄迫人坦率問題。何況這個青年是「劍劉」春風樓代表，找他講話自是合情合理的事。

「你的大名還未請教。」

青年微笑時露出潔白牙齒，他眼睛很明亮，天庭飽滿廣闊，雙眉修長皮膚白皙

，加上高挑身量，如假包換是個罕能得見的美男子。

「在下劉雙痕，這名字很怪請不要見笑。」他不但儒雅俊朗，聲音也很好聽。

金算盤忽然楞住，不過你一定猜不中他何以發楞，却原來是從不出現露面於外人之前的呂驚鴻柳腰欵擺走出來。

呂驚鴻雖然年紀比雙生美女大好幾歲，可是她那種少婦的冶艷駘蕩風情魔力，絕對絲毫不比雙生美女遜色。

你可能又猜錯了，因爲金算盤並不是因她出現而迷惑而楞住，却是因爲劉雙痕——連金算盤他也肯定承認——所露出驚詫訝疑的神色，劉雙痕顯然看見印象極深刻却又不應該出現的事物，故此有那麼一陣子迷惘震驚。

然而問題是何以呂驚鴻會使他這樣子?呂驚鴻縱然很美艷迷人，但難道劉雙痕竟是不折不扣的土包子，竟然未見過世面?居然一看見美女就大大失態?

當然不可能這樣，所以金算盤楞一下，細細尋思其故。

呂驚鴻向來祇穿一件透明輕紗衣裳，連內衣褲都沒有，但現在居然外面多罩了一件絲袍。雖然豐滿誘人胴體仍然若隱若現，但至少巳失去那種赤身裸體的感覺。

「劉雙痕，我是金算盤的女人之一，我叫呂驚鴻，你以前見過我?如果未見過，何以露出很驚奇很訝疑的樣子?」

劉雙痕仍然望住她目不轉睛。「啊，沒有，我從沒有見過你，會不會是妳太美麗了，所以我會驚奇訝異?」

呂驚鴻無限溫柔笑一下：「難道我竟比不上崔氏雙姝?」

「你簡直比她們更美，可是我却覺得你和憐花憐月某些地方很像，你能不能告訴我這是甚麼原因?」

金算盤用力搖搖頭，因爲他覺得眼前景象好像是超乎理智的夢境。唉，簡直混賬，一塌糊塗的混賬。我怎可當着劉雙痕和呂驚鴻表露出願意容忍崔家雙生美女任何問話的意思?劉無痕和呂驚鴻又怎可在我面前流露心中之傾慕神往?

這筆賬祇怕誰也算不清楚，因爲心胸最狹偏最會呷醋妬嫉的呂驚鴻，居然會不追究金算盤對雙生美女的溫柔慷慨態度，而金算盤亦不把呂驚鴻和劉雙痕默默凝視甚至還很接近地低聲悄語等等放在心上。

另一方面，劉雙痕年少俊美身世顯赫，崔家雙生美女的相貌家世也可以匹配，他們同行數千里之遙，照理說就算沒有深厚愛情也有深厚感情，因此任何一方都會發生嫉妬情緒。

但他們好像沒有，看來好像連友情都沒有，所以彼此全無一絲一毫妬嫉或不舒服的樣子，異性相吸本是大自然定律，但他們何以能突破呢?

這些疑問將來也許會找出答案，只是目前却找不出，而且亦沒有人想追究想探索。

呂驚鴻和劉雙痕開始作奇異不合情理的談話。

呂驚鴻靠近那漂亮青年，口氣溫柔：「我一向喜歡漂亮又會講話的男人，所以我的僕從都英俊能幹，你要不要看人?」

「難道妳要我做你的僕從?」

「啊，不，不，你當然比我那些僕從好得多了，如果我能留下你，我寧願你成爲我的丈夫，但當然這是不可能的事。」

「不可能的事往往變成眞正事實。但當然我並非要做妳丈夫的意思。恕我請問一聲，妳會不會有時覺得寂寞無聊覺得人生乏味?」

「唉!那是少女時代的情懷，我的兒子巳經十五歲了。」

劉雙痕難以置信地搖搖頭。啊，我以爲她祇不過廿三四歲成熟少婦，誰知她的兒子巳經十五歲，就算她十六歲生孩子，她也有卅一二歲，我的眼力好像越來越不行了。

「劉雙痕，聽我的話，你如此年輕又如此漂亮，你不必陷入武林仇殺漩渦中，你快點回家把一切都忘記。」

她聲音表情都極之誠摯。

可是黑夜神社的人不但趁全莊空虛時侵入，明火執杖搶去三件價值連城的珠寶，還殺死兩個家人，就算我肯忍氣罷休，可惜還不知道人家會不會再做一票?劉雙痕不禁歎口氣。我春風樓招牌被砸同時也損失不非，這些都不要緊，最重要的是將來還會不會有家人被殺的慘事發生呢?

「我知道你劉家春風樓的『大自然劍法』高妙精深無比，也知道你既是劉家代表，一定造詣不凡，可是我還是認爲划不來，因爲黑夜神社至少有三個人可能贏得你，即使你高過他們，殺死他們，但也不過有如宰了幾隻惡狗而巳，萬一被他們咬一口實在很不值得。」

「我忽然想起，我回揚州之後，此生還有沒有機會再見到妳呢?」

「別岔開話題，你肯不肯聽我話就此回家?」

劉雙痕笑容旣豪氣而又俊逸：「好，多謝妳的勸告，更多謝妳的關心。」

但金算盤和崔家雙生美女談得怎樣呢?崔憐花崔憐月千里迢迢到來此地，可肯就此罷手悄然回家?

他們的談話也很曲折饒有離奇趣味。

「我知道崔家花月樓『多情簫』乃是世間神功絕藝之一，但你們這麼年輕，說不定功力火候不足，你們實在不該出頭負責，你們應該乖乖在家裏。」

「黑夜神社的人發甚麼神經?爲何遠遠跑到揚州刦走我家三個侍婢?他們是不是瘋子?不然何以又去侵犯劉家，何以還留下記號和地點?」

崔憐花話聲未歇，崔憐月接着說：「我們本來認爲你很有嫌疑，因爲你需要錢，劉家三件寶貝巳可以讓你揮霍好久了，同時你喜歡女人，我家三個婢子都長得很美貌，可是現在親眼看見你，我們巳知道猜錯了。」

輪到崔憐花說了：「那三個婢子一路上免不了被惡人侵犯，這也祇好自怨命苦，但我却希望後來得到你庇護。」

崔憐月說：「對了，你是男人中的男人，你有沒有保護她們?」

金算盤苦笑，聲音也很不自然：「對不起，我沒有。」

人的思想很奇怪，當你必須急切考慮甲事，却忽然會跳到乙事。

所以金算盤驀地想起巳經逝世好幾年的父親，同時又想起被父親在世時拆散那段姻緣就不足深詫了。

現在呂驚鴻巳經回來，巳經和我重聚，但終究跟從前一樣了，當年情懷失落巳久，如今爲何忽又微微挑起?

是不是這對雙生美女的緣故呢?

她們實在很匹配英挺俊美的劉雙痕，然而他們之間竟沒有絲毫這一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痕跡，難道她們竟看不見劉雙痕眞是美男子?又難道劉雙痕竟不爲崔家雙姝之美艷而稍稍動心。

不過任何人要娶崔憐花也好，要娶崔憐月也好，必須很有勇氣很有信心，否則你怎知崔憐花會不會忽然躺在崔憐月丈夫懷中?

她們的外貌、動作、聲音等等巳鐵定無人能分辨得出，就算她們身上有其他表記，例如乳房上有一顆痣之類。但你如何能够知道另一個是不是也有同樣一顆痣?

可是無論甚麼理由，都不能說服不能撫平金算盤心中的驚訝——劉雙痕怎能對崔憐花崔憐月絲毫都不動心呢?

春風花月樓何以只派一個年輕俊美青年，兩個青春貌美少女，難道他們巳足以担承一切責任和後果?他們眞可以代表兩個著名武林世家二百餘年歷史和聲譽?

× × ×

野趣園地方極大，不少樓閣軒榭點綴在古樹修竹，或者假山曲沼中，掩映之間頗有烟水迷離雲封翠擁韻趣。

菊花是這個季節特色，所以處處都看得見，不但是品種繁多，顏色姸態各各不同，而且種植盆栽的高低，遠近疏密位置也是大有講究。

崔家雙姝和劉雙痕信步遊賞，都不覺嘖嘖稱奇，塵襟俗慮好像一時都消散了。

也不知走了多遠，總之很遠很遠就是，但仍然還未走出野趣園範圍。

他們離開築好的和砌好的道路，經過不少屋子園圃，有時分枝拂葉穿過樹叢，來到一處坡下一直伸延到一條小河，却都沒有菊花，大概巳經是野趣園邊緣的某一點。

不過在靠近河邊，一些樹木當中，却有一座圓形巨大茅屋，屋子高度大概祇比普通人高一點而已，可是佔地面積至少有七十坪(約二千五百方呎)。

茅屋內隨風傳來狗羣吠叫以及咆哮聲，一聽而知數目不少。

假如野趣園主人金算盤在最邊緣偏僻處豢養幾十頭惡犬，根本不算奇怪的事。

所以崔憐花話題並沒有提及犬舍：「大哥哥你好像從來沒有用那種奇怪神情看一個女人，你可是被呂驚鴻迷住了?」

劉雙痕聳聳雙肩：「我也看見金算盤的表情，他第一眼見到妳們，好像魂魄都飛掉了。」

「先講你自己，」崔憐月說：「你有沒有被呂驚鴻迷住?」

「坦白說我幾乎被迷住，」劉雙痕居然好像跟男朋友談論女人一樣滿不在乎：「其實呂驚鴻年紀比你們大，也不及你們漂亮，可是她長得像極了一個人。」

「那個人一定是女人，她是誰?」這句話究竟是憐花抑是憐月問的巳不重要。因爲她們根本就心意相通，用誰的嘴巴講出來其實全無分別。

「八年前我十四歲時候，曾經被送到濟南府修習內外功。」

「我們知道。」

「我的內功差一點就煉不成，因爲我看見她。」

「你見過呂驚鴻?」

「不是她，絕對不是這個呂驚鴻，但她們樣貌相肖極了，那時候她比我大，大概有二十歲吧?她住在一座小樓上，樓前有一個湖，不論是白天或有月亮的晚上，湖上景色都是清幽無比，使人好像是跌入夢中一樣，所以我常常在堤岸的楊柳樹下抱膝痴坐。而那個少女，却在樓古上倚着欄干。」

「她究竟是誰?」

「我不知道，」劉雙痕歎口氣道：「反正就是她使我定不下心神打坐調息，所以後來我會奉命搬到京師，不過却也因爲心心念念惦想着她，所以其他雜念都沒有了，於是我內功突飛猛晉，時光荏苒，歲月如流，後來她的影子也淡了，我的內功也就突破有相層次。」

寥寥數言，却巳經勾劃出一幅少年戀情畫圖，世上許多男孩子都可能有過這種經驗，在擠擁街頭、在高峨樓上、在隣家窻口，或者在熱鬧舞會中，匆匆一瞥短短一面便巳心越神往，留下低徊惆悵憶念，當然若是隣家女孩子，你可能時時看見時時想念，但到了後來那種恍惚飄渺的情思還是一樣的。

「呂驚鴻和濟南府那少女雖然很相像，但我却知道不是同一個人，別問我爲甚麼知道，因爲我也不知道何以會知道!」

「好吧，算你說得有理，但更可慶幸的她不是她，不然的話，你可能會鬧出笑話鬧出事情，也可能永遠不回去揚州。」

「傻丫頭，我絕不會離家出走。」

「你若是非得到她不可，你也祇好離家出走了!」

「不對，但這理由我說出來却覺得有點抱歉，那是因爲我們男人跟你們女人不同，我可以三妻四妾，我甚至可以先娶妾後娶妻，所以我帶個女人回去不打緊，但你們却不能先帶一個情夫回去，然後才正式嫁給另一個丈夫。」

崔家雙姝對這些話，一點不同意反應都沒有，還連連點頭。

坡下遠處圓形茅屋忽然傳來嘈叫，犬吠聲，那是因爲有四個漢子脚步矯健走近茅屋，每個人手中提着小木桶，却是從四道門戶走入茅屋。

原來那圓形茅屋東南西北每個方向都開一扇門戶，祇不知，一間屋子何以要開不同方向的四道門戶?

× × ×

秋風挾着寒意從四方八面吹掠入屋，所以茅屋裏絲毫不比外面暖和。

茅屋裏面便是鐵籠，鐵籠四周挨貼牆壁，所以甚是寬闊巨大，可是高度却祇有四尺不到，如果有人類關在籠裏，那麼除非是侏儒，否則絕對無法站起身。

四道門戶其實也就是鐵籠的四個入口。四個漢子都各各蹲在入口處，用木杓掐抄出一些紅燒肉塊，居然香氣撲鼻。使得籠內二十餘隻巨狠犬叫吠奔竄，任何一邊

的木杓一伸入籠內，犬羣已經衝到，一下子就把地上所有肉塊咬着拖走。

這意思就是說籠內有兩個像狗一樣四肢爬行的「人」，速度當然遠遠不及狠狗快，所以空自跟着狗羣四面轉來轉去，却連一塊肉也搶不到。

如果這兩個「人」守候在某一邊，以便搶先的話，這邊餵狗的漢子便停手不動，一味發出得意揶揄尖銳笑聲。

當然那兩個人跟着犬羣轉了好幾次之後，不久每人總可以撈到一兩塊肉，却也不是完全沒有得吃，而到後來肉塊搶到手越來越多，看來也都能够吃飽。

那四名漢子主要的娛樂是迫使那兩人全速爬行搶肉，他們有時會被強壯龐大狼狗撞得四腳朝天，這時才可以看得出他們身上祇有一截厚布包裹着。由於突出搖幌的乳房，下身和大腿都沒有遮蔽，所以一望而知兩個都是女人。可惜頭髮面孔以及全身都污垢不堪，根本瞧不出她們本來樣貌，至於年歲大小，面貌美醜更是瞧不出來了。

但無論如何她們的膝頭和手掌，一定已變得又粗又厚，甚至連全身也無不粗糙得像鯊魚皮，因而她們縱然被釋放，洗過澡塗抹過香油，祇怕也令人驚悸而暫時沒有辦法把她們當作女人看待。

× × ×

崔家雙姝和劉雙痕都露出沉思神色。

他們已經遠遠離開圓形茅屋，說得精確些，他們根本就已經回到居處，那是有兩間上房一個廳子的院落，庭中佈置了很多菊花，在陽光下色彩繽紛，嬌艷悅目。

剛才所見的景象，使他們年輕人的心極不舒服，甚至有想嘔吐的感覺。

把人變成狗，尤其是兩個都是女人。

爲甚麼這樣做？是誰的主意，當然最可能就是金算盤和呂驚鴻都知道都贊成的主意。

「我的心很亂，」劉雙痕低聲說。在廳子裏說話不得不防備隔牆有耳，「我根本猜想不出動機何在？目的何在？」

崔憐花點點頭道：「我們也一樣，不過你仍然認爲我們悄悄走開做得對麼？我們不應該馬上動手救出那兩個女人問個明白麼？」

劉雙痕俊美面龐浮出自信笑容：「這一點絕不會錯，她們受苦受難已經不是一天，所以再熬一點時間也不要緊，我意思是說我們必須先想一想，先暗中查一查，原因很簡單，金算盤老早就是當代高手，我們不一定惹得起他，何況呂驚鴻亦是厲害腳色！」

「呂驚鴻不是東西，大哥哥你要小心一點。她的武功尤其內功路子既淫邪又惡毒，我一眼就看出是小幻天家數。」

劉雙痕恍然而笑：「原來如此，怪不得我覺得你們有些地方像她，原來是由於內功路數相似，不過當然煉到後來正邪背道而行，情形就大大不同了。」

他們會心相視，又微微點頭，有些話不必講出來，例如呂鴻驚既然是小幻天家派出身，先天上就極端排斥花月樓崔家，另一方面春風樓劉家的大自然劍法（包括獨門內功）也是小幻天家派的死對頭。

因此黑夜神社搶刦襲擊春風花月樓事件，呂驚鴻一定有相當程度介入，至於金算盤是否知情或支持，目前却不得而知。

「狗籠裏那兩個女人一定本來很漂亮很迷人，」崔憐月說：「凡是小幻天出身的惡女人不但淫惡，又特別呷醋，如果她們很平凡最多被鞭打甚至被殺死，决計不至於遭受這種可怕的活罪。」

「我希望妳們不會被關在狗籠，」劉雙痕神色聲音都很沉重，顯然不是開玩笑，「還有一個女孩子，妳們也瞧見的，她雖然很年輕又祇是個侍婢，但她具有特別的風韻魅力，所以她也可能和妳們姊妹一樣危險。」

這個有奇異魅力的小侍婢就是李紅兒。她現下就在隔壁院子，她身爲婢子居然躲在房裏而主人沈神通却在庭院中負手閒步。

劉雙痕祇看見李紅兒一眼，却因爲李紅兒的奇異力量吸引了他全副心神，所以他居然沒有瞧見沈神通。

崔憐花的聲音透露心中若有所思：「那男人很自信很冷靜，眼睛含蘊無比深邃智慧，樣貌風度極之瀟洒。他是誰呢？」

她沒有違背天然定律，所以她祇看見也只注意沈神通。

三個人互視一眼（其實祇等於兩個人，因爲雙生女只能當作一個人），莫逆於心地笑一笑，離開廳子走出院落。

× × ×

沈神通在庭院中走來走去，並不是賞玩菊花，更不是太無聊。其實他心裏有點緊張，不過以他的年歲和經驗，就算加一百倍緊張也不會露諸形色。

沈神通除了緊張之外還有點後悔，因爲李紅兒躲在房間依照他口授的秘訣猛練內功，他緊張的是估計出李紅兒已到了緊要關頭，如果她能够衝破能够克服每一步的險難，她的「銷魂手」便眞眞正正成爲神手帮三寶之一。

他後悔的是答應讓她修煉，其實應該等到一切事情辦妥之後才開始修煉，那才不會因她的失敗而破壞了整個計劃。

劉雙痕崔家雙姝忽然出現使沈神通心中增加緊張壓力。

這三個年輕男女雖然正派斯文漂亮，有氣派也有風度，顯然不是僕婢之流，不是黑夜神社的人，可是他們很可能非常好奇而又固執，非見一見李紅兒不可。

李紅兒見見他們絕不會少一塊肉，但正當吃緊關頭，情形就變成非常不妙了。

沈神通惟有希望惟有祈禱多點運氣。例如這一男二女居然不好奇不固執。

崔憐花一開口就使他希望碎成片片！

「我們想瞧瞧你美麗的侍婢。」

在命運前面誰還稱爲「强人」呢？沈神通感慨得歎口氣。

用言語拖下去不是辦法，因爲李紅兒不知道要多久才走得完險阻路程，假如把內情完全講出來，萬一……

沈神通外表上誰也別想觀察得出任何暗示，如果有的話，那必定是他特意讓你知道而已。他伸手摘下幾朵巨大美麗金黃色菊花，雙掌一揉，變成一團無以名之的東西丟在地上。

「雖然祇是幾朵菊花，但可能費去一年時光才培植出來，不過現在已經一團糟

已經毫無價值，這一種轉變僅祇是舉手之間。」

劉雙痕笑得很瀟洒，但眼中却微含怒色：「破壞容易建設難，千古如斯人人皆知，不過你辣手摧花却好像有點不該。」

沈神通面色一沉，也是微微透出怒色：「你親口說『破壞容易建設難』？又親口說『不應該辣手摧花』？以後你不至於反口否認講過這兩句話吧？」

劉雙痕崔家雙姝都爲之一愣，既然這兩句話都屬於「理直氣壯」之類，劉雙痕怎會否認？他爲何要否認？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劉雙痕說：「但看來你沒有發高燒也沒有神智不清。所以我猜你絕不是胡言亂語。」

氣氛忽然緩和輕鬆了很多，世間上人與人之間每一秒鐘不知發生多少一言不合變成寃家仇人之事，但如果言語中稍爲帶點幽默感，便往往可以減少誤會和衝突。

「你是春風樓劉家高手，我瞧你的大自然劍法至少已煉到第四層，近百年來你們劉家恐怕祇有一位劉凡人前輩達到第五層，得以突破劍道形質和能量的限制，所以他名字雖叫做凡人，却被尊爲劍聖。」

那年輕的三張好看面孔完全佈滿了驚訝讚佩，這個人使人大有智慧如海之感。他好像學富五車的老夫子談論最顯淺的典故一樣，但他又却是活生生有血有肉存在於眼前的人，並非大智大慧的神仙，既然是一個常人，他怎知道「大自然劍法」的無上秘密？他怎能判別斷定劉雙痕已練到第四層？

「別看怪物一樣瞧着我。我祇不過聽得多點，眼睛也銳利點而已。」

「他叫劉雙痕，我是崔憐花，這個是我妹子崔憐月，你是誰？」

沈神通笑容很溫柔文雅：「你們兩位一樣漂亮的姑娘是不是怕我猜不出是花月樓高手呢？」

眞要命，他連我們心裏想甚麼都猜得出，這種人多麼可怕，但却又多麼可愛。

「我不會猜不出你們的來歷，我祇猜不到一件事。」

崔憐花崔憐月這時顯示出孿生姊妹心靈相通特點，居然一齊問：「那件事？」

「如果我要求你們不要見我那名侍婢，又不說明原因理由，你們肯是不肯？」

三個年輕男女又愣了一會。

這個人講的話沒有一句不是奇峯突出。既十分驚奇有趣，却又絕非胡鬧。

崔憐花搖搖頭：「我不知道。大哥，你說呢？」

「我也不知道，因爲我們直到現在連人家是誰都不曉得，我憑甚麼可以思考，可以判斷呢？」他聲音流露出明顯已經吃癟的意味。

「講出來你們就不會覺得驚奇了。」

沈神通很欣賞這個青年，因爲他感覺得出他恢宏大度天性，這是成大功立大業不可缺的優點。「因爲我本是這種靠猜測本領混一口飯吃的人，我是沈神通，你們也許曾經聽過這個很俗的名字。」

「啊，沈神通。」三個人一齊輕叫。看來已不必詢問就知道他們都聽過這個名字了。

「讓我把話題拉回最起初的地方，我的侍婢叫李紅兒，她暫時不能親自露面，我絕不是不相信花月樓的人，你們本身有很高尚品格，家世有很好聲譽，李紅兒不過暫時不能出現而已。」

「好，這件事暫時不提。」劉雙痕說：「但你身爲天下公門第一高手，你知道不知道有兩個女人，是活生生的人，却變成狗又和狗一同生活？」

沈神通道：「我知道，因爲我親眼看見了那兩個可憐的女人。」

「但你居然不採取任何行動？」崔憐花聲音表示强烈不滿。「任何人都可以不管，但你是天下公門第一高手，這種犯法殘酷的事爲何不管？」

沈神通微笑瞧她：「我一定管，但事情總有輕重緩急，我能够安慰你們的理由，也正如劉雙痕一樣，她們反正受苦難了一段時間，目前就算多熬一陣也沒有關係。我當然以大局爲重，你們說是不是？」

劉雙痕訝道：「你怎知我說過這幾句話？」

「兩位小姐心腸仁慈而又俠義，你除了這個理由，還有其他說法麼？」

劉雙痕歎口氣：「沒有了，但我祇希望沒有做錯。」

「你大概沒有做錯，至少如果你還要金算盤替你聯絡黑夜神社之人，又如果你仍然要住在野趣園，你既不能翻臉，又不能把那兩個女人收容在房間裏，她們要吃東西要洗澡要衣服，最要緊是還要人保護，你們做得到那一樣？」

崔憐花道：「聽起來我想救出她們竟是很愚蠢很衝動了？」

「每個人作風不同。」沈神通笑得很溫柔：「你們並沒有錯，試想那兩個女人過的什麼日子？她們怎可能不感到渡日如年，感到痛苦無比？但妳們想採取的却不是最好方法。」

他用腳尖撥撥地上那團揉碎菊花，又說：「如果你們堅持要見李紅兒，亦不是最好方法，因爲李紅兒很可能像這菊花一樣，忽然變成毫無用處，毫不值得觀賞的垃圾。」

沈神通知道已經說服這三個年輕人，暗中透口大氣。「不過如果兩位小姐不叫她出來而是進去瞧瞧，則不但可以，甚至我還希望妳們可以助她一臂之力。」

崔憐月道：「我們能帮助她？她有甚麼危險？」

「李紅兒正在煉功。這門銷魂手的功夫很像小幻天的『搖魂奪魄』，同時也很像你們花月樓崔家多情簫至陰至柔的路子，所以當她可能發生危險時，妳們一定多多少少可以帮忙。」

崔憐花輕歎一聲：「你算不算是天下最淵博的人？」

沈神通立刻搖頭：「至少我還有師父，其實除了家師之外，天下還有很多異人高士，祇不過他們深自隱晦退藏，所以世上很少人知道而已。」

崔家雙姝果然由於好奇心迅快走入房間觀察李紅兒情形，所以外面祇賸下沈神通和劉雙痕。

劉雙痕先開口：「請告訴我，呂驚鴻既然是小幻天家派中人，我應該怎樣對付她？」

「小幻天家派任何功夫都以激起對方七情六慾為主，但大自然劍法却是取法自然運行之理，其間不能摻雜任何感情，此所以你們天生就是不能相容的死對頭。」

「這一點我知道，問題是寒家劍法能不能尅制她呢？」

「這不是相尅問題，而是依靠你們修為造詣才分得出強弱勝敗，如果她造詣比你高明比你深厚，她可能輕易尅制你，使你變成她裙下不二之臣，你比其他任何門派之人更無法逃脫更無法突破這種命運。反過來也一樣，如果她功力火候比不上你，你隨手一劍就可以殺死她。」

劉雙痕十分愼重尋思。唉，形勢實在凶險得遠遠超出意料之外，本來以為「黑夜神社」是敵人，但誰知呂驚鴻才是眞正最可怕的敵人，我的功力造詣能不能勝過她？用甚麼法子可以測度得出呢？

沈神通接着說的話又使劉雙痕惕然震驚。沈神通說：「小幻天秘傳神功到某一可怕階段之後，性格會發生變化，出現類似瘋狂情況，我看呂驚鴻已經達到這種階段，所以他不但武功很厲害，但性格一定更為可怕。」

性格上發生了變異，分裂和錯亂等缺陷的人，不問可知一定很難打交道而且非常危險，何況呂驚鴻既有武功而又美麗？

她有武功意思是說她本身已經非常不好應付。而「美麗」又具有驅使男人（當然指武功高強之輩）為她賣命之魔力。

這樣子的敵人誰敢招惹呢？

「尤其是你。」話鋒已直接指向劉雙痕身上：「如果我們是普通朋友，我會勸你們提高警惕多加小心。」

「假如不是普通朋友，而是你的子姪你的兄弟呢？」

「我會叫你逃走，當然你逃不了多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但逃走並不是投降認輸，而是攻擊的開始，你只不過使她認為你逃走而已。」

「你要我爭取時間以及使形勢弄得混亂？唉，你的智慧使我佩服得五體投地，我自從見過她之後，就一直尋思籌算，好不容易想出一點眉目，但你却一眼就瞧出關鍵所在。」

「我比你稍佔優勢的是：我是局外人是旁觀者，以你的智慧胸襟氣度，就算大自然劍法不能達到第五層，也一定可以達到接近突破的邊緣，到了這種境界已經能够對付呂驚鴻了，我希望有人能够帮助你，我希望你能够穩操勝算。」

穩操勝算誰不想呢？但却又談何容易？劉雙痕輕輕歎口氣，春風樓日前已沒有比我更出色的人，我劉家以及花月樓崔家這回簡直已是孤注一擲，如果我和憐月鍛羽敗亡，春風花月樓等於在武林除名。」

唉，我就算爭取到一點時間，又有甚麼用處？穩操勝算眞是談何容易？

沈神通眼中閃過湛明智慧光芒，他顯然已想通了一些事，但他却反而泛起苦笑，為何我替別人想辦法想得通，總是好像不費吹灰之力。但我自己的事却蹉跎拖延，却時時有一籌莫展之苦？

在命運之前，我眞的如此不濟如此不堪一擊？

「你馬上去看一個人。」沈神通終於對劉雙痕說：「他是一位法師，是眞正的出家人，法號淨意。」

劉雙痕沒有法子掩飾得住驚訝：「你知道我沒有別人可找了？你知道淨意法師可以帮助我？他究竟是甚麼人？」

「他是眞正的出家人，老實說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帮你？也不知道用甚麼方式試探。但至少你去見他並沒有損失。」

世上往往有很多奇怪巧合事情發生，縱是最平凡的人也會碰到，祇不過有時你知道而有時不知道而已！

劉雙痕馬上動身，他決定碰碰看。沈神通說得不錯，就算沒有收穫，至少也沒有損失。

刦多人命賤　言重黃金輕

破廟還是那麼破舊、那麼雜亂，但淨意和尚威儀却大不相同。

他已由頭到脚用熱水洗得非常乾淨，隣村剃頭匠替他刮光了頭和鬍鬚，身上換上月白色比丘便服，更顯得乾淨清爽。

使人稍感可惜的是沈神通沒有看見他，因為剃頭匠和衣服都是沈神通替他辦妥的，却想不到那汚垢瘦弱的和尚忽然變得甚是清秀好看，也一點都不土氣了。

他並非孤單一人就能够做完這些事，例如當他剃頭和刮鬚之時，熱水必須有人照顧柴火，因為煮很多次才够他洗頭洗面洗澡，而柴火也必須有人不斷供應不斷挖掉灰燼。

這個帮忙的人身材健壯高大，面貌却顯出很稚嫩，大概最多十七、八歲。他寬厚的肩膊胸膛、粗壯的雙手，以及矯健沉雄的動作，再加上豹頭環眼外型，使人一望而知這少年必是力大無窮而又性如烈火那類人。

瑣屑俗事總算弄妥，淨意法師捧着熱騰騰香茗，舒一口氣，那表情好像已經完成一件非常偉大的任務一樣。

「林長壽。」淨意和尚聲音中居然含有感情：「我猜想你的父母根本不知道你跑到我這兒來？」

林長壽聳一下寬厚有力肩膊。「我當然不講，他們不准我來，他們說很想來探望你，可是如果這樣做了，林家村就會發生很大的災禍，他們不肯告訴我是甚麼災禍，就算告訴我我也不相信，師父你會替人帶來災禍麼？」

淨意法師記起沈神通分析過的話，他看法不錯，如果餓死了會煉藥的和尚，誰也不必負責，所以林家村受到警告受到威脅實是十分合理之事。

「我不相信，所以我還是偸偸跑來了，不過我還是要趕快回去，免得爸媽他們發現。」

淨意法師還未表示出贊成意見，林長壽已經邁開長大步伐向門口行去，淨意和尚微笑一下，這個孩子性情猛烈急躁由此可見。可是林長壽沒有走出這間後殿，反而忽然停步。那是因為門口出現了兩個人攔阻了他去路之故。

那兩個漢子都是廿多歲身體健壯，從他們的裝束神情動作一望而知是地痞流氓，縱然他們不是流氓，也一定是以欺詐凌迫良民為生的不良分子。

左邊那個裂嘴而笑時露出不齊整黃色牙齒，他斜睨林長壽（其實大可正面而視，但這類人却喜歡斜着眼睛瞧人）：「我是程傑，他是李威。你最好牢牢記住。」

林長壽愕然問道：「為甚麼我要牢牢記住？」

程傑仍然裂嘴巴，做出使人討厭和害怕笑臉。「因為你不聽我們警告，竟然胆敢跑到這兒，所以連你父母也一定要記住我們姓名才行。」

林長壽仍然不懂：「為甚麼要記住你們？」

「你們已經活不了，已經沒有機會上衙門告狀，如果不記住我們姓名，你們到了閻王爺那兒告誰好呢？」

林長壽勃然大怒，他原來就很容易發怒，所以這次發作得更快，他發怒時從不多言，祇用拳頭發洩，故此程傑李威兩人被他一拳迫得同時退了五步之多，程傑那副毗牙裂嘴樣子顯然吃了虧，至少招架的左臂一定十分疼痛。

淨意法師大聲道：「他不是第一個來瞧我的人，昨天還有一個，你們為何不去找他？」

李威大概已發現程傑正在忍痛不便說話，所以出聲回答：「那人是沈神通，不但我們惹不起他，別人也不行。」

他們動作很快而又很齊整從靴筒拔出尺許短刀，鋒刀光芒四閃使人心寒胆怯。

林長壽不覺連退好多步，所以程傑李威也已迫入殿中。

淨意法師歎口氣道：「別傷害那孩子，我聽你們的，你們想把我怎樣都行。」

李威道：「你為何不早點餓死？省得我們多費手脚，何況結果你還是免不了一死。」

他聲音之冷酷顯示出絕非虛言恐嚇。他們要殺死淨意的決心連林長壽都聽得出來。故此林長壽大怒暴喝一聲，拳出如風連環擊去，呼呼拳風顯出力道沉雄勁厲非同小可，而拳法招式也凶猛精妙，一下子便把那兩人迫到了門口。

程傑和李威全都駭然變色，手中短刀兩三次幾乎被擊落，但他們忽然齊齊叱喝一聲，刀光連閃幾下。

林長壽蹬蹬蹬一直退到淨意法師面前，還轉過面孔望住淨意，面色變得慘白：「師父，我好像已經受傷。」

淨意和尚伸手按住他肩頭，柔聲說：「坐下，不要用力，你的確已經受傷，而且傷得很重，你左後背已被刺了很深很深的一刀，所以你的左手絕對不可以動。」

他瞧也不瞧李威程傑他們一眼，運指如風在已經坐下的少年背上點戮閉穴阻止流血，同時又極快取出一些藥粉洒在傷口上。

程傑冷笑兩聲：「喂，和尚，你覺不覺得這樣做法多餘了一點？你死了之後我們還是不會放過他的，你何必替他上藥治傷？」

淨意和尚這時才抬頭瞧看他們。

他面孔清秀斯文如故，可是程傑李威却都忽然感到一陣心悸，因為這和尚的眼光太可怕了。

他們要慣訛詐欺凌那套流氓工夫，擅長觀察風頭，若是碰到眞正胸懷殺機的人，他們寧可抱頭鼠竄絕不挺身硬碰。「殺機」跟「憤恨」有很大不同，當你憤恨時你可能氣得想殺死對方，不過未必眞正有此決心，更不一定有殺人能力，但殺機却具有能殺人的氣勢以及決心。

所以程傑李威都大驚後退，程傑已經不知道自己胡言亂語些甚麼，可是淨意和尚却聽得清楚，那程傑居然質問他是不是眞的和尚？程傑又說如果他是眞和尚怎可以生氣，怎可以有想殺人的念頭？

淨意和尚不覺楞住，程傑的確沒有講錯，我既然眞正皈依，眞正奉行大乘菩薩道，莫說揮刀殺人，就連殺心也是不該生起的，又既然業力如此深重以至今日非把他們殺死不可，這也不過是在無盡相續生死流轉過程中，了却一重因果而已。世人莫不惜生怕死，主要原因是他們認為只有此生才眞實的，一旦死了就有如永遠絕滅，所以總是想抓住表面眞實而其實是虛幻的一生。

但歷史已告訴我們，生命只是虛幻現象，古往今來誰也抓不住的。

另一方面生命含攝死亡，死亡也含攝生命，這原是變幻現象的兩面，由於生和死永遠找不到開始也找不到終點，所以好像騙子一樣不停流轉循環，至於推動的力量就是我們親自做成累積無量的因果，形成無限巨大無限複雜的業力。

人類智慧還不能計算也不能洞達每一個因果的關係，所以對未來之事既無法避免亦無法前知。於是看來「命運」好像早已註定，好像無法更改。但從另一角度看，因果既然都是我們自己做的，豈不是等如命運也是自己註定它的？

淨意和尚忽然發覺程傑李威又已迫前數步，都舉着刀帶着獰笑，當下已知道弱點被他們抓住了，現在無論如何殺機都已激發不起，但不要緊，我還可以抵抗，只要打倒他們，並不一定非得殺死他們不可，不過我得找件兵器，最好是木棍之類。

他眼光四下一轉，忽見門口不知何時出現一個英俊青年，左脅下挾着一把形式古雅長劍。微笑說道：「你是不是想找一根木棍防身？」話聲中居然抛了一根不到三尺的短木棒過來。

淨意和尚一手接住，訝問道：「你是誰？」

程傑李威一聽他們互不相識，當然想先知道來人身份，所以也不作聲，只擺出一副流里流氣兇惡形狀。

英俊青年的笑容似乎很坦白純潔：「我叫陶正直，只是個過路人。」他說：「我不明白你是怎麼回事？你明明掌心裏已扣着暗器，為甚麼不出手？你眞是不肯殺人？」

淨意和尚輕輕歎口氣。

陶正直又說：「你難道不知道如果你不殺死他們，他們會殺死你？何況還有你那個徒弟？更何況你徒弟還有家人？」

李威冷冷道：「姓陶的你莫非沒有家人？」

「老兄你用不着威脅我。」陶正直笑容也變得冷冷的：「你們知不知道這和尚是毒藥暗器高手？他暗器上的毒一定厲害無比，至少可以見血封喉，他可能手上剛好沒有解藥，所以不敢使用，因為他不想

殺人。」

淨意和尚大驚變色，喃喃道：「陶正直，陶正直！我好像沒有聽過這名字？」

林長壽瞪目大叫道：「師父，殺死他們。不要怕，快殺死他們……」

這是因爲陶正直提起「家人」，而程李二人也並不隱瞞會向他家人報復之意。

陶正直的話很奇怪，使程傑李威二人都暫時忍住不動手。他說：「這和尚還有個秘密，你們想不想知道？」

「他的秘密就是他很虛弱，如果他三棒打不倒你們，他就祇好跪下認輸，任憑宰割了。」

淨意和尚的表情等於用言語證明一樣明白，我祇想不通的是陶正直究竟想怎樣，陶正直外表聲音笑容都使人覺得坦白純眞，使人覺得是個好人，但何以又好像生怕程李二人殺不死我，所以特地指出我心理和生理的弱點？

程傑李威都裂嘴獰笑，笑得既可厭而可怕。

但突然笑容凍結變化，李威似乎還不如何使人覺得。程傑却變得極之劇烈，由於本來獰笑時嘴巴略略張開，所以連舌頭已掉出來竟也不知道。

程傑是忽然看見一件萬分奇怪也萬分恐怖的事，奇怪的原因是看見李威胸口忽然出現閃亮劍尖，劍尖由衣服裏透出，足足伸出大半尺才停止，任何人當然都不可由胸口往外面生長出鋒利劍刄，所以絕不是像樹木一樣「長」出來。而是這把劍從後背刺入，穿透了身軀才由前胸突出。

假如此劍從別人身上透出，那倒沒有關係，程傑不是沒有殺過人那種好人，絕不會見到殺人場面驚駭昏倒，可是從李威身上「生長出」劍又意義就不大相同了。

李威毫無疑問必是瞬間就完全死亡，故此面部還殘留着僵硬笑容。

陶正直聲音溫和得有如朋友閒談聊天。清清晰晰送入每個人耳中：「和尚不敢殺人，但我却敢，你們難道都想不到這一點？」

他稍稍停歇一下又說：「我不但敢殺人，而且最喜歡殺壞人，你們連和尚都欺負，我猜想定是壞人，你們是不是呢？」

程傑雖然自知是百分之百壞人，但這時決不可以承認，但他搖頭動作還未做出來，背心要害感到一陣尖銳劇痛，他甚至能感劍尖刺過肌肉骨骼內臟等而由胸口透出。

他果然看見胸口也「長」出劍尖，這一刹那他已帶着驚恐進入杳冥死亡國度去了。

陶正直一脚就將兩具屍體踢出殿外天井。提着還滴血的劍微笑走近淨意和尚。

看來他等着接受淨意和尚的道謝，但淨意和尚決不能讚揚他殺人，所以祇好含含糊糊說：「謝謝你解圍救難。」

陶正直笑容一點也沒有變，但手中劍光一閃，忽已刺中林長壽右眉，林長壽痛得大叫時，陶正直已經一脚把他踢出六七呎之遠。

林長壽雖是痛得頭昏眼花，但同時也憤怒得全身冒汗，大喝掙扎而起想要拚命，誰知喝聲既低沉微弱，全身也沒有氣力，連坐起也不能，更休提出手拚命了。

「我若是一劍一劍慢慢刺死他，你還敢不敢殺人呢？」

淨意歎口氣，但覺這個外表英俊說話溫文的青年根本不是人而是惡魔，以佛門戒律來說，殺死惡魔當然不同於殺人。

七粒一組的毒砂悄悄由袖管跌落掌心。唉，可惜我多年來已疏於練習，更可怕的是現在全身外勁內力都很有限，所以威力一定比不上從前一半！

但他短棒出手時仍然極爲迅疾，棒尖直向陶正直小腹戳去，當然他的殺着是在左手七粒毒砂。

短棒居然順利利戳中陶正直小腹，不過想不到的是陶正直的劍也有如毒蛇在同一時間刺中他左掌，因此淨意和尚當然洒不出毒沙了。

陶正直的微笑和聲音仍跟剛才一樣。「我識得的獨門暗器手法至少有二十種，聽說小幻天家派毒藥暗器雖然厲害，但却祇有『含沙射影』手法可以跟神女宮九種暗器手法相提並論。」

此人越來越像惡魔化身，因爲他不但能笑着殺人，不但腹笥淵博，而且劍法之精妙惡毒也幾乎當世無匹。

「我既然看得出你起不了殺機，自然也就看得出你動了殺機，我瞧得出你身體虛弱，同樣也瞧得出你右手木棒力道極爲有限，因爲你祇能把全力運聚左手發射暗器，所以我早一步發劍解除威脅，這是我平生原則，我就算能接住你七粒毒沙，我若有其他方法可想，我決不肯冒險接下毒沙的。」

根據陶正直的話，淨意和尚簡直比驢還笨十倍，也因此陶正直忽然一劍刺中他胸口，他居然不會躲閃也就不足爲奇了。

淨意和尚雙腿軟得有如棉花，不由得跌坐地上，但他同時也發現原來「笨」有時也有好處。例如如果他聰明得會躲陶正直這一劍，則傷口便應該在心臟而不是靠近肩胛這一邊了。

陶正直搖頭很不滿地咕嘀：「想不到小幻天家派出身的人竟有如此膿包的。」

其實他並不怕膿包，更不至於不殺太膿包不殺無力反抗的人，而是有時會覺得少了許多刺激樂趣。

淨意和尚連受兩傷流血不少，虛弱得連坐也坐不住向後便倒。偏偏背後就是供桌，把他身軀擋住，使他連躺下也不能。

陶正直忽然慢慢轉頭望去。

殿門外天井裏有個黑衣大漢，用脚撥動程傑李威兩具屍首，像驗屍官一樣前後上下都瞧過，然後入殿，眼光先掠過淨意和尚和林長壽身上傷勢，也辨認一下這兩個半昏迷狀態的人的面孔，最後才注視陶正直。

陶正直的笑容經常使人失去警惕，任何人都很難對一張年輕英俊充滿善良坦白笑容的面孔懷疑警惕，就算有懷疑，大多數也是向好的方面，例如你暗想：這些惡事不會是他做的吧，不過當你這樣想的時候，他的劍可能趁機已刺入你的心臟了。

黑衣大漢似乎沒有懷疑他，但渾身發散出豹子般的機詐和殺氣。

這個人不簡單，一定是很可怕的敵手。他大概是「黑夜神社」的人吧？他雙脚一動一靜都顯出下盤極穩，雙眼目光凝聚

凌厲，長刀窄而長，如果拔刀對準敵人，必是一招就分出生死的刀法。

「你是奇異可怕的人，」陶正直謙卑鞠躬：「我寧可做你的僕人，也不願做你的敵人。」

「你報上名來。」黑衣大漢沒有絲毫被軟化跡象。

「我姓陶名正直。」他鞠躬得更深，表示更大的謙卑順從意思。「如果你想殺我，務請你把原因告訴我。」

黑衣大漢直到這時總算有點表情，却也祇是略皺眉頭：「外面的人是我手下，不是你殺死他們？」

陶正直連忙又鞠躬：「是，是，但我不是想殺死他們的。」

「哼，他們欺負人所以該死？」

「不是，不是，是這把劍。」

答案宛如奇峯突起，黑衣大漢又露出表情。

「請你先看看，那和尚的徒弟也被這把劍刺傷，大概快要死了。」

「我已經看見。」

「你的手下好像是來對付他們的，如果我是因爲幫助和尚而殺死他們，又怎會轉回頭殺傷和尚呢？」

的確不合情理之至，好像是虛幻夢囈式的情節，不過事實却又擺在眼前。

「你究竟要說明什麼？」

「這把劍很古怪，你親自瞧瞧就知道了。」陶正直把長劍掉轉，兩指揑住劍尖遞出去。一面還不忘記連連謙卑鞠躬。

黑衣大漢走近一伸手就抓住劍把，現在只有他能用這把劍刺攻對方了，陶正直只揑住劍尖，就算指力強絕，最多也不過能做到雙方僵持地步。古語說：「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就是這意思。「太阿」是古代名劍，鋒利無匹，你若是將這劍柄交到對方手上，當然你就只好被威脅被挾持了。

可是此劍不但不是太阿劍，而且是最要命的一點這劍是陶正直的。

黑衣大漢突然感到手中一輕，銳利目光剛剛看見只剩下一個劍柄還握在手中之時，胸口要害已經一陣疼痛，全身氣力突然消失。

却原來那劍柄也不過是形狀不同的劍鞘而已，所以陶正直等於在他胸前拔劍而隨手刺中了他而已，一切動作簡單又自然，簡直平淡輕鬆得不必再談及。

黑衣大漢目眦盡裂，顯然內心之氣憤難以形容，但陶正直掌中拿回劍柄之時，他根本連怒罵一聲也辦不到，就已被陶正直一脚踢出殿外天井裏了。

陶正直惋惜地歎了一聲，喃喃自語道：「他的刀法，會不會像他腦子那麼糟糕呢？」

這句話講給自己聽的話，居然有人回答：「我保證不會，但可惜已無法證明了。」聲音含氣斂勁，絕不會是重傷垂危的和尚或林長壽說的。

殿後角門走進一個中年人，相貌清秀，態度斯文。「但坦白說我的腦子也不大靈光，我也不懂和尚和那孩子爲何傷於你老兄劍下？如果我弄不清楚，將來必定日日夜夜尋思這件事。所以我就大胆跑出來請教你了。」

眞眞可笑之至，居然敢跑到我陶正直面前裝模作樣？你想裝蒜我偏偏叫你開朶花看看。「你的腦子果然不行之至。」

陶正直邊說邊把長劍裝好收回鞘內，動作既慢條斯理，口氣神色也十分高傲狂妄。

「要弄清楚這些問題，」陶正直好像在教訓小學生：「第一步當然要了解我跟這許多人的複雜關係，第二步便要知道我什麼時候會殺人，甚麼時候絕不殺人。」

那中年人連連點頭說：「高論，高論，我祇聽見你是陶正直。……」

「對了。不過我這名字對你有沒有其他意義？例如說，你以前聽見過沒有？在那兒聽過？聽誰說的？」

中年人露出很感興趣樣子：「我應該聽過你的名字嗎？過份高傲和過份謙卑據說都是面具，你想掩飾什麼？」

雖然是問話，但中年人好像並不期望得到任何答案，因爲他又說道：「如果時光能够倒流，如果我能够像你那麼年輕就好了。」

陶正直心裏隱隱覺得不大舒服，可能是因爲那中年人忽然使他泛起完全無法猜測之感吧？

「我想變回年輕人，並不是不滿現實也不是追悔過去，而是不喜歡有太多人生經驗，我不喜歡猜測得出別人心裏的念頭。」中年人講得很認眞：「像你那麼年輕的人，就算非常非常聰明，但有些事情還得想一想才明白，可是當你累積了很多經驗之後，你根本不必想就知道許多事。」

陶正直聽了訝道：「這樣有什麼不好呢？」

「當然不好，簡直是大大的不好。比方說你的態度你的沒有眞正內容言語，我連想也不必想就知道你想拖延時間，當然我又連想也不必想就知道拖延時間一定對你有利益有好處，絕對不是爲我或爲別人着想，這一來就發生一件可悲的事，或者叫做結論吧，那就是我不可以相信你任何一句話，人與人之間完全沒有互信，你敢說不是很可悲麼？」

如果世上有些話能使得聽者好像掉在漿糊缸裏，這一類就是了。

陶正直搖搖頭道：「你是奇異可怕的人。」

中年人微微而笑，說：「我記得這句話剛才你也對那黑衣人說過，難道你竟沒有別的形容詞表達這意思麼？」

「你究竟是誰？」

「我的經驗告訴我，你現在才確實把我當作敵手，所以才問我的姓名。」

「你的確是值得重視的敵手。」

「我不必太謙虛，所以我不否認，當你設法使黑衣人分散那股可怕的專心一志，你兩次成功地使他露出表情，於是你有機會也馬上出手。我却替你設想如果黑衣人心神毫不分散，那你怎麼辦呢？」

陶正直不覺退了兩步，他的確是由於心頭巨大震撼而下意識地做出逃避動作。

「陶正直，」中年人提高聲音，威嚴地說道：「難道直到現在你還猜不出我是誰嗎？」

陶正直如夢初醒，恍然瞪着他：「你是沈神通？對，是沈神通。唉，我一直太

低估你了。」

世上居然有人敢低估沈神通，原是不可饒恕不可補救的錯，誤不過發生在陶正直身上反而情有可願，因爲陶正直認識何同，他對何同評價大概並不太高，所以既然連何同也能暗算沈神通，陶正直的錯誤判斷就不足爲奇了。

「聽說你已經娶了痲雀，但何以新婚期間就遠離嬌妻？難道你不喜歡痲雀？」

陶正直不由得皺起眉頭表示心中甚是困惑，沈神通他到底知道多少？難道他眞的有如江湖上傳說那麼厲害？他提起痲雀名字之時，何故也流露出一種奇怪感情？正如割愛手顧慈悲、擂地有聲袁越以及萬里雲羅吳瀟瀟他們一樣？看來有關痲雀之事最好少提爲妙，所以我只好找別的話題吸引他的注意力了。唉，小痲雀，我眞想不到妳後台這麼硬，勢力那麼大！如果我早知道的話，我絕不自告奮勇替嚴溫揹這個黑鍋。

「我本來也捨不得丟下痲雀，她實在很可愛令人迷戀，可是我又急於想知道『悲魔之刀』下落，所以星夜趕來天津。」

「悲魔之刀」幾個字果然很成功地轉移了沈神通注意力。「如果你願意說，我就聽。」

「呼延逐客只有一個兒子，叫做呼延艮。在天津衛有幾家店鋪，也算得是富裕之家，但昨天橫禍從天而降，呼延艮一家七口都被殺死，毫無疑問是悲魔之刀帶來的災禍，但現在悲魔之刀究竟落在何人手中？」

「你問我我問誰？」

「這話說得也是。唉，那悲魔之刀眞眞是一件寶物，而呼延逐客也當眞是一代刀法大家，雖然他最後仍是敗亡於『刀王』蒲公望的橫行刀之下，但我仍然認爲他的成就很傑出很了不起。」

他話匣子打開了，滔滔不絕把呼延逐客前後兩場拚鬥經過情形詳細說出。

他雖然天性狡詐，平日難得講句眞話，但敍述呼延逐客兩場戰役卻報導得很公正也很生動傳神，使人彷彿看見那些當代頂尖高手們的駿發英姿和激烈壯懷，還有那凌絕天下超邁古今的風度氣概。其中當然還夾雜着嬌美動人的水柔波和南飛燕的媚麗風姿。使得那些金戈鐵馬硬繃繃場面中，又有柔情頑艷之回味。

「你的眼福實在使人艷羨。」沈神通衷心喟歎一聲。

當然他也很想探詢後來嚴北蒲公望等五大高手命運究竟如何？這是嚴溫向他透露的，當時嚴溫也說很想知道那當世五大高手逃得過逃不過陶正直的毒手？

雖然那當世五大高手之中包括孟知秋在內，但就算他們全部被害，沈神通也不會存有爲師報仇那種狹窄又不合法的觀念。沈神通會盡力將陶正直繩之以法，如果有證據的話，但如果採取報復私仇方式，他知道連孟知秋也一定不會贊成的。

「陶正直，你刀法雖然練得不錯，但你終究是以劍法爲主。如果我沒有看錯，我很想知道你爲何對悲魔之刀的興趣這麼大？」

神探孟知秋最膾炙天下人口的絕技就是這種不可思議的觀察力，尤其在武功方面，沈神通使出這種嫡傳本領，果然使陶正直爲之目瞪口呆。

「你一身武功不論是劍是刀，或者暗器，都走陰柔詐變路子，那悲魔之刀聲名響亮，還未亮出來人家都會知道，所以別人得到此刀有用處，獨獨你得去了反而對自己不利，你肯做不利於己的事麼？」

「在你面前我不講假話，我就算得到了悲魔之刀，我也決不留在身邊，我會讓它永遠沉埋在黃河裏或者渤海中。」

沈神通微笑點頭：「很合情理，但如果那刀先落在我手中，你將來一定比現在更沒有名氣，因爲我將把此刀付託給一個人，此人必可成爲天下一流高手，他也必定是答應我盡力誅殺你爲世除害。」

陶正直聲音好像在呻吟：「你爲何這麼恨我？」

沈神通面色一沉：「我們之間一定有很多賬要算，如果我現在不是忙得不可開交，我一定全力逮捕你送官法辦。」

林長壽忽然發出咆哮聲。

他本來已經要死不活，但現在聽聲音卻好像已經可以動手打鬥，所以陶正直十分驚異地向他望去。

祇見林長壽壯健身軀已經站起挺直，憤怒的眼光當然是射向陶正直，看樣子現在三兩個大漢也恐怕不是他的敵手了。

啊呀，我明白了，怪不得沈神通揶揄取笑我拖延時間之舉，原來他早就知道我想等到和尚和這少年奄奄一息萬萬救不活才對付他的心思，而他當然也早就想了辦法，所以拖延時間其實對他有利，至少可以再取笑我……

陶正直此生第一次眞眞正正湧起恐懼，所以腳下不覺連退數步。

淨意和尚忽然也恢復生氣，聲音朗朗：「長壽，不准動，如果要殺人。沈老爺比你更會殺。」

林長壽雖是性子凶猛暴烈，但道理仍然是明白的，所以退回牆邊不再哼聲。

陶正直向沈神通拱拱手：「小可告退了，我希望永遠不再見到你。」

這個人一定在「逃走」方面曾經痛下功夫，所以不知如何已經失去了蹤影。

殿後角門又進來一個人，是個年輕男子，玉面朱唇眼如朗星，比之陶正直還俊美得多。

他滿面疑惑望住沈神通，問道：「你的確名不虛傳，無怪天下黑道高手聞名喪胆，但你爲何縱他逃走？即使陶正直武功很高明又很惡毒可怕，但有我埋伏一旁，幫不了大忙也一定可以幫個小忙，你爲何不動手？」

「唉，天下有很多事情不是動手拿人就可以解決的。」

「好吧，我相信你必有極堅強理由。不過我不明白何以你不許我露面？老實說，我劉雙痕還不至於怕他。」

沈神通笑容很深沉莫測：「你一定試過被不少女孩子單思苦戀吧？」

劉雙痕微現尷尬，道：「是的，但我已盡力避免。」

「但是，你可曾試過被男人單思苦戀滋味？」

「別開玩笑，有那種事我幾個巴掌刮過去，包他頭腦清醒。」

「女人的單思好辦，但男人的卻大大不同。尤其是武功高強而又奸狡惡毒之輩，陶正直就是這種人了。」

劉雙痕重重吸一口氣，才道：「那麼我眞的非常感謝你。」

他們一齊動手替和尚以及林長壽包紮傷勢，很快就完成了任務，四個人坐在一起。

沈神通用手勢阻止和尚說話，然後道：「不必謝我，我在屋頂丟入你們咀吧裏的靈丹是劉雙痕的，揚州春風樓的春風丹天下馳名，果然可以止血，也可以恢復體力。」

劉雙痕也學他阻止和尚開口，笑道：「你也不要謝我，因爲我想知道寒家的大自然劍法怎樣修習才贏得你小幻天詭秘武功？換言之，我怎樣才可以突飛猛進？怎樣才可以迅即突破我現在的造詣境界？」

淨意和尚聽得一時楞住，瞪目望着劉雙痕。

在武林中各門各派不但秘技自珍，而且向互尅的對頭門派探問破法，可眞是千古罕見有的奇事，當然也是大忌。

任何武林人都會把對方看成白癡，否則他怎會提出這種要求？而跟着免不了大笑拍拍屁股走開，就是不能走開，至少也會譏諷取笑幾句。

淨意和尚的反應正如天下所有武林人一樣，所以楞住以及瞪大眼睛。

但請別忘記他另有一重身份——是眞眞正正的出家人。

因此他忽然微笑，忽然恢復安詳平靜就可以理解了，因爲他現在早已不是江湖上爭雄鬥勝的武林人物。

「在這個有限時空的宇宙之內，一切的事物和觀念都是相對的，並沒有絕對存在。」

淨意和尚微微瞑目，聲音平和穩定而又清晳。當他開壇講經說法之時，大概就是這種親切而又莊嚴的樣子吧？

「小幻天家派內功秘要分爲男女兩途。總名都稱爲『動心忍性』。但女徒衆修習的路數方法以及成就其後都與男徒衆不同，所以女衆修習的內功以及外功又別稱爲『搖魂奪魄』。她們個個都能保持青春艷麗，甚至還多添了極之強烈魅力，足以挑動男人情慾使男人爲之狂亂，但另一方面，當她本身功力達到某一點，自身也有很大危險，她會倒行逆施做出種種可怕事情，以致招來殺身之禍。」

人人都靜默專注地聆聽，雖然個個都是男人，卻也都能了解女人有勇氣修習這種危險功夫的心情，青春誰不想挽留長駐？魅力更是夢寐以求之物，有此兩者，就算更艱難更危險，天下女人也不會退縮。

「現在講幾句題外話，我在此兩年多時時煉藥，其中有一種就是給呂驚鴻，使她不至於魔火焚心而遭慘死。」

但我爲何還要替她煉藥？我難道還拋撇不掉這個女人？我眞的本着菩薩慈悲心腸救她性命？淨意和尚苦笑時想一下，面色才又漸漸恢復寧靜。

啊，我本已明白，我和她的情況及發展，正是命運之中那無可抗拒的一部份，我曾經和她非常親密，也曾經非常愛她，雖然現在已不親密已不愛她，但那種關係卻已經存在過。那就是我親自種的「因」。現在種的卻是「果」的部份了。

「讓我們回到題內話，」淨意和尚緩緩說道：「我不是說過宇宙內一切都是相對的，都是二元的麼？情慾和理智正是一個好例子。當你身心都被情慾之火燃燒之時，你決找不到一絲一毫理智影子。反過來說，當你極爲理智之時，情慾也決不會抬頭，小幻天家派正是專走情及慾的路子。而揚州春風樓劉家卻是理智路子。情慾理智雖然是互不相容的，但亦互不尅，這兩種東西雖然可以同時存在你一身之內。但此長則彼消，卻也是我們經驗中顯而易見的事實。」

「劉家武功心法講究的是無善無惡，無愛無憎，無喜無懼等等原理，完全要合乎自然運行之理。這意思就是說必須盡力排除盡力摒棄一切情感和慾念，所以稱爲大自然劍法。」

沈神通直到現在才插口：「這些理論分析雖然很精闢高妙，但我懷疑實際上對劉雙痕有沒有帮助？」

「表面上看來好像沒有帮助，但理論是實行之母，我們必須先從理論上找尋推究，才知道我們要克服的是什麼障礙。」

淨意和尚看看他們表情，發現他們完全沒有反對沒有異議的意思，才又說道：「在先天上，情慾力量比理智大得多，所以小幻天家派的武功成就既快又高，可以歸入速成武功類型內，但大自然劍法卻相反，正如世上儘多十幾歲少年就已經是染有許多不良嗜好的壞蛋，但十幾歲的聖賢卻是罕有稀聞的事一樣。我們不妨從這方面加以推究，相信可以找出對劉雙痕有帮助的辦法。」

沈神通和劉雙痕都聳起耳朵聆聽，他們當然也了解淨意和尚並非早就胸有成竹，祇不過利用交談方式一步步找尋而已。

「據我看天下一切宗教聖者，一切倫理道德的賢哲，他們首先必須能够控制情慾，每一種情慾都是一個難關，也可以稱爲魔刦，你若要破關袪魔，祇有一個方法，就是面對魔刦，決不能躲避也不能找別一條路企圖繞過去。」

和尚大概已經找出方法，所以眼光更見湛明，微微而笑。

「我意思說劉雙痕不但要面對情慾刦難，還要進一步主動去找尋情慾險關，這是唯一可以帮助你突破的法門，你所懼怕的敵手既然是呂驚鴻，當然不可以找她。以我看來，陶正直是很理想人選。」

沈神通倒抽一口冷氣，和尚找的人選果然很對，但祇怕找得太對了，祇怕劉雙痕過不了這一關，天知道「人面獸心」陶正直有多少變態古怪手段？嚴溫和陶正直關係極之密切，所以只要看看嚴溫爲例就足够了，劉雙痕若是變成第二個嚴溫，那是多可惜多可怕的事。

除了林長壽不時握拳咆哮神態悍猛之外，其餘三人都不作聲，看來也都很平靜安詳。

和尚既然是眞正出家人，一旦進入空境，任何雜思妄念都汚染他不得，沈神通多智深沉，內心情緒向來不露諸形色。

但劉雙痕居然也能够很安詳，以他的年紀閱歷，能有這種胸襟修養實是難得之

至。

沈神通想起有關劉雙痕四件小事。

一是花月樓崔家雙生姊妹美麗可愛得叫人挪不開眼睛，但劉雙痕與她們同行數千里，竟好像不受任何影響，縱然其中另有內情，但在男人立場看這件事，却仍是不能不佩服劉雙痕的。

二是劉雙痕也曾看見李紅兒的「銷魂手」，當時他好像也不怎麼困難就移開眼睛。

三是他們躲在破廟屋頂向下窺看一切情形，沈神通伸手向他討取「春風丹」，劉雙痕既不多問也無吝色，一給就給了兩顆。

四是阻止他不可和陶正直見面，他不但眞沒露面，而後來聽了解釋理由，竟然還表示感謝。

而現在他不但很安詳甚至那微微笑容也都顯示謙虛的信心，他不但對他自己有信心，而且有慧眼，因爲他顯然正在等候當世智者的忠告。

希望我沒有看走眼，沈神通在心中對自己說。如此博大謙虛胸襟，加上家世武功和堅强自信，却居然還有如此俊美容顏，老天爺是怎麼攪的？我平生見過不知多少俊俏風流人物，却毫無疑問數他第一。

「祝你成功。」沈神通終於說。「若果失敗，你此生不是陶正直的奴隸就是呂驚鴻的了，這種後果當然非常之糟糕。」

「是的，我會非常小心應付，我現在只有兩個問題。其一是陶正直的下落你知道麼？」

沈神通點點頭。因爲當世無雙的扒手大王司徒拙巳經替他辦妥最重要的事，綫索原本來自小飯館伙計老黃，得知化名郝老爺的何同曾經走入一家師姑絲繡作坊。那老尼還曾送出門，所以沈神通叫司徒拙將老尼姑身上所有東西扒到手找尋新綫索，果然發現有封密緘柬帖，寫着呈交郝老爺親閱。

老尼姑身上所有物件包括柬帖立刻又回到她口袋及袍袖內，司徒拙還跟踪來取柬帖之人回到住處，料是何同無疑。

詳情剛剛飛報與沈神通，跟着又派人飛報說何同巳出門往這邊方向前來。

沈神通正好要帶劉雙痕去見淨意和尚，便一道走出野趣園，但遠遠看見陶正直入廟，又看見黑衣大漢踪影，所以也跟去了。

如今沈神通當然知道那司徒拙以爲是何同的人，其實却是陶正直。至於何同是否住在一起？抑或又巳經躲到別處尚未可知。

「我第二個問題是，如果陶正直實在太可惡，我能不能殺死他。」

沈神通苦笑一下，陶正直這條綫索得之非易，假如又斷了，這回想摸出何同踪跡祇怕比在大海撈針還難了（他剛才不肯出手截殺陶正直，便因此故）。

劉雙痕微笑道：「好，我一定忍耐。我也會帮你留意，雖然我還不知道你想從他身上查些什麼。」

沈神通居然把一切遭遇說出來。

現在連淨意和尚也不禁流出同情神色，當然也無限欽佩，一個人遭受這麼多磨折打擊，到現在還未找回妻兒，但却仍然那麼堅定那麼冷靜……

林長壽却驚訝道：「你兒子不該取名辛苦的辛字，這個字很不好。」

沈神通馬上將注意力轉到他身上：「你住在林家村？你爸爸叫林貫中？」

林長壽道：「是！」

沈神通冷笑道：「林貫中只怕不是你親爸爸吧？」

連淨意和尚劉雙痕兩人都大爲驚愕。

但林長壽那麼烈性子的人，竟然沒有爲這句侮辱性的話激怒，祇瞪大雙眼瞪住沈神通。

「爲什麼你不發怒？以你的脾氣應該一拳就打過來。」

「我是很想給你一拳，可是我忽然想到你絕不是亂講話的人，何況你又是師父的朋友，你救了師父也救了我，現在我只想知道你說那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如果我爸爸不是親爸爸，那麼他是誰？」

「你的確不知道你自己是誰？」

「如果我不是林長壽，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性情雖是猛烈，但並不魯莽也有腦筋，剛才如果你一拳打過來，我就暫時不向你說什麼話了。」

沈神通不論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總會帶給人許多驚訝意外，好像他身上有個專門收藏秘密的庫房。

「你親生母親當你三歲時去世，你親爸爸一來不會撫養小孩，二來要完成平生壯志，便把三歲的幼子交給比你大二十歲的大兒子，這時你大哥巳娶了親，所以只須改個姓搬到別處，對外就可以說你是他的兒子，另外你親爸爸深謀遠慮，生怕從前或將來的仇家查出你們下落，所以用一名厮僕頂替你大哥姓名繼續住在城內。」

大家都有些明白林長壽可能是誰？但還是要等沈神通親口說出才可以算數。

「你親爸爸就是當代著名刀法大家呼延逐客。」

沒有人作聲，連林長壽（現在應改爲呼延長壽）也不知該說什麼好。

「其實我會上你這兒來，」沈神通向淨意和尚說：「是因爲我暗訪林家，聽見長壽的哥哥嫂嫂禁止他來看你。話中提起你會武功，又與金家有關係，叫長壽不必替你担心，後來我與金算盤牽扯上，便趕快來看你，想不到買給你好好的幾件衣服，你連一天也穿不了，巳經弄得又是破洞又是血跡。」

淨意和尚只好苦笑，這種時候這種心情，沈神通居然還能够講笑話。唉，眞不明白他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但原來沈神通還有下文：「所以和尚你只好跟我到野趣園，向金算盤募化幾件乾淨衣服，順便養傷，那兒有吃有住，一定不會餓死。」

劉雙痕瞧出淨意的猶豫，便代他問道：「假如金算盤不肯供養呢？」

「他一定肯，他只不過被手下遮瞞，所以不知道有人想餓死淨意和尚，看來連呂驚鴻也不知道。」

沈神通凝望劉雙痕俊美臉蛋好一會，才又說道：「你回去就找金算盤呂驚鴻，你最少也要爭取七天時間，由於你們這一來不會跟別路人馬聯手，他們必定樂得答

應。」

「至於你，」他轉向呼延長壽：「回去告訴你哥哥，你爹遺言希望呼延家的後代，用悲魔之刀跟用橫行刀的人再較量一塲。記住，不是報仇，所以要光明正大，我如果能取回悲魔之刀，我會送去你家。如果我無能爲力的話，那就要你們自行設法了。」

他無能爲力當然就是「敗亡」之意。

「呼延長壽，回去記得拚命用心修習刀法，否則你們就很難長久保存擁有此刀了，此外，當日家師孟知秋留下的密函共有兩封，何同只得其一，所以他只知道悲魔之刀刀身上鐫刻的秘訣。」

他遞一封柬帖給呼延長壽又道：「這就是海龍王雷傲侯親自翻譯親自寫下的『魔刀訣』，一共有五頁。我不論能不能親手把悲魔之刀交給你們，但刀訣却應該先付與你。」

這樣將來呼延家子弟奪回寶刀的話，便有刀訣修煉，那刀訣雖是冠在刀上，但中土識得「巴利文」的人少得有如鳳毛麟角，得刀之人縱然明知刀訣在刀身上，却也只好望刀興嘆，所以此刀居然會碰上雷傲侯，實在可說是異數了。

×　　×　　×

一輪明月巳經高掛在樹枝梢頭，小院子裏清光遍地，桂花香味也瀰漫寒冷空氣中！

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本來是旖旎風流勾當，但主角竟是沈神通的話，便使人心生懷疑恐怕不是風流事情了。

沈神通在院子裏賞了一會月亮，踱回小廳，點燃燈火。

他算得很準，果然頃刻間就傳來兩個人的脚步聲一直走入院子。

但只有一個人登階入廳，是個中年僕婦，面貌粗陋，不過那對小眼睛却閃動着狡黠光芒。

她低低啊一聲，說道：「沈老爺，幹這種事情還點燈亮火？你敢是怕沒有人曉得？」

沈神通微笑盯牢她眼睛：「不必怕，這地方很好，雖然離你們金老爺呂夫人太近了些，但他們反而不會發現。」

他看見提到金老爺呂夫人之時這個叫做李嫂的中年僕婦眼中閃過驚懼，所以他覺得滿意，因爲如果李嫂出賣他的話，她本人何須驚恐畏懼？

「何況我要付給你不少黃金。雖然每一塊只是一兩，但很多塊加起來就是很多兩了，你難道不想在燈火下瞧瞧清楚每塊黃金的成色？」

貪婪渴望的神情巳完全祛除恐懼，李嫂立刻說：「你要的人巳經來了，他叫小瑞，人家只是一個十七八歲女孩子，你可千萬別駭着她才好。」

從以上這些對話聽起來，沈神通顯然正在做偷香竊玉的風流勾當，不過任何事情發生在沈神通身上往往會有意外變化。

名叫小瑞的少女被叫進來。

她在燈下一露面，任何風流旖旎氣氛都沒有了。

這是因爲女孩子長得實在太不好看，扁平寬闊黝黑臉龐上，鼻塌唇厚，身材臃腫，如果沈神通會看上她這種人才，還要千方百計花很多黃金約她幽會，說出去一定誰也不敢相信。

沈神通打量過她身上丫環裝束，才道：「小瑞、李嫂，我們今兒晚上見面的事，大家永遠都不再提起，這是爲了你們着想，所以希望你們不要忘記這一點。」

李嫂答應道：「我們當然會牢牢記住的。」

小瑞也應一聲，嗓子很粗糙！

沈神通拿出一個脹鼓鼓的布袋，兩指從袋裏拈出一塊四方扁形一兩庄的金塊，燈火照映之下，燦爛奪目。

李嫂實在不必把小眼睛睜得那麼大的，因爲沈神通巳經將金塊放在她掌心！

「小瑞，你和李嫂本來都是金老爺的下人，所以你們都不滿意呂夫人？」

小瑞應一聲是，李嫂就把金塊趕緊塞入肚兜！

沈神通果然不是做偷香竊玉之事，他正在蒐集情報，這種手法本不稀奇，只不過能够找得到適當有用對象，就不是那麼簡單了。

「你知道不知道有一個叫做何同的人嗎？」

小瑞搖搖頭：「不知道。」

李嫂雖然又塞一塊黃金入肚兜，却不禁微現失望之色，因爲她跟沈神通約定好每問一句話就是一兩黃金，如果小瑞知道得越多，當然賺的黃金就多，相反的如果小瑞知道得少，自然賺得就少了。

不過沈神通顯然全無吝惜黃金意思，所以他問了幾句廢話。例如：你家裏還有什麼人？你想不想贖身回家？這兩句當然完全是題外話。又例如：現在野趣園共有多少家人婢僕？其中有多少是呂夫人帶來的？

後來的問話其實也是多餘，不過李嫂却絕不同意，因爲她巳經一共揣起七塊黃金，任何問題對她來說決不是多餘的。

沈神通拈出第八塊黃金，小瑞微笑着瞧他！大概覺得這個人很有趣而且很大方，說不定他眞肯付黃金給主人，替她贖回自由吧？

一時氣氛變得輕鬆而親切！

「小瑞，你小心想一想，最近金老爺和呂夫人在一起之時，有沒有說過些特別的話？」

小瑞立刻點頭：「有，我第一次看見老爺板起面孔跟呂夫人講話。他說那個女人不是普通女人，你或者任何人都不許動她，呂夫人忽然掉下眼淚，但老爺仍然很嚴厲說，我寧可對一百個人失信，決不可欺騙沈神通……」

小瑞娓娓道來，倒也生動。

而沈神通那副全神貫注的樣子，任何人都一望而知這些話對他極有價值。

正因此故，李嫂才不斷暗自頓足歎氣。要是小瑞老練一些，保證最少有五六塊金子入手了，她直到現在才發現沈神通有一條約定非常可怕，那就是當他們交談時李嫂絕不許插一句嘴否則追回全部金子。

這條約定很可能鬧出人命，如果李嫂眞看不開的話。因爲小瑞又繼續道：「呂夫人沒有說話，只靜靜地淌淚，那樣子眞是可憐極了，連我也覺得很不忍心，老爺後來歎口氣說，就算我肯失信於沈

神通，但眼前仍要忍耐，絕對不能動那女人。呂夫人這時才開口說，那麼你是答應不論沈神通過得過不得關，那女人仍然要給我了？老爺說……」

李嫂已快要昏倒，但覺平生所識所見的人，以小瑞最愚蠢了，這些話每一句絕對都值一兩黃金，但她却好像對黃金有仇似的，竟然往外推去。莫非她忘記二一添作五，有一半黃金是她的麼？

李嫂急也沒有用，沈神通溫和注意的表情大大鼓勵小瑞。

「老爺說，我有什麼不聽你的呢？但我們爲何要惹這麼多身敗名裂的禍事？而且我不明白你爲何一定要那個女人？呂夫人說：因爲你曾經讚過她說她漂亮。老爺說：但那時候我根本還沒有見過她，我只不過聽底下人報告而已。」

小瑞終於停嘴，可憐李嫂已經滿面流汗雙腿發抖。小瑞看見了訝道：「李嫂，你不舒服？」

李嫂恨不得給她兩個大耳光，最好把她打得嘴巴淌血，但已因又急又氣而渾身無力，甚至連話聲也很低微：「我很好。你眞是讓人疼愛的小妞兒……」

小瑞居然高興地笑一笑，道：「老爺，我的話對你有沒有用呢？」

沈神通向李嫂豎起一隻手指，一面微笑應道：「有用，有用極了。」

一隻手指表示要扣回黃金一兩，這也是約定條件之一。李嫂雖然未曾昏倒，却已發出極重喘氣聲。

「老爺，你還要不要問？」

沈神通豎起兩指，說：「剛才的話很精彩，但你還未曾講完。」

「是的，」她又說道：「我家老爺又說：現在你派人帶走她，但一定要記住兩件事，第一件是絕不許動她，第二件是一定要及時帶她回來，以免到時非交人不可却交不出人，這樣我們才有轉圜的餘地。呂夫人對老爺所說的條件都答應了，以後就沒聽見他們提過這個女人了。這個女人到底是誰呢！」

沈神通豎起第三隻手指。

李嫂不是喘氣而是呻吟了。小瑞訝道：「李嫂，你眞的沒有事？」

沈神通當然對李嫂的心理反應過程瞭如指掌。他其實也不過故意是順便作弄她一下而已，並非眞的小氣不捨得花錢，所以他道：「小瑞，我還有話問你。」

這句話好像定心丸，李嫂魂魄登時都回來了。

「你知道不知道那個女人藏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

「呂夫人的家人之中誰不見了？」

「一共兩個，一個叫來富，一個叫玉成。」

「你知道不知道他們到底會落脚在那裏？」

「不知道。」

沈神通豎起的三個指頭都收起來。

李嫂已經心雄胆壯得很，腰支挺得筆直，還居然敢違約開口。

「我知道。」她說：「哎呀，我忽然記起一開口金子就通通要吐還給老爺，所以我又駭得忘記他們在那兒了。」

沈神通笑一笑。他不但不生氣，反而覺得這婦人刁滑得非常有趣可愛。當然，事實上却是由於她知道那兩個家人下落之故。

「你口袋裏的八塊黃金如果能使你不再驚駭，我猜想再給十兩一定可以帮忙你的舌頭把話吐出來。」

黃金一塊一塊地放在桌面，每塊都燦爛得悅目極了，至少世上很少人會認爲難看。

李嫂立刻說出一個地址，那是在野趣園和城市中間的一個小村落。

那村落莫說正當必經之路上，其實祇要是在野趣園周圍數十里範圍之內，沈神通也一定知道，因爲他老早就弄得很清楚，有很多地方甚至親自踏勘過。

沈神通的心突然跳得很急，神智也有那麼一陣子迷迷糊糊。

一陣寒冷夜風撲面驚醒了他。眼前多出一個人，但沈神通並沒有很驚訝，因爲那人是丰神俊逸的劉雙痕。

「她們已經安然回去，我把風時一直也很小心，絕對沒有人能潛近。」

「謝啦！兵貴神速，我馬上就走，最遲凌晨可以趕回。」

劉雙痕聲音有點担心，說：「如果明兒早晨忽然要動手，而你却奔波折騰了整整一夜，況且城門閉得嚴嚴的，你把她安頓在那兒才好呢？我看你這一去若是成功，乾脆別回來。」

沈神通搖頭歎口氣。我何嘗不懂得撒腿一跑的辦法？但這一戰關係重大之至，最重要是有機會把何同蹤跡查出（司徒拙等人仍然依照指示進行查訪和監視中。）何同這王八蛋還不要緊，要緊的是要從他身上追查出兒子沈辛下落，目前種種跡象，都强烈顯示自己的兒子早就離開了他母親。

其次就是「悲魔之刀」，這是師父孟知秋向人許下的諾言，如有可能，當然最好能保存他數十年的聲名信譽。

所以沈神通用苦笑表示決不能一走了之。

劉雙痕却笑得一點不苦，輕輕道：「這事似乎不難解決，但你却是關心者亂，所以你根本已不能施展你震驚天下的智慧了。」

劉雙痕的話果然收到「刺激」的效果，沈神通立刻收攝心神變得十分冷靜與沉着。

劉雙痕的笑容更顯愉快，又說道：「你忘記了，有些事情並不是祇有你才辦得通。而且你運氣很好，因爲你恰好有朋友願意分勞分憂，所以如果那地方太遠，就讓我獨自去，如果不太遠，你陪我走一趟，下半截就是帶她遠走高飛，這才是最勞累的正本戲，我獨個兒唱，你早早回來休息養精蓄銳，我却學那黃鶴一去不復返，因爲安頓好尊夫人之後，我直接去找陶正直。」

此舉還有一些好處已經不須說出，例如，金算盤發現馬玉儀失踪，而沈神通却好像從未離開過「野趣園」一步，必定會反而疑惑到何同頭上，爲了氣憤也爲了收拾殘局，金算盤可能會托出全盤內情，同時把悲魔之刀雙手奉上，免去了一場凶危

惡戰……

沈神通忽然覺得劉雙痕深不可測，這是指胸襟才智而言，祇不知在武功方面是否也如此？

那張俊美面孔和愉快笑容並沒有答案，也沒有暗示。

但沈神通却忽然比劉雙痕愉快一百倍還不止。因爲馬玉儀絕對不能再遭遇也不能忍再受任何挫折磨難了。所以除了劉雙痕之外，還有誰的能力可堪信任付托呢？

× × ×

人生本來就是別時容易見時難的。

所以古往今來無數聖哲智慧之士，用清心寡慾或苦行等嚴刻可怕方法，力圖避免有情，有情就是不能忘情！

如果能「忘情」的話，那管別離也好，相見也好，有何分別有何不同？又何來「易」「難」之有？

但遺憾的是古人又曾慨然扼腕太息說：人非太上，孰能忘情？

「太上」就是聖人哲人之意，世上大多數人只是「人」而不是聖哲，故此大多數人不能忘情。

也因此公門强人沈神通渴想和嬌妻愛子相見相聚，這種心情既可理解又使人同情。

但他能否突破命運之羅網？

答案是「很有希望」，但這種事情當然不是一蹴可及的。所以故事還要繼續下去。

請各位看官注意下一篇「身無彩鳳雙飛翼」，便知端的。

（本節完‧全文未完）

拳擊漫談

豺狼拳

麥海雲

在少林寺裏面首先創造的拳脚，叫做十形拳，即是龍，蛇，虎，豹，鶴，獅，象，馬，猴，彪。十形拳的招式已經有許多練武之人懂得很清楚，其中的龍形拳，蛇拳，虎，鶴拳等，都已有立門戶，成爲比較大的門派，其實十形拳之外，仍有另外一些像形拳的，因爲那種拳脚比較偏僻，並非經常施展，故此沒有一代代的傳下來。

其中有一套像形拳叫做「豺狼拳」，相當有趣，因爲這一套拳脚係模仿豺狼的動作創造出來，很少拳師看見過這種招式，碰着在山林之區搏鬥，林深草密，用豺狼拳各種招式搏鬥，有利得多。

豺狼本身的四隻脚毫無用處，只係靠一張嘴，不過，給豺狼纏住，那就相當危險，故此，豺狼拳所發的招式係纏打那一類，即是纏住對方然後出擊，如果由他發招，他不單是標馬上前，立刻搶攻，而且一出手就把右手向對方一雙眼拍下，左手向對方下體出擊，一出手就分別向對方上下兩個要害進攻，使對方傾全力擋格，那就達到纏打的目的。

假如受擊之人分別用上下兩手，一隻手由下邊托上，另外一隻手由上邊劈落，希望用這兩隻手壓制對方出招，那麼，正合豺狼拳纏打的願望，因爲兩手相交，他練過纏打，對方未必懂得這一套，十居其九打輸，假定發招的人，上下兩手齊出，分別向對方的眼睛和下體出擊，給人擋住，他就順勢抓住對方一隻手或兩隻手，使勁向自己懷裏一拖，隨即用膝撞之法，把左脚提起，向對方胸部撞擊，在人體兩邊胸骨最低之處的中間，另有一塊軟骨，保護心臟，叫做劍突，那是一個大穴，由於軟骨無法使它練到堅如鐵石，給膝頭那塊大骨向上撞擊，打中了就痛澈心肺，必然倒下來，再又因爲給人抓住一隻或兩隻手使勁一拉，失去重心，然後給膝撞襲擊，那就更加不易抵擋。

上述的招式係纏打許多招式之一，另外一些招式就係抓對方的頭髮，向下一沉，跟住一個劈胸掌，由高處打落，劈對方的喉核，這一招也是非常毒辣的，劈中就必操勝劵。

頭髮被抓，不一定係向背後使勁扯下來，有時會順勢向下一沉，使頭臉俯伏下來，假如正面出擊，用一隻手或兩隻手扯住對方頭髮往下一沉，並非由背後扯他，那就可以乘用左邊或右邊的膝蓋骨向上頂插，上邊使勁一壓，下邊撞擊對方的下頷，撞中就有可能令對方倒地昏迷，假如十分頑强，仍然捱得起，扯頭髮的一雙手化爲劈掌，一齊向對方左右兩邊額角劈下去，劈中就贏。

豺狼拳有些絕招係倒地打出的，所用的就是較剪脚，他並非給對方推動，然後施展這種脚法，往往從較遠之處直衝過來，走近對方，然後自己仰臥，雙脚撐出，撐中對方的膝蓋骨或照面骨，便會發生劇痛，無法再鬥下去。

反之，撐不中他，那條腿略爲擺側一點，用左右兩脚夾住對方的前鋒馬，使勁一拉，有如一把較剪，對方受擊，便會倒地，一旦倒地，就用脚踐踏他背後的要害，非同小可，踏中就贏。

由於豺狼拳特別喜歡纏住毆打，而且係手脚齊施，故此，特別適合在曠野的地方打鬥，就算在斜坡上面施展這一招，也是非常有用的，雖然一般拳師不喜歡採取這樣野蠻的搏鬥方式，不過，碰着生死關頭，仍可施展出來。

精選短篇奇情小說

楊威·文
盧令·圖

絕代鐵漢

知遇深恩

英雄館三個金漆大字，在陽光下閃閃生威，天鷹王戴月越看越愛，他實在捨不得走開，雖然已經看了很久，但那三個字實在太好了！

名與利，富與貴，從此要好好的享受享受，而且又不須勞神傷氣，坐享其成就行了！

試想，這樣多的好處，叫天鷹王戴月如何不喜歡呢！

這塊金字招牌是袁守田老爺子親手題的字，雖然不能說與黃帝御筆相提並論，在很多人眼中看來，那也差不多了，甚至有些地方還要威風，更加有力！

「袁老爺子，你天高地厚的恩情，戴某一定會報答！」天鷹王戴月感激之餘，忍不住說出心內的想法！

「感恩圖報，是眞英雄！」這聲音突如其來，將天鷹王戴月駭了一跳。

尤其是像他這樣一等一的高手，別說是欺近身來，即是方圓五丈遠近的飛花落葉，也瞞不了他！

來人既能毫無徵兆的欺近，必然負有上乘武功，天鷹王戴月大驚，身形微矮，雙掌擋在胸前，護住全身要穴，定睛朝前望去。

「殺！」這聲不亞於晴空霹靂，直震得附近幾株大樹的樹葉簌簌作響。

以天鷹王戴月的武功，猶自感到胸腹間血氣翻騰，可想而知，來人內家氣勁，已有非同小可的成就！

安居樂業江湖客

電光火石中，一股强勁已極的掌力襲到，天鷹王戴月無暇多想，保命要緊，聽聲辨形，運起全身勁力，揮掌擊出，迎將上去。

「嘭！」雙掌接實，發出震天價的暴響。

天鷹王戴月心內大駭，來人掌力之雄渾，爲十年來之僅見，倉促之間，雖不至於輸，但也給震退了五步有餘，才勉强站住脚。

可是，對方却退了七步，天鷹王戴月趁這時候，才看清對方頭戴斗笠，一身勁裝，中等身材，看不清楚臉目，約莫三十來歲左右，那也只是從對方下半截面形判斷。

「閣下是何方高人，戴某在此，別得罪了好朋友，那時不大好！」

「放心，待會我一定與戴老大有交待！」來人笑道，語氣倒還顯得客氣。

「是友是敵，最好說個明白！」天鷹王戴月急道。

「看掌！」來人根本不回答，身形驟進，右掌輕拍，如封如閉，變幻不定。

天鷹王戴月紋風不動，雙眼緊盯在對方手指上，待對方招式將老未老之際，左掌倏劈，當胸疾打，那等快法，是最好的攻勢，而且時間拿揑得恰到好處，對方任何變化都招架不了！

突然，似乎有點不對頭，天鷹王戴月本能後退，放棄追殺，果然不錯，一條細

得不能再細的金綫，前端繫着枚三寸長的金針，事先毫無徵兆，往天鷹王戴月耳中射去，雖然僥倖得以避開，也駭了一身冷汗！

「颼！」一條人影由濃密樹葉中穿出，落在平地，纖塵不揚，那身輕功，已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好！」那人笑得很和氣，大約四十來歲上下，就像個團團和氣的好好先生。

天鷹王戴月又驚又怒，喝道：「你究竟是什麼人，下這毒手！」

「哈……」二人聽了，笑得前伏後仰，似乎聽到什麼滑稽的事，笑得闔不攏嘴來。

突然，腦後靈光一閃，天鷹王戴月冲口叫道：「一綫牽魂柳邊城！」

「正是柳某人！」和和氣氣的先生笑道。

天鷹王戴月深深吸口氣，今天想不到碰到這魔頭，一綫牽魂柳邊城在武林中，可說是威名赫赫的人物，爲人亦正亦邪，做事爲人，全憑自己的好惡，如果翻臉成仇，那是什麼手段都用得出來！

在江湖上傳聞，一綫牽魂柳邊城與錦毛獅毛建極要好，那麼旁邊這位就是錦毛獅毛建了！

「哈哈哈，戴老大好聰明，看來已知道我這位兄弟來歷！」一綫牽魂柳邊城笑道。

「毛兄好雄渾的掌力！」天鷹王戴月抱拳道。

「再說下去，毛某人無地自容！」錦毛獅毛建說時，已脫下斗笠。

天鷹王戴月微微一笑，他苦練鷹爪功成名，在掌力上來說，素來自負得緊，錦毛獅毛建的掌力在江湖上固然是霸字號人物，在鷹爪功下，仍然是稍遜一籌，因此之故，也懶得與他客套多說，一笑了之。

「戴老大，可知我們兄弟二人來意？」一綫牽魂柳邊城笑問。

天鷹王戴月搖了搖頭，心內已在暗暗提高警惕，道：二人說不定受人委托，前來謀害自己也說不定。

「哈哈，戴老大恐怕想不到，今後我們是一家人了！」一綫牽魂柳邊城笑道。

「一家人？」天鷹王戴月實在不懂。

「哈哈，戴老大可覺得袁守田袁老爺子够義氣，對你來說，是否太好了？」一綫牽魂柳邊城笑問。

「嗯，他老人家義薄雲天，我姓戴的心服口服，沒其它的說，永遠會感激！」天鷹王戴月激昂道。

「袁老爺子果然沒有看錯人，我們兄弟今日也試過，戴老大是一位英雄，我們以後跟着你！」一綫牽魂柳邊城這次沒有笑，神色莊重道。

「這是什麼話，戴某人怎敢當此！」天鷹王戴月急道。

「嘿嘿！袁老爺子命我們兄弟跟隨戴老大，他老人家一言九鼎，我們本不必懷疑，但此事關係一生榮辱，敝兄弟才不揣冒昧，出手試試，剛才我們已出盡全力，猶自不敵，因此我們心悅誠服，跟隨戴老大！」一綫牽魂柳邊城說得慷慨激烈。

天鷹王戴月本不願意，因爲這一綫牽魂柳邊城兄弟二人，在江湖上仇家太多，而且都不是好惹的角色，與他們混在一起，以後必然是麻煩大，是非多；可是，袁守田老爺子的推薦，還有什麼話說！

「戴兄，袁老爺子還有許多說話，我們找個比較安全的地方談話如何？」錦毛獅毛建低聲道。

「哦，對，待兄弟替二位接風，請到武館內喝酒談心！」天鷹王戴月引二人到後院。

酒過三巡，大家益發熟絡，一綫牽魂柳邊城道：「袁老爺子二子一孫，全在北京做大官，做人來說，也算得有福有壽之人，可惜……」

天鷹王戴月聽對方言下之意，袁老爺子似乎還有什麼隱痛，不由驚問道：「以他老人家的聲望地位，莫非還有什麼不足之處！」

「嘿嘿，不足之處？」一綫牽魂柳邊城說到此處，神情頗爲激憤，叫道：「就是太富足了，所以才引起江湖朋友的紅眼，開頭數字小，還可以勉强湊合，到後來簡直是敲詐，許多江湖道上的正義之士看不過眼，出面干涉，却因此種下禍根！」

「此話怎說？」天鷹王戴月簡直驚奇了！

「唉，還是別說了，說來徒令人傷心難過！」一綫牽魂柳邊城廢然長嘆，似有無限心事。

「柳兄，你太見外了，」天鷹王戴月不高興道：「兄弟受袁老爺子天高地厚之恩，不說別的，拚着這條性命，也要和他那些仇家周旋到底！」

「老大，今日與戴兄初次見面，別煩他了，目前我們兄弟尚能應付，以後倘若力有不逮之處，再請他相助一臂之力好啦！」錦毛獅子毛建道。

「不錯！」一綫牽魂柳邊城點頭道。

「這是什麼話？」天鷹王戴月跳起來道：「別說戴某人身受袁老爺子大恩，即使站在江湖同道的身份說話，也不容此事發生！」

「我們知道戴老大爲人，所以說明眞象，但有些芝麻綠豆的小事，又何必勞煩你的大駕，當我們兄弟應付不了，一定請你帮忙！」錦毛獅毛建道。

「好吧，自家兄弟，不須虛套多說，乾！」天鷹王戴月心情愉快，頻頻舉杯。

三人越談越投機，一直飲到深夜時分，一綫牽魂柳邊城兄弟倆告辭而去。

英雄館在洞庭湖附近的軍山鋪來說，可算是一件大事，尤其是袁守田老爺子推薦，到館學藝的人越來越多，天鷹王戴月見了，心內高興之餘，對於袁老爺子益發感激不盡。

忙了半個月，事情總算有了頭緒，天鷹王戴月每日生活也頗有規律。

初更時分，天鷹王戴月喝過兩杯，然後準備沏壺上好的清茶——

突然，他聽到一陣極輕微的衣袂帶風聲，心內驟震，來人輕功極佳，前後左右，共有四人，天鷹王戴月右手輕輕往前微按，微風拂過，燈火立時熄滅。

「好！」夜行人輕喝，似乎是讚揚主人反應敏捷。

天鷹王戴月暗自怪異，這四人到底是何方神聖，看他們言行，似乎並未把自己

放在眼內，嘿嘿，今晚倒要好好與他們周旋周旋！

「主人請出來吧，好朋友到了，別玩什麼花頭啦！」一名高瘦子大刺刺道。

「颼！」天鷹王戴月心內豪氣頓長，穿窗而出，屹立在四人包圍中間，毫無懼色。

「不愧爲天鷹王！」當中一人說着，立即鼓掌，其餘三人也熱烈鼓掌。

「四位是何方高人？今晚光臨寒舍，又蒙着臉，請示明來意，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誤會！」天鷹王戴月抱拳道。

「哈哈，戴兄別放在心上，我們四個在江湖上算不得什麼，只是久慕天鷹王大名，不揣冒昧，前來討教討教，並無其它意思！」高瘦子哈哈笑道。

天鷹王戴月當然不會相信對方所說，他們此來必然另有用意，當下淡淡道：「戴月薄有虛名，也是江湖上的朋友抬愛，並無什麼特殊本事，四位又何必來試！」

「戴兄別客氣，小可請教幾手絕招！」高瘦子說罷，緩緩走入場中，另三個往後退，並未採合圍戰術。

「請！」天鷹王戴月心內暗怒，當下決心給對方一個厲害，所以也不多說，只是盡到禮數就算了！

「看掌！」高瘦子眞不客氣，肩頭微微一晃，直欺進中宮進掌，身法步法確非凡俗之流可比，但對付天鷹王，似乎仍算過於大胆些！

「好！」戴月雖說沉得住氣，但對方目中無人，令他實在怒火中燒，大喝一聲，右掌猛擊，一股強勁的掌力破空而出。

高瘦子似乎知道厲害，怪叫一聲，閃身往左避開。

天鷹王戴月得勢不饒人，攻勢有如狂風驟 般，掌力巳將對方罩住，高瘦子拚命閃避，僥倖避開七招，第八招再也避不了，「砰！」終打中肩頭，整個人飛起，往牆上撞過去。

其餘二人見了，不由大吃一驚，騰身而起，撞在牆壁前面，伸手抓住肩膊，饒是如此，仍然吃不住勁，蹬蹬蹬，碰到牆上。

天鷹王戴月也不追趕，心內暗道：這三人武功並無什出奇，今晚大胆來此，到底是爲了什麼！

突然，一股强勁巳極的氣流，由後腰襲至，天鷹王戴月不由大吃一驚，剛才掌創三人，心內一時大意，忘了另一敵人，此時無暇多想，運勁往後擊去。

「嘭！」雙方掌力接實，竟是個不分軒輊局面。

「好傢伙！」天鷹王戴月怪叫一聲，急速翻過身來，揮掌猛擊過去。

「嘭！」……一連七掌，二人仍然不分勝敗，在戴月來說，這是從未有的事實，鷹爪功無堅不摧，對方又是何人，竟有此强勁掌力。

「再試這招！」對方怪叫一聲，矮胖子展開奇招，頓時虛實莫測，變幻不定。

「來得好！」天鷹王戴月奮身迎上，全力周旋。

「我們去搜！」另三人乘此時，往後面掠去。

「小心！」矮胖子百忙中叫了一聲。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天鷹王戴月心內更加奇怪，忍不住喝問。

「哼！」矮胖子只冷哼一聲。

那三人却匆匆往後院掠去，天鷹王戴月沒有做什麼壞事，心內坦然，但四人來得奇怪，尤其這矮胖子，更加透出奇怪，他到底是什麼人呢？

此時，矮胖子只是靜靜的站在一旁，似乎是監視天鷹王戴月行動，讓那四人行動！

心內微一沉吟，天鷹王戴月巳有了決定，今晚必須與四人，其實只有這矮胖子老者最厲害，只要放倒他，其餘三個根本是微不足道。

矮胖子似乎看出天鷹王戴月眉間的殺氣，立即全神戒備。

「看掌！」天鷹王戴月大喝一聲，鷹爪功提到十足，明刀明槍的猛攻。

「颼！」矮胖子這回不硬拚，只是遊鬥，身形騰挪閃避，繞住戴月不斷兜圈子。這傢伙輕功的確不同凡响，一時三刻，還無法奈何得了他呢！

天鷹王戴月突然一蹬脚，騰身掠起往後面翻去，那三個總可以放倒。

「殺！」矮胖子大喝聲中，右掌全力出擊，他是想將天鷹王戴月留下來。

「嘿嘿！」天鷹王戴月又豈不知對方心意，他既以鷹爲外號，這輕功自有不凡造詣，雙臂疾振，人巳凌霄冲起，横掠開去，巳在五丈遠了！

「站住！」矮胖子不由大驚，拚命趕來。

天鷹王戴月如何會聽他的，身形一躬，有如脫弦之箭，往前疾馳，這英雄館地方只不過二十丈方圓大小，兩個起落，巳到內院，那三人彼起此落，逐屋搜查。

一股無名火冒升，天鷹王的家內，竟然任由人家搜索，姑無論他們是爲了什麼，到底對方太輕視自己了，戴月長嘯一聲，人巳到，雙掌巳運足全力，朝前擊去。

試想，那三個如何消受得了，紛紛逃竄閃避，天鷹王戴月這次含憤出擊，豈容他們逃出手去，劈空掌力打出，巳有兩個跌倒。

後面追來的矮胖子吼叫如雷，天鷹王戴月胸中怒火爆發，兩眼赤紅，身形疾轉，正面對矮胖子，彈身縱起，往前撞去。

那三個人雖有兩位受傷，此時似乎看出危機一瞬，不敢怠慢，紛紛趕來救援！

「嘭！」矮胖子硬接一掌，往後就倒，看來鷹爪功仍然是不能輕侮，矮胖子身形微凝，天鷹王戴月大叫一聲，右掌猛拍，存心將對方收拾下來。

矮胖子這次根本無法逃得了，雙眼巳露出死灰色，仍然拚力迎上！

「你敢殺公差！」後面那三人叫道。

「什麼！」天鷹王戴月不由大驚，撤掌後退，矮胖子死裏逃生，怔怔的似乎駭呆了！

「嘿嘿，你看！」那三人掏出腰牌，果然是益陽公差。

天鷹王戴月雖然稱雄武林，這拒捕殺公差之事，他還不敢做，微怔之下立即道：「各位既是公差，應當堂堂正正說明來意，像這樣蒙着面闖進來，我還以爲是强盜或仇家呢！」

「有人報說英雄館暗藏匪徒，明查行麼？」高瘦子這回神氣得很，官腔十足。

「什麼話？」天鷹王叫起來：「姓戴的行走江湖，雖不敢標榜俠義，倒也從未與匪徒交結，四位今晚巳經查過，可有窩藏來歷不明人物！」

「這點，我們會據實回答大人，告辭了！」高瘦子說罷，當先縱身越過圍牆，其餘三個也相繼掠出去。

天鷹王戴月站在院中，望住他們離去的地方，心內思潮起伏，這是什麼回事，竟然出動公差？

那高瘦子三人是公差，但矮胖子却是江湖高手，像他使的掌力，決非尋常江湖道，究竟是什麼人呢？

「看來是袁老爺子的對頭暗中作怪，他們好靈敏的消息，一綫牽魂柳邊城及錦毛獅毛建的出現，巳令對方警覺，嘿嘿，不怕你們厲害，俺天鷹王不是可以駭倒的，你們想動袁家一草一木，放着戴某人不死！」

天鷹王戴月思前想後，決定沉住氣不理！

十日，不見動靜，戴月暗中留下了心，決定四下走走，看看附近地方有什麼江湖人。

兩天後，他來到夫子廟。

正是黃昏時分，廣場上頓時熱鬧起來，說書的、賣膏藥的、看相算命、賣解的以及茶水等小販，人頭湧湧，氣氛頗爲熱鬧。

天鷹王戴月東看看，西溜溜，停步在賣解的前面站着。

「小虎子，打一套猴拳給各位大爺看看！」場中一名花白鬍子的老者叫道。

「是！」一名十來歲的小童，大模大樣走到場中，向四下來個羅圈揖，然後一招一式演出來。

天鷹王戴月很喜歡這孩子，雖說火候不足，一套猴拳倒耍得似模似樣。

「好！」旁觀衆人齊聲喝采。

小孩似乎得到鼓舞，使得更加起勁。

正在這時，一顆小石頭疾滾過來，小孩猝不提防，一個踉蹌，幾乎跌倒。

觀衆見了，轟然大笑。

小孩急得滿面通紅，老頭似乎也大感意外。

「耍猴拳的，你是怎麼攪的！」一名三十來歲的人，看上去斯文秀氣，不像一個粗人。

天鷹王戴月却看得清楚，那石頭正是此人攪鬼，對一個走江湖混一碗苦飯吃的小孩子，也出手搗亂，總不會是個像樣的人！

老頭子這時趕緊抱拳道：「大爺，請多多原諒，小孩子見不得大場面，請多多包涵！」

「嗯，你們又何必幹這一行？」斯文秀氣的年青人道。

「大爺，我們不幹這行，又幹那行？」老頭苦着臉回答，露出戚然神色。

「這樣吧，你們一老一少，可到我家去吃碗閑飯！」年青人笑道。

「多謝大爺，無功不受祿，我們內心，感謝大爺好意，却不敢到府上騷擾！」老頭抱拳道。

「你們二人住在何處？」年青人堆笑問。

「老君廟！」老者答道。

「嗯，那地方不錯！」年青人說罷，施施然走開。

天鷹王戴月看在眼內，知道有古怪，只是並不清楚，他們玩的什麼把戲。反正老君廟還在，不怕他們跑了，大白天不會行動，最少也會在初更後，才能攪鬼！

一老一少又繼續玩，當他們收錢時，天鷹王丟了塊碎銀子，然後又往其他地方走動走動，那年青人不見，只怕巳經離開了！

初更後，天鷹王戴月趕到老君廟，很清靜，除了廟內透出微弱燈火，四周是一片黑！

他找到株大樹，躲在濃密樹葉中間，安安穩穩睡在樹枝上，倒還舒適！

三更過後，才看到一個人影，閃閃縮縮走來，正是那斯文秀氣的年青人。

「好傢伙，看你玩什麼把戲！」天鷹王戴月精神一振，準備行動。

年青人來到廟前，端詳了好半天，立刻轉到後面去，微一提氣，越過丈多高的圍牆，輕功倒還過得去。

天鷹王戴月微一提氣，身形掠過三丈，落在大殿頂，貼着瓦面滑過，落在後院亭子上，靜立不動。

「師伯，你今天才到！」正是那年青人的聲音。

「你到底有什麼事，叫我們來，又玩這莫名其妙的把戲，十幾年來，搖山槍高天保在江湖上，也算有點名堂，怎麼做事竟會鬼鬼祟祟，不像個人物！」老者不悅道。

「師伯別見怪，實因我的仇家太厲害，所以才以此動作說明關係，我自出江湖，又未見過師伯一面，而且小師弟年紀小，他不會怪我！」年青人道。

「你的仇家是什麼個來歷？」老者問道。

「鐵拳何宗烈，他就住在十里外！」年青人道。

「嘿嘿，鐵拳何宗烈好大的胆，待俺去試試他，到底有什麼了不得的本領！」老者怒道。

「師伯今天才到，休息兩天再去吧！」年青人笑道。

「胡說，對付個鐵拳何宗烈，還用得着休息，事不宜遲，帶路！」老者說完，立刻站起身來。

天鷹王戴月聽得很明白，原來這年青人是近年崛起的好手，搖山槍高天保，在兩湖的名頭極响，他這位師伯，更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煞星——土龍王于謙，他們今晚去找鐵拳何宗烈，倒是有趣得緊！

「小虎子，待會動手時，你別上前瞎混，站在一旁看着就是了！」土龍王于謙道。

「知道了，大師伯！」小虎子恭敬回答。

天鷹王戴月心內暗嘆，搖山槍高天保的師父，也曾是江湖上的好漢，十年前爲仇家所害，到現在還不知道仇家是誰，小虎子正是高天保師父的孤子，今晚相見，師兄弟二人相顧黯然。

三人施展輕功，因爲小虎子年紀小，輕功火候較差，土龍王于謙及高天保反正不急，所以放緩脚步，好不容易趕到目的地。

「你去找他來，我們在此等候！」土龍王于謙站在塊平地上，命高天保去約敵人。

「是！」搖山槍高天保說完，立即縱身前去。

天鷹王戴月很高興，他今晚適逢其會，倒要看看兩湖的强者到底武功有多好。

不一會，遠遠傳來呼喝聲。

「哼，鐵拳何宗烈，今天是你死期到了！」土龍王于謙門戶之見極深，尤其是搖山槍高天保，是師弟唯一愛徒，受人欺負，做師伯的自然有責任討回面子。

颼颼颼，七人如飛趕到。

當先一人，五十來歲，雙目烱烱有神，尤其是那兩隻拳頭，比平常人大一倍，不言而知，此人正是鐵拳何宗烈了！

其餘五人，全是一色的紅衫黑褲，胸前繡着黑字，「血！」字的左下角有數目字，由一至五，順序而來。

天鷹王戴月心頭大震，血旗五雄怎麼也來了，鐵拳何宗烈與他們混在一起，當然不會是好人，今晚土龍王于謙贏了就罷；否則，倒要伸手管一管閒事。

「咦，這老小子是什麼人？」血字五號見了有人，忍不住奇怪問道。

「姓何的，待俺來會會你的鐵拳！」土龍王于謙不願多浪費時光，緩步上前，準備大戰。

「原來是土龍王于謙，好極了，何某等了幾年，今晚總算如願以償！」鐵拳何宗烈朗笑聲中，大踏步走上來，那種不可一世的氣概，的確令人不敢小視。

「請！」土龍王于謙微一抱拳，立刻亮開門戶。

「看拳頭！」鐵拳揮動，又勁又急，旁人只見他肩頭微微一晃，快如閃電，巳快打中土龍王的鼻子。

「嘿！」土龍王于謙右手輕抬，併合指巳發，疾點對方寸關大穴。

「呼！」鐵拳一轉方向，猛擊于謙太陽穴。

「好傢伙！」土龍王于謙情不自禁叫道，對方拳頭果然有其獨到的功夫，平常人根本無法接得下三招！

這兩位江湖上的大豪，此時展開絕學，在荒郊野嶺中各顯奇能，拚命血戰。

三十招過去，土龍王于謙巳摸熟對方拳路，突然身形一凝，巳展開他苦研多年的絕學——天龍十八式。

這是土龍王自創武功，在江湖上還未用過，今晚碰到鐵拳何宗烈，還是首次使用。

「嘭！」五招過去，何宗烈巳中了一掌。

「再試一招！」土龍王于謙身形滴溜溜轉動，雙掌變幻不定，當眞是令人捉摸不定來路。

「嘭嘭！」這兩下相當重，尤其是土龍王于謙這種內家高手，連中兩掌，如何受得了！鐵拳何宗烈連連後退，希望能摸清對方拳掌路數，事實上，那變化太奇，簡直不合常規，偏偏又威力奇大，令人防不勝防！

「砰！」這一下响聲奇大，鐵拳何宗烈身形飛起，口中鮮血狂噴，顯然受了極重內傷！

「何老大！」血旗五雄急叫道。

鐵拳何宗烈步法踉蹌，搖搖晃晃走了幾步，勉强站住身形，但那搖搖欲墜之神情，說明受傷極重。

土龍王于謙內力深厚，兼之晚年自創的天龍十八式，所以硬拚之下，重創鐵拳何宗烈。

由於這一突然變化，令到在場衆人僵了半晌，血旗五雄怪叫一聲，五人急往前衝去，將土龍王于謙圍在中間，竟成羣毆之局。土龍王于謙屹立如山，連眉毛也都未跳一下，似乎並未把五人放在眼內。

搖山槍高天保仍在一旁觀看，並無上前相勸跡象，看來他對這位大師伯極有信心！

「老賊，你好辣的手！」血旗一號恨聲道。

「你們五人，要就快點出招，別嚕嚕嗦嗦說空話，今天是施展武功拚命的時分，不是說理吵架的時候，到現在爲止，江湖道上，不知有多少俠義道上的人物，想鏟除你們這五人，只是未找到而巳！」土龍王于謙語態平靜，毫無火氣，顯然巳動了殺機。

「殺！」血旗二號大怒之下，首先忍不住，猛衝上去，雙手巳握住兩把匕首，橫砍直擲。

土龍王于謙紋風不動，右掌疾拍，一股大力破空打出。血旗二號去勢受阻，攻勢微微一凝，土龍王于謙左脚倏發，當眞是快如閃電，血旗二號左腰中了一下，整個人凌空飛起，還好給血旗一號接住。

這一來，血旗五雄凜然而懼，土龍王于謙的武功比他們想像中高得多了，單憑他們一人，只怕無法與之匹敵，只有合力進擊，或可取勝。

突然，血旗二號怪叫一聲，打出動手的訊號，當下由一號、二號在前面攻到，而三號却凌空躍起，往于謙頭上撲，四號着地就滾，施用地堂拳，直取土龍王下陰，五號却在後面遊走，手中兩把飛刀，窺隙進擊。

血旗五雄這等攻勢，的確配合得天衣無縫，將他們五人的戰鬥力組合起來，比原本的威力不知大了多少倍！

天鷹王戴月躲在暗處，也不禁暗自替這位土龍王担了老大的心來。

只是那位搖山槍高天保，袖手旁觀，實在太不近情理。

「大師兄，你去帮帮師伯！」小虎子急道。

「別怕，師伯應付得了！」搖山槍高天保心安理得道。

戰場上五人，巳展開極殘酷殺着，土龍王于謙在最後時刻動了，沒有人能形容那種快法，「嘍」的一聲從血旗一號及二號中間衝出，五人合擊之勢頓時瓦解，不管是天上、地下以及血旗四號及五號，一下子失去焦點，反而血旗一號及二號擋在前面。

怪叫一聲，血旗五雄想再合圍，將土龍王于謙圈住狙殺！

試想，土龍王于謙容他們得手麼？「嘭嘭」兩聲响，血旗一號及二號巳飛起來，而且是往血旗四號及五號身上撞去。

在這情況下，根本不知道血旗一號及二號到底受了多重的傷，自家兄弟，自然放心不下，伸手去接。

土龍手于謙早巳算就，身形微矮，如風捲到，此時血旗四號及五號雙目巳給擋住視綫，無法看清，土龍王于謙來勢又快，快得令其餘三人簡直是可望不可及，眼睜睜的望着他出手，四號及五號同時倒下，甚至一號二號也倒下，血旗五雄巳四人受傷。

根本不須看，土龍王于謙巳知是怎樣的結果，身形微展，巳神定氣閒站在一旁，望住血旗三號，不發一言。

「好功夫，好功夫！」血旗三號雙目呆怔，喃喃自語，似乎神智巳有點不清。

「血旗五雄在江湖上的所作所爲，死有餘辜，他們四人武功，巳破去十之七八，巳不能繼續爲惡，留下你一人，巳算是寬大爲懷，有生之年，好好反省一下，若再爲惡，那時就是你死期到了！」土龍王于謙淡淡道。

「好！」天鷹王戴月暗中喝一聲彩，這土龍王于謙，無論是武功心智，都不愧是大俠風範，他留下血旗五雄中一人未毁，也是留下一位自衞能力，像五人平時作風，不知有多少仇家，人家追殺起來，他們根本是毫無還手之力，任憑割宰！

留下血旗四號一人的武功，只要埋名隱姓，找一處荒山野嶺處隱居，相信還可以活下去。

土龍王的仁心厚宅，天鷹王戴月心服，待事情過去了，他決心與這位老俠交一交。

「呀！」小虎子突然驚叫起來。

天鷹王戴月急睜目望去，幾乎驚得跳起來。原來鐵拳何宗烈此時巳捉住小虎子，右手扣住天窻、天容兩穴，一言不發。

搖山搶高天保呆在一旁，似乎是手足無措。土龍王于謙瞪眼望住，一時也無法可想。

「嘿嘿嘿，老鬼，你說怎辦好？」鐵拳何宗烈得意道，那種得意洋洋之神情，眞叫人看不過眼。

「姓何的，你要怎樣？」土龍王于謙一下子像洩了氣的皮球，有氣無力問道。

「嘿嘿，老鬼自己何不想想，你應該怎樣辦？」鐵拳何宗烈笑道。

「爽快的說吧！」土龍王于謙雙目望天，顯然巳下了決心。

天鷹王戴月暗暗移動身形，準備出手救人，他知道只要鐵拳何宗烈說一句話，那怕是要命，土龍王于謙也不會皺眉，他對這位小虎子，似乎巳準備一命換一命。

「很簡單，廢去你這身武功！」鐵拳何宗烈道。

「不行！」血旗老四叫道。

鐵拳何宗烈想不到血旗老四此時會說這種話，望住他看有什麼下文。

「我要這老鬼的命！」血旗老四恨聲道。

「老弟，」鐵拳何宗烈輕聲道：「這老鬼剛才既未下手殺害令兄，我們可否饒他死命。」

「不行，血旗五雄今日毁在他手內，那怕是殺了我們，也要報此大仇！」血旗四號咬牙切齒道。

「兄弟，這件事聽我的！」鐵拳何宗烈說時不斷打眼色，顯然還有其他詭計。

「我好恨！」血旗四號怒道。

深明大義　拚將熱血報知音

「于老頭！你怎麼說，」鐵拳何宗烈轉頭問道。

「只要你放了孩子，我答應！」土龍王于謙冷靜回答。

「師伯，不要！」小虎子高聲道。

土龍王于謙嘴唇緊閉，不予回答，顯然他巳立下主意，不會再改變。

搖山槍高天保此時走過來，靠近土龍王于謙，似乎巳有了什麼主意。

二人越說越小聲，似乎在爭辯什麼。

突然，搖山槍高天保一掌拍下，打中三焦俞，腎俞及氣海俞三穴道。

「呀！」土龍王于謙猝不提防，受了致命傷，知道再不能生還，拚着一死，將最後一股先天眞氣，運於右掌，拍在搖山槍高天保胸口。

「嘭！」搖山槍高天保受了這掌，口中鮮血狂噴，往後倒去。

天鷹王戴月驚容欲絕，他無暇多想，騰身急掠，趁鐵拳何宗烈疏忽之際，劈空拳疾拍，頓時如千斤鐵錘擊中，蹬蹬蹬，往後連退七步，天鷹王戴月身形如箭，「嘍！」將小虎子帶出險地。

「好！很好！」土龍王于謙大喜。

「老前輩傷勢怎樣？」天鷹王戴月急忙扶起于謙，察着傷勢。

土龍王于謙搖了搖頭，轉頭對高天保道：「畜生，你這是爲什麼？」

「老賊，少爺爲了報仇雪恨，巳吃了不少苦，今日總算如願以償！」搖山槍高天保含笑道。

「你是什麼人？」土龍王于謙喝問。

「好吧！讓我告訴你！」搖山槍高天保臉上一片紅艷，這是迴光反照跡象，看來去死不遠，此時侃侃道：「二十年前，我父親笑面煞高行，死在雲門派手中。」

「你原來是笑面煞高行的孽子！」土龍王于謙恍然大悟，明白其中原委。

「……」搖山槍高天保續道：「我投入雲門派，十多年來等機會，直到幾年前，才找到機會，殺了雲門派掌門符青塵，今天又殺了你這老龍，哈哈，我這殺父之仇總算報了！」

「畜生！畜生！」土龍王于謙說罷，立即閉目而逝。

「大師伯！大師伯！」小虎子撲在土龍王身上，放聲大哭起來。

天鷹王戴月廢然長嘆，江湖上的仇殺，當眞是令人心寒，地上躺着的人，全是武林中的高手，轉瞬間，互相殘殺而死，他一個局外人，也不禁暗暗難過。

血旗五雄見了土龍王于謙巳死，也算報了仇，但半路殺出個程咬金，救去小虎子，這才是恨事！

「朋友，你插上一手，可否報上萬兒！」血旗四號恨聲問道。

「天鷹王戴月，朋友有興趣，可以來

找我。」

「好，血旗五雄記下了，山高水長，相見有日！」血旗五雄在四號扶持下，離開現場。

「哇！」小虎子遭此大變，忍不住放聲大哭。

「好孩子，別哭！」天鷹王戴月止住小虎子的哭聲，然後費了好半天的勁，草草葬了在場死人，然後領着小虎子返回武館。

說起英雄館，天鷹王戴月心中永遠感激袁老爺子，他以當地鄉紳之身份，設了六家武館，讓戴月主持，其實教練另有其人。

坐享其成，而且當地官府，因爲袁老爺子關係，對於天鷹王戴月，恭敬有加，這樣的榮華富貴，全是袁守田老爺子一手造成。

天鷹王戴月思潮起伏，他知道袁老爺子受人威脅，再加上小虎子的身世，的確是煩惱重重。

暫時無事，天鷹王戴月就收小虎子爲徒，專心一意傳授武功。

十日後，一綫牽魂柳邊城及錦毛獅突然來了。

他們是在深夜三更時分，翻牆而入。

「二位，近日可有什麼發現！」天鷹王戴月急問道，他實在替袁老爺子担憂。

「戴老大，我們實在不想連累你……」一綫牽魂柳邊城遲疑道。

「說什麼話？戴某人雖然淺薄，倒也不是忘恩負義之人，再說，像袁老爺子這樣好的人，任由江湖宵小凌辱，我們還走什麼江湖！」天鷹王戴月激憤道。

「本來呢，我們不想煩你，但今日你遭逢對手，確是非同小可的强敵，以我們兄弟武功，只有送死的份兒，但袁老爺子，却因此受害，不得已，我們才求助來了！」一綫牽魂柳邊城道。

「很好，對方是什麼人？」天鷹王戴月問道。

「破天星陸宗奇！」

「皓首無常焦文遠。」

「他們兩個！」天鷹王戴月叫道。

二人沒有回答，因爲他們知道天鷹王戴月已經聽得很明白，他這樣激動大叫，因爲這二人在江湖上，的確是非同小可的强敵。

呆了好半晌，天鷹王戴月平定下來，平靜問道：「他們在何處？」

「明日到黃土店！」錦毛獅毛建道。

「可曾相約？」天鷹王戴月又問。

「沒有。」一綫牽魂柳邊城照實答。

「可分別約戰，後日中午約在黃土店東邊十里的有餘亭決戰！」天鷹王戴月莊容道。

「先約誰？」錦毛獅毛建又問。

「破天星陸宗奇！」天鷹王戴月平靜道，他心內實在沒有把握，這二人任何一個，都是江湖上的大豪，一身絕學，已到了駭人聽聞地步，與他決戰，那是一成的勝算都沒有！

「我們兄弟先去準備！」一綫牽魂柳邊城說道，立即起身告辭。

「辛苦了！」天鷹王戴月也不客套，因爲大家都是道義之交，那些虛套已沒有用了。

黃土店只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市鎭，由於近洞庭湖，所以來往旅客頗多。

有餘亭風景優美，山水美、花草美，更美的是山上的泉水。

三人欣賞片刻，突然有名壯漢匆匆跑來，對一綫牽魂柳城邊城低聲說了幾句話，立即返身走開。

「戴大哥，破天星陸宗奇來了，我們暫時避一避，免得對方說我們以多勝少！」一綫牽魂柳邊城道。

「嗯，你們避一避也好！」天鷹王戴月覺得他們所顧慮的也對，所以也贊成。

「破天星陸宗奇功力深厚，戴老大千萬小心！」錦毛獅毛建二人說時，已走出老遠，迅速消失在濃密樹林中。

天鷹王戴月獨自站在有餘亭前，等候强敵！

他當然知道破天星陸宗奇的平生事蹟，在江湖上，破天星三字，數十年來，享譽武林，可說是從未遇過特等高手！

雖然天鷹王戴月暗暗担心，但袁守田老爺子的恩典，那怕是拚了性命，也要與强敵周旋到底！

托托托，一陣緩慢有緻的脚步聲傳來，沉穩而堅定，別說其它，僅此定力已非常人可及！

一名六十上下的老者，在前面出現，冷峻的神色，雙目烱烱有神，國字臉，鷹鈎鼻，中等身材，就那麼隨隨便便一站，頓時有股無形的殺氣湧出！

天鷹王戴月全神戒備，沉聲道：「破天星陸大俠！」

「正是陸某，閣下可是鷹爪門的戴先生？」

「不敢、不敢！」天鷹王戴月倒也不敢托大。

「今日我們就在此處決戰，兵刃、拳脚或暗器，不受任何限制，是麼？」破天星陸宗奇大聲問道。

「好吧！」天鷹王戴月暗自奇怪，對方說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以破天星陸宗奇在武林中的身份，與人比試，還會用到邪門外道的暗器的！人家既然說出來，也祇好接下，所以天鷹王戴月只好勉强應下。

「請！」破天星陸宗奇臉上突然泛上怒意，頗有不屑輕視神色！

「有僭！」天鷹王戴月無暇多想，歛氣凝神，微一抱拳，立刻亮開門戶，準備接戰。

兩人都知道對方不是好相與的角色，所以步步爲營，絲毫不敢大意。

彼此盤旋了三周，天鷹王戴月一個跳步，右掌疾劈，直搗對方雲台穴！

破天星陸宗奇神色不 ，左拳直搗，無絲毫花俏，快而勁，果然不同凡响，「嘭！」雙掌相交，雖然未分出勝負，但對方勁力雄渾彼此都感到非同小可的敵手！

說起來，鷹爪功掌力稱雄武林，其它各家各派在掌法上不容易取勝，五招一過，天鷹王戴月就感到不是那回事，陸老頭拳式古樸，一切花招在它面前失去效用，天鷹王戴月用盡全力，仍然無法取勝！

如果是尋常比武，固然可以在不分勝負場面下收場，現在呢，爲了袁守田老爺

子的安危而戰，必須要與對方分生死！

咚咚咚，天鷹王戴月不得已下，已施出向未輕用的重手法——雷鎚，每一掌擊出，發出咚咚聲响，其內勁之雄渾强勁，可想而知！

破天星陸宗奇見招破招，見式破式，全未露怯色，與天鷹王打得難解難分。

二人纏戰將近三百五十多招，仍然未分勝負，彼此內心都現出不耐煩想法！

突然，破天星陸宗奇身形一凝，面上露出奇怪神色，對於戴月的「雷鎚」根本不理，右掌運足十二成功力，當胸擊出，竟是同歸於盡的拚命打法。

天鷹王戴月心內也火了，暗道：「老鬼不怕死，難道戴某人就怕了不成！」

「嘭！」二人一個心意，速戰速決，掌心一翻，竟然黏在一起，分不開來。

這種拚鬥內力的場合，那是不死不休的局面，全無絲毫轉圜餘地。

只不過片刻光景，二人額頭見汗，已快分出勝負，那也就是決生死，或者同歸於盡的悲慘局面。

突然，「嗤！」的輕响，破天星陸宗奇全身疾震，翻身就倒，口中鮮血狂噴，看來去死不遠！

「你！」天鷹王戴月大感詭異，對方內力尚能支持，何以突然力竭受傷。

「哈哈哈！」一綫牽魂柳邊城向林中走出，俯身拾起那條銀絲綫。

天鷹王戴月這才恍然大悟，拚鬥內力時，柳邊城發出奪命銀針，破天星陸宗奇如何受得了，因此受了致命傷，狂吐鮮血昏去。

「柳兄，用這手段暗算，戴某人不敢恭維！」天鷹王戴月實在不高興，所以出言責罵。

「戴老大責罵得有理，今次比試，可不是尋常比武，你萬一有個失閃，我們兄弟即使丢了性命，也無法擋得住皓首無常焦文遠的進攻，那時袁老爺子怎辦？爲了他老人家，兄弟才出此下策！」一綫牽魂柳邊城哭喪着臉道。

「算啦！」天鷹王戴月經已脫力，說話已有氣無力，而且破天星陸宗奇也不是好人，他既然助桀爲虐，今日不殺他，明日害人，只怕不容易阻擋。

三人沒有說什麼，各有各的心思，尤其是天鷹王戴月心內不舒服，與人比武，勝負固然重要，但用卑鄙手段取勝，無論如何，總是不像話。

「戴老大，明日一樣的時間，皓首無常焦文遠在有餘亭候戰！」一綫牽魂柳邊城道。

「怎麼，你已約了他？」天鷹王戴月叫道。

「剛才打發人去了，因爲破天星陸宗奇敗了，我們才能繼續挑戰，如果今日你敗了，明天只怕不能行動，躺在家內等死！」錦毛獅毛建道。

這傢伙說話雖然不怎樣好聽，事實的確是這樣，天鷹王戴月皺了皺眉頭，沒有回答。

回到家內，天鷹王戴月立即洗一個澡，飽食一餐，即獨自關在房內調息，今天所消耗的精氣實在太巨，晚上必須儘快恢復，否則，又如何與皓首無常焦文遠拚命，老魔頭的內力修爲，比陸宗奇强多了！

一綫牽魂柳邊城與錦毛獅毛建二人，當晚還在英雄館歇息。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天鷹王戴月突然聽到一陣嘈聲，心內暗道：「難道對方忍不住，立即打上門了麼？」

「戴大爺，戴大爺！」門外有人叫。

「誰？」天鷹王戴月站起身來，伸手打開門，門外站着一位老人，正是袁守田老爺子的管家。

「戴大爺，我家老爺子請你有空去一趟。」老管家恭聲道。

「他可有什麼重要事？」天鷹王戴月問。

「不知道，老爺子只這麼說，你有空就去一趟！」老管家說道。

「好吧，我明日去！」天鷹王戴月聽袁家無事，決定明日晚間去，因爲與皓首無常焦文遠的血戰，至爲重要，全日精神消耗至巨，必須儘快恢復，否則，明日與皓首無常焦文遠之戰，毫無把握。

老管家說罷，立刻辭出。

當晚無事，第二日一早起來，天鷹王戴月只覺得精神特別好，匆匆吃過早餐，即與錦毛獅毛建二人，趕去有餘亭。

三人這次騎馬，免得體力消耗過巨，距有餘亭約二百餘丈，即下馬步行。

哈哈哈，一陣雄渾响亮的笑聲在前面响起，三人都是武林好手，自然聽得出，這是一位內功修爲極深的高手，恐怕就是皓首無常焦文遠了！

天鷹王戴月聽了，立刻眉頭深皺，對方這笑聲所顯示的武功，比他是强多了，今日之戰，這內功方面，已經比人家差遠了！

遲疑半晌，天鷹王戴月暗自一咬牙，心內道：「如今是騎在虎背上，欲罷不能，即使死，也要死得轟轟烈烈，臨陣脫逃，那成什麼話？」

「戴老大，你看行麼！」一綫牽魂柳邊城憂形於色道。

「如今是走一步是一步，怕也怕不來的！」天鷹王戴月一咬牙，大踏步往前走去。

颼颼颼，林中埋伏了很多人，全是一等一的高手，天鷹王戴月此時就像慷慨赴難的義士，抱定死拚之心，所以對於任何威脅，已不再計較了。

首先，那滿頭白髮映入眼簾，雙目如電，紅潤的面色，有如初生之嬰兒，這位武林中人聞名喪胆的老魔頭，此時端坐亭中，雙眼盯着天鷹王戴月三人，露出憤慨莫名之色！

「閣下早到片刻！」天鷹王戴月淡淡道。

皓首無常焦文遠也不答話，緩緩站起身來，眼中的怒恨之色似乎越來越盛！

錦毛獅毛建及一綫牽魂柳邊城退後五尺，人雖不準備出手，但所站位置，却可隨時援助，因爲皓首無常焦文遠心狠手辣，萬一戴月遇險，救援稍遲，只怕就會追悔莫及！

天鷹王戴月暗自奇怪，這皓首無常焦文遠何以如此憎恨呢？

直到此時爲止，皓首無常焦文遠沒有說一句話，態度也無理已極，他怎會如此

呢？

心內雖然思潮起伏，表面上却戒備森嚴，緩緩走上前去。

「殺！」皓首無常焦文遠突然大叫一聲，身形飛起，直往天鷹王戴月撲去。

「來得好！」天鷹王戴月身形微錯，「廻鷹九轉」，騰身飛高七尺，手脚並用，猛攻對方。

「嘿！」皓首無常焦文遠右手已打出，「嘭！」的聲大响，天鷹王戴月震退三步，相形之下，皓首無常焦文遠武功勝多了！

「殺！」一綫牽魂柳邊城怒吼一聲，銀綫刀飛出，錦毛獅毛建由旁攻到。

皓首無常焦文遠悶聲不响，鐵掌一翻，錦毛獅毛建已被打退，銀綫刀貼着對方衣襟飛過，無功而還。

這時候，天鷹王戴月無形置身事外，展開鷹爪功，全力攻上。

三人圍攻之下，仍然是個不勝不敗局面。

五十招過去，仍然僵持不下，雙方全力施爲，都想將對方制服，一時之間，戰況十分激烈。

四人此起彼落，招式奇，身形更妙，像這樣的高手拚鬥，在武林中不容易見得到。

突然，一綫牽魂柳邊城像受了傷，脚步踉蹌，錦毛獅毛建急叫道：「老大，你怎樣了？」

「我沒有什麼！」一綫牽魂柳邊城有氣無力道。

天鷹王戴月及錦毛獅毛建二人，尚不知柳邊城受了什麼傷勢，一時無暇察看，只好奮力攻擊。

「嗨！」一綫牽魂柳邊城右手微揚，不知是什麼東西，突然在空中爆開，剛才籠罩住皓首無常焦文遠全身。

「惡賊！」皓首無常焦文遠大驚，破口大罵，這樣一來，已吸入多少毒氣。

「嘿！」一綫牽魂柳邊城身形急掠，其矯捷身法，像天鷹王戴月這樣絕頂輕功好手，反自嘆不如！

「嗨！」銀綫刀已在濃烟中透入，雖然不知擊中何處，皓首無常焦文遠的怒吼聲，却說明了經已受傷！

「拿命來！」一綫牽魂柳邊城雙手疾揚，七柄飛刀閃電飛射，焦文遠的吼叫聲，幾乎震破了半邊天！

三人疾退幾步，瞪着眼睛望住漸漸淡去的烟霧，皓首無常焦文遠渾身上下，中了四五柄刀，雖未至於喪命，却也受傷不輕。

尤其是那柄銀綫刀，尚插在對方腰畔，綫頭牽在柳邊城手中，隨意牽動，皓首無常焦文遠叫聲更慘！

「你們好大胆！」林中突然衝出來五人。

天鷹王戴月一見，心頭疾跳，這因爲五人全是公差的裝束，這是什麼回事呢？

「殺！」一綫牽魂柳邊城絲毫不害怕，吼叫聲中，七柄飛刀迎面打去。

「你！」天鷹王戴月驚叫，他眞不明白一綫牽魂柳邊城會動手狙殺公差，這可是犯法之事！

「他們是假的！」一綫牽魂柳邊城叫道。

「哦！」天鷹王戴月大叫一聲，騰身掠過三丈。

他身尚在半空，雙手已挾雷霆萬鈞之勢，猛擊下去。

「好大胆！」五名公差模樣的人全然不懼，奮力迎戰。

「嘭！」一名公差給打得飛起，另四名大驚退開，鷹爪功無堅不摧，他們如何受得了！

「姓戴的，你越來越大胆，胡作非爲，殺害公差，看你如何善後！」其中一名矮胖老者，大約五十上下年紀，冷峻道。

這聲音好熟，天鷹王戴月心頭猛跳，這人正是當日在英雄館出現過，他們曾經出示過腰牌，正式是公差，如果眞是的話，那可大大的不妙！

「你們……」天鷹王戴月想問清楚，但說到這兒，又不知如何問下去。

「嘿嘿，你還認得我的聲音，今日該怎樣辦！」矮胖子老者冷峻問道。

天鷹王戴月感到不對頭，立刻轉頭向錦毛獅毛建兄弟詢問道：「柳兄、毛兄，這是什麼回事？」

「給我殺！」一綫牽魂柳邊城大吼一聲，也不回答，手中飛刀放出。

錦毛獅毛建猛撲過去，出手更加毒辣，存心是殺人滅口。

這五人自那矮胖子以下，全是武功極好的高手，二人一時間還無法得逞。

天鷹王戴月呆立在那兒，不知是出手好，還是袖手旁觀好！

雙方纏戰中，全是拚命的局面。

突然，樹林中颼颼聲响，十二人湧出，爲首那人，花白鬍子，怕沒有七十歲，但那種不可一世的氣概，給人一種窒息般的壓力，這老者决非常人！

「老賊，你無法無天，什麼壞事都做得出！」矮胖子老者公差似乎認識來人，大聲怒罵。

「殺！」老者暴喝聲中，人已凌空躍起，那種快法，簡直令人目不暇及。

「袁老賊，你！」矮胖子老者大驚，拚命閃避。

但老者雙掌疾拍，一股白茫茫的烟霧，往前疾射，矮胖子老公差剛沾着點邊，全身像中了邪一般，抖個不停，行動不便，一綫牽魂柳邊城鐵掌擊出，五人像稻草人般全部倒地！

「老前輩神威，令人欽佩！」一綫牽魂柳邊城抱拳道。

「哈哈，你們辛苦了！」老者說時，一雙神光滿溢的眼睛往天鷹王戴月望來。

一綫牽魂柳邊城連忙走過來，笑容滿面拉住戴月的手說道：「戴老大，這位老前輩神功蓋世，我給你引見引見。」

「修羅手袁吉！」天鷹王戴月木然說道。

「正是，他老人家今次出山，已練成蓋世神功，我們跟隨他老人家走，保證有福享！」錦毛獅毛建笑道。

天鷹王戴月心內思潮起伏，他如今已陷身萬刧不復之境，非僅如此，還間接害了袁守田老爺子！

殺公差，替黑道強寇做殺手，一綫牽魂柳邊城與錦毛獅毛建花言巧語只說袁守

田老爺子將遭受黑道强梁陷害與追殺，同時又在很多地方聽到消息，許多武林高手要殺袁老爺子，誰知是這位修羅手袁吉。

這時候，天鷹王戴月眞恨不得殺了柳邊城與毛建，然後自殺，以報袁守田老爺子！天鷹王戴月暗自一咬牙根，心內已有了決定，他要報仇雪恨，還要替袁守田老爺子洗清寃枉，此時只怕他老爺子要受牽連了！

「戴老大，你怎麼啦！」一綫牽魂柳邊城見戴月低頭思索，只怕他怠慢了修羅手袁吉，所以急忙拉住他的手搖動，低聲說道。

「哈哈哈，」修羅手袁吉大笑道：「戴老弟，老柳他們兩個當初騙你，的確不應該，如今是木已成舟，以後在中原武林道上，大夥兒齊心共力，轟轟烈烈的幹它一番大事，才不負我們一身本事！」

天鷹王戴月此時恨不得殺了老魔頭，事實上，他知道根本不可能，別說修羅手天下無敵，即使一綫牽魂柳邊城及錦毛獅毛建等人，已經不能以武力制勝，心念疾轉，立刻恭聲道：「多謝老前輩栽培！」

「哈哈哈，很好，戴老弟是一位人物，以後還有許多借重地方，如今事了，大夥兒去痛痛快快喝一杯吧！」修羅手袁吉對大夥兒道。

「遵命！」自柳邊城以下，十幾人齊聲答應。

說來慚愧，修羅手袁吉等人住處，也在英雄館附近，怪不得一綫牽魂柳邊城來去自如，原來他們就在附近，還利用了袁守田的名字，令得許多江湖朋友，誤將彼袁說成此袁，以致害得天鷹王戴月泥足深陷，不能自拔了！

當晚回家，戴月剛踏進門口，那位老管家已等在屋內，見了老戴，立即哭道：「大爺，我們老爺……」

「袁老爺子怎樣了？」天鷹王戴月急道。

「他已給官府扣留，如今只怕押在大牢內！」老管家滿面流淚道。

天鷹王戴月深深吸口氣道：「老人家，事已至今，戴某人那怕拚了性命，也要救他老人家，你先回去候着吧，我這兒只怕也靠不住！」

「戴大爺，你要想法子呀，我先走啦！」老管家老淚縱橫，脚步蹣跚，往外走去。

天鷹王戴月望住老管家的背影，眼內熱淚滿眶。

足足有半盞茶時分，天鷹王戴月突然轉身，往後院走去，小虎子見了，趕緊上前叫道：「大叔，你現在才回，我想死你了！」

「好孩子，我也想你！」天鷹王戴月對這小虎子，有說不出的喜歡，而且他的遭遇悲慘，心內對他也有份憐憫。

「你幾時開始教我武功？」小虎子問道。

「孩子，我們要離開這地方，走吧！」天鷹王戴月說時，帶領小虎子走出英雄館。

花了三天時間，將小虎子送往淮陽派一位長老家裏去，托這位長老收小虎子爲徒，天鷹王戴月然後放開了一件心事，再來軍山鋪，準備做一件轟轟烈烈大事！

英雄館及六處分館仍然照常開辦，雖然天鷹王戴月犯了重罪，但袁守田老爺子一力承担，並且陷身牢獄，官府除了通緝外，也無法可想！

天鷹王戴月如今是四海無容身之地，表面看，他只有投靠修羅手袁吉，一綫牽魂柳邊城等人自然熱烈歡迎。

「戴老弟，暫時委屈你在此閒住，不久之後，江南一帶地區，就要請你去主持！」修羅手袁吉道。

「多謝袁老栽培！」天鷹王戴月表面高興道。

五天，戴月都在此呆着，這地方是一位富豪之家，佔地頗大，樓台亭閣，居住其間，倒也十分寫意。

這天晚上，天鷹王戴月探出柳邊城有事入川，明日中午就要啓程。

當晚，戴月邀上這位好朋友，弄上三五樣小菜，一壺好酒，密室談心。

「戴老大，江南地方，是人間天堂，袁老派你去主持，那眞是好差事！」一綫牽魂柳邊城首先道。

「目前武林中，還有九大門派，雖然袁老武功蓋世，要想稱雄宇內，只怕還要辛苦一段時候，兄弟到江南，困難重重，別說什麼享福，只要不出大錯，我經已高興也來不及！」天鷹王戴月憂心忡忡道。

「嘿嘿，」一綫牽魂柳邊城冷笑道：「戴老大太老實了，有什麼大事會煩到你，衝鋒陷陣，打架拚命，有的是武功高强的殺手，放心好啦！」

天鷹王戴月此時尚不知其中底細，故意淡淡道：「柳兄別安慰我，如有武功好的人，還用我幹什麼？」

「戴兄不知道，」一綫牽魂柳邊城說到此處，稍有遲疑半晌，似乎不想洩漏秘密，轉念一想，戴月如今根本無第二條路可走，而且修羅手袁吉既然委派他，自然不會瞞住他了，當下又接口道：「殺手的任務只管拚命打架，處理各方面的事務決非普通人可以應付！」

「原來如此！」天鷹王戴月知道還有秘密，此時不便多問，到時自會水落石出，於是頻頻勸酒！

「戴兄，你居住此處可覺得悶？」一綫牽魂柳邊城幾杯酒下肚，臉上露出鮮艷之紅色，帶着別有意味的笑容說。

「性命交關，悶又有什麼法子？」戴月嘆道。

「來，我們哥兒倆去散散心，包你安全可靠！」一綫牽魂柳邊城道，說時站起身來。

「給他們知道了不大好吧！」戴月遲疑道。

「來，保證沒人知！」柳邊城看來興緻極高，拉着戴月的手走向一座假山去。

「莫非這兒還有機關不成！」戴月心內暗道。

果然有條秘道，不是內行人，根本不會發覺，戴月與柳邊城出來後，心內微動，輕聲道：「柳兄，今日既然出來了，我先帶你去看一樣寶物，另外還有兩樣東西，不敢說是什麼好東西，想送與柳兄作個紀念！」

柳邊城聽說有寶，立刻提起極大興趣

，心下仍然說：「看看倒可以，戴老大的寶物，小弟不敢領取！」

「自家兄弟，說這客氣話則甚：再說，今日一切，全是柳兄一手所造成，飲水思源，送些小玩意，還是應該的！」天鷹王戴月說得像個眞的，柳邊城也就不再推辭了！

轉了幾轉，戴月引柳邊城走入回屋子，四四方方的，倒還結實，一走進屋，「匡噹」一聲，大門自動關上，眼角飄處，窗門全是粗鐵枝柵住。

一綫牽魂柳邊城疾衝到門口，伸手一摸，原來是張鐵門，再在四邊牆壁上敲，全是鐵的！

天鷹王戴月冷冷站在一旁，神色冷峻，不發一言。

「你想怎樣！」一綫牽魂柳邊城大驚失色，頓時酒意全消，通身冷汗淋漓。

「不怎樣，討債罷了！」戴月淡淡笑道。

「你敢騙我！」一綫牽魂柳邊城色厲內荏道。

「嘿嘿，你先騙我，今日我騙你，這有什麼稀奇，現在我們兩個一對一，公平得很，你說是麼？」天鷹王戴月冷笑道。

到這時候，柳邊城也知道多說無用，想活下去，只有靠自己了；想到此處，反而定下心來，全神戒備，步步爲營，暗中將六柄飛刀分握在兩手中。

天鷹王戴月似乎未看到，木然站在對面，望住柳邊城，屹立不動！

一綫牽魂柳邊城心內愈來愈害怕，突然大叫一聲，衝到門口，拚命敲打，試想，一張整寸厚的鐵門，他又那裏能打開呢？最後他知道無望，又到窗前，抓住鐵枝，拚命搖撼，鐵枝簡直動也不動！

「救命呀！……」最後絕望時，他突然放聲呼救起來，看來柳邊城此時經已崩潰。

天鷹王戴月右掌虛按一下，劈空掌經已打出，一綫牽魂柳邊城全身一震，然後無力萎頓下來，緩緩往地面倒下去。

「奸賊，你害我身敗名裂，還連累恩人陷身牢獄，今日雖然殺了你，仍然難消我心頭之恨！」天鷹王戴月恨恨道，然後將他放在一個木箱內，又寫了幾行字，在牆上按了二下，大門即開，他像沒事人一般，迅速回到原處。

第二天，沒有任何人發現，由於一綫牽魂柳邊城奉有使命，大夥以爲他悄悄走了，所以沒有人追問。

時間逼近，天鷹王戴月決定採取速戰速決辦法，當晚又悄悄喚來錦毛獅毛建。

「戴老大，是否悶壞了，想到外邊逛逛去？」錦毛獅毛建別有會心似的問道。

「他媽的，整天悶在家內，幾乎去了半條命！」天鷹王戴月順着對方語氣道。

「嘿，兄弟已出了四五次，我還怕戴老大不愛這調調呢！」錦毛獅毛建笑道。

「好像伙，以後我們是難兄難弟，共同進退，哈……」天鷹王戴月笑道。

「來，我帶你上天堂去！」錦毛獅毛建低聲笑道。

當他想從後門走，天鷹王戴月笑着搖手，向前面指去，打開假山秘道，很快到了外邊。

「你怎麼知道有秘道？」錦毛獅毛建大爲驚異，忍不住低聲問道。

「嘿嘿，在這秘密地方，廝殺漢，酒色財氣，誰也免不了，你似乎還嫩得很！」天鷹王戴月一副老氣橫秋語氣，以老前輩的身份說話。

「還是戴老大有辦法，無論是那方面，兄弟以後永遠跟着你就是了。」

「哈……」天鷹王戴月心內實在暢快極了，盡量在低聲音一路笑着。

當錦毛獅毛建給關在鐵屋內，怔了好半天，才醒悟到這是陷阱，他立即暴跳如雷，怒道：「怎麼，你還想謀害我嗎？」

「大個子倒還聰明。」天鷹王戴月笑道。

「我與你拚了，」錦毛獅毛建大吼一聲，猛衝過來，揮拳猛擊。

「哼！」天鷹王戴月冷笑一聲，鷹爪功運足十成功力，朝前硬迎上去。

「嘭！」雙拳相交，錦毛獅毛建連退七步，手腕疼痛難當，心內一股寒意直冒上來。

天鷹王戴月只怕夜長夢多，不敢多事延遲，身形急竄上前，出掌如風，一連十八掌打出，錦毛獅毛建已軟軟躺在地上，看來也是凶多吉少。

「袁老爺子，我不會忘記你。」天鷹王戴月仰首望天，莊容道。

回到那間秘府別院，仍然沒人發覺。

天鷹王戴月獨坐房內，反覆思維，修羅手袁吉這老魔頭，三十年前，已是黑道上獨一無二的頑兇巨寇，後來遭俠義道八位高手圍剿，受傷逃脫，雖未死去，那身傷，令他埋名隱姓三十年，躲在深山野嶺中，苦練修羅手，如今藝成下山，決心報仇雪恨。

像老魔頭如今組織，屬下雖然高手甚多，仍不足以在武林中構成威脅，所以最主要的，能除去老魔頭，已經大功告成。

如果以武功硬拚，鷹爪功無法克敵制勝，除此之外，用什麼法子可以除去老魔呢？

時間逼迫，必須在一日之內想出法子，否則，當他們發現錦毛獅毛建失踪，提高警惕時，那時再想法子下手，只怕已經很難了。

這時候，天鷹王戴月焦急十分，獨自在房內打圈子，踱方步，想辦法。

東方已露出魚肚色，已是清晨時分，天鷹王戴月仍未想出辦法。

突然，他臉上露出湛然神光，心內已有了決定，那已是仁人志士慷慨赴義時的決定。他再度從頭到尾思索一遍，這事情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他個人的生死無關重要，袁守田老爺子陷身牢獄，天下武林中俠義道人士，這許許多多的人，全決定在天鷹王戴月今日之決定。

「沒有漏洞！」天鷹王戴月認爲已有把握，他立刻行動，首先到外邊忙了兩個時辰，然後匆匆回府來。

休息片刻，他立刻換上身乾淨衣服，又以眷戀的眼光看了房中各種東西一眼，然後才毅然走出房去。

修羅手袁吉每日清晨，天未亮時，他就在花園草坪上漫步，吸收清新空氣，然後在水榭的靈台上進早餐，他並不像其它

人，吃那些鮮肉五穀之類的食物，他的早餐，全是水菓——各式各樣的水菓！

天鷹王戴月算準時候，在靈台外站着等候。果然，老魔頭剛好吃完早餐，發聲道：「戴老弟，可有什麼事？」

天鷹王戴月立即恭身道：「有一件重要事，稟告袁老。」

「很好，我們到房內去，」老魔頭見戴月說得鄭重，知道必然是非同小可的大事，在此處雖說安全，却非絕對可靠，所以不待說什麼，首先要回秘室去。

「這老傢伙果非常人能及，」天鷹王戴月心內暗嘆，像對方今日之武功成就，仍然小心謹愼，毫無普通武人目空一切的習性，拋開老魔頭想法與作風不談，他仍然有很多地方值得學習與讚揚。

那的確是間名副其實的秘室，安全可靠。關好房門後，天鷹王戴月不待老魔頭開聲，立刻獻上兩件寶物。

老魔頭當然是識貨之人，僅此光色，也知道是價值連城的寶物。

第一件是火龍珠，晶紅透亮，血紅中光色流動，入手處溫暖光滑。

第二件是枝尺來長的小劍，老遠就令人感到寒森森的劍光逼人。

「這是那來的？」老魔頭深深吸口氣，才將心內的激動壓下去，雖然表面上裝着若無其事，但仍掩不住驚喜的抖音。

「就在附近不遠。」天鷹王戴月冷靜道。

「什麼來路？」

「不知道。」

「什麼？」老魔頭有點不懂！

「是這樣子，昨晚我出去散散心，見一人鬼鬼祟祟打荒僻小路走，我怕他是公門中人，暗中跟踪，誰知此人原來趕去賭場，我剛想走，此人即取出火龍珠，要兌換銀票，我即走上前去，先付出五千兩銀票，此人起先有點遲疑，後來終於答應。」天鷹王戴月胡扯一道。

「後來怎樣？」老魔頭又問。

「片刻後，此人已輸得精光，急急忙走出賭場，我一路跟着，他走入一間毫不起眼的石屋，轉眼又取出這柄小劍，我隨即將他打昏，放在陰處，一天一夜，見他不會醒過來！」天鷹王戴月冷靜道。

「嗯，此處有寶藏！」老魔頭說時，望着兩件寶物，那確實不易多見的東西。

最好的辦法，立刻到目的地親自去察看，他當然會想到，戴家會不會是設陷阱？進一步想，又沒有可能，親手殺害公差，而且爲俠義道追殺，官府通緝，也即是說，天鷹王戴月已是無路可走。

沉思半晌，覺得沒有可疑之處，本來呢，另派屬下跟去察看，那是最安全，但人心難測，見財起意，是人之常情，何必節外生枝，而且自己一身絕學，天下無敵，又怕什麼。

天鷹王戴月自然明暸老魔頭心事，他冷靜的坐在一旁，不發一言，等待下文！

「戴老弟，你很好，做大事情，錢是很要緊的東西，有了這批寶物，我們就方便多了，這是件天大功勞，成功之後，我會重重賞你。」老魔頭說時，伸手在戴月肩上連連拍了幾下，表示親熱。

「衰老說那裏話，良禽擇木而棲，志士擇主而事，跟着追隨武功第一、聲望輩份最尊的前輩，也算是很幸運！」天鷹王戴月激昂道。

「我沒有看錯人，很好，我們就去看看！」修羅手袁吉沒有通知任何人，竟自與戴月走秘道，離開府第。

這地方不遠，戴月已重新佈置一次，假模做樣的攪些花頭，才走進屋內。

空蕩蕩的，什麼也沒有，老魔頭眉頭微皺，朝四下細細打量。

天鷹王戴月漫不經意，先將大門關好，點多幾盞燈，輕輕在四處敲打。

「看來這眞像藏寶的好地方。」老魔頭看了半天，心內認定此處有寶，所以愈加有勁。

「克察！」突然地面裂開塊方形入口，一道樓梯呈現在眼前。

老魔頭大喜，搶先走入甬道，天鷹王戴月跟在後面，手內擎着把火炬！

「在這裏！」一隻大鐵箱，上面生滿了銹漬，一把鎖，似乎有開過跡象。

「沒有鎖鑰怎辦？」天鷹王戴月道。

「嘿嘿，我來開，」老魔頭說時，伸手拉着大鎖，用力微微一扭，應聲扭斷。

這時候，老魔頭神情愈加緊張，手一抖：「克托！」鐵箱打開，耀目的黃金，珠玉寶物漲滿了。

「呀！」老魔頭情不自禁叫起來。

正在這時，戴月手一抖，大碗水朝前洒去。老魔頭還未弄清楚是什麼回事時，眼中一陣刺痛，才聞到鏹水味道。

「颼！」一張大網自天而降，剛好罩住老魔頭。

「啊呀！」撕心裂肺的呼痛聲，老魔頭困在網中，不斷翻動呼叫。

天鷹王戴月可不敢大意，運足十成功力，朝老魔頭背心，全力擊出。

「嘭！」老魔頭身形飛起，因爲有網罩住，所以只滾動兩個轉，又回到原地。

經過半天，老魔頭似乎恢復神智，摸索着大網，想伸手解開，正在找尋頭緒。

天鷹王戴月這一驚非同小可，鷹爪功全力出擊，咚咚，老魔挨了十幾下，似乎已動彈不得。突然，天鷹王戴月剛鬆口氣時，修羅手袁吉右掌突發，天鷹王戴月大驚時，全身已機伶伶打了個冷戰，知道已經中了毒掌，當下不由大怒，奮起全身之力，一掌擊中老魔太陽穴。

一代巨寇，就在鷹爪功下喪生。

天鷹王戴月搖搖晃晃，負起老魔頭屍首，筆直走向縣衙自首。

由於戴月引導，匪徒非死即傷，一場瀰天大禍，就此消弭於無形。

袁守田老爺子因此放出牢獄，相反的，天鷹王戴月却自願走進牢獄。

「戴老師，我沒有看錯你！」袁守田老爺子流淚道。

「老爺子對戴某的厚恩，唯有來生報答。」天鷹王戴月說完，即走進牢去。

一月後，這位鐵胆英豪終於死去，修羅掌亦無法可治，但他死得心安理得，在世界上，他沒有欠負。袁守田老爺與小虎子，還有許多人，站在墓前，淚流滿面，很久很久，不捨離開！

蕭蕭西風，似乎這位絕代鐵漢，也引起草木悲憤！山水嗚咽。（全文完）

新派中篇俠義奇情小說

秦紅·文
盧令·圖

七步滴血（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鍾虹，徐佩英、王實師兄妹三人藝成下山，來到三岔路口，便分道揚鑣，鍾虹與徐佩英分別各走了一段路，復又會合走在一起。途中遇到一名鏢頭，願聘兩人往任鏢師，但鍾虹以酬金過少而不就。兩人繼續前進，不久，龍虎會虎旗堂主胡登科前來邀請他們入會，由於鍾虹所出的條件過高，胡登科無法接受，雙方幾乎翻了臉，在鍾虹的挑戰下，雙方便交起手來，胡登科卒之不敵，徐佩英急勸鍾虹作罷，要趕快上路……

藝成歸梓閭　痛懲惡強梁

鍾虹刀刀如孔雀開屏，盪起層層光芒，繼續將胡登科困在其內，大笑道：「胡堂主，你服不服？」

胡登科怒氣狂湧，突然使出全力將手中龍刀擲出，緊接着倒地滾開。

只聽「鏗鏘！」一聲巨响，擲出的那柄龍刀已被鍾虹的龍刀磕上半空，飛上十幾丈高去了！

胡登科於滾開數丈之後，舌綻春雷大喝一聲，一掌拍了出去。

一股勁風應手而出，那是他藉以成名的「虎風三十六掌」中的第一招「猛虎出洞」！

猛虎出洞，一吼震三嶽，其氣勢之雄壯，自是無以倫比。

那知鍾虹却似視若無睹，只見他長笑一聲，身形一搖一擺，似鵝徐行，但速度奇快異常，倏然之間，竟逆風而上，反欺近胡登科跟前，一刀遞了過去！

胡登科不料他竟然能够「穿行」於自己的「虎風」之中，這一驚非同小可，那裏還敢迎戰，雙足一頓，身子直掠出去，飛也似的逃了。

黑夜中，忽聽有人鼓掌喝采道：「高明！高明！三絕老人的門下果然個個是人中之龍！」

鍾虹突然抖手打出幾粒流星珠，喝道：「甚麼人在那裏鬼叫？」

「哎唷！」

一聲驚叫，有人蓬然倒下去了！

鍾虹和徐佩英走過去一看，見是一個軍官，不禁一怔道：「你是何人？」

這人正是楊世彥，他被流星珠打中了穴道，已倒在地上不能動，幸好鍾虹出手留情，沒有打他的重要穴道，因此沒有受傷，也還能開口說話，他笑了笑道：「這是流星珠麼？」

鍾虹道：「不錯，你是何人？」

楊世彥嘆道：「暗器能够練到發如閃電，眞是神乎其技矣！」

鍾虹又問道：「你是何人？」

楊世彥道：「楊世彥，五十萬禁軍教頭。」

鍾虹微吃一驚道：「哦，你是京師的

楊教頭？怎麼跑到這裏來了？」

楊世彥道：「來找你。」

鍾虹一愕道：「找我幹麼？」

楊世彥道：「聘請你爲副教頭。」

鍾虹笑了，道：「眞是怪事，怎麼一天之內就有這許多人要聘請我？有聘請我爲鏢師的，有聘請我加入龍虎會爲三品武士的，還有聘請我爲副教頭的，我鍾虹何德何能竟成了搶手貨？」

楊世彥道：「鍾少俠請先解開在下的穴道，咱們再好好來談一談如何？」

鍾虹點頭應喏，便伸手摘回嵌在他身上的幾粒流星珠，再爲他推拿了幾下，道：「好了，你可以起來了。」

楊世彥起立抱拳道：「鍾少俠的武功可比令師弟高明多了，佩服佩服。」

鍾虹一怔道：「你見過我師弟了？」

楊世彥道：「是的，令師弟爲人老實，在下要聘請他入京當副總教頭，他竟不幹，說不是做官的料子，其實當教頭與做官不同……」

鍾虹道：「因此你就來找我？」

楊世彥點頭道：「是的，當上教頭，爲朝廷訓練精兵，是一樁好事，一來爲國建軍，立功於朝，二來也可名利雙收，封妻蔭子，乃是好男兒應走之路。」

鍾虹笑道：「當上副總教頭，每月有多少餉銀可得？」

楊世彥道：「錢倒不多，不過將來隨軍出征時，就有大展宏圖的機會，本朝的吳將軍當年也是教頭，他後來隨軍出征建了大功，皇上便封他爲宣武將軍，風光得很哩！」

鍾虹一哂道：「那是空中樓閣，小可不稀罕那些，你只告訴我每月有多少餉銀就得了。」

楊世彥道：「每月最少四百兩銀子，此外尚有許許多多的好處。」

鍾虹哈哈笑道：「四百兩銀子？我的天！剛才那位虎旗堂主許我每月可得五千兩銀子，我都嗤之以鼻，你竟要拿四百兩銀子來聘請我，這不是天大的笑話麼？」

楊世彥正色道：「鍾少俠此言差矣，受聘爲朝廷練兵與加入邪派幫會不同，那是見不得人的事，不可混爲一談。」

鍾虹揮揮手道：「你請吧！小可初下江湖，還沒決定要幹甚麼，我們師兄妹只想先去歷練一番再說，將來我若想幹一幹教頭，再去找你便了。」

楊世彥有些失望地說道：「決定不接受？」

鍾虹道：「是的。」

楊世彥剛才曾見他擊敗胡登科，又曾領教過他的流星珠，不想再自討沒趣，當下抱拳道：「好，將來鍾少俠願意爲國立功時，便請到京師找我楊世彥，我楊世彥當倒屣相迎！」

語畢，一揖而去。

鍾虹目送他遠去之後，才向師妹笑道：「這些人眞是莫名其妙，妳說是不？」

徐佩英道：「我瞧這人還不錯，不過當教頭沒甚麼意思，師父他老人家是要我們行俠江湖，自由自在的幹一些轟轟烈烈的事，當教頭就得聽命於上司，那太乏味啦。」

鍾虹道：「正是。」

他走去撿回她的龍刀交還給她，接着道：「走，咱們找個地方投宿去。」

在客棧中吃過飯，已是午夜，兩人乃各回房中就寢，但徐佩英剛剛解衣上床，就聽見房門外「砰砰」輕敲了兩下。

「誰？」

「是我。」

「師哥有事麼？」

「妳開門，我有話告訴妳。」

「明天再說吧，我要睡覺啦。」

「不，妳開門，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訴妳。」

徐佩英只得披衣下床，走去打開房門，鍾虹便一閃而入，反手掩上房門，立刻摟住她親嘴起來。

徐佩英有些手足無措，輕輕推他，低聲道：「不要這樣……」

鍾虹緊緊摟住她，目中射出火焰，氣息粗重地道：「佩英，妳知道我喜歡妳，我要娶妳爲妻，我……我……等不及了！」

徐佩英臉紅心跳道：「不，不能這樣，我也……我也喜歡你，只是……只是我們不能這樣，這樣是不對的。」

鍾虹吻着她的眼睛、鼻子、嘴唇、粉頸，十分熱切地道：「我……我忍不住了，妳要是眞喜歡我，就得答應我，反正咱們遲早要成親的，是不是？是不是？」

說着說着，就將她抱了起來……

×　×　×

金口河南邊三、四里的地方，有個小小的村落，名叫魚池。

天亮不久，王實就到了魚池。

遠遠看見那幾十戶人家時，王實便覺心怯怯的，有些近鄉情怯起來了。

已經有八、九年沒回老家了，雖然父母早已雙亡，但村中還有一些親戚，尤其是大伯，他是父親的親哥哥，記得自己離開老家時，他老人家已快七十歲，如今該還健在吧？

還有，父親留下來的那幾十畝地，現在不知怎麼個情形？

王實忽然感到十分慚愧，想起當年逃離老家時，原立下大志要出外闖天下，希望在外發大財，然後來個衣錦榮歸，那想到結果竟成了三絕老人的徒弟，雖說已練成了一身武功，但畢竟還是個窮小子——大伯要是問我幹了些甚麼，我該如何回答呀？

想到這裏，腳下移動得更慢了。

一個老農夫挑着一担糞迎面走過來。

王實向他拱手道：「洪老爹您好！」

老農夫一怔道：「你是……」

老實再拱手道：「我是王實，王發的兒子。」

洪老爹歇下那担糞，走近細細打量他，叫道：「不錯，你是王實！你……你這些年跑到哪裏去了？」

王實怯怯一笑道：「我……我出去了幾年，我大伯還好吧？」

洪老爹欣喜地道：「還好！還好！嘿，你總算回來了，你大伯一直惦記着你，今天你總算回來了，快去見他！」

「是。」

王實發足奔入小村落，一頭鑽入大伯的家宅，大叫道：「大伯！大伯！我回來了！我回來了！」

他大伯的房子，是整個魚池最大最體面的一戶人家，他跑入堂屋一叫嚷，登時走出來老老少少五六個人，一個正是他大伯王貴，一個是他伯母孫氏，兩個是他堂哥，還有一個小孩子。

王實連忙跪下磕頭道：「大伯，伯母，我是王實，我回來了！」

王貴拄着一根竹杖，瞪着一雙霧翳的眼珠子，着實打量他半天，才吐出顫抖的聲音道：「你……你起來。」

王實站了起來。

王貴道：「走過來。」

王實走了過去。

王貴劈面一個耳光，罵道：「你個兔崽子，到現在才想到要回來麼！」

王實說道：「大伯，您老人家請別生氣……」

王貴怒沖沖道：「我不生氣？我問你，當年你爲甚麼不聲不響的跑了？你眼中還有我這個大伯麼？你可知道，你那一走，可把我急壞了，大家都說我待你不好，所以你才負氣離家出走的！」

王實有些苦澀，他知道大伯對他實在不錯，可是自從父母雙亡自己依靠大伯過日子之後，不知受了伯母多少白眼，當年他就是受不了伯母的白眼才離家出走的，這件事他當然不便向大伯明說。

王貴怒猶未息道：「你說！我這個大伯哪一點對你不好？你要走爲甚麼不告訴我一聲？」

王實道：「大伯您別生氣，那時我才十四歲，甚麼都不懂……」

王貴一哼道：「不懂事？不懂事怎麼懂得往外跑呀？」

王實吶吶的說不出話來。

他伯母孫氏笑道：「老頭子，你也別發火了，他往外跑了八九年，必是在外發了財，如今是衣錦榮歸了，這是好事，你還生甚麼氣呀！」

王貴道：「發財我不稀罕，他不該瞞着我往外跑，妳難道忘了，他走的那幾個月，村子裏的人都在背後罵我，說我對自己的侄兒刻薄，成天趕他去放牛，飯也不讓他吃飽，可把我氣壞了！」

孫氏做好做歹道：「好了，好了，常言道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我們若是待他不好，他也不會回來，管人家怎麼說呀！」

王貴氣漸漸消了，但忽然見他背上揹着一把刀，不由一呆道：「你揹着甚麼東西？」

王實道：「刀。」

王貴道：「殺人的刀？」

王實道：「不是殺人，是……是……是……」

王貴大怒道：「不殺人，揹着刀幹麼？好小子！原來你在外頭沒幹好事，你是不是在幹打家刦舍的勾當？」

王實連忙搖頭道：「不是！不是！這是我恩師贈送我的，只是做爲防身之用罷了。」

王貴大聲道：「防身之用？你要是不幹壞事，規規矩矩做個人，幹麼要帶刀？你給我老老實實的說，你這些年在外幹些甚麼？」

王實道：「沒有，侄兒這些年一直在峨眉山習武，昨天剛剛下山來，甚麼事也沒幹。」

王貴翻着白眼道：「習武？你習武幹麼？你爹留下的幾十畝地不够你吃？」

王實又說不出話來了。

王貴吼道：「扔掉！」

王實一怔道：「甚麼？」

王貴道：「把那凶器扔掉！」

王實吶吶地道：「大伯，這把刀是我恩師——」

王貴喝道：「甚麼屁恩師！你既然回來了，從明天開始就得好好待在家裏，給我下田去幹活！」

王實道：「這個……」

王貴瞪起眼珠子道：「你不聽？」

王實連忙點頭道：「是，我聽，我聽，可是……」

王貴又打斷他的話道：「沒有甚麼可是不可是的，我們善良人家不需要那種凶器，你快給我扔掉！」

王實只得解下龍刀，扔在地上。

王貴道：「金兒，拿去扔到河裏！」

金兒是他的長子，名字就叫王金，他應了一聲，立刻拾起那把龍刀走了出去。

王實很是着急，却不敢再說甚麼，因爲他知道大伯是疼愛他的，就衝着這層關係，別說丟掉一把刀，即使要他丟掉性命，他也是願意的。

王貴氣終於消了，長嘆一聲道：「孩子，你爹就只生你一個，你是你們那一房的唯一傳宗接代的人，你該老老實實的留在家鄉種田，怎麼可以跟着人家動刀動槍？你爹那幾十畝地我還爲你留着，你要是沒有錢買牛，大伯借你，你需要什麼只管來拿！我這個大伯對你沒有什麼要求，我只要讓人家知道，我對我的侄兒絕對不刻薄！」

王實爲之熱淚盈眶。

他不忍拂逆老人的心意，因此第二天便動手修葺打掃父親遺留下來的房子，他打算在家鄉停留一段時候，等大伯氣平了，再好好跟他解釋，然後再下江湖去尋找失踪的三位師兄姊。

一晃，他在魚池的家鄉已經住了半個月。

在這半個月中，他大伯借給他一條牛，逼着他把荒蕪了的田地翻了土，幸好還不到播種的時候，使他沉重的心情暫時輕鬆下來。

一天，他正和堂哥王金坐在屋門口閒聊，忽見有個人騎馬走入村中，旁邊還跟着一個彪形大漢，看馬上那人一身華服，似是富貴人家的帳房先生。

王金一見之下，面色大變道：「不好，他們又……又來了……」

王實問道：「他是誰？」

王金憂形於色，說道：「吸血鬼的爪牙！」

王實不解道：「怎麼叫吸血鬼的爪牙呢？」

王金嘆道：「實弟，這件事說來眞是一言難盡，我不妨坦實的告訴你，我們魚池三十六戶人家的土地房舍現在全是別人的了！」

王實大吃一驚道：「怎麼全是別人的了？」

王金道：「有一年這裏鬧水災，所有的農作物通通被大水衝走了，大家沒有了收成，逃荒的逃荒，賣兒的賣兒，還有人啃樹皮過日子……咳！有一天忽然來了一位鄧大爺，他是樂山縣城的首富，他來到我們魚池，告訴大家他願意收買土地，仍交原地主耕作，只不過每年的收成他要分一半，大家聽了當然樂意，就紛紛把土地房舍賣給了他，賣得很便宜……」

說到這裏時，那華服帳房已在一戶人家的門口下馬，大搖大擺的走了進去。

王實道：「後來呢？」

王金說道：「大家拿了鄧大爺的銀子，就去買牛買耕具，可是第一季收成不好，大家沒有照契約償付，鄧大爺便把收不到的穀物折算銀子，並計上利息，這一來大家都慘了，人人欠了他許多錢，本來只欠二十兩銀子的，三年不到，利上滾利變成欠他五十兩。我們家也欠了他一千多兩銀子，那鄧大爺每隔幾天就派他的帳房來討債，有時還動手打人，隔壁洪老爹的么女去年還硬被他們拉去抵充借欵……我們曾經告到官裏，可是……咳！鄧大爺有錢有勢，連縣老爺也奈何他不得，如今大家眞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有人還急得上吊呢！」

王實道：「這……這怎麼辦？」

王金嘆口氣道：「沒辦法，只有過一日算一日了——你聽，那位帳房又在罵人了。」

果然，那屋子裏傳出那帳房罵人的聲音，還有婦人的哀求聲！

王實起身道：「我去勸勸他。」

王金連忙拉住他道：「不成，他身邊那姓沈的會功夫，上個月他一拳把小蠻牛打得吐血，至今尚躺在床上起不來呢。」

王實道：「不要怕，我只去勸勸他，不會跟他打架的。」

他掙脫了王金的手，快步走入那戶人家，只見那家夫婦正跪在地上向那帳房先生磕頭求情，那帳房先生仰頭不理，那彪形大漢則指着那對夫婦罵道：「你奶奶的別裝孫子，今天你們不把欠債還清，老子便放一把火把你們的房子燒了！」

那對夫婦嚇得叩頭如搗蒜，哀求道：「大爺您多發發慈悲，我們實在沒辦法，今年收成也不好，我們能給你們的都已給你們了，我們自己都採草根過日子，不信你去看看米缸，一粒都不剩啦！」

那彪形大漢一脚踢了過去，大罵道：「放你娘的狗屁！你們這些刁民攪的甚麼鬼打諒老子不知道？你們存心想賴帳，天下那有這般好事？你到底給不給？不給老子馬上放火！」

王實便上前拱手道：「二位大爺請高抬貴手，我們村子實在——」

一言未了，胸口已「砰！」的挨了一拳，那彪形大漢氣勢洶洶的吼道：「媽的，你是誰？敢來管閒事，活得不耐煩了是不是？」

王實皺眉道：「這位老哥，我是好言相勸，你怎麼動手打人呀？」

彪形大漢喝道：「滾！再不識相，老子一脚把你踩出油來！」

王實道：「老哥，你這就不對了，他們沒錢還債，你就是打死了他們也沒用，今年收成不好，說不定明年就好了，何不再寬——」

彪形大漢想是打人打出習慣了，上前又是一脚踢出，王實輕輕抬起膝蓋一撥，彪形大漢登時一屁股跌在地上，這下他可大爲光火了，大吼一聲，跳起來揮拳便打，乒乒乓乓的在王實的臉上、胸上、腹上打了幾十拳！

王實任由他打，一直未還手。

彪形大漢打着打着，忽然發覺不對勁，抬起雙拳一看，十個手指竟然都紅腫起來了，不禁大吃一驚道：「好小子，你會邪術？」

王實拱手道：「老哥，請回城上告訴你們鄧大爺，請他多多可憐村子裏的百姓，我們都是善良老百姓，不會故意賴帳不還的，今年還不成還有明年，明年還不成也還有後年，反正你們是算利息的，不吃虧呀。」

彪形大漢已經覺察王實不是普通人物，心中有些發毛，但長期的做威做福一下子改不過來，他探手從懷裏拔出一把七首，怒叱道：「小子，你報上名來！」

王實道：「我叫王實。」

彪形大漢叫道：「好呀！原來你就是王實！你那塊土地我們老爺早買過來了，誰知你大伯却一直荒蕪在那裏，如今算一算你已欠了我們老爺七百多兩銀子，我們正想找你，今天你回來了正好，快把帳還清楚！」

王實一呆道：「我……我也欠了你們鄧大爺七百多兩銀子？」

彪形大漢道：「不錯！」

那帳房先生翻開帳簿看了看，道：「一共是七百三十八兩！」

王實道：「我……我八九年不在家，不知道這件事。」

帳房先生道：「是你大伯作主把你名下那塊土地賣給我們老爺的，有文有據，賴不掉的！」

王實道：「賣就賣了，怎麼說還欠你們七百多兩銀子？」

帳房先生道：「這些年你沒耕種，未曾繳得一粒穀物，因此這七百三十八兩是利息。」

王實道：「我人不在家鄉，你們買了土地，耕種與否干我甚麼事？」

帳房先生冷笑道：「哼哼，你倒說得輕鬆，當初說好了的，我們老爺看你們魚池村裏的人快要餓死了，因此大發善心，拿出白花花的大把銀子買了你們的土地，說好每年收成繳一半穀物，誰知你們拿了銀子却不耕種，害得我家老爺血本無歸，你倒說說看，這算哪一門的道理？」

王實道：「我剛回到家鄉不久，不知道這件事。」

彪形大漢吼道：「現在你知道了，快拿銀子來還帳！」

王實道：「天下哪有這道理，我……我沒錢，我不幹！」

彪形大漢大怒道：「不還錢，老子就拿你的命來抵償！」

王實道：「沒……沒有這個道理！」

彪形大漢瞪起一對凶睛，露出一副吃人的相，惡聲惡氣道：「小子，我告訴你，我們鄧老爺在樂山縣城可是首屈一指的

人物，他老人家只要跺一跺脚，數百里地之內就要地動山搖！我再告訴你，我們老爺子手下有百名打手，我們殺人是不償命的！」

王實聽了有些害怕，道：「可是……可是我不在家，我根本不知道我名下的土地已經賣了，你們當初買我土地就該知道這一點，怎麼還要我付利息？再說……再說我是個窮小子，哪裏拿得出那麼多的銀子？」

彪形大漢道：「拿不出，跟我去見我們老爺！」

王實道：「我不去。」

彪形大漢見他老實木吶，胆子又大了起來，怒喝道：「你想賴帳？」

王實道：「這個帳眞是天……天曉得，我……我不承認！」

彪形大漢剛才雖然吃了暗虧，但見他全不似武林人物，便決心再動手試試，當即上前一拳揮了出去。

這一拳，他是使出了吃奶之力的。

「砰！」的一聲，正中王實的胸口，王實的身子動都沒動一下，倒聽得一聲骨碎，彪形大漢的五指骨頭竟都斷了，登時痛得他大叫一聲，蹲下身子縮成一團，面色青一陣白一陣，冷汗簌簌而下，狀甚痛苦。

那帳房先生倒是甚有見識，情知碰上扎手人物，他怕挨揍，連忙掉頭便走，道：「鄧大牛，我們回……回去吧！」

聲音有些顫慄！

那名叫鄧大牛的彪形大漢那敢再停留，急忙抱頭鼠竄而去。

那對夫婦見到這般光景，又驚又喜，男的說道：「王實，你這下可闖了大禍，趕快逃命去吧！」

王實憤憤不平道：「不！我沒錯，我幹麼要逃？這些人蠻不講理，眞是……眞是雞蛋炒鴨蛋——混蛋！」

他轉身走到屋外，見王金遠遠站在自家門口，便舉步過去道：「哥哥，他們說我的土地已賣給鄧大爺了，是眞的麼？」

王金面上發紅，期期艾艾道：「實弟，你要原諒我爹，這是沒辦法的事，那一年鬧了水災，我們一家人沒飯吃，我爹先是賣了我們自己的土地，才賣了五十多兩銀子，後來……後來……」

王實一擺手道：「好，別說了，我反正不想種田，賣了就賣了，這件事我只當不知道，你也別向你爹提起。」

王金問道：「你剛才是否打了那鄧大牛？」

王實搖頭道：「沒有，是他打我，我沒還手。」

王金驚訝地問道：「可是他怎的受傷了？」

王實微微笑道：「他的拳頭不够結實嘛。」

王金憂形於色道：「這下可不得了，不出兩天，鄧大爺的大批打手一定到，你趕快逃命去吧！」

王實道：「我不逃。」

王金道：「你不怕？」

王實道：「怕不怕是另一回事，我沒做錯甚麼，爲甚麼要逃？」

王金着急道：「可是，他們是不講理的，那位鄧大爺的武功很高，又有百多個手下，你一定不是他們的對手，不逃怎麼成？」

王實道：「別担心，天塌下來有地頂着，惹毛了我，我……我就給他們一些苦頭吃！」

× × ×

鍾虹和徐佩英一路東行，走了半個多月，這天來到了湖北漢陽。

兩人進入城中，鍾虹見到街上繁華熱鬧，心中十分高興，笑道：「佩英，這地方不錯，咱們走了十多天，總算到達繁華之地了。」

徐佩英却是一副愁眉苦臉沒有答話。

鍾虹問道：「妳怎麼了？」

徐佩英道：「我有些不舒服……」

鍾虹道：「着涼了？」

徐佩英道：「不知道，好像不是。」

鍾虹道：「是了，妳一定是担心那個神秘人物，這個妳別担心，他一路暗中跟着咱們，到處替咱們付帳，不管他目的何在，我猜八成是一番好意，打算巴結咱們，這有甚麼好担心的？」

徐佩英道：「我沒担心甚麼，我只是有點不舒服，有點……有點嘔心。」

鍾虹道：「嘔心？」

徐佩英道：「嗯，有點想嘔吐的感覺呢。」

鍾虹道：「妳一定是生病了，找個大夫看看如何？」

徐佩英道：「算了，過兩天看看再說，也許眞是着涼了也說不定。」

鍾虹道：「那麼，咱們找一家客棧去歇歇，找那最大最豪華的。」

徐佩英有點困惑道：「爲甚麼找最大最豪華的客棧？」

鍾虹笑着道：「因爲有人替咱們付帳呀。」

從樂山縣開始，他們每到一個地方，不論上酒館飲食或投宿客棧，都有人暗中先爲他們付帳，鍾虹曾想找出其人而不果，十幾天下來之後，他便欣然受之，有時還故意大吃大喝，來個揮金如土，怪的是那個神秘人物仍然照付不誤。

徐佩英想想也覺得好玩，微微一笑道：「咱們若去買珠寶，不知那神秘人物肯不肯替咱們付帳。」

鍾虹眼睛一亮道：「試試如何？」

徐佩英道：「怎麼試？」

鍾虹道：「咱們找一家珠寶店，買他十萬八萬的珠寶，看他付不付錢。」

徐佩英道：「他事先並不知道咱們要去買珠寶，不可能預先去通知開珠寶店的，所以我猜他不會替咱們付錢的。」

鍾虹興冲冲道：「不，我有辦法讓他知道，咱們這就去找珠寶店！」

徐佩英笑道：「算啦，我不過是說着玩的，你怎麼當眞起來了。」

鍾虹道：「這主意不錯，走！走！」

於是乎，他們找到了一家珠寶店，這家珠寶店可能還是漢陽最大的一間，除了金銀飾物之外，還有珍珠，寶石，翡翠等等各種珍貴的東西。

鍾虹和徐佩英在珠寶店掌櫃的親切接待下，看過所有珍貴之物後，問起價錢，最便宜的都在百兩銀子以上，他們當然買

不起，可是鍾虹却裝模作樣的說道：「掌櫃的，你這些東西，一共要好多銀子？」

掌櫃的不明其意，呆了呆道：「這位公子要買那一件？」

鍾虹道：「我全要。」

掌櫃的嚇一跳道：「全……全要？」

鍾虹道：「不錯。」

掌櫃的見他不似開玩笑，但還是驚疑的問道：「您公子不是開玩笑吧。」

鍾虹正容道：「當然不是，你這櫃上的東西我通通都要，你大概算一算好多錢，我待會送銀子來。」

掌櫃的仍是將信將疑，不過却已抓過算盤撥打起來。

「一共五十八件，大概要四萬七千多兩銀子咧！」

「好，待會我派人來付帳。」

然後，他便與徐佩英昂首闊步的走出了珠寶店，在附近街上溜躂了一會，才又回到珠寶店來。

掌櫃的一見他們回來，忙不迭的迎出，迎財神似的連連作揖道：「公子您來了，請坐！請坐！」

鍾虹問道：「銀子送到了沒有？」

掌櫃的眉開眼笑道：「送到了，送到了，東西就在這裏……」

他從櫃上捧起一個精美的珠寶箱，說道：「一共是五十八件，公子要不要點點看。」

鍾虹竭力按捺住心中的驚奇，淡淡的一笑道：「不必了，那人是怎麼付欵給你的？」

掌櫃的笑道：「是銀票，銀山錢莊的票子，一共是四萬七千五百兩。」

鍾虹接過珠寶箱，笑問道：「你不怕那銀票是假的？」

掌櫃的哈哈笑道：「不會！不會，銀山錢莊的票子，小的天天在經手，絕對沒錯，再說，……再說……再說送銀票來的人正是銀山錢莊的張掌櫃，小的還担心甚麼呢？」

鍾虹「唔」了一聲，便向師妹一使眼色道：「咱們走吧。」

掌櫃的一路送他們到門口，拱手作揖不已。

鍾虹和徐佩英找到街上一家客棧，開了一間上房，兩人進入房中後，打開珠寶箱一看，但見幾十件珠寶閃閃奪目，兩人不禁喜得摟成一團，高興得笑不攏嘴！

徐佩英笑道：「那人一定是瘋了，價值四萬多兩銀子的珠寶，他居然也替咱們付了，天下竟有這樣慷慨大方的人？」

鍾虹笑道：「他必定有目的，可惜花大把銀子來籠絡咱們，改天咱們再找一家珠寶店去，看他還能花多少錢！」

徐佩英忽然不笑了，道：「師哥，我看這件事不大好，無功不受祿，咱們怎好接送人家這麼多的餽贈？還是拿去還了算了。」

鍾虹道：「不，要還也得等他出現了再還，他不出現，咱們繼續買，一直買到他現身爲止。」

徐佩英道：「可是……」

鍾虹親了她一下，笑道：「別担心，是他自願付的，不要白不要。」

徐佩英道：「他肯花這麼多錢，一定有目的，要是他提出的要求你不能接受或辦不到，那時可怎麼辦啊？」

鍾虹哈哈笑道：「我並未答允他甚麼，所以不論他提出任何要求，我都沒有接受的必要。」

徐佩英沒有再說怎麼，而在床上斜躺下來。

鍾虹見她氣色不對，才想起她身子不舒服，便問道：「妳這會覺得如何？」

徐佩英顰眉道：「總是覺得不舒服，想吐又吐不出來。」

鍾虹道：「妳歇着，我去找一位大夫來替妳看看。」

他開門出房，走過一間上房的門口，聽見房中有呼盧喝雉的聲音，探頭一望，只見幾個衣着華美的公子哥兒正在裏面喝酒聚賭，一時好奇，便駐足而觀。

一個青年人便向他招招手道：「老兄，有興趣的話，就來凑一脚吧！」

鍾虹搖頭笑笑，便走開了。

× × ×

「不得了……不得了！吸血鬼帶領大隊打手來啦！」

一個莊稼漢子慌慌張張的奔入魚池村內，一邊跑一邊叫。

村子裏的人聞聲探頭出來，一看遠處的小路上塵烟滾滾，都嚇得躲到屋子裏去了。

只有王實從他屋子裏走出來。

他大伯王貴站在對門向他急急揮手，叫道：「快逃！快逃！」

王實沒有動，挺直腰幹站在空地上，等着那隊人馬到來。

那隊人馬少說也有二十幾人，一人一騎，勢如軍隊，蹄聲動地直向村子衝至。

爲首的是個五十來歲的老者，穿着一身華服，打扮成富紳模樣，但是相貌却長得很不好看，招風耳，酒糟鼻，還有一張尖尖的嘴巴，誰看到他就會很自然的想起癩蝦蟆。

他的旁邊，是那個曾經隨帳房先生前來討債的鄧大牛，他的拳頭還沒痊癒，用布包紮着。

身後，是二十個勁裝大漢，人人佩帶武器，模樣異常强悍。

鄧大牛指着王實叫道：「老爺，就是這小子。」

大隊人馬便在王實對面的空地上勒馬停住，那位被人稱爲「吸血鬼」的鄧老爺神色陰沉的打量王實幾眼，才開口冷冷道：「小子，你叫王實？」

王實點頭道：「是啊。」

鄧老爺道：「王貴的侄兒？」

王實又點頭道：「是啊。」

鄧老爺道：「你的土地早已賣給我了，這幾年你未繳穀物，已經欠了我七百多兩銀子，你不還錢倒也罷了，怎麼又把我的僕人打傷了。」

王實道：「小可何曾打他，是他打小可自己受傷的呀。」

鄧老爺喝道：「鬼話，你若未曾還手，他怎麼會受傷？哼，你這小子可謂窮凶極惡——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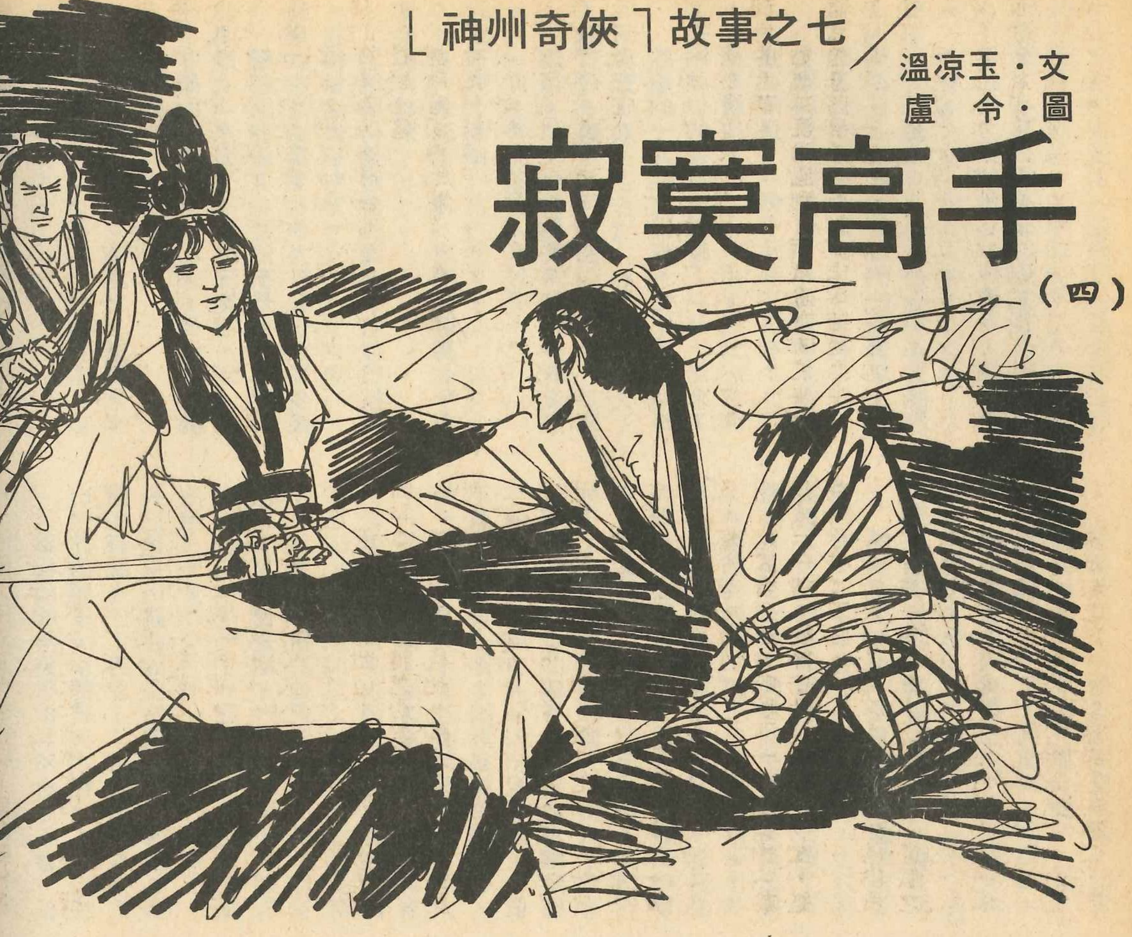
「在……」

三個勁裝大漢應聲下馬，撒出兵器，越衆而出，擺出了攻擊架式。（未完）

└神州奇俠┐故事之七

溫涼玉·文
盧令·圖

寂寞高手（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千手劍猿」藺俊龍堅持要與蕭秋水比劍，結果被蕭秋水打到認敗服輸，對蕭秋水心服口服，尊稱蕭秋水為大哥，並矢誓永遠追隨蕭秋水，效忠不渝，這時有一個青衫人來到鬥場中，向蕭秋水報仇，說是權力帮帮主李沉舟已經死了，場中羣俠驟聞這一噩耗，個個都驚異萬分，尤其是趙師容，更是悲痛莫名，不過他似乎不相信這是事實，然而她又不能不信，因此，她決定回去權力帮一趟，羣俠建議蕭秋水同去，以便對趙師容有個照顧，不料趙師容突感不適，功力暫失，正想將情告知蕭秋水之際，驟見一片刀光血影向她左右夾攻……

捨生全道義

哭泣的稻草人

蕭秋水的武功，却非昔可比。

他發覺時，刀掌都已及趙師容。

但蕭秋水後發而先至，一探手，就抓中那血影背後的「至陽穴」，將他扔了出去！

可是待要再救趙師容，已來不及了，刀鋒眼看就要從趙師容玉頸處斬落。

蕭秋水搶身一攔，刀斫在他的肩胛之上。

刀勢尚未完全落下，蕭秋水運聚內力，以肌肉夾住刀身，同時一指戳了出去。

這一指打在那執刀人的右臂彎處「曲澤穴」上，那人握刀無力，正要棄刀身退，可是蕭秋水的指力，便是少林「金剛指」力的威猛，先摧其鋒銳，再以武當內家炁氣，擊散其體內勁道，那人不動還好，一動則全身虛脫，「卜」地跪倒。

蕭秋水肩上的血，這才自刀鋒上淌了出來。

趙師容急忙去看蕭秋水臂上的刀傷，

合力護遺骸

她說：「你不要動，我替你取刀。」一咬銀牙，竟將薄刀拔了出來，血登時泉湧而出，趙師容急忙以金創藥敷上。

蕭秋水點點頭道：「我不礙事，他是杜絕。」

那仆倒地上的人，正是「權力帮」中，「九天十地，十九人魔」中的「快刀天魔」杜絕。

杜絕稍為喘息一下，又想一躍而起，但蕭秋水那一指乃集「少武眞經」秘傳，所蘊含的至剛極柔之力，豈是杜絕能拒抗抵禦得了的。

蕭秋水又在他肩頭巨骨穴處戮了一指，杜絕便整個人潰倒了下來。

趙師容走近一步，問道：「誰派你來的？」

杜絕不敢不說。在權力帮中，又有誰敢對李沉舟不忠，誰敢對趙師容不敬，誰敢對柳隨風不畏？

杜絕咬着牙齦，終於道：「是朱大天王。」

趙師容趨近一步，問道：「不是柳五

公子？」

就算是大奸大惡的人，在李沉舟、趙師容面前，也不敢撒謊隱瞞。杜絕搖頭。

蕭秋水皺着兩道劍眉，道：「他，可信？」

趙師容嫣然淡淡一笑：「他們不敢騙我。」她的笑意淡澀而悽酸：「沉舟在帮裏的時候，不准一人對我稍有不敬，否則，他寧可帮主不要做。」她垂下眼簾，好一會才睜開，輕吸了一口氣道：「他對柳五總管，也是如此。」

蕭秋水愣了一陣，向杜絕追問道：「眞的不是柳五公子派你來的？」

杜絕不答。

趙師容淡淡地說：「你答。」

杜絕只好答了。「不是。」

這時李黑、胡福、施月、鐵星月等都聞聲走了過來，慰問蕭秋水和趙師容。他們見血影大師已死在稻草人旁，杜絕被擒，才放了心。

×　×　×

不錯，血影大師是死了。死在稻草人的脚下，壓倒了一大片金黃色的禾草。

他們却沒注意到，蕭秋水在匆忙中，而且情急間出手，所以並未準確地抓中血影魔僧的「至陽穴」，但却的確把他扔出去了。

不過血影大師馬上又爬起來了——那時正是蕭秋水着了一刀的時候，如他全力反撲，趙師容和蕭秋水未必抵擋得住。

但就在這時，他背後的稻草人，倏然伸出了手。

佈滿稻草的手，只凸出了一節手指。

手指插入血影大師的「至陽穴」中。

血影大師未及叫得出聲，便無聲無息的倒了下去。

看起來他宛若死於蕭秋水的一抓一指之下。

其實不是的。

他是死在「稻草人」的手下。

而且誰也不知道，那稻草人瞧着蕭秋水和趙師容的背影，正淌下兩行眼淚。

會掉淚的稻草人。

×　×　×

蕭秋水他當然也不知道。他正在問趙師容：「趙大姊要把他怎樣？」

趙師容看向杜絕，問道：「你要生要死？」

杜絕當然要活。

趙師容淡淡笑道：「你既自己想活，那就好了。」忽然出手抓住他的「天突穴」，杜絕只得張大了口，「啞啞」作聲，趙師容在襟裏迅速掏出一顆白色藥丸，食中二指一彈，射入他的喉中，杜絕突眼虬筋，極力想吐出。

趙師容又在他咽喉下一寸之處的「璇璣穴」一拍，杜絕登時「咕嚕」一聲，把藥丸吞噬了下去。

「天突穴」乃人體奇經八脈中的陰維脈，再經這一拍，藥力已浸入陰維任脈之會，再也拔除不去。

杜絕知再無倖理，也不敢再掙扎，頓時臉如死灰。

趙師容却心裏知道，她的功力，因痛心於李沉舟之死，本以為功力尚存二、三成，剛才血影、杜絕二神魔突襲之下，知道自己武功已不留一成。她心中滾來滾去只想到：帮主，我的武功，盡還了給您了……。但她神色自若地道：「你服了我的『不如死丸』，若然叛我，則生不如死：…你當然知道怎麼做的了？」

杜絕咬緊牙齦，汗如雨下，不迭的點頭。

原來，「不如死丸」，當眞「生不如死」，而且每種藥物，都有不同解法，若非配製人，旁人無法解得，若錯解或每一月未服解藥，藥性發作時，自殘身軀，連指趾都一一啖食之，甚是可怖，故名「不如死丸」。

趙師容心知自己若正面與杜絕戰，以自己體力而言，未必能勝他，故以此鎮壓着他。她的武功盡失，但對招式、封穴、出手等，仍瞭如指掌，只是這一點，只能嚇嚇庸手，若遇着朱大天王這等人，可謂難有活命之理。她心中如是想，但臉上不動聲色道：「我現在也需要人手，便留你活着。」

杜絕汗出如漿，垂首道：「是。」

趙師容問道：「朱大天王為什麼要殺我？」

杜絕本來對趙師容已不敢不答，現在，被逼服下了「不如死丸」，更不能不答了：「因為李帮主死了。天王要剪除權力帮的攬機要人物，方才有機可趁，在總壇的對手只有五公子，在外却只有趙姊，所以要先殺妳。」

趙師容緊問了一句：「……帮主……帮主他……他眞的死了？……」

杜絕也十分訝異趙師容似未十分肯定李沉舟已死，道：「……是。李帮主在花園後，遭宋明珠、高似蘭、左常生等一起施狙手，結果與左神魔同歸於盡。」

趙師容退後了兩步，嘴唇上連一絲血色都沒有，喃喃道：「……高似蘭……宋明珠……殺了帮主？……不會的……不會的！……」

杜絕道：「我們也不相信，可是却看到了帮主的屍首。」

趙師容駭聲道：「帮主的屍首？」

杜絕道：「趙姊，若帮主在，朱大天王敢先挑釁殺妳麼？如果下屬不是眞個肯定帮主已逝世，胆敢為朱舜水効命麼？」

這時晨光熹微，趙師容在晨光中，單薄如一朵衣輕的白菊花！

她說：「就算有屍身，我也不信。帮主不會這樣就死了的，他答應過我……」說到此處，想起往事，知道希望太渺，眼睛一閉，眼淚簌簌而落，掛在頰上，她也沒手揩抹。

良久她說：「好，我們現在就出發，回到權力帮總壇去。」

蕭秋水知趙師容武功因心傷李沉舟之死，幾近全失，跟「快刀地魔」等在一起可謂凶多吉少，便說：「我們一道去。」

這時天已微亮，淡淡的晨曦中，採菱女子又輕歌柔曼，遠遠傳來，髣髴是一線香烟，嬝嬝飄飄，時閉時沒。

青衫客忽然道：「我跟妳去。」

陳見鬼第一個就先不服氣：「為什麼？連我們都沒得去，你那有資格去？」

青衫客臉無表情：「消息是由我先說

的，我若是打誑，當可立時識穿，當場殺之，若任我走了，你們發覺撒謊時，要抓我已來不及了。」

金刀胡福爲人最是老實，想了一想，道：「有理有理。」

趙師容因心如刀割，心亂如麻，便沒以語言套住青衫客，旁人平常駕架行，這種詰曲詭譎之辯，倒難反唇相稽，另一種原因是，那青衫客雖臉如槁木，但身上却散發有一種逼人的意態，令這干英雄好漢，響噹噹的脚色，都不敢胡言亂語！

李黑偏着頭，反問了一句：「給你同行，豈不太冒險？萬一你是內奸，豈不等於拿石頭砸自己的脚？」

青衫客肌肉牽動，臉具也跟着動了一下，顯然他是笑了一下，只聽他說：「你們不信無妨，但趙姊信我。」

趙師容在迷惘中聽得這句話，大奇：「我爲何要信你？」

青衫客上前一步，說：「我給趙姊看一樣東西，趙姊自然會信我。」

趙師容臉上迷惑，暗自提防，訝道：「哦？」

青衫人再趨前了一步，他握着拳的小手，忽然張了開來，裏面彷彿有一件小小的事物，背向衆人，向趙師容低聲道：「妳看。」

趙師容忽然驚呼了一聲，衆人都一顆心吊了起來，李黑、鐵星月等企起足跟來張望，却又張望不到，他們心中都叵度趙師容什麼陣仗沒見識過，而且在這心痛神馳之際，居然還會吃驚，定當是非同小可的事兒。却見那人又伸出一隻手指，在趙師容背上寫了一個字，趙師容點了點頭，有一種淡淡隱隱的微笑：「好。」

大肚和尚一個光頭就鑽了過來，硌着眼問：「他……？」

趙師容笑道：「可以跟我一道去。」

這連蕭秋水也莫名其妙。這時莫愁湖畔，數葉輕舟，在晨光中，劃水盪來，舟上數個女子，在唱歌採菱：「江南好。江南春來早。水映千霞山尚好，莫愁湖畔莫愁老，世事茫茫輕易空，江南好。」

蕭秋水湊近一步，趙師　忽道：「蕭兄弟，我和這位兄台先去，杜絕由陸路趕至，你和諸位隨後跟到，可好？」

蕭秋水一楞，青衫客道：「就這麼辦了。」手一招，一葉輕舟，劃開水面兩道白波，瞬間即至。

青衫客一拉趙師容手腕，兩人翩然登上小舟，輕波劃浪，微風吹拂，只把青衫客和趙師容宮裝衣衫吹得飄飄若仙。蕭秋水如此望去，只見水波中青衫客的背影嬝然，寬鬆熟羅長袍下竟是裹着一纖小人憐的身軀，蕭秋水看得心口怦地一跳，只覺這身影好生熟稔，難道是……

只見採菱女子，划舟遠去，歌聲隱隱傳來，蕭秋水心只覺口一熱，幾乎吐出一口血來：如果眞是唐方，爲何不容讓眞面目相見？如不是唐方，因何如此似曾相逢又相識？只見兩姝立在舟上，漸俏漸遠，青衫客在旭陽中始終未曾回頭，却加入了原先的清楚女音：「莫愁在何處？莫愁江南秋，江南秋先老，莫愁許多愁。滔滔江水去，垂垂岸邊柳，柳拂湖水去，漣漪江南秋。」

蕭秋水整個人怔住了，腦裏翻翻滾滾，儘是一個意念：是她，是她。是她，忽然長身撲出，就要涉水追去，他這一下舉動，衆俠都意料未及，要阻擋已來不及，正在此時，一條天神般的人影，半空截住了他，待那麼一刹那間，蕭秋水稍復神智時，那人從他「百會穴」後一寸五分後頂穴、强間穴、腦中穴、風府穴、大椎穴、陶道穴、身柱穴、神道穴，靈台穴等一路點將下來，連封蕭秋水一十四道要穴，蕭秋水待要運「少武眞經」的陽炁陰勁冲開，那人閃電般一抄手，半空按住了他，又瞬即封了他督脈三十六大穴！

蕭秋水是何等人物，正想運丹田一股「無極仙丹」所蓄之眞元，冲開穴道，那人抱住他掠落地面的瞬間，又封了他任脈二十五大穴。

這一下，蕭秋水再也無法運氣衝破穴道，只得暗聚罡氣，要逐步逼活脈絡，但這人端的是非同小可，又接連封了他陰維脈一十四要穴，陽維脈三十二重穴。蕭秋水這才完全失去了抵抗力！

那人趁他心痛神馳之際，猝然出手抓住了他，蕭秋水此刻功力，已可謂力可通神，那人的武功，可也高得出神入化，制住蕭秋水後，半瞬未停，又再縱起，就在這時，數千度拳風、掌風、腿風、兵器，齊齊擊了箇空！

這些出擊的人自是鐵星月、邱南顧、大肚和尚、胡福他們！

一擊不中，猶待再擊，那人大袍在風中如吃得漲滿，如怒獅般又飛了起來，撲向禾田邊的一個稻草人去，狠狠地一脚踢去，只聽「喀喇」一聲，稻草人下身，稻草激飛，被這一脚踢得肢離破碎，那人一皺銀眉，咕嚕自語道：「剛才明明還在流淚的！」伸手一探稻草人眼孔，還略感潮濕，那人雙眉皺成一條橫綫般，諸俠又呟喝追打過來，那人飛身而起，疾如鷹隼，懷抱一人，居然還跑得比他們更快，追得一會，在寒山寺附近的羣廟處，頓失去了兩人蹤影！

諸俠急得什麼也似的——那人究竟是誰？爲何刼持蕭秋水？蕭大哥有沒有危險？權力帮的事少了蕭大哥該怎麼應付？

英雄寂寞

這靈堂跟別的靈堂，並沒有什麼不一樣。如果勉强要說有什麼不一樣，那就是幃幡上的字，是當今第一流的書法名家墨迹，各種筆路都有，——但這並沒有什麼不同，人死了，再也聽不到別人對他怎麼說了；然而他一生所聽到最眞的話，却因爲死了再也聽不見了。

人把掩蓋自己一副臭皮囊的東西，叫了各種各式的名稱，又叫靈柩，又名壽木，還十分講究，既畫花鳥，又加桐油，無法是死了還不甘願從此眞的死去，是要保存這一副血肉之軀，由是，棺材店都雅號爲「長生」、「福壽」不等。

可是人死了，還是死了。

——除非有人能死了還等於不死。

精神不死，流芳百世，英名不墮，古來有之；或遺臭萬年，唾罵歷代，也可能讚彈兼而有之——但人死又焉能復生呢？

當然，李沉舟之死顯然有些不一樣。

× × ×

這靈堂確實沒什麼特別，如果說眞正特別的，是通向這靈堂的唯一通路——花園。

這「花園」是李沉舟生前一手佈下的重地，若無李沉舟同意，進入這花園的人，至少要通過一百零一種埋伏——其中七十四種活捉，廿七種活殺的陷阱。

靈堂上往日有許多人，爲李沉舟生前每日冗聽帮中上下報告處。這廳堂幾幅字畫，却只有一張桌子，一張椅子。

桌子是好的紫檀木，高大，甚巨，古老，椅子坐墊甚高，使人坐上去，比站着報告的人還高。

本來坐在這裏的人就是無尚高大的人上人。

李沉舟喜歡隔着一張桌子跟人說話，他喜歡人有距離，但也喜歡直接憑感覺與人相交。

現在他死了，他的桌子也不見了。

他的桌子已製成了棺材，他自己的棺材。

這決定的人是柳隨風。

——柳隨風在李沉舟死後立即這樣做，只有兩個可能：忠或極不忠。

權力帮就算再沒落，當然也不致於買不起棺材，柳隨風這樣作，究竟是想毀滅了代表李沉舟權力的事物，還是將李沉舟心愛的物品拿去殮葬，因爲恭謹，而不敢冒瀆。

沒有桌子，却還有椅子。

椅子上沒有人坐，一張空椅子。

空椅子對面却有一個人。

一個淡青色、沉思的人。

他支頤蹙眉，向着空椅子，沉思。

那些平時來「報告」的人，都不在。人事是會變遷的，李沉舟一死，許多人都變了樣；就算沒變更的，柳五也沒讓他們來。

因爲他們無濟於事。

而要來的人又委實太過厲害。

——柳隨風對着空椅子，是在懷人，還是在籌思人事無常，翻覆不定的變幻？

× × ×

這時一行六人，自曲徑通幽的園圃中走了過來，六個人都神色淡定從容，毫不張惶。

柳隨風靜靜的看着他們到來，他們也靜靜地莊容走進來。

柳隨風在想：帮主才死，便有人闖入了「花圃」；闖進來的心裏暗忖：躺在這裏的，就是名震天下，鼎鼎大名的權力帮主麼？

柳隨風緩緩抬起了頭；進來的人慢慢止住了脚步。

進來的人心裏一震：這用手支頤，淡淡微笑，好像一個含憂帶笑的少年公子，居然就是懾人千里之外的柳五總管柳隨風？柳隨風心裏有一種感受：這些人儀表高雅，相貌堂堂，風度翩翩，高手氣態，洋溢於眉宇間，除了「慕容世家」外，江湖上就沒有了別家。

這使得他心中有一股莫名的憤怒。

憤恨。他出身是沒有人要的「狗雜種」。「狗雜種」就是他十二歲前一直被人叫的名字。他一直在爛泥堆裏打滾，在垃圾堆裏找吃的東西，有時跟叫化子搶殘飯剩餚，有時跟露出兩隻尖牙的狗搶骨頭。

十三歲以後，他學得了功夫，把叫過他「狗雜種」的人，不管有恩還是有怨，統通殺掉，一個不剩；從此以爲他搖身一變，變爲「公子」。

可是那一段經歷，他忘不了。

他小時候又髒又破又爛，扒在地上的時候，一些小閨秀掩眼驚呼，退開或經過，一面以憐憫的眼光，掩嘴同情的看他：…他那時只有一個意願：把這些自以爲身嬌玉貴的女孩子强姦掉。

一直到他長大了，還會這樣。直到他遇到另一件事更深地撞擊他心靈後。

他現在丹田有一股火起，眞想把前面那穿絳裙輕紗的女子扯過來，撕破她衣服，供他淫辱。

雖然他也知道這女子不好惹；江湖上又漂亮又不好惹的女子中，她一定名列前三名之內。

這女子當然就是慕容小意。

× × ×

慕容小意當然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要是她知道，她也不會在想着，這看來洵儒雅、翩翩俗世的佳公子，就是著名心狠手辣、又親手殺害她的哥哥慕容若容的柳五總管麼？

慕容小意輕輕蹙起了蛾眉，怎麼一點兒也不像自己心中所想像？

這時慕容世情說：「我們慕容家一共來了九人，一個死在『花園』中，兩個中了埋伏，剩下六個人，老夫、小女、『鐵胆』濮少俠、以及『慕容三小』，來拜祭李沉舟李帮主英靈。」

「慕容三小」是慕容小天、慕容小睫和慕容小傑，是慕容世家的旁系。慕容三小男的眉清，女的目秀，不但武功高，而且人清秀，在武林中頗有俠名。「濮少俠」即是「鐵胆屠龍」濮陽白，這人自小寄長在慕容家裏，少年時名聲已不脛而走，因爲他眞的屠了一頭龍。

「傲劍狂龍」餽八。

餽八一死，濮陽白可謂名震天下，目前他是追求慕容小意的人中最有希望的一個。

柳隨風皺皺眉頭，沒有作聲，慕容世情又道：「當然，你也看得出來，我們自遠道而來，除了弔祭李帮主的遺體外，你還得請我們坐上一坐……」

柳隨風隨便一擺手道：「這裏沒其他的椅子，地方倒挺大的，你隨便坐吧。」

慕容世情一笑道：「這裏有一張椅子，又何必坐其他的地方。」

柳隨風淡淡地道：「這張椅子不是你坐的。」

慕容世情眉一揚，笑道：「難道是你坐的？」

柳隨風也是眉一挑道：「不是。」

慕容世情斜乜着眼問：「那末是誰坐的？」

柳隨風搖頭：「沒有人坐。」

慕容世情笑着說道：「讓我坐坐不行嗎？」

柳隨風搖首，說：「帮主才可以坐這張椅子。」

慕容世情又笑了，他的眼邊泛起了魚

尾一般的摺紋，他說：「這就是了，我就是要坐這張椅子。」

「我還知道這張椅子，左邊把手，有一道機括，可以開啓權力帮的所有資料；右邊把手，有一張地圖，可以尋找權力帮所有寶藏，背墊有控制全帮上下人手的機關；坐墊是帮主自己的詩文記傳和武功秘辛，你可不可以讓一讓，讓我來坐坐？」

「如果可以，這椅子對面可以永遠有你。」

「如果不可以，你也將永遠看不見這張椅子。」

他說完了之後，瞇着眼睛，眼睛在細縫裏却像毒劍一般地釘在柳隨風的臉上，在等着他的答覆。

× × ×

柳隨風沒有回答。

他只是以指甲磨指甲，「塔塔」彈了兩下。

慕容世情一直笑着，可是眼睛一直未曾離開過柳五；他的眼睛就好像盯着一條毒蛇的頭首一般，稍爲鬆懈，很容易便遭牠咬死。

這時靈堂上、靈堂後也傳來「喀喀」、「喀喀」兩聲，慕容世情又笑了，他笑起來像隻老狐狸，多情、聰明而可愛的老狐狸。

「我知道了，你在叫人。」

「你在叫「『刀王』和『水王』，他們兩人常年守在這張椅子的左右。」

「你一定是在叫他們；」慕容世情笑得刺骨地揶揄：「現下權力帮除了他們，也沒有什麼人可以叫了。」

柳隨風彷彿沒有看到他那惡意的笑容，只是淡淡地說：「他們就够了。」

慕容世情的臉上，忽然沒了笑容。

剛才他還在笑着，可是他的笑容，幾乎是說沒有就馬上沒有。

一點笑容也沒有。

有笑容的他，和沒有笑容的他，也判若兩人。

× × ×

慕容小意走近一步，道：「爹，這人交給我收拾好了。」

——收拾？

柳隨風表面上平淡如昔，但心裏無名火起：收拾？這豈不是當年他像狗一般扒在街上，給人誣爲偸餑餑的賊時，所聽到的話！

——可是那家店子的老闆，後來給他亂刀分屍，那家店子的老板娘，也給他逼瘋了，一絲不掛的尖叫的跑到街坊上去。

——她一輩子做不成人。

柳隨風用右手握着自己的左手，他左手在抖。可是他現在不能抖。一抖，就給敵人看出，看出，就得死。但他不能想到這些，想到那女人脫光了衣服跑到街上的一幕，他就不由自主的抖。他緩緩閉上雙目，心裏狂喊：趙姊，趙姊……唯有在喊這名字時，他才可以不顫抖。

可是這在慕容小意來看，是極大的污衊。

她俏媚的容貌，未曾有一個男子，敢當着她面前，閉上了眼睛。

——就算眼睜睜看着劍刄刺來，也寧可瞪着雙眼看着她才死得甘願。

她眞想把這人的眼珠挖出來。

不過她雖然生氣，可是她沒有那末狠的心。

上次她殺了一個採花大盜，足足噁心了三、四天，以後再也不想殺人了。

她雖然沒那末狠的心，但她却很有信心。

因爲她確信自己有那末好的本領。

× × ×

這時靈堂上又出現兩人，着青衫的臉上，有一股淡淡的殺氣，他躬身向柳隨風問：「總管，這兒交我料理。」

柳隨風輕輕頷首，慕容小意氣得粉臉通紅，一咬銀牙，正要出手，三人倏地躍出，道：「小意姐，我們來掠陣。」

說話的人是慕容小傑，他對這個「小表姊」，自也有「醉翁之意」，便要出來作護花人，以獲慕容小意心中感激，可是話未說完，迎面只見一片刀光。

他急忙跳避，刀光緊隨追到。他躲過一重刀光，又見數重刀光，躲過數重刀光，却見千萬刀光。

所謂「刀影如山」。「刀王」這柄刀，正是「如山寶刀」。

慕容小傑先機盡失，眼見不出三刀，就要死在兆秋息刀下；慕容小睫、慕容小天手足情深，連忙過去相助，誰知人未縱到，兩道水花，直向二人捲洒而來。

兩人連忙閃躲相鬥，才知道不是水流，而是雙袖；「水王」的袍袖飛捲，困住二人，無法趕過去營救慕容小傑。

正在這時，「岡登」一聲，星火四濺，兆秋息的「如山寶刀」，被另一大刀封住！

這刀黑漆如墨，却鋒利無匹，「如山寶刀」才一交鋒，即多了塊米粒般大小的缺口。

兆秋息收刀退式，叱道：「好刀。」

濮陽白冷笑道：「我這張刀，是『萬刀之王刀』。」

兆秋息也冷哼道：「我這個人，却是『刀中之王』。」

濮陽白大喝一聲：「看刀！」金刀大馬，連環三刀，兆秋息刀走偏鋒，連架三刀，也連換了三柄刀，也連換了三柄刀，而三把刀都被震崩了缺口。

濮陽白發了三刀，正待換得一口氣，一道淩厲長柄的刀氣迫來，他全力一閃，「嗤」地已被對方在左胸劃了一道半尺來長的口子，鮮血如泉噴湧，他定了定神，見「刀王」的左手有一層淡淡的金芒，宛如刀氣一般，他大吃一驚，失聲道：「『手刀』？」

兆秋息臉色莊穆點頭道：「你有『萬刀之刀』，我却是眞正的『刀王』。」

× × ×

鞠秀山左袖如長江翻浪，右袖如飛瀑橫空，始終纏住慕容家的兩個高手，便在這時，人影一閃，一條苗條的人影「霍」地擲出兩條長河，迎面向「水王」捲來。

鞠秀山倏地一驚，知道厲害，以雙袖反舒而出，登時四袖上下舒捲，如風迎蝶，如雲迎鵲，煞是好看。鬥得十七八招，兩人雙袖交錯，往回反捲，相互一扯，兩人功力互相抵銷，扯不動對方分毫。

然而兩人臉色都有些變了。

在鞠秀山心中，甚是詫訝慕容小睫小小年紀，袖功如此靈活，而且以小巧柔勁，化去自己的大力；在慕容小睫心裏，也暗震訝於「水王」只是權力帮中「八大天王」之一，也有此功力，居然藉水一般的無匹巨力，使得自己拔之不動，更無以借力打力。

兩人僵持不下時，「刀王」那兒已佔先機，忽然人影一閃，兆秋息與之對了六刀，竟震得手腕欲裂，鞠秀山也覺一股大力，震開自己和慕容小睫的雙袖，那人雙袖翻飛，鞠秀山接得五六招，便覺天旋地轉，幾把樁不住，十七八個旋身轉了開去，差些兒沒摔個倒栽葱！

兆秋息這時驚叫道：「『手刀』！」原來對方，正是用「手刀」之技來破他的「手刀」。鞠秀山那邊也呼得一聲：「『水袖』！」對方也是以他的「水袖」之法來破他的「水袖功」。這「對方」乃同是一人。

定睛看去時，正是當今「慕言世家」的主人，慕容世情。

一副棺材

慕容世情出手，以袖消袖，以刀破刀，正是江南第一世家慕容氏的「以彼之道，還彼其身」之絕技，瞬息間便擊敗「權力帮」中的兩大天王。

慕容世情抽手負背，水王和刀王面面相覷，臉如土色，慕容世情悠然道：「你們便急，要攔住我，也得看看你們總管柳公子的意思。」

兆秋息和鞠秀山望去，只見柳隨風皺着眉，食指橫放在上唇，其他四指，則支在下頷，不但沒有出手的意思，看來連激動和憤怒的意思也沒有。

兆秋息這才眞的目瞳收縮，戟指道：「你……五公子……你……」

鞠秀山囁嚅道：「柳總管，帮主生前，待你不薄……」

慕容世情滿懷笑意也瞧着柳隨風，截道：「那你們就有所不知了，以前李沉舟身邊還有個『老水王』公共工，『老人王』官古書，後來他們一個退隱江湖，一個遠在塞外，你道他們怎地？便是因只聽命於帮主，不聽命於總管……」慕容世情「嘿嘿」一笑又道：「偏偏你們，又很信任總管老五，便將一個放逐，另一個見機不妙，也息隱江湖，以苟全身……這才輪到鞠老弟你閣下，以及南海鄧玉平走馬上任……」慕容世情的笑容似魚尾一般，又譏誚但又令人易生好感，他繼續說，並以目梢瞧自己微蹺的脚尖。

「何況……我只是要坐那張位子罷了，對你們帮主的遺骸……可不會有絲毫不敬，你們又何苦如此看不開？」

「刀王」兆秋息和「水王」鞠秀山臉如死灰，神色沮喪，柳隨風以食指輕搓人中，絲毫沒聽到慕容世情的話語一般。

這時忽聽一個聲音道：「我不要位子，我只要在棺材裏的人心口扎一刀，一刀就够了。」

× × ×

這時有十個人走了進來。

這十個人中的九個人走進來，偌大的廳堂，盡是殺氣。

這十個人走進來，就如一整支軍隊走進來一般。

而且是鎭守邊疆，終年征戰，殺人無算的軍隊。

這十個人中，只有一個人面上沒有殺氣。

這人臉帶笑容，年紀最輕，看來最年輕。

這人走得最後，直至他踱入大廳時，柳五才皺了皺眉。

這人什麼氣都沒有，反而有些和氣。

看他們的神氣，是在等人。

等一個眞正能代表他們說話的人。

果然那原先的聲音又說話了，還是從「花園」外傳來：「我們十個人來，十個人都到齊。」

話才說完，這人已走了進來。

× × ×

花園很大，這人的輕功，眞可謂高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更可怕的是，權力帮自有「花園」以來，也不是沒有人闖進來，只是從沒有十個人進來，十個人仍是活生生的事情出現過。

慕容世情却笑花花地道：「墨大俠近在咫尺，說話却能遠在天邊，『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的內功，果眞已練到了前人未有的境地。」

墨夜雨冷笑，眼角瞧着自己腰間漆黑的刀鞘，淡淡地道：「不過我成名的絕技，却是刀法，『千萬頭顱，斬於吾手』的刀法。」

慕容世情一翹姆指，大笑道：「好！好！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我要椅子，你要棺材，咱們都有所好，願亦各有所得，假如河水不犯井水，不擋他人財路。」

墨夜雨冷笑，捉緊自己的刀，冷電一般的眼神，冷毒地盯着柳五，冷銳地道：「你要替我打開棺材，看看李沉舟是眞死，還是假死，或者由我一刀把棺材劈爲兩爿？」

忽聽一個聲音拍手笑道：「如聽了你們的話，我好生爲難，如果我位子也要，棺材也要，不知道……不知道會不會開罪諸位？」

× × ×

慕容世情、墨夜雨、柳隨風是全場中沒有些許震動的人，然而慕容世情恢復得最快，他罵道：「看來李沉舟一死，什麼人都來了。」

柳五聽了這句話，臉上忽然掛了兩行淚珠。

走進來的人有三個，一個青衣羅帽，一個老邁不堪的老頭子，一個懶慵慵的少年人，話是少年人說的，他身着白色長袍，長袍上處處都是污垢。

慕容世情瞑目嘆道：「連唐七少都來了……李沉舟一死，權力帮眞是大餌。」

柳隨風聽了這句話，突然握緊拳頭。

唐君秋淡淡一笑道：「現在除了朱大天王……好像該來的，都已經來了。」

慕容小意冷冰冰地道：「該動手的，也該動手了。」

唐七少忽然說了一句話：「只不知李沉舟是眞死，還是假死。」

墨夜雨的眼睛裏忽然閃起了兩道冷電

，緊握漆黑刀柄的刀，又握緊了一些，青筋凸露。

唐七少唐宋又加了一句：「如果他沒死，也似以前一般，一出拳就將墨大俠的賢弟墨決絕打死，那豈不是我們是餌？」

江湖上誰都知道，墨家墨夜雨的親弟「一去無還」墨決絕是死於「權力帮」帮主李沉舟手下的，唐宋一說完了這句話，墨夜雨就開始邁步。他一旦始步，任何東西，任何力量，都擋不住他的決意，他握着腰間的刀，向前邁去，向前邁去。

慕容世情淡淡地道：「李帮主，我只要你位子，不要你棺材，你怨不得我……你底好兄弟柳隨風是聰明人，何況，天下的欃子多的是，不只是這一張，他不必與我爭……趙師容迷上李沉舟，在江湖是不回來了……李帮主，你既死了，多補一刀又何妨，無傷大雅的事，你的手下也不是蠢人，當然不必多管閒事……」

這事墨夜雨已逼近棺。三十步。

他筆直走去。慢，但有力。

那十個人的殺氣驟然都不見了。殺氣只在他一個人身上。而且强烈了十倍。

二十步。

靈堂前的百數十枝白蠟燭，竟被一股無形的氣焰，逼得火舌後吐，閃爍不已。墨夜雨的臉都變表情。

燈光閃爍不定，映照得他佈滿筋虬的臉上，如千百條蜈蚣蠢動噬咬一般。

他要一刀劈開那棺材。

他要一刀把棺材裏的人斬爲兩半。不管棺材裏的人是死人還是活人。

大廳靜得一根針落地的聲音都聽得到，彷彿棺材裏有個僵屍的心跳聲，大家正在傾耳聆靜一般。

可是大家都沒有心跳聲，連呼息的聲音也沒有。

墨夜雨的殺氣，已不見了。

殺氣却聚集在他的手上。青筋虬結的手上。他的手，就是力量。摧毀一切的大力量。

十步。距離只剩十步。

墨夜雨一行出去，彷彿永不回頭。

衆人見他背影走去，都想不起他原先的臉容。記不起他的臉目，想像的臉容比事實更可怕。他要斬碎棺材裏的人，因爲棺材裏的人會打碎他弟弟的臉，他唯一個弟弟的臉。

李沉舟沒有殺他，但他的臉成了墨家的屈辱。墨家只有死，沒有屈辱。

墨夜雨的黑披風背影，似夜晚一般巨大無朋。他身上的殺氣已不見了。他手上也沒有殺氣。他的殺氣已移轉到刀上。

他自信他的刀一擊，能粉碎一切。而且就算他的刀不拔出來，他已經勝了。只有他自己心裏知道勝在那裏和爲什麼。

× × ×

只聽一聲大喝：「站住！」

任何事物都不能使墨夜雨站住。可是這一聲大喝，使墨夜雨霍然立住。

他站住的時候，心裏已肯定，他站住的代價是叫他站住的人死亡。必殺。

叱喝他站住的人是柳五。

柳隨風用一種平時絕對從他那兒見不到的激動大喝道：「誰要碰帮主的棺材，先殺我柳隨風！」

兆秋息、鞠秀山二人臉上，同時有了喜色，狂喜之色。

——柳總管果然是柳總管。

——柳五果然是帮主的兄弟。

墨夜雨停步，但沒有回身，柳五的話一說出，他又開始前進。

他的手依然在腰畔的刀柄上。

就在這時，青影一飄，李沉舟的棺前多了一條人影。

柳隨風。

墨夜雨依然沒有停步，他一步一步地邁過去。

而且他笑了，他絕少笑，幾乎已不懂得怎樣笑了，他的笑容極是難看。

「也好，殺了你免留禍患。」

× × ×

五步。

墨夜雨和柳隨風的距離只剩下五步。

「刀王」和「水王」的額角有汗，雙手緊握。

「趙姊姊」定沒有回來，他們的主力，只剩下了柳隨風。

——柳總管你不能死！

——柳總管你不能敗！

四步。

唐七少笑了，權力帮和墨家的事，當然與他們唐家無關。

慕容世情也瞇着眼睛笑了，慕容世家當然也不必冒這趟渾水——他自己彷彿也知道自己，瞇起眼睛來笑時狡猾得很好看，只有他這樣成年男子才有這樣智慧和好看。

三步。三步是一個伸手可及的距離。

何況有刀。

柳隨風却無刀。但柳隨風是一個很絕的人，武林中人人都知道他「絕」。他出手有三絕，但這「三絕」，縱連他的結義大哥李沉舟，也捉摸不透，甚至李沉舟戲謔地說：寧願要用一個帮，來換取他的三道絕活兒，但都換取不到。

× × ×

拔刀。

墨夜雨終於拔出了他的刀。

× × ×

一把將一生性命，一身血力灌注上去的刀，自然非同凡响。

可是墨夜雨的刀，却沒有刀。

只有刀柄。

× × ×

就在這時，刀光一閃。

那和氣的人出了手。

他一躍就到柳隨風背後，就在柳五全神灌注對付墨夜雨時，驟然出手。

這一刀力足以動鬼神、驚天地。

何況是這等情形下出手！

——這一刀自然是一擊必殺！

必殺的一擊！

× × ×

可是柳隨風一早就等着他。

他出手時，柳五猛返身，全力出手。

× × ×

一隻手臂飛到半空。手指修長，而有力，秀氣，而骨節露。

血濺。

（以下轉入82頁）

一月完俠情中篇故事

血濺黑水潭

雲劍飛·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北極元磁」傳說是武林至寶，因此武林中人都想獲得它。由於江湖中輾轉謠傳，「北極元磁」現在已爲傅浪沙所得。這一消息傳開後，黑白兩道全部出動，四處找尋傅浪沙的下落。這一天，當傅浪沙等人回到舊居時，發現生死雙判谷氏兄弟早已找上門來守候着，强要傅浪沙交出「北極元磁」，雖經傅浪沙三人將谷氏兄弟打走，但傅浪沙深恐江湖中人爲爭奪「北極元磁」而常來騷擾，於是決定遷地爲良。黑蝶便乘機建議到「藍堡」去，在別無選擇之下，傅浪沙只好與聶青雲等離開舊居——松竹草屋，跟隨黑蝶前赴藍堡……

爲寶群豪喪　魂斷黑水潭

老遠望見藍堡高大的堡門，黑蝶像只蝴蝶一樣，輕盈美妙地躍奔着，側顧傅浪沙與聶青雲，歡聲嬌笑道：「瞧，前面那高大的堡門，就是藍堡——我的家。」

傅浪沙與聶青雲兩人，雖然認識黑蝶足有四年，也見過程重義一面，却從來沒有到過藍堡，兩人順着黑蝶手指處，放眼往前瞧望，不禁同聲道：「好大的一座莊堡。」

黑蝶聽見兩人誇讚藍堡，當然開心了，她一面加快了腳步，一面笑盈盈地說：「不錯吧？」

傅浪沙接答道：「比起松竹草居，大了不知多少倍，當然不錯啦！」

「既然不錯，浪沙，聶大哥，只要你們喜歡，可以長住下去，我爹一定歡喜。」黑蝶興奮地邊走邊說。

「只怕咱們願意，也不可能。」聶青雲若有所指。

「爲什麼？」黑蝶訝異地問。

「別忘了，我與浪沙如今已成衆矢之的，凡是覬覦北極元磁的人，都會找上咱們，妳說，有可能長住下去嗎？他們遲早會找上妳家。」聶青雲憂慮地說：「只怕會給程世伯惹來大麻煩！」

黑蝶秀眉一揚，說：「怕什麼？大不了和他們拚一拚，有誰敢找上藍堡，我爹可不是好惹的。」

傅浪沙心情有點沉重說：「黑蝶，別說氣話，自古說雙拳難敵四手，我實在有點怕，怕會爲程世伯帶來無盡的麻煩。」

「我爹不是怕事的人，放心吧，水來土掩，兵來將擋，天大的事，有他撐着。」黑蝶滿不在乎地說。

傅浪沙與聶青雲互望一眼，沒有再說下去。

不覺間，他們三人已來到藍堡高大的堡門前。

× × ×

程重義聽堡丁回報：女兒與兩個年青人回來了，現在廳上，喜得他急忙從後堂往前廳奔去，未入廳門，已聽到女兒的聲

音，忍不住在門外叫了聲：「蝶兒。」一步跨入廳內。

黑蝶正在與高彩烈與傅浪沙，聶青雲在說着笑着，一聽語聲，知道父親來了，忙不迭轉身輕盈如蝶地躍撲向門口，剛巧與一步跨進廳門的程重義迎個正着。「爹——」黑蝶漫叫一聲，一頭撲入程重義懷中。

程重義伸臂輕摟着愛女，高興地說：「蝶兒，妳回來了，妳終於回來了。」一頓，接略帶責備地說：「妳知道爹多担心妳，一聲不响就走了，也不告訴爹一聲。」

「女兒現在不是回來了嗎？」黑蝶仰起臉，水盈盈的大眼轉動着，臉上浮現出俏皮的笑容。

程重義瞧着女兒俏皮嬌憨的表情，笑罵道：「野丫頭，爹眞拿妳沒有辦法！」抬眼剛好瞧看到從椅上站起，垂手恭立的傅浪沙，聶青雲兩人，連忙笑着向兩人擺手道：「浪沙，青雲，快坐下來說話，老夫很高興看見你們。」

傅浪沙與聶青雲，一齊躬聲抱拳道：「見過程世伯。」

「唉，客氣什麼，快坐下來。」轉對黑蝶道：「蝶兒，看你多糊塗，浪沙與青雲遠來是客，茶也不奉上一杯。」

黑蝶歡應一聲，輕快地走出廳。

程重義在聶青雲，傅浪沙兩人對面坐下，含笑打量着兩人。

他很喜歡傅浪沙與聶青雲這兩個年青人，自從在兩年前見面起，他就有意在他們中選一個做女婿，所以，他一向任由女兒與兩人來往，目的就是讓女兒自己選擇，而女兒亦不負他所望，據他觀察所得，女兒對傅浪沙情有獨鍾，這，可從稱呼上看出來。

程重義輕捋着頷下五綹長鬚，緩緩道：「浪沙，青雲，因何自兩年前一面，到現在才來探望老夫，可是有事？」

傅浪沙與聶青雲在椅上欠身道：「世伯，小姪們一直欲想登門拜訪，只因一直抽不出身，故此遲遲未能登門拜候世伯你老人家。」

程重義帶笑道：「蝶兒有否給你們痲煩？」

傅浪沙急忙道：「沒有，倒是小姪此來，給世伯你帶來痲煩。」

程重義不問已知是何痲煩，擺擺手道：「世姪說那裏話來，老夫不是怕痲煩的人。」

微一頓，接道：「可是爲了『北極元磁』的事？」

傅浪沙點點頭道：「世伯，你全知道了？」

程重義含笑道：「知道一點點，昨天，還有一個叫公冶猿的渾人來莊堡嘈吵，要老夫交出北極元磁，或交出你兩人。他一口咬定你兩人在莊堡內。」

「原來是那個老怪物！」傅浪沙與聶青雲同聲說。

「世伯，實在對不起，想不到爲貴堡招來了痲煩。」傅浪沙滿臉不安地說：「爲了世伯和貴堡上下人等設想，小姪與青雲還是儘早離開的好。」

程重義一見兩人站起身，急忙伸手按止，道：「浪沙，青雲，老夫已說過不是個怕痲煩的人，那老怪物被老夫狠狠教訓了一頓，夾着尾巴逃了，你兩人既來了，放心待下來吧，一切有老夫頂着，快坐下吧，老夫倒想聽聽你兩人怎樣將北極元磁自『天門四邪』手上弄到手。」

傅浪沙與聶青雲無奈地互看了一眼，坐下來，不過，他們心裏都很不安，只怕會累了藍堡上下人等。

傅浪沙對聶青雲說道：「青雲，你說吧！」

聶青雲點頭，對程重義說：「主意是我出的，由浪沙下手，在古渡頭……」接着將事情詳細說了一遍。

程重義聽完，翹起大拇指，讚聲說：「幹得好，北極元磁若落在『天門四邪』手上，待他們將元磁鍛鍊成兵刃，從此武林多事了，你兩人實在幹得對！」

接又問：「你兩人將北極元磁如何處置，要知，武林中哪一個不想得到它，你兩人一定要小心才好，免得它再落在奸宄之徒手上。」

聶青雲一笑，說：「世伯放心，浪沙已將它妥善地安置好，從今後，任是誰，也得不到北極元磁！」

程重義望着傅浪沙，問：「浪沙，到底將北極元磁如何處置？」

傅浪沙正容道：「世伯，自北極元磁出現武林，令到武林紛亂，你爭我奪，爲了北極元磁而被殺的人，沒有一百，也有九十，攪到武林一片腥風血雨，再這樣下去，武林不大亂才怪，小姪不忍見武林中人爲了一塊元磁，而互相殘殺，故此，決定讓它不再出現江湖，元磁若永不出現江湖，那些人沒了爭奪的對象，自然息爭止殺，故此，我將它沉在黑水潭底！」

程重義拍掌道：「浪沙，處置得好，再沒有那一處比黑水潭合適的地方，北極元磁沉在潭底，從此，再不會出現江湖，虧你想到這個好地方。」

「爹，什麼事這樣高興，大讚浪沙？」聲隨人現，黑蝶手捧托盤，婀娜輕盈地走進廳。

程重義回顧女兒一眼，說：「怎不高興，浪沙與青雲不愧是年青一輩中有爲的青年，他們都幹得好。」

黑蝶在三人面前放下茶杯，坐在程重義的身旁，側首笑說：「爹，你贊同他們的做法？」

「當然贊同。」程重義撫掌呵呵笑道：「浪沙與青雲這樣做，可說爲武林消弭一次紛爭仇殺。」

「爹，那麼你不反對他兩人留在堡內也不怕爲你帶來痲煩？」黑蝶眨着大眼。

「浪沙，青雲，只管住下來，有什麼事，由老夫頂着。」程重義誠懇地望着兩人。

傅浪沙，聶青雲兩人却惶恐地說：「世伯，這樣不好，怎能連累世伯呢？有什麼事，小姪自會承担。」

程重義張口想說，突然停住，呵呵一笑，道：「只顧說話，差點忘了你們還餓着肚子，」隨揚聲叫：「來人！」

隨着應聲，立有一名堡丁現身廳門口，垂手道：「堡主有何吩咐？」

「酒席擺好沒有？」程重義問。

「回堡主，早已擺好。」

「沒事了，退下。」程重義揮手，堡丁應聲退下，程重義轉對兩人道：「肚子餓了吧？走，到後堂去喝酒。」

原來程重義一聽聞女兒與傅浪沙兩人回來，早已命廚下烹製一桌酒菜。

黑蝶嬌笑着站起身，明眸一轉，對傅浪沙，聶青雲說：「客氣什麼？快起來吧，酒菜涼了。」

程重義本已邁步走向門口，聞言停步回身，說：「取拿北極元磁的勇氣去了哪裏？別讓蝶兒再笑你們，來，走吧！」

傅浪沙，聶青雲臉色微紅，立時站起身，與黑蝶一齊跟在程重義身後，向後堂走去。

× × ×

四個人，微笑喝酒，酒興正濃之際，一名堡丁匆匆自外奔入，站在堂下，垂首道：「回稟堡主……」

程重義不讓堡丁說下去，放下酒杯，截聲道：「什麼事？待會再說。」

那名堡丁低頭，囁嚅了一會，鼓起勇氣道：「堡主，是大事，有兩個自稱『生死雙判』的中年人，在堡外吵着一定要見堡主，說是堡主多年好友。」

這個堡丁是新來的，故此不知程重義與「生死雙判」的交情。

程重義一聽是「生死雙判」兩兄弟，立時站起身，對堡丁說：「怎不早說，快請他們兩位進來，前廳侍茶，老夫少時出去。」

傅浪沙，聶青雲，黑蝶三人一聽是谷氏兄弟，同時臉色微變，互相打了個眼色，沒有做聲。

程重義側顧傅浪沙，聶青雲，說：「浪沙，青雲，你們喝你們的，別管老夫，老夫出去會一會他們！」側對黑蝶道：「好好招呼浪沙與青雲！」

黑蝶站起身，恨聲說：「想不到兩人來得這樣快！不用說，一定是來討取北極元磁！」

程重義正想移步往外走，聞音停步訝異地望着黑蝶：「蝶兒，妳怎知他兩人是來討取北極元磁的？」

黑蝶想起被谷壽年傷了肩頭之事，氣憤憤地說：「怎會不知，谷壽年還用判官筆傷了女兒肩頭！」將谷氏兄如何向傅浪沙，聶青雲兩人逼取北極元磁，最後打起來，一一說出。

程重義聽着聽着，一張臉沉了下來，憤然道：「想不到兩人爲了一塊元磁，竟罔顧多年交情，傷了蝶兒，哼，眞是喪心病狂。好，我倒要出去看看，他們怎樣向我解說。」怒氣衝衝的往外走。

傅浪沙急聲道：「世伯，請聽我一言！」程重義聞言停步，轉身拿眼瞧着傅浪沙！

傅浪沙咽了口唾沫，說：「世伯，你犯不着牽連進去，他們是衝着小姪與青雲來的，就讓小姪兩人去應付他們吧！」

程重義搖頭道：「你們不用急着露臉，老夫出去試探一下，看他們來意如何，再行打算，總之，他們傷了蝶兒，老夫一定要向他們討還公道！」說着，不等他們再有話說，大步走出去。

谷壽年，谷壽臣一見程重義走入廳，連忙從椅上站起身。抱拳道：「程兄。」

程重義雖然不滿兩人傷了黑蝶，表面上仍不得不客氣地抱拳說：「兩位，老夫失迎，望兩位不要見怪，坐！」

谷壽年兄弟坐下。程重義在兩人對面坐下，笑顧兩人道：「賢昆仲不見已有半年，不知何事駕臨敝堡？」

谷氏兄弟忙陪笑道：「程兄，谷某兄弟專誠拜訪，別無他意！」

程重義盯着兩人，道：「賢昆仲眞的只是來敍敍舊情，別無他意？」

谷氏兄弟見程重義如此說，互望一眼。谷壽年嘿嘿笑道：「程兄既如此說，咱兄弟也不客套；此來，是想程兄不要插手管傅浪沙，聶青雲的事，以程兄與咱兄弟的交情，相信不會爲了他們的事，傷了和氣。」

程重義臉色一沉，截聲道：「兩位谷兄，老夫本不想插手，無奈，兩位不講交情在先，出手傷了小女，這怎樣解釋？」

谷壽年陪着笑臉道：「程兄，此事咱兄弟感到很抱歉，實是萬不得已，對此事，咱兄弟向程兄致歉！」

「好，此事慢慢再說，兩位怎知傅浪沙，聶青雲在敝堡？」程重義盯着兩人問道。

谷壽臣說：「好簡單，咱兄弟有個手下瞧到那兩個小子進入貴堡。」

程重義淡淡道：「兩位想要怎樣？」

谷壽年搶着笑道：「程兄，咱兄弟只想你不要插手，並將那兩人驅逐出堡。」

「辦不到！他們畢竟是我的客人！」

程重義斬釘截鐵地說：「兩位，若傅浪沙與聶青雲亦要求老夫將兩位逐出堡，兩位有何感想？」

谷壽年，谷壽臣一齊變臉，道：「程兄，你眞想逐咱兄弟出堡？全不顧念交情麼？」

程重義冷聲道：「是兩位不顧念交情在前，出手傷了小女，不過，老夫不會和兩位計較，請！」

程重義站起身，一擺手，這，無異下了逐客令。

谷氏兄弟氣得手足微顫，臉上陣青陣白，谷壽臣怒極反笑道：「程重義，莫非你想獨佔北極元磁？」

程重義不屑地仰起臉，冷哼一聲：「兩位，咱們的交情從此一刀兩斷，隨便兩位怎樣說！」

谷壽臣狠狠地瞪覷着程重義，怒聲說道：「好！別神氣，咱們走着瞧，大哥，走！」

兩人拂袖而去。

程重義冷冷道：「不送！」

兩個人討了場沒趣，却不敢發作，因他兩人自知，此時動手，一定討不了好，故此恨恨離去！

谷氏兄弟才走，廳門口出現了三個人，傅浪沙，聶青雲，黑蝶！

程重義一見三人，怔道：「蝶兒，妳不陪着浪沙，青雲，在內堂喝酒，出來幹嗎？」

黑蝶兩步奔到程重義身旁，關切地問：「爹，他們走了？女兒與浪沙，青雲都放心不下，故此出來看看。」

「諒他們也不敢在此放肆。爹不是好

好的嗎，爹將他們趕走了。」程重義伸手撫着愛女秀髮，慈愛地望着黑蝶。

「世伯……」傅浪沙剛張口叫了聲，就被程重義截口搶着說：「別再說，一切有老夫，你們在此，反而安全，他們不敢亂來，反之，就危險了！」

傅浪沙與聶青雲本來有話要說，現在却說不出了。

「走，再喝個痛快！」程重義挽着女兒手臂，朝後堂走去。傅浪沙與聶青雲哪裏還有心情喝酒，却又不敢掃程重義的酒興，於是默默跟在後面。

一連兩天，都沒有動靜，也不見谷氏兄弟再來，程重義在廳內笑對傅浪沙，聶青雲道：「老夫沒有說錯吧，他們不敢亂來的。這兩天不是一點動靜也沒有嗎？」

傅浪沙與聶青雲都在奇怪谷氏兄弟怎會毫無動作，就此罷手。兩人都不相信他們會甘願放棄。聞言，一齊答道：「世伯，只怕他們另有陰謀！」

黑蝶也有點担憂地說：「爹，照女兒看來，他們不會就此罷手，浪沙與青雲說得對，他們是在耍其陰謀！」

程重義何嘗不知道，以他豐富的江湖經驗，已隱隱感覺到平靜的後面，一定有可怕的暴風雨，剛才，他不過想安定他們的心。「不管他們有何陰謀，以堡內的實力，足以應付，我已吩咐堡內各人，加强防守戒備！」

聶青雲深感不安地說：「世伯，小姪與浪沙實在不該來。」

黑蝶大聲道：「聶大哥，不來也來了，若仍當小妹是朋友請不要再這樣說！」

程重義呵責道：「蝶兒，怎可以這樣說！」

聶青雲惶愧道：「世伯，黑蝶她說得對，以後，我和浪沙再不會這樣說了！」

傅浪沙一直沉默着沒有說話。

程重義一見氣氛沉悶，趕緊呵呵笑道：「咱們別盡談這些煩心的事，來，來，喝酒！」

黑蝶笑嗔着道：「爹，你只是掛着喝酒！」

程重義笑道：「酒逢知己，難得浪沙與青雲的酒量，不喝他個痛快，喝茶？」

說得三個人笑起來，氣氛輕鬆了！

× × ×

一宿無話，第二天，却不得了！

天才亮，程重義還未起身，總管神色慌張地匆匆奔到程重義居室門外，惶急地低喚：「堡主，堡主！」

程重義由於一早喪妻，沒有續絃，一直獨睡，在床上被總管的叫喚聲驚醒，只起身道：「什麼事，進來！」

昨晚由於喝多了酒，今朝遲了起身，平時，程重義早起了身。

總管推開門，一步跨進室內，垂手急聲說：「堡主，不得了，堡外不知那來的，聚了足有百人。」

程重義猛一挺腰，坐起來，急問：「都是些什麼人？」

「有三天前來過的『黑白雙判』，四天前被堡主揍了一頓的公冶猿，還有哪些人，屬下都不認識！不過全是武林人！」

程重義心頭一震，躍身下床，一面穿衣一面對總管說：「派人去通知小姐！」

總管應了聲，退出寢室。

不用總管去通知，黑蝶早已被驚動了，堡內各人，都神色緊張，快速地奔向堡門。

黑蝶在通往客房的路上，遇上匆匆走來的傅浪沙，聶青雲兩人。

傅浪沙劈頭一句就問：「黑蝶，發生了什麼事？」

黑蝶憂急地說：「據堡丁說，堡外來了一大羣武林人！」

「一定是衝着咱們來的！妳爹呢？」傅浪沙沉重地問。

「相信爹一定知道了。走，咱們到前面看看去！」黑蝶轉身帶路。

傅浪沙，聶青雲默然跟在她身後，快步朝前面走去。

來到堡門前，剛巧遇到程重義匆匆走來，三人一齊停步，望向程重義。

程重義在三人前停下脚步，凝重地瞧了三人一眼，故作輕鬆地說：「蝶兒，浪沙，青雲，到大廳坐坐，沒什麼大不了的事，爹一個人應付得了。」

黑蝶憂慮地說：「爹，聽說外面足有百人，女兒怎放心得下，無論如何，都要上去看看！」

傅浪沙，聶青雲同聲說：「世伯，外面的人明顯的是衝着咱們來的，小姪兩人怎能置身事外？」

程重義無奈，說：「那就一齊上去看看，記着，非必要，一切由老夫應付，相信他們不敢亂來。」

三個人一齊點頭。

登上堡牆上的門樓，四個人放眼朝外一瞧，不由倒抽了口涼氣。

離堡門十丈不到，朝陽下，站着黑壓壓一片人羣，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更有僧有道，總之，諸色人等，全部齊全——都是武林人。

而且，大部份都是江湖黑白兩道有頭有臉的人物。其中，有黑白雙判谷氏兄弟，被程重義揍了一身的公冶猿，「天門四邪」死剩的謬不邪，管却邪，武林「三家四堡」的人，總之，每一個，都是扎手人物。

程重義只打量了一眼，眉頭打了結，臉色陰沉下來。

他很清楚，如若應付不好，藍堡今天毀定了，他在心裏暗自忖度，怎樣應付這班人才好。

黑蝶一見谷氏兄弟在向幾個武林人指手劃脚，說着什麼，恨得咬牙道：「不用說，這些人一定是『生死雙判』找來的！怪不得他兩人這兩天一直沒有動靜！」

傅浪沙與聶青雲都有同感。

其實，他們只猜對了一半，這羣武林人，有一半是谷氏兄弟找來的，另一半，是老怪物公冶猿找來的。

原來，公冶猿受了程重義一頓狠揍，含恨在心，打又打不過，遂想出了一條毒計；到處宣揚，說程重義窩藏了聶青雲，傅浪沙，北極元磁在藍堡，於是，在江湖上四處奔走，找尋傅浪沙，聶青雲，想搶奪北極元磁的武林人，遂聞風而至！

而谷氏兄弟，亦為了洩憤，不約而同的，想出了這條毒計，四出奔走，逢人就說。

他們抱着就算得不到北極元磁，也要毀了藍堡的惡毒用心。

傅浪沙與聶青雲却心情沉重地望着那羣武林人，默不出聲。

正在跳脚舞手的公冶猿，一眼望見門樓上的傅浪沙，聶青雲，當時一蹦丈高，怪叫道：「好小子，坑得老夫好慘！還不下來受死！」

正在議論紛紛的武林羣豪，聞言齊皆抬頭張望，都看到站在門樓上的四人，立時鼓噪起來。

谷氏兄弟得意洋洋，十分惡毒地望着四人。

程重義怒得一拳擊在牆上，牆為之裂！「悔不該放走這兩個忘情負義之徒！」

黑蝶一手抓着程重義手臂，低聲問：「爹，怎樣辦？這多人！」

程重義吸收怒氣，安慰道：「別担心，先看看他們說些什麼。」

這時，公冶猿蹦跳着，來到門樓下，吼叫道：「小子，怎樣？怕了？既然怕，快快交出北極元磁！」

程重義俯望公冶猿那副囂張的狂態，忍不住怒斥：「公冶猿。難道忘了四天前的一頓狠揍，皮肉又癢了？」

公冶猿在下面聽了，立時狂態稍斂，仰臉怒毒地大聲叫：「程重義，別兇，老夫不會再怕你，有種的下來！」

程重義不屑地說：「吹什麼大氣，少時，程某一定會下來，將你脚骨打折！」

「程兄，咱們現在這多人在此，你好意思閉門拒客嗎？」谷壽年大聲叫。

黑蝶搶着大聲喊叫：「無恥之徒，打不過，竟然糾衆而來，還算是號人物！」

谷壽年被黑蝶說得脹紅了臉，惱羞成怒。「丫頭，上次你命大，今番决不饒你！各位朋友都是來向那兩個小子討取北極元磁的，快快交出那兩個小子，萬事皆休，否則，這批武林朋友，不會罷休！」

堡外近百武林人同聲鼓噪起來。

其中以「天門四邪」死剩的謬不邪，管却邪最為激動，戟指喝罵：「傅浪沙、聶青雲！快快交還北極元磁！」

立時有人出聲道：「兩位，北極元磁人人可得，個個有份，怎能够只交給你兩個？」

說話的，是黑道上有名人物，「獨手遮天」蘇桐城。

蘇桐城這一說，羣豪爭先恐後說：「對，怎能交給你兩人！咱們見者有份！」

「你們怎不講理！」謬不邪吼叫道：「北極元磁是那兩個小子從咱們手上奪去的，自然該歸還咱們！」

「哼！居然講起理來，請問：你們是怎樣將北極元磁弄到手的，還不是從別人手上搶奪到的？」有人冷冷發話。

發話的人是「三家四堡」中的四堡之一——東堡少堡主歐陽霸。

衆人見發話的是武林四大堡之一的東堡少堡主，齊聲附和：「歐陽少堡主說得對，北極元磁乃武林異寶，怎能由你兩人獨佔，況且又是自別人手上搶奪到的，那麼，到時憑本事定奪！」

謬不邪，管却邪一見羣豪衝着他兩人，他兩人如何惹得起，唯有敢怒不言。

門樓上的程重義四人見堡外為一件還未到手的東西，展開了吵罵，眞的又好氣，又好笑。看清了他們雖然人多，却各懷私心，每一個都想獨佔北極元磁。覺得這是個機會，若好好利用，不難應付。

程重義在門樓上發話：「各位朋友，每一個都想得到北極元磁，程某人也很想交出，可惜，北極元磁不在程某手上！」

謬不邪大聲嚷叫：「程堡主，你以為咱們會相信？北極元磁被那兩個小子自咱們手上奪去，而兩個小子都在你堡內，分明是你教唆指使兩個小子的，北極元磁一定在你堡內！快交出來！」

堡外羣豪一齊吶喊助威，鼓噪喧天。

「各位，這事不關程堡主的事，全是在下兩人所為！不錯，北極元磁確實被在下兩人從『天門四邪』手上弄到手……」傅浪沙正要說下去。

「那就不要多說，快交出來！」堡外羣豪急不及待地齊聲喊叫、打斷了傅浪沙的話。

「各位想得到北極元磁，可以到黑水潭去取。」傅浪沙等羣豪喊聲稍歇，再大聲嚷說：「在下將北極元磁扔在黑水潭底去了！」

羣豪一聽，齊皆怔愕了一會，為傅浪沙最後的一句話驚呆了，大多數人都不信，却沒有一個人首先提出疑問，一時鴉雀無聲。

「別聽那小子胡說！」公冶猿突然像瘋了一樣跳脚大叫：「老夫就是聽得了那小子的話，被那兩個小子在途中弄手脚，迷倒了，那小子在誑你們各位！」

羣豪立時如山洪暴發般怒吼：「小子，若再不交出來，將藍堡夷為平地！」

「各位，好了，在下若交出北極元磁，交給那一個好？」一直沒有出聲的聶青雲問。

堡外羣豪一聽願交出北極元磁，立時亂了，個個都想得到北極元磁，自然各不相讓，誰也不想元磁落在誰手，搶着嚷叫：「交給我！」

「交給我！」

「不！應該交給我！」

亂七八糟的，嚷叫聲震天價响，互相擠着，都想站在前頭，好第一個接住北極元磁。

站在門樓上的程重義，傅浪沙，聶青雲，黑蝶四人，望着堡外那羣狀若瘋狂，醜態百出的羣豪，心裏不由生出鄙夷厭惡的感覺，對這羣人的醜惡，簡直作嘔！

聶青雲想不到一句話，引起羣豪的爭吵，內鬨，心裏暗暗高興，他正想羣豪內鬨，那時，就可以隨機應變。

堡外羣豪，有幾個人竟然動手互毆起來，情形更加混亂。

傅浪沙眼見羣豪狗咬狗，爭吵打鬥起來，佩服地一拍聶青雲肩頭：「青雲，眞有你的！」

程重義長長吐了口氣，沉重的心情，輕鬆了少少。

黑蝶站在傅浪沙身邊，一只手緊緊握着傅浪沙一只手，望着堡外羣豪那種醜態，咬着唇，沒有笑出聲。

互相吵罵打鬥的羣豪，有慘叫聲發出，不知是誰，受了傷，亂糟糟的，分不清誰是誰！

「住手！」驀的有人如巨雷般喝叫。

這一聲巨喝，令到像一羣瘋子般的羣豪神志清醒了，紛紛停止了吵罵打鬥，你望我，我瞧你，一時又像一羣呆子，鴉雀無聲。

一名老者自羣豪中走出，站在外面，高大的身軀挺立着，別看他年在六十開外，一點也不顯得蒼老，雙目稜稜有光，因了憤怒，而脹得通紅的臉上，露出一種令人望而生怯的神情，揚手沉聲地向羣豪道：「各位，這是幹嗎？竟然自亂陣脚幹起來！眞沒出息！北極元磁還未到手，却內鬨！你們都不想要北極元磁了？」

羣豪被老者說得低下頭，默然不敢出聲。有幾個認不出老者是誰，忍不住想開聲嘲罵，可是，他們在聽到一個人的話後，立即噤若寒蟬。

「萬老當家的，怎說怎辦，咱們都聽您老的！」一個四十上下的中年人恭敬地對那老者說。

其餘的羣豪跟着起哄：「萬老當家，聽你的！」

原來這老者不是別人，正是武林中「三家四堡」中的第一家——鐵拳第一家的老當家，「鐵拳震山」萬勝通。想不到，以他在武林中的身份地位，竟也來了。

但，以他的身份、地位，足以震懾在塲羣豪。

萬勝通揮揮手，待羣豪靜下來才威嚴地環顧羣豪一眼，厲聲道：「剛才，各位知不知道，差點中了那小子的詭計？自相殘殺！好！既然各位賣老夫面子，肯聽老夫的，老夫就暫作各位的頭兒，怎樣？」

「讚成！讚成！」羣豪齊聲嚷叫，聲動長空。

「各位靜一靜，老夫有話要說。」萬勝通滿意地望着羣豪，「各位，咱們千萬別亂了套，由老夫一人出面向他們索取北極元磁，待北極元磁到手後，再詳細商量，想出個妥善公平的解決辦法，如何？」

羣豪齊聲讚同。「萬老當家，咱們全沒說的！」

門樓上，四個人想不到塲面變化得如此快，由互相狗咬狗，到齊心一意——雖則是各懷私心的，令到四人稍爲輕鬆的心情，再度變得沉重。

特別是程重義，自一見萬勝通出現，他的眉頭就打了結，他想不到以萬勝通的身份、地位，竟然會混在這批喪心病狂的羣醜中，來搶奪北極元磁。由於萬勝通的出現，令到程重義看清了武林中所謂俠義之士的眞面目，亦暗暗心寒不已。

連萬勝通這樣受人尊敬，在武林中享有崇高聲譽的人物，竟也幹出俠義道所不屑爲的事來。

傅浪沙、聶青雲見情勢急轉直下，暗自下了決心，必要時豁出去，決不連累程重義及藍堡上下人等。

黑蝶畢竟是女孩子，何曾見過如此浩大驚人的塲面，心裏有點驚。

堡外羣豪此刻靜立在堡外，靜等萬勝通代表他們向程重義、傅浪沙、聶青雲三人說話。

萬勝通沉穩地走前幾步，仰面宏聲說：「程堡主，承蒙各位同道推舉老夫出來，代表他們向你索取北極元磁，一句話，給，還是不給！」

傅浪沙正開口說話，被程重義搖手阻止、平靜地向下問：「萬老當家的，想不到以你老人家之尊崇地位，竟也不顧身份，與他們一道，淌這趟渾水。」

萬勝通不愧是個人物，對程重義的嘲諷竟然不動氣，不臉紅，只是重複那句話：「程堡主廢話別說！給，還是不給！」

程重義是氣不過萬勝通，才出語嘲諷，聞言，大聲向下說道：「給又怎樣？不給又怎樣？」

萬勝通斑白的腦袋晃了晃，宏聲道：「給，二話不說，老夫保證各位武林同道立時走路；不給，老夫不說，相信程堡主也知道他們會怎樣做！」

這明是威迫！傅浪沙，聶青雲、黑蝶皆憤憤不平，怒氣塡胸，黑蝶第一個忍不住，戟指萬勝通，怒叱道：「想不到『鐵拳第一家』的人，貪寶昧良，十足江湖黑道行徑！虧你還說得出口，沾辱了俠義兩個字！」

這一頓罵，罵得好，罵得萬勝通老臉通紅，無地自容，但，他不愧是條老狐狸，心裏雖則恨極，表面上仍假笑道：「丫頭，老夫不會怪妳信口雌黃，更不會與妳計較。」轉對程重義道：「交是不交？」

程重義雖則氣憤塡胸，口氣仍是平和地說：「程某根本就沒有北極元磁，怎麼交呢？」

萬勝通這一次再也忍不住了，變顏變色地怒聲道：「程重義別給臉不要臉！」

傅浪沙憤然大聲嚷道：「萬勝通，咱眞爲你感到羞愧！這大把年紀，竟然晚德不修，學起強盜行徑！」

接又道：「這事全不關程堡主的事，要來，衝着在下來！」

聶青雲亦拍着胸膛道：「在下光明正大，不似你！在下也有份，只管來吧！」

萬勝通一生受人尊敬，幾曾受過這等羞辱嘲罵，氣得他吹鬚瞪眼，手脚震顫，抖聲道：「好小子，有種的，只管下來，老夫拚着不要北極元磁，也要活劈了你兩個小子！」

「萬老當家，何必氣惱呢，您老已這大年紀，身體要緊，歇歇吧，由晚輩替你，怎樣？」歐陽霸突然越衆而出，來到萬勝通身旁，皮笑肉不笑，陰險地望着兀自氣惱得仍然手脚微顫的萬勝通。

歐陽霸這番話，明是客氣，實則話中有刺，萬勝通豈有聽不出之理，心裏更加惱怒，但又不好向他發作，强忍一口氣，道：「賢姪既然要强出頭，老夫理當退讓，只不知各位同道意思如何？」轉身對靜立的羣豪道：「歐陽少堡主欲替代老夫出面，各位意思怎樣？」

羣豪互相觀望，低聲議論了一會，個個都不敢表示，只因爲若讚同由歐陽霸替代萬勝通，無異開罪了萬勝通，當衆落他臉，這，羣衆沒有一個人敢開罪萬勝通，因爲，那會吃不了兜着走。

至於歐陽霸，在塲各人當中，他的身份地位僅次於萬勝通，羣豪一樣不敢得罪他，免至日後麻煩。

一時間，令到羣豪難以適從。只聞嗡嗡的議論聲，不聞有人出聲表示意向。

這情形非常尷尬，氣氛亦沉凝起來。

門樓上的程重義四人，想不到剎那間又發生了變化，身在高處，看着下面又發生了內爭，直有如看戲一樣，令到他們啼笑皆非。

最後，可能是歐陽霸改變了主意，訕訕的一笑，抱拳道：「萬老當家，還是你來吧，免得他們各位難於取捨。」說完，退下去。

萬勝通冷冷一笑，也不理會歐陽霸，輕輕咳了聲，仰面道：「程重義，老夫不管你們那一個所爲，總之，一句話，交不交？」

傅浪沙大聲道：「怎樣交，北極元磁已給在下扔落黑水潭，各位要北極元磁，何不到黑水潭去撈取，在此乾耗下去！」

羣豪聽說北極元磁已被沉在黑水潭底，個個都激動起來，鼓噪道：「小子，別想誑咱們，咱們不會信。」

「別和他們多費唇舌了，攻進去，殺他個鷄犬不留，看他們交不交！」

「好小子，有老夫在，別想再騙倒咱們！」吼叫得最响的，是老怪物公冶猿。

「各位靜一靜！」萬勝通見羣豪又亂吼亂叫起來，不由生氣地怒吼。「各位還聽不聽老夫的？」

羣豪被萬勝通一吼，立時肅靜下來。

萬勝通沉着臉，踱了幾步，直到聽不見有人發出聲音，才停步仰面叫道：「剛才你們都聽到了，他們都不相信，別再拖延了，咱們的耐性有限，再不交，老夫就任由他們殺進堡了，到那時，嘿嘿……」

門樓上的程重義，傅浪沙，聶青雲，四蝶四人，豈有聽不出話中含意，想到那不堪設想的後果，四個人不由機伶伶打了個寒顫。

傅浪沙咬着牙，橫下心，大聲道：「萬勝通，一人做事一人當，若你答應放過程堡主及堡內各人，在下願到黑水潭撈取北極元磁，怎樣？」

程重義想開聲阻止傅浪沙說下去，已來不及。

黑蝶聽傅浪沙如此說，急得她直跳脚，揑住傅浪沙的手，不知覺間，指甲陷入傅浪沙掌背。

傅浪沙忍着痛，皺眉沒有呼痛出聲，他了解黑蝶此刻的心情。

聶青雲低聲對傅浪沙說：「此事我亦有份，怎能由你一人承担？」隨揚聲對堡外大聲說：「此事……」

話剛出口，被傅浪沙一手掩住口，作聲不得。

傅青雲張得滿臉通紅，伸手去扳開傅浪沙手掌。

博浪沙已自動放開，低聲道：「青雲，你這樣做於事無補，枉自送命。再說，我潛入黑水潭，未必會被淹死，以我的水性，或許可以安然無事。」

聶青雲噏動嘴唇想說，被傅浪沙張口堵住了話頭：「現在情勢看來已很難應付，爲了程堡主，及堡內上百人口，我一定要去冒險一次，就算就此喪命，也是值得的。」

聶青雲還想說什麼，堡外又傳來萬勝通蒼宏的語聲：「傅浪沙，你不用花言巧語，誰不知黑水潭深不見底，水黑如墨，且冰寒澈骨，從沒有人在潭中停留過一盞茶時光，你雖然號稱『龍戲水』，水性精熟，老夫肯定你不能在潭中撈取什麼，若再推搪拖延，老夫不客氣了。」

聶青雲振臂大呼道：「萬勝通，別以爲咱們怕了你，咱們只不過不想牽連程堡主及堡中各人，故此才一再退讓，傅浪沙說的是眞話，絕無半句虛言，北極元磁確實被在下兩人沉在黑水潭底，各位如若不信，殺了咱們，也得不到北極元磁！」

聶青雲這番話令到堡外羣豪像羣盲頭蒼蠅般，嗡嗡的騷動起來，紛紛議論，萬勝通仰着臉，一直仰視着門樓上的四人，注意着他們的動靜。

可能是議論有了結果，羣豪逐漸靜下來，東堡少堡主歐陽霸走出人羣一步對萬勝通說：「萬老當家的，請過來說話。」

萬勝通疑惑地看了歐陽霸一眼，再掃向羣豪，見羣豪都拿眼望着他，遂移步走到歐陽霸身前三步處停下，望着歐陽霸。

歐陽霸露齒一笑，低聲道：「萬老當家，他們各位剛才商量了一下，認爲可信，要晚輩代他們將意思說出來……」繼續低聲細語說了一會，萬勝通一顆腦袋，不時點着。終於，萬勝通的腦袋不點，歐陽霸亦退身回到人羣中。

門樓上程重義四人一直注視着歐陽霸萬勝通的舉動，由於距離遠，歐陽霸又說得細聲，故此四人都聽不到歐陽霸說些什麼，只能在心裏猜測：一定有陰謀詭計。

黑蝶更是緊張得一顆心卜卜跳，她很担心，外面那羣人，不知會用什麼手段對付他們。

傅浪沙已豁出去，心裏反而平靜下來，現在，他最担心的是，會將程重義父女牽連進去。

負手踱步，萬勝通大模斯樣的，慢慢踱回先前站立的位置，臉上露出陰毒的笑意，仰着臉，先不說話，仰視了門樓上程重義四人好一會，才輕咳一聲，宏聲說：「聽着，各位武林同道經過一番商量，決定姑且相信傅浪沙小子的話！」故意停了停，才接下去。「不過，各位武林同道認爲，必須要程堡主父女應承咱們一個條件，咱們才相信傅浪沙說的是眞話。」

程重義衝口問：「什麼條件？」

皮笑肉不笑的，萬勝通道：「條件就是——」有意拖長聲調，目的想讓程重義四人焦急緊張一下。「你父女兩人必須由咱們扣押，直至傅浪沙從黑水潭將北極元磁撈起，一手交貨，一手放人，怎樣？」

程重義，傅浪沙，聶青雲，黑蝶四人，在門樓上，低聲商議。依傅浪沙與聶青雲的主意，決不同意程重義、黑蝶被扣押，因爲這件事由頭到尾，根本與程重義沒有一點瓜葛。

但程重義却同意，因爲不這樣，他們肯定不會答應，他們的手段，他是非常清楚的，這班人，根本無道義之可言，爲了一己之欲，什麼事做不出？爲了藍堡內近百口人的性命着想，只好如此。

黑蝶的意思是，既不讓傅浪沙去黑水潭冒險——這實在太兇險，一成希望也沒有；又不同意被羣豪扣押，大不了拚個你死我活，一個够本，二個白賺。

在黑蝶來說，傅浪沙此去黑水潭，無疑送死，若傅浪沙一死，她活下去還有甚

意思，送死不如硬拚，或許有條生路。

傅浪沙執拗地不讚同，因爲，一拚之下，會累及很多無辜，況且，就算僥倖生還，此後，天地之大，仍無他們藏身之所，羣豪必不甘心，上天入地，八荒四海，追索他們，與其這樣，不如一了百了，拚着自己一死，可以永遠平息這次因了北極元磁而引起的紛爭仇殺。

傅浪沙巳拚着一死之心，所以固執地堅持着。

聶青雲亦贊同，他心裏巳下了決心，不惜一死。

程重義與黑蝶萬般無奈之下，只好忍痛答應。

傅浪沙淡淡一笑，道：「眞抱歉，程世伯，牽累了你老人家。」

程重義沉重地說：「別這樣說，浪沙，這不關你的事。」隨扭頭朝門樓下大聲嚷叫：「好，老夫接納你們的條件！」

萬勝通得意地說：「有程堡父女做人質，不怕兩個小子弄鬼！」聲調轉厲，朝傅浪沙與聶青雲喝道：「兩個小子聽着，莫謂老夫不事先提醒，若敢弄鬼，先活劈了程堡主父女！」

羣豪聽說程重義，傅浪沙應承了他們的條件，發聲喊，歡呼跳躍。

倏的，羣豪中跳出一人，手舞足蹈，活像一隻大猿猴，怪叫一聲：「各位請聽老夫一言！」原來是老怪物公冶猿。

哄嚷着的羣豪被老怪物公冶猿的怪叫聲震住，個個肅靜下來，詫異地望着公冶猿，不知他在弄什麼鬼。

公冶猿吐了口唾沫，大聲道：「各位，老夫還有一個條件！」

羣豪想不到這個老怪物突然會再提出條件，個個不出聲，靜聽他說下去。

公冶猿的大毛臉上，殘忍地抽動幾下，仰頭向門樓上大叫：「老夫對你兩個小子沒有信心，你們曾經騙了老夫一次，若想老夫相信你們所說屬實：北極元磁眞的沉在黑水潭底，聶青雲，老夫要你自絕於咱們面前。以明心跡！」扭頭對羣豪怪叫：「各位意下如何？」

羣豪當然沒有意見，他們爲了一塊元磁，巳跡近瘋狂，他們都樂於見到血，他們本就是嗜血的！

「提得好，要那小子立刻自絕！」羣豪瘋了般起哄！像一羣嗜血的魔鬼。

公冶猿突然提出這個殘酷的條件，目的是報在林邊被聶青雲迷倒之仇，他對聶青雲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

門樓上的四人，聽見公冶猿的惡毒提議，每個人都手足冰凉，氣惱交加。

聶青雲明白公冶猿這是藉機復仇，他雖抱着一死之心，但他不甘心就這樣死去，當他眼見公冶猿在堡外手舞足蹈，咧嘴朝他怪笑的醜惡樣子，不由厭惡地朝公冶猿吐了口唾沫。「老怪物，你分明是借刀殺人，欲報被在下迷倒之恨！」

公冶猿在下面跳脚道：「聶青雲，你怕死？這證明你心虛，什麼將北極元磁掉落黑水潭，全是假話！爲了表明你們眞的將元磁掉進黑水潭，你必須自絕，以取信咱們！」

羣豪附和着，吼叫起來。

聶青雲目眦欲裂，切齒道：「老怪物我一死何足惜，恨只恨我沒有殺了你！」

公冶猿刻毒地說：「只要你今天不死，老夫願送上一命！」

聶青雲悽烈地仰天長笑數聲，朝下面戟指道：「各位必欲聶某人死，聶某人只好不惜一死！」反手抽劍，劍光閃耀，「嗆」一聲輕响，血光暴現，聶青雲巳一劍插入自己心胸。

傅浪沙在聽到聶青雲說「不惜一死」時，心頭猛震，知道聶青雲巳萌死意，大驚失色之下，連忙撲向聶青雲欲阻止他。

可惜，他與聶青雲雖然近在咫尺，仍然慢了少少，不及聶青雲的劍快，撲到時，聶青雲的劍巳插入胸膛，他只來得及一把扶抱住聶青雲幌搖欲墜的身軀。洩出的熱血，濺在他身上，他也顧不了。

堡外羣豪，驟見聶青雲抽劍反插在自己胸膛，自絕在他們面前，禁不住齊皆神情震了震，刹時肅然靜立。

只有公冶猿，見自己毒計成功，迫死聶青雲，樂得亂蹦亂跳，舞手蹈足，怪叫狂笑，十足一隻瘋了的猿猴。

程重義、黑蝶忍不住同時發出一聲驚呼聲，撲向聶青雲。

聶青雲還沒有死，血，自他胸前背後狂湧出，臉色像死人般蒼白，因爲痛苦，臉形扭曲，頭上冒着豆大的汗珠，雙眼閉着，氣息微弱。

傅浪沙身上、手上沾滿了聶青雲流淌出來的鮮血，緊緊抱扶着他的身體，目中淚光顯現，顫聲道：「青雲，青雲！你張開眼看看我！」

聶青雲徐徐張開了眼皮，散渙無神的目光定定的注視着傅浪沙，語聲低弱地說：「浪沙，我先走一步，我好冷，助我一臂之力，我要殺了那老怪物！」

傅浪沙緊緊地抱扶住聶青雲，望着一生唯一的知己好友，就此離他而去，心裏悲痛得像被人猛扎了九十九刀，哽咽着，說不出話。

「青雲，你何苦如此！」程重義目含淚水，抖着聲說。眼見一個有爲的青年，硬是被那羣禽獸不如的人迫死，再也忍不住，老淚縱橫。

「聶大哥——！」黑蝶望着聶青雲蒼白扭曲的臉，淚水漣漣，珠串般落下，傷心欲絕。一個朋友，一個正當英年的朋友，竟生生被迫死，怎不令她痛哭失聲。

傅浪沙心裏在流着血，咬唇出血，緊緊抱着聶青雲逐漸變冷的軀體。努力不讓自己哭出來。

突的，奇跡般，聶青雲散渙無光，失神的雙目中，明亮起來，蒼白扭曲的臉上，紅暈上頰，冰冷的軀體滾熱，低沉地對傅浪沙說：「浪沙，扶直我！」

傅浪沙驚奇地望着垂死中突然煥發生機的聶青雲，用力扶直了他的身軀。

聶青雲目光遲緩地掃視着肅立着的羣豪，最後，目光落定在仍在歡蹦亂跳，怪笑嚷叫的公冶猿身上。

羣豪見聶青雲竟然被利劍貫胸，仍不死，不由都驚愕起來，不知是誰心怯地退了一步，羣豪都不由自主的，隨着退了一步。

只有公冶猿，像瘋了般，絲毫不覺，大笑大叫亂跳。

聶青雲一直望着公冶猿，右手慢慢抬起，伸到胸前，把住仍插在胸膛上的長劍劍把，猛一聲喝：「公冶猿！」

怪笑嚷叫亂跳的公冶猿，冷不防被聶青雲低沉而不大响亮的喝聲驚震住，聞聲居然像木頭人一樣，呆站住，仰臉望着聶青雲。

就這霎間，隨着喝聲，聶青雲猛然揚手力擲而出，一條血光從聶青雲手中脫飛出，竟然疾如箭矢，激射向公冶猿。

不知是公冶猿合當喪命，還是聶青雲垂死拚力擲出的一劍速度太快，公冶猿來不及躲避，猛聽公冶猿慘嚎一聲，整個人像被毒蜂所螫，猝然蹦跳起，隨着他蹦跳起的身形，有血光自他胸前背後激洩出，洒落在地。「蓬」然一响，塵土飛揚中，公冶猿偌大的身軀，墜跌落地，手脚抽搐蹬踢了幾下，寂然不動。一把長劍釘插在他胸膛上。

羣豪想不到生變俄頃，一個垂死的人，竟然擊殺一個身手一流的高手，不覺驚聲嚷叫。

這一刹那的變化，眞的令人驚詫不巳，若不是親眼所見，有誰會相信，以一個垂死之人所能，在這樣遠距離下，擲殺公冶猿這個身手敏捷的老怪物，羣豪於嚷叫聲中，無不動容，就連萬勝通這樣的絕頂高手，亦失聲驚呼，心頭震動。

傅浪沙發夢也想不到聶青雲手刄迫死他的仇人，神情激動地低叫：「青雲，你殺死了他，手刄了老怪物！」

驀的渾身一顫——他發覺有點不對，伸脖往前一看，聶青雲睜目露齒，巳然氣絕身亡！

「青雲——！」傅浪沙狂叫一聲，眼淚終於奪眶而出。

「聶大哥——！」黑蝶哭叫着，一頭撲在聶青雲僵直的屍身上。

「青雲，你可以瞑目了。」程重義抖着唇，伸手輕撫在聶青雲雙目眼瞼上，使聶青雲怒睜的雙目闔上。

心中有太多的恨，却不能宣洩，傅浪沙緊抱着聶青雲僵硬挺立的屍體，心裏燃燒着熊熊怒火，目眦欲裂，血爲之滴！

堡外羣豪，都被震懾住，久久沒有發出一下响動。

× × ×

羣豪終於監押着傅浪沙，程重義，黑蝶三人，來到黑水潭。

程重義被歐陽霸監押，並點了身上七大穴，黑蝶則被萬勝通監押，因了她是女孩子，只點了她左右肩井穴。

但這也够了，程重義父女被扣，等於肉在俎上，傅浪沙投鼠忌器，自然不敢妄動，乖乖地被羣豪擁着來到黑水潭。

羣豪都不愁傅浪沙敢有異動，放心地，沒有點傅浪沙穴道，讓他自由走動。

黑水潭約二畝方圓，就在一座危崖削壁下，潭水死寂得微波不興，連水紋也沒有一條，平滑得像一面墨鏡，人在潭邊，巳覺寒氣襲人。

相傳，黑水潭之所以水黑如墨，是由於潭底潛伏着一條通體墨黑的蛟龍，不斷吐出漆黑的龍涎，將潭水染成墨黑，故此稱作黑水潭。

令人奇怪的是，黑水潭不但水黑如墨，潭面上竟連一片野草樹葉也不見，雖然危崖削壁上長着很多野樹籐葛。

黑水潭從來沒有人走近過，相傳，誰走近潭邊，誰就會活不過三天，不知是眞是假，不過，確實曾經有個獵人，追踪一只受了箭傷的山羊，曾經踏足潭邊，結果，三天後，不知怎的，突然暴斃，全身黑如鍋底。

如今，近百武林人爲了一塊北極元磁，竟然冒死來到黑水潭邊，難道他們都不怕死？

人，有哪一個不怕死？特別是那些貪婪的人，就拿近百羣豪來說，他們個個都怕，試問，若然眞的踏足潭邊，三天後會暴斃，就算他們都得到北極元磁，有什麼用？

他們都是有持無恐來的——傅浪沙曾經爲了將北極元磁沉在黑水潭底，來過一次，不是好好地活到現在嗎？

散站在潭邊的羣豪，不知是因了潭中冒出的寒氣，還是爲了潭水如墨，令人望之有種神秘恐怖之感，都忍不住打了個冷顫，連內功巳練到爐火純青的萬勝通，也忍不住。

程重義望着潭水，心裏冒起陣陣寒氣，不要說潛入潭底，只是望着，巳令人心底生寒，有一種神秘可怖的感覺，他不由爲傅浪沙担心。

但担心又有什麼用，他絲毫不能帮忙，只能眼睜睜的，看着傅浪沙去死！想到這，他既悲又憤，恨透了這批像魔鬼般殘忍惡毒的武林人。

黑蝶整個人像呆子般，自來到黑水潭，她的臉上就一絲表情也沒有，呆呆木木的——因爲她腦袋巳混混然，茫茫然，渾然無知覺，仿如一具行屍走肉。

反而傅浪沙却出奇地平靜，冷漠地望着這批武林人，靜立着不動。

每一個武林人，圍站在潭邊，眼望着潭水，眼中都露出與奮貪婪的光芒，彷彿北極元磁都握在他們手裏一樣。

卑夷厭惡地望着羣豪的傅浪沙，腦裏閃現出聶青雲臨死時的情景，悲憤衝動得眞想不顧一切，將這批武林敗類，全數推入黑水潭。

衝動歸衝動，畢竟這是無可能的事，傅浪沙緊握着的拳頭，漸漸放鬆。

「各位武林同道，大家聽着，等會，北極元磁撈取出來，暫由老夫掌管，各位意下如何？」萬勝通一掌貼着黑蝶背心揚起另一只手，宏聲發話。

羣豪立時一齊將目光投注在萬勝通身上，目中却露出怒意，明顯的不贊成，但懾於萬勝通的名頭，沒有一個敢首先出聲反對。

「萬老當家的，北極元磁個個有份，怎能由你一人掌管，晚輩首先反對！」還是歐陽霸有胆量，扣着程重義腕脈，第一個開聲反對。

所謂一鷄啼，百鷄應，羣豪見歐陽霸開了口，立時轟然叫嚷起來，齊聲反對。

萬勝通陰沉着臉，兩眼神光暴射，威態懾人，靜待羣豪嚷叫聲停下來，才盯着歐陽霸，沉聲道：「歐陽少堡主，依你之見，怎樣處置北極元磁？」

若依歐陽霸之意，當然最好將北極元

磁交由他掌管，但，他怎敢說出，假笑兩聲，歐陽霸吶吶道：「晚輩一時也想不出一個妥善辦法。」

萬勝通冷冷地環顧了衆人一眼，道：「各位想到一個妥善的辦法嗎？」

羣豪面面相覷，默不出聲，這，顯示出他們也想不出一個妥善辦法。

萬勝通威嚴地說：「各位，如不想在北極元磁未到手時，來個大火併，那麼，還是依老夫之意，暫由老夫掌管，直到各位想出一個公平妥善的競爭辦法，怎樣？」接又加了句，「各位，老夫用身家性命担保，絕不會持强挾寶，保證就在黑水潭邊解決北極磁元屬誰的難題！」

羣豪你望我，我看你，最後，無可奈何，極不情願地哄叫道：「只好如此。」

歐陽霸本想反對，見羣豪巳答應，而自己又想不出一個更好的主意，只好默不出聲，既不表示反對，也不表示讚同。

萬勝通陰沉的臉上，展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各位，就這樣決定，現在，傅浪沙，準備落潭撈取北極元磁！」提高聲語，擰頭望着站在他丈外的傅浪沙。

羣豪的目光，一齊集中在傅浪沙身上，神情既興奮，又緊張。

傅浪沙默默地望着程重義，黑蝶，咀唇噏動，却沒有說出聲，然後動手脫下身上的長衣，露出身上一身油綢水靠，冷聲道：「拿酒來。」

立時，羣豪中走出一個相貌兇猛的獨眼頭陀，從身上解下一個酒葫蘆，遞給傅浪沙。

傅浪沙伸手接過，拔開葫塞，一股酒香撲鼻，脫口讚道：「好酒！」一仰脖子，咕嘟嘟一口氣喝了大半葫蘆。

獨眼頭陀一直瞪着傅浪沙喝酒，隨着葫蘆底逐漸向上伸朝，一張闊咀，隨着逐漸張大，口角流出涎水。直到傅浪沙放開酒葫蘆，「吧嗒」咂了咂咀，獨眼頭陀忙不迭的，唯恐傅浪沙再喝，一手從傅浪沙手上奪回酒葫蘆，就着葫口，一口氣喝了個葫底朝天。

可能獨眼頭陀的酒很猛烈，傅浪沙臉上燥紅，朝程重義走去，在程重義身前約五步處停下，平靜地說：「世伯，保重，小姪一定會將北極元磁撈取上來。」

程重義心情沉重地望着傅浪沙，沒有作聲。

傅浪沙深深吐了口氣，轉身來到黑蝶面前。

黑蝶水靈靈的大眼無復往日的光彩，及動人的嫵媚，神情呆木地望着傅浪沙。

傅浪沙看在眼裏，痛在心內，低聲道：「黑蝶，放心吧，我一定會將北極元磁撈取上來，我會沒事的。」

黑蝶沒有出聲，默默地點了點頭。

「傅浪沙，最好能如你所說，將北極元磁打撈上來，否則，你知道後果怎樣？」萬勝通威脅地望着傅浪沙、不懷好意地笑着。

「萬勝通，不用你『提醒』我知道怎樣做。」傅浪沙卑夷地望了萬勝通一眼，轉對黑蝶道：「放心，我很快會上來，我去了。」

黑蝶咀唇動了動，始終沒有說話，戀戀不捨地看着傅浪沙，點點頭。

「別再卿卿我我了，快落潭打撈吧！若將北極元磁撈上來，有的是時間！」歐陽霸冷冷地朝傅浪沙發話。

傅浪沙沒有理睬他，深深注視了黑蝶一眼，移步走向潭邊。

如今，每一個人都屏息靜氣，注視着他。

傅浪沙站在潭邊，凝注着死水般，黑沉沉的潭面，沒來由的，生出一股恐懼。

這是很自然的事，每一個人，都會對神秘，以及不可窺測的事物感到恐懼。

寒氣一陣陣自潭中冒升起，襲向傅浪沙，使他感到如置身冰雪世界，雖則他喝了不少烈酒，仍感到陣陣寒氣迫人。

「傅浪沙，還猶疑什麼，莫忘了程氏父女在咱們手上！」歐陽霸粗聲催促傅浪沙跳落黑水潭。

除了歐陽霸出聲，近百個人，沒有一個人開口，默默地注視着傅浪沙。

想到程重義與黑蝶在這羣人手上，令他悚然，咬咬牙雙足一蹬，身形躍起五六尺高，頭下脚上，斜斜躍插入潭中。

水面微起漪漣，傅浪沙整個人如沉入地獄般，一下子被墨黑的潭水吞噬了，潭水很快恢復了死寂。

羣豪每一個人都瞪大眼，注視着潭水，雖則墨黑一片，什麼也看不到，個個還是睜大了眼，屏息靜氣，靜得連喘氣聲也清晰可聞，有的緊張得皺眉握拳——他們不是關心傅浪沙的生或死，而是關注傅浪沙是否能將北極元磁撈上來。

程重義望着傅浪沙跳入潭中，像被人一刀扎在胸膛上般，身軀猛然震悚，頷下長髯簌簌抖動，雙目眨也不眨，注視着潭面，一顆心提到了嗓子眼。

黑蝶在傅浪沙躍入潭中的剎那，呻吟一聲，嬌軀一軟，倒向地上——她再也支持不住。

站在黑蝶背後，一掌抵在黑蝶背心的萬勝通，見狀忙伸手一把扶住黑蝶。

黑蝶在萬勝通的脅扶下，兗强撐持着，沒有軟倒在地，並且還强撐着移動脚步，走到潭岸邊沿。

萬勝通沒有攔阻她，自然也不會放鬆她，緊跟在後面。

足有盞茶時分，潭面「花」的一响暴裂，死水般的潭水一陣幌動，冒出傅浪沙的人頭，他居然打破了傳說活着浮起來。

人頭一現，岸上每一個人都同時長長吐了口氣，不過每個人都目不轉睛，神色緊張地注視着浮上潭面的傅浪沙——看他有否撈起北極元磁。

只有兩個人例外，一個是程重義，另一個是他女兒黑蝶。

黑蝶見傅浪沙無恙浮起，一顆提到嗓子眼的心，放落了，以手捫胸，差點暈厥過去。

程重義一見傅浪沙浮起，高興得大聲呼喊起來：「浪沙，你沒事吧？」

但被急於想知道是否撈摸起北極元磁的羣豪嚷叫聲掩蓋住，羣豪爭先恐後地朝迅速游向潭岸邊的傅浪沙嚷叫：「可有撈起北極元磁？」

「拋給我！將元磁拋給我！」

「不！別拋給他，拋給我。」

剎那間，你擠我擁，爭着擁向傅浪沙

靠岸的地方，有人經巳打起來，有人更被擠落潭中，「噗通噗通」之聲相繼响起，起碼有五六個人掉落潭中，可能都不會水性，在潭中揮扎了幾下，迅速下沉。

剎那間，潭邊亂作一團！

萬勝通終於忍不住，炸雷般巨喝一聲：「誰再擠擁亂動，老夫斃了他！」

這一聲如雷巨喝，震住了在塲所有人，羣豪懾着萬勝通的淫威，自動停止了擠擁，混亂的塲面很快平復。

不過，混亂雖然平息，每一個都緊張得直喘粗氣，瞪望着爬上潭邊的傅浪沙。

傅浪沙渾身顫抖着，爬上潭邊，却兩手空空。

羣豪失望地齊聲噓叫起來。

渾身濕淋淋的，臉上冰雪般白，抖顫個不停的傅浪沙，疲乏地移動着脚步，伸出手，牙關打顫，抖着聲叫：「快！快拿酒來。」

羣豪中立時有人遞上一瓶酒。

傅浪沙急不及待地一手搶過來，拔掉瓶塞，就着瓶口，一口氣喝了個精光：「還有沒有？」

立時一瓶酒又遞上給他。

連喝了兩瓶酒，傅浪沙抖顫個不停的身軀才漸漸停止抖顫，雪白的臉上恢復了紅潤，人也顯得有了生氣。

「到底潛到潭底沒有？」有人急切地問。

「撈摸到北極元磁嗎？」有人問得更豈有此理。若傅浪沙撈摸到，又怎會空手浮上來呢？

搖搖頭，傅浪沙低沉地說：「潭底很深，潭水也太冰寒了，還未潛到潭底已抵受不住冰寒，逼得浮上來。」

「潛了足有盞茶時分，仍未到底，可知潭底有多深。」有人驚詫得叫出聲。

「放心，各位，我有信心將元磁撈上來！」傅浪沙滿有信心地說。

走到黑蝶身旁，露齒笑道：「看，我不是沒事嗎？」

黑蝶眼中淚光盈盈，咽聲道：「浪沙，不要再潛入潭底了。」

傅浪沙安慰黑蝶。「放心吧，這一次沒事，今次一定能撈上來。」

轉對程重義說：「世伯，爲了你與黑蝶，小姪一定能將北極元磁打撈上來！」

程重義沒有說什麼，只是一個勁的點頭。

「那位還有酒？」傅浪沙環顧各人。

立時，人羣中傳遞出三瓶酒。

傅浪沙再喝了兩瓶，然後活動一下手脚，身形一縱，再次躍入潭中。

依然是什麼也看不到，但羣豪隨着沒入水中的傅浪沙，將目光投注在潭面上。

這一次，足有頓飯時分，才見墨黑的潭水突地晃動，傅浪沙再次浮上水面。

自然的，又引起騷動混亂，不過當羣豪一見傅浪沙空手浮上潭面時，自動停止騷動。

這一次，傅浪沙顯然比上一次有了進步，身軀沒有上一次抖動得那樣厲害，臉色也沒有上次難看，今次，傅浪沙沒有說什麼，只叫有酒的人拿酒來，連續灌了三瓶烈酒，二話不說，再次躍入潭中。

這一次，足有半個時辰，仍不見動靜，潭水就像一塊黑鐵板般，平鋪在潭面。

圍站在潭邊，伸長脖子在瞧着的羣豪，開始不耐煩地議論起來。

約莫一個時辰，潭水依然動也不動，彷彿凝結了，羣豪巳有人大聲咒駡起來：「看來那小子一定淹死了，沉屍潭底！」

「不會吧？淹死了，怎不見屍？」

「啊哈，你不見先前有幾個掉落潭中，手脚掙了幾下，沉落去，如今不見浮起嗎？」

「一個時辰，任你水性再精，也無可能潛在潭中不浮上來透氣，何況潭水冰寒澈骨！那小子一定死了！」

「那怎辦？放眼武林，那小子水性認第二，沒人敢認第一，他死了，還有誰敢潛入潭中？北極元磁不是永沉潭底？」

「既然這樣，殺了那個老的，和那丫頭算了！」

羣豪逐漸由於失望而變得忿怒，狂野，且失去了耐性。

黑蝶自傅浪沙潛入潭中，一直緊咬着下唇，默然不語，臉色隨着時光的逝去，逐漸蒼白，最後，蒼白得不見一點血色，咀唇也咬破了，淌流出血。

黑蝶其實早就打定了主意，若傅浪沙不幸浮不上來，她會投潭自絕——既然不能同生，何妨同死！

一個半時辰了，潭中依然沒有動靜。

羣豪巳完全失去希望，也失去了耐性，無論萬勝通，歐陽霸怎樣喝阻，他們巳像瘋了般，擁向程重義，黑蝶兩人，嚷叫着要殺死兩人。

這羣人，將打撈不到北極元磁的怨懣，怨氣，一古腦兒朝兩人身上發洩。

他們將一切歸咎在兩人身上。

程重義很平靜，一直沒有動，看着那羣野蠻的人向他擁來。

此刻，他不担心自己的生死，他只担心黑蝶。

黑蝶却再無須他担心了，就在羣豪將要擁到她身前時，黑蝶騰身撲落潭中。

身落潭中的剎那，留下了一句話：「爹！女兒不孝，隨浪沙去了！」

話聲仍留在空中，人巳迅速沉落潭底，只一霎，被神秘的黑水潭吞噬了。

程重義掙扎着，拖動渾身無力的身軀，撲向潭邊，嘶聲悲呼道：「蝶兒，妳怎能拋下爹，爹也隨你們一起去！」

撲前的身形却被扣着他腕脈的歐陽霸拖住了，動彈不得。

程重義眼見愛女慘死，這打擊是如何大！他終於抵受不住，暈倒在地。

變得像瘋子一樣失了理性的羣豪，被黑蝶的投潭自絕舉動，震驚得剎時靜止下來，呆呆的瞪視着迅即凝結不動的潭水，沒有一個人出聲。

萬勝通原本站在黑蝶身後，竟也來不及出手阻止，眼看一個如花少女就此含恨而死，他的心裏，有一絲不安。

畢竟，他還不算大奸大惡的人，只不過一時爲私欲而蒙蔽了良心理智。

足有一袋烟功夫，每一個人都沒有出聲，也沒有動。

驀的，潭水响動，响聲震動了呆怔怔的羣豪。不知是誰，與奮地大叫：「瞧，傅浪沙沒有淹死，那不是他！」

奇跡般，圍站在潭邊的羣豪，每一個都瞧見，潛入潭中近兩個時辰的傅涙沙，竟然沒有死，活生生的浮上水面。

「北極元磁！」不知是誰狂叫。

可不是，傅涙沙一手舉出水面，一手划水，泗向潭邊，舉出水面的手上，拿着一塊通體漆黑晶亮，只有兩隻巴掌大的一塊石不像石，鐵不像鐵的物體。

羣豪一見，頓時瘋狂起來，哪裏還肯將北極元磁交由萬勝保管，落在人手，不如落在己手，爭先恐後，一個勁的往傅涙沙泗靠潭邊的方向湧去，吵叫喝罵之聲一片，你推我擠，誰也不讓誰，亂成一片，像一羣餓狗見到一根肉骨頭那樣。

甚而，有七八個漢子，「撲通撲通」的，不顧一切，也不理會自己水性如何，湧撲落潭，有三五個一落潭，就沒了影踪，剩下的掙扎泗划，不一會也沉入潭底。

他們臨死前，才知道潭水有一股吸力，將人往下吸扯，可惜知道得遲了。

總之，羣豪現在每一個人的心中，只有北極元磁，誰不想得到它，出人頭地，做第一人，早先約定的話，早巳抛到九霄雲外。

萬勝通喝叫得聲嘶力竭，依然沒有一個人聽他的，羣豪巳瘋狂了，瘋狂得像一羣野獸，開始有人互相打鬥起來，萬勝通眼見如此，知道喝止不了，他亦揮動一雙鐵拳，擠向傅涙沙靠岸的地方。

歐陽霸則早在一見傅涙沙奇跡般從潭底浮升起，本來還扣拿住程重義的腕脈，他一肚密圈，見黑蝶巳投潭自盡，以爲奇貨可居，他準備用程重義來脅迫傅涙沙將北極元磁交給他，想不到，羣豪一見北極元磁撈上來，巳如一窩蜂般，亂了套，擠擁毆奪，亂作一團，情況巳到不可收拾之勢，他一看情勢不對，知道不可能拿程重義作「奇貨」，眼見羣豪擠作一團，擁向傅涙沙登岸的地方，他不再猶豫，放開程重義，縱身一躍，撲向人羣。

程重義早巳被歐陽霸弄醒，如今恢復了自由，眼見羣豪的醜惡之態，想到愛女巳死，心頭百感交集，呆站着不言不動。

傅涙沙眞的巳將北極元磁自潭底撈上來，現在，他巳適應了潭水的冰寒，加上他一身精熟的水性，故能在潭底差不多兩個時辰而不死。

他舉拿着北極元磁，泗近岸邊，但一見羣豪那種狂亂的樣子，皺了皺眉頭，停下來，不再往前泗。

「交給我！元磁是我的！」謬不邪擠在最前面，一個勁狂叫，伸出雙手。

「傅涙沙，別給他，抛給我！」另一個大漢叫。

「酒家曾給你酒喝，給我吧！」曾經給傅涙沙酒喝的獨眼頭陀，竟也站在最前面。

「給我！給我！」嚷叫聲響成一片。

望着像屛風一樣圍堵在潭邊的羣豪，傅涙沙眼珠一轉，有了主意。

此刻，傅涙沙離潭岸邊不到一丈。

眞是利欲薰心，十多個武林人，竟然不顧滅頂之危，湧身撲落潭中，有兩個，離傅涙沙不到一尺。

好可惜，任他們在水中如何騰撲掙扎，就是近不了傅涙沙，盡管他們拚命伸長手，連北極元磁的邊也沾不到，先後手脚掙蹬了幾下，沉落潭底。

依然有人接連跳下，與先前那些人同一命運。

羣豪更加瘋狂了，簡直不像人，有人動了刀劍，慘叫與血光迸現响起，他們不爲什麼，只是擠在後面的，想往前擠，不惜動了刀劍。

傅涙沙知道是時機了，驀的，他在潭中舌綻春雷般大喝一聲！「接着！我將北極元磁扔上來了！」

羣豪被他的喝聲震得神情一震，傅涙沙藉機在水中騰身振臂揚手，全力將手中的北極元磁往岸上扔，不是扔向人羣，而是扔向另一邊。

羣豪神情一震間，猛見一件黑忽忽的物體從傅涙沙手中甩擲出，直往岸上距他們四五丈的地方飛去。「北極元磁！」不知是誰狂喊一聲，羣豪像決堤的洪水，像爭奪一根肉骨頭的餓狗，身形躍縱翻閃，奔撲向北極元磁墜落的地方。

剎時，叱喝聲，叫嚷聲，兵刄撞擊聲，慘叫聲，混成一片，迴蕩在黑水潭四周上空，羣豪巳紅了眼，互相爭奪，拚殺起來。

傅涙沙看了一眼在捨死忘生拚鬥的羣豪一眼，咀角泛起一絲微笑，泗近岸邊，騰身一躍，登上岸。

還未站穩，他雙目巳忙亂地四處搜索張望，在他預料中，他將北極元磁扔上岸，任由他們爭奪，羣豪一定顧不了再扣押程重義父女，忙於去搶奪，而開釋兩人，他想的不錯，可惜，他看到的，只有一個神色憔悴，蒼老的程重義，至於黑蝶，無論他怎樣張望搜索，也永不會再見到她。

傅涙沙見只得程重義一人，渾身冰涼，狂叫一聲，撲奔到程重義面前，惶急地問：「世伯，黑蝶她呢？」

程重義呆木地說：「涙沙，你怎不早些浮升上來，怎不早些。」

傅涙沙心頭一震，巳感到不妙，惶聲道：「世伯，她在哪裏？她怎樣了？」

程重義老涙縱橫，顫巍巍抬起手臂，指向潭水，悲聲道：「蝶兒她……她以爲你巳淹死在潭中，她要與你在一起，一頭栽入潭中……」程重義悲傷得語不成聲。

如遭雷殛般，傅涙沙猛震了震，神情恍如死人，好一會，撕心裂肺地大叫一聲：「黑蝶——！」身形一動，撲到潭邊，騰身撲落潭中。

「涙沙，蝶兒……」程重義踉蹌着移步來到潭沿邊，俯身往下望。

潭水一片漆黑，靜止不動，發出森寒妖異的光，程重義像呆了般，一動不動，目光定定的注視着窺不透也看不見底的潭水。

也不知過了多久，總之，天色巳昏黯下來，而喊叫叱罵聲，慘叫聲，兵器撞擊聲全然不聞，靜止下來，黑水潭四周，靜得如同那潭水，只有血腥味瀰漫在空中。

傅涙沙自從再一次躍入潭中後，至今不見浮升起。

程重義呆木的表情動了動，可能是由於太過寂靜，與及濃的血腥味之故，他用力吸了吸鼻子，詫異地扭轉頭，望向先一刻還在拚得難分難解，聲震天地的羣豪打鬥的塲地。

目光所及，不由令他倒抽了口涼氣，羣豪打鬥的地方，屍橫遍地，血，將泥土與青草染得一片腥紅，沒有一個活人，全部在爭奪北極元磁中互相拚殺喪命，那情景，活像一個宰人的屠塲，血腥可怖的地獄。

程重義不禁被眼前的慘怖情景震驚得張口瞪目，他眞不敢相信，先一會還是活生生的近百武林豪雄，此刻成了斷肢殘體，魂歸地獄。

目光落在一具屍體上，看見那屍體雙手緊抱着一塊漆黑晶亮，似鐵非鐵，似石非石的物體——北極元磁，程重義不由激動起來，邁步走向那具屍體。

緊抱着北極元磁，至死不放，臉上殘留着一抹詭異似又滿足笑容的屍體，原來是萬勝通。

萬勝通屍體旁，緊靠着一具屍體，程重義細一辨認，認出是東堡少堡主歐陽霸，頭顱爆裂，腦漿與血流了一地，形狀可怖，手上握着一把尖刀，插入萬勝通背心，只露出把柄，看情形，兩人是拚鬥而死的。

程重義鄙夷地看了兩具屍體，吐了口唾沫，俯身伸手扳開萬勝通雙手，拿起北極元磁，然後轉身，看也不看地上的屍體一眼，移步走到潭沿邊。

站下來，注視着手中捧着的北極元磁，好一會，喃喃道：「想不到這一塊石不像石，鐵不似鐵的冷硬東西，竟然害死這樣多人，再留你在人間，必然成爲禍患。」雙手一揮，將北極元磁力擲入黑水潭中，「永遠沉在潭底吧！」

「噗通」一响，激濺起水花，北極元磁，這件不祥之物，迅即沉入潭底。

潭水迅即恢復了死水一樣的平靜，如一面大黑鐵板，他沒有走，他仍存一絲希望，希望傅涙沙能够將黑蝶的屍體打撈上來。

死一般寂靜，加上一動不動，目光死死瞪注着潭面的程重義，黑水潭四周，如同一處沒有生命的死地。

驀的，程重義身軀猛烈抖了抖，一雙眼放射出異光，微微張大口，望着微微漾動的潭水。潭水滾動中，慢慢浮現出兩個緊抱在一起的身形。

程重義再也忍不住，伸出雙臂，激聲呼道：「蝶兒，涙沙！」

潭面上，兩具緊抱着的軀體，確是傅涙沙與黑蝶，不過，不是活人，而是兩具屍體。

傅涙沙的屍體緊抱着黑蝶的屍體，僵硬的臉上，流露出一抹喜慰的笑容。

程重義望着奇跡般浮起的兩具屍體，渾身震顫，伸出的手沒有收回，臉上老涙縱橫，咀唇顫動着：「蝶兒，爹放心了，妳始終能够與涙沙在一起……」

浮現在墨黑潭面的傅涙沙與蝶兒屍體在程重義的喃喃語聲中，慢慢沉入潭底。

× × ×

夜色將黑水潭籠罩了，夜色中，一條佝僂孤單的人影，蹣蹣着離開黑水潭，很快被夜色所吞沒……。

死者巳矣，活着的，不管他如何苦痛，仍要掙扎着活下去。 （續完）

寂寞高手

•本文承自第69頁•

柳五的左手不見了。

他的臉色慘白如刀。

× × ×

那和氣的人却倒了下去。

額角的四分五裂。

× × ×

可是他沒立時死。

他「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內功，修爲尙在他的「千萬頭顱，斬於吾刀」之上，所以能一時護住心脈未死，他掙扎地問：「你……怎知……我……我就是……墨夜雨？……」

柳隨風咬緊了牙，道：「因爲你就是墨夜雨。」

——這個答覆無疑是最好的答覆。

因爲墨夜雨就是墨夜雨，任誰也化裝不來，他跟着那九個子弟兵，一跨入廳來，柳五就注意着他。柳隨風天生就是一個這樣的人，野獸一般本能而敏感的人，權力帮創帮時的七大高手，只死剩下李沉舟和他，也許就是因爲靠了這種本能。

這人才是墨夜雨，那按刀柄的人是他的大弟子墨最。

——他的弟子年紀比他還大。

江湖中人只知道墨翠山死後就是墨夜雨當「鉅子」，誰也不知道墨夜雨有多大年紀，他當領袖巳十年了——其實墨夜雨十七歲就當上墨家的「鉅子」，而且地位及名望，有着無人可動搖的根深蒂固。

被李沉舟打裂的臉孔的墨決絕，係墨夜雨的兄弟，而不是弟弟——但墨決絕却喚墨夜雨作「哥哥」。沒有人敢叫墨夜雨做「弟弟」。連他父親也不敢喚他作「孩兒」。

——這樣的人終於死在柳隨風手下。

× × ×

柳隨風的出手，便是他三道殺着之一。他昔日在浣花路上殺和尙大師是另一道殺手。

他還有一道絕招未曾用過。

墨夜雨死了。墨最却立即出手。他的眼睛紅了，他出手也拚盡了全力。

其他九名弟子，也瘋狂地出手。

這些人以一敵一，柳五擧手投足間卽可置之於死地，可是柳五却受了傷，而且這些人都不要命了。

——墨家的死士，世所聞名。

× × ×

兆秋息和鞠秀山也迎了上去，他們也殺紅了眼。柳五公子捨身爲保存李帮主的靈柩，他們也可爲他捨身拚命。

江湖中本就有爲朋友兩脇插刀在所不辭的道義。慕容世情暗暗歎了一聲，彷彿很惋惜。但就在他發出一聲歎息的同時，他飛起了身子。

他說要那椅子，可是他撲向那棺材。

柳五不去維護那張椅子，而去守護那副棺材——棺材顯然比椅子更重要。

——而慕容世情不認爲柳五是爲了匡護李沉舟的遺骸。

他是老狐狸，他很有信心，一眼就可以看出小狐狸的尾巴來。——未完——

實用柔道學

混沌書生・文

五　臂投法

這類招式包括以下四種：

1. 臂空投法。
2. 架腿臂投法。
3. 踢腿臂投法。
4. 抬腿臂投法。

臂空投法是柔道中的摔倒法中的最基本一類，初學者一定要好好地把它學熟。如果他能這樣做，則他不但在學習別的臂投法時會遭遇到很少的困難，即使是學其他方式的摔倒法，甚至是在地上的搏扭法時，他也會覺得輕鬆得多了。

在臂投法中，每一式都是在最後把對方擱在你的臂部，或是腰側而將他投出的。它是將對手拉離地面的一個動作，而且也是最困難的一步。你應該把對手拖動，要是你企圖把他抬起來，則你一定是會失敗的。因爲你不可能有這樣大的力氣，可以把對方擧起來，除非他是一個骨瘦如柴的人，或者是個小孩子。

臂投法的秘訣是在左臂，和左足劃一道儘量大的弧——一百八十度是必要的，越多則越好。

一、臂空投法

這是初學者所最喜歡的一個式，可能因爲蠻力可以不多不少地抵消了技術之不足之故。不過這是對某一招式產生喜愛的原因中最壞，最不正確的一個。初學者如是覺得自己有此態度之時，必須竭力加以糾正，否則他的進步一定會受到阻碍的。

此式是用以對付一個以右足踏前，向你迫近的對手；或者他在迫近之時，以左手壓着你的右肩或是右胸。爲了要使此招成功，對手一定不能比你矮，因爲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在使出這招時便會遇到很大的困難了，在遇到一個比較矮小的對手時，你最好還是用別的方法來對付他。


圖一一〇A


圖一一〇B

在對手向你迫近時，你的雙手以向上方拉的動作來加強他向前的移動。同時右足前掌貼地，向前伸一步，然後轉左，如圖一一〇A及一一一。

把你的身體前彎着，縮退左臂和左足，轉到圖一一〇B的位置，而且右足也轉到與左足平行的位置。你的雙足現在的距離應該是約與肩闊一樣，即十八吋左右。

深屈着膝，以使臀部下沉，因爲在這式中，其成功是全靠你的臀部的位置比對手者爲低的，請看圖一一二。繼續以左手拉右手推，其方向跟着臀部所劃出的弧線，而且保持身體曲着，以把對方摔倒。

在身向左轉時，將右手放開，改爲箍着對手的腰部，左手則始終繼續拉着他向前。如果你的時間算得準確的話，你會發覺你這左轉的動作很自然地把你的右手放到正確的位置，根本不必你去操心。可是如果你強把右手伸出，則這樣便會破壞了轉動的韻律了。

把你的體重移至左足，將臀部略向右突出。一方面左手拉着對手，右手圍着他，把他緊緊地壓在你的右後背上；另一方面繼續把左臂後縮，直至他躺在你的右臂上，只得脚尖觸着地面。現在把你的臀部托起了他，使他的雙足離地，如


圖一一二

圖一一一

圖一一三

圖一一四

圖一一三。此時你向前俯下，右肩往下壓，對手便會像圖一一四那樣給你摔了下來了。

這式的成功是依賴在他一向前踏時，你便把他的平衡破壞了。如果你做不到這一點，則這個臂空投法便無法給施展出來了。

此式有一變化，就是你大可不必在中途放開抓着對手開胸處的袍的右手，改爲箍着他的腰部。你可以把右手保持在原位地進行其他的動作。這樣做雖然是給你增加了不少的麻煩，但是我認爲這一變化是好的，因爲它會減弱給你的對手的警告，而且你可以在整個過程中，一直保持着對他的控制。

二、架腿臂投法

此式是柔道中姿勢最妙的摔倒法中之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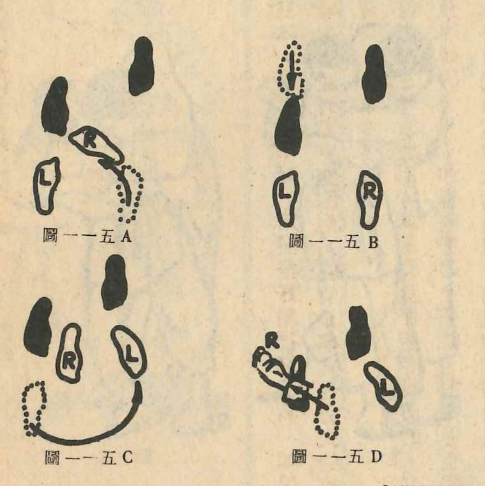
基本上來說，它是與臂空投法相同，但是它須要你的身體平衡得很好，因爲它是以一足站在地上而完成的。應用它的機會與臂空投法一樣，但是它並不受對手的高度的限制；即使他是比你矮小，你也一樣能夠把他摔倒。

在對手迫前時，你以雙手把他拉近，加強他向前的動作；同時右足踏前，把它儘量轉向左，如圖一一五A及一一五B。在你向前伸出右足之時，把右膝彎曲，以降低臂部之高度，如圖一一六。

繼續把對手拉向自己，並移動左臂，帶動左足至圖一一五C和一一七的位置，同時右足轉動着，最後你的左右足各約在對手的左足足之前方。

把你的體重移到左足掌前部，左膝向前曲，身體俯前地把對手拉近你的背後，令他前傾，失去了重心。現在把右足擺後——不是踢上——把他的雙足掃離地面，如圖一一五D。

在你把他雙足掃起之後，你的上身繼續向右轉，右臂用力把他自你的右足上摔了下來，如圖一一八。


圖一一五A

圖一一五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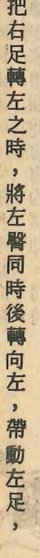
圖一一五C

圖一一五D

注意在這幾張附圖中，進攻者的右手是圍在其對手的腰部，一如令臂空投式一樣。毫無疑問地，這個方式對初學者來說是最容易掌握的了，可是有經驗的柔道者會仍然以右手握着他的左方的袍的開胸處，把右手接近着他，像在拳賽中用右鈎拳以擊對方的頷部那樣把右手向上揮動，跟着其左臂移向左劃一段弧，跟着其左臂移動之方向。

圖一一六

圖一一七



三、踢腿臂投法

這是一個給初學者練習的一個理想的招式，雖然在比賽中，他還未有足夠經驗和能力來使用它。它本來是黑帶柔道者在比賽中才能施展得出來的，但因爲它看起來很花巧，所以初學者在很早的階段便躍躍欲試，想要嘗試它了。在臂投法各式中，在投出對方的那一瞬間，兩人的身體一定要相貼着，而在此式中，這點更爲重要。

當對方向前迫近你時（最好是他直向前移，而不是把身體略轉向左或是右方），這便是你用此式來進攻他的好機會了。

以右足踏前，並將它轉左，如圖一一九A。同時用雙手把他拉向前，以使他失去了平衡，有向前傾之勢，你的腕用力，輕輕把他往上抬，如圖一二〇。一直保持這向前拉和腕部向上用力的動作。

當你把右足轉左之時，將左臂同時後轉向左，帶動左足，

圖一一九A

圖一一九B

圖一一九C

，屈着左膝，把左足放在雙方左足的側前方位置，如圖一一九B所示。將你的體重移了在左足上，右足移到對方的右足側面，如圖一一九C及一二一。在這個時候，你的雙手應該已經把對方拉到貼近你自己了，所以你的每一個移動和轉動的動作，都傳了給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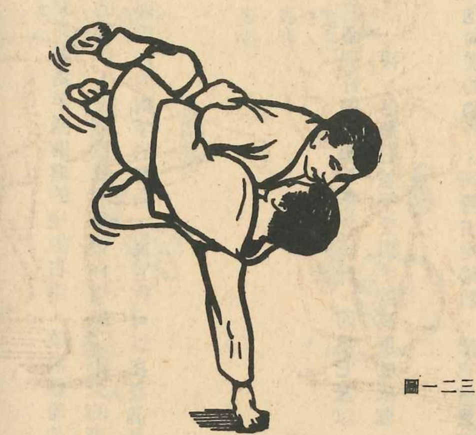
保持着左膝曲着，上身前俯。繼續向左轉，同時右足向後蹴——不是向上踢——把他的右足推離地面，如圖一二二及一二三。雖然在這個過程中，你令得對方失去了立足點，但是你始終沒有在任何時間內眞個把他抬起的。



圖一二二



圖一二〇　圖一二一



圖一二三

在這裏的附圖中，進攻者的手也是繞着對方的腰部的。

我指出過這是初學者所喜歡做的，因爲較爲容易也。但是我希望能見到他把他的右手仍然抓着對方的袍的開胸處，沒有改變到他的右手的位置。

四、抬腿臂投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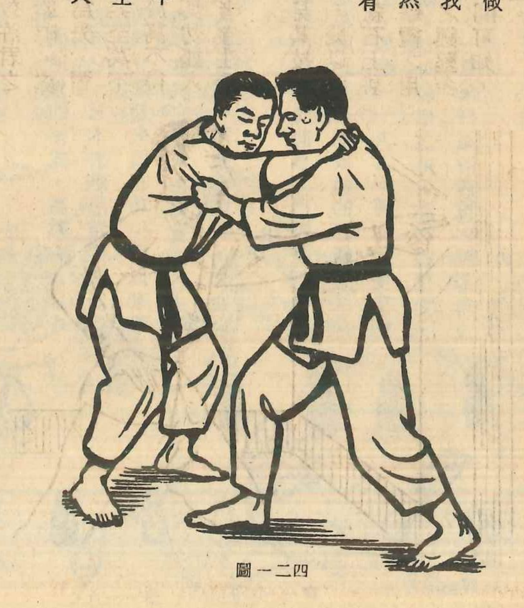
這不是給初學者練習的一個招式，它之被歸納在此書中，乃是因爲它如那個撐腿後空投法那樣，很多人早已聞其大名，如是很多初學者都急於一試。

但是這一來麻煩便帶來了，由於初學者對此式中的各步驟不熟習，再加上經驗不足，於是在練習中時便隨自己的意思臨時應用其他動作，以爲這樣便可以成功地做到此式。這樣做便隱伏了危險了。像其他的摔倒法一樣，它如果不是給很熟練地做出來，則會令練習者受傷。只有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你已經做過不少練習了，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才可以消除發生意外的危險。

此式是通常用來對付採取守勢的對手的。他的身體前俯，兩膝曲着，兩手把你撐開，如圖一二四。它永遠不能用來對付把重心移後，或是向後退却的對手的。

對手採取着守勢，如圖一二四，或者是右足向前，如圖一二五A。

你以右足踏出迎戰，把右足儘量在舒適的範圍內向左轉，貼近他的右足，如一二五A。在你前進之時，身體向前彎着，以雙臂及腕把他略爲向上抬，同時猛力把他拉向你自己。



圖一二四



圖一二五A　圖一二五B　圖一二五C

繼續把身體以右足爲圓心地向左轉，左臂帶動左足，在地上劃一半圓，來到圖一二五B的位置，將體重自右足移向左足，並迅速地把右足後退入對方的胯下，如圖一二五C。兩手繼續拉着他，使他和你緊貼在一起，如圖一二六。此時右足往後蹴，把他的右足踢離地面，如圖一二七。

你的右膝在此式一開始之時便應曲了起來，而且你的身體要轉了一百八十度。在最後的那個動作中，記着別把右足往上踢起，因爲這樣不但會使對方受到痛苦，而且也妨碍到你向左轉的動作，以致不能完成。

另一個產生意外，令人受了傷的原因就是在對方給摔倒之後，你跟着壓了下去。這是必須加以避免的，即使你因爲恐怕壓到他而不敢把動作做得徹底，以致不能完成此式，也是應該這樣做的，因爲最重要的是不要使任何人在練習中受傷了。

圖一二六

圖一二七

下期繼續刊出「腿摔法」

練功秘訣之三十一　點石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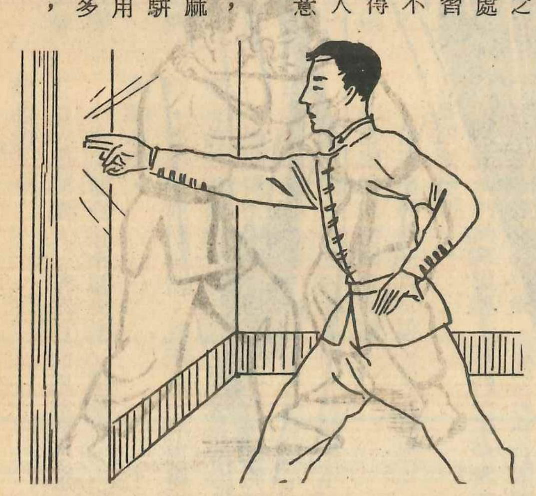
靈空子

此種功夫，專指頂之力，與拈花功大同小異，亦死手之一，又類似陰功中之一指禪，拈花功之着力處在指頭，一指禪能不着身而傷人，或隔物以取人，此則必須指着人體，始克見效，其區別如是而已。練成之後，以指觸人，輕則受傷，重則致死，及早醫治，尚可保全性命，不似一指禪之狠毒，一着手便無藥可救也。

練此法者，亦宜左手，勿用右手，防無意傷人也。練習之法，極爲簡單，使緊併中食二指，直伸於前，無名指與小指屈於掌心緊貼，大拇指則扣無名指小指，如揑劍訣之形狀，然後即用中指頭，向堅硬之物上，用力點刺之，日久自能成功，惟友人許君練習此功極深，據彼語予云，初時取富於黏質之土若干，加膠水拌和之，入臼搗之，使極柔韌，製成一方塊，待乾後，即用硃筆畫無數圓圈於其上，標明數目，然後依次點之，先點第一圈，歷數月之久，始有微陷，繼點第二圈，爲日略減，即有陷，如是每點一圈，必減數日，至後每數十點即陷，漸至數點即陷，終而至於觸指即陷，然已費二年餘苦功矣。自是以後，則易青石點之，悉依前法，其功夫之循序而進也，亦與前若合符契，又二年餘，青石亦觸指即陷，而其功成矣。

今之練點石功者，大可效許君之法，也惟功成之後，須力自韜晦，處處留意，習技之人，宜忍耐爲先，習死手功夫，更當注意於此，非至萬不得已時，愼勿輕易出手，即於萬不得已出手時，亦宜手下留情，切勿襲人之要害，制人於死命也，學者宜注意及之。

予與許君交最久，僅一見其技，某歲同舟觀競渡，停舟堤側，堤以廡石砌成，無可繫纜，許君即就石上駢二指力點之，立成象鼻眼爲繫纜之用，觀乎此則其指實勝於石匠之錘鑿多矣，用以點人，其爲害也不問可知，非有精深之內功，不能禦也。





沈勝衣傳奇故事／

魔刀

黃鷹・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沈勝衣與張千戶等一行五人，一路上他們都沒有遭遇到任何襲擊，安然到達白玉樓的私邸，白玉樓父女兩人一接到消息，忙即出迎，父女見到沈勝衣久別重逢，喜出望外，略事寒暄後，白玉樓瞥見除沈勝衣外，尚有三人同來，不禁愕然，於是沈勝衣便替張千戶、秦獨鶴、韓奇三人引見，白玉樓這才知道眼前張、秦兩人乃江南四友，但見尚有「二友」未到，故動問緣故，張千戶只得實告。白玉樓聞知柳隨風已死，不勝唏噓。沈勝衣隨將此行的目的告知白玉樓，乃因近來江湖上出現一個自稱魔王的人，恐對白玉樓不利…………。

行裝甫卸後　共商禦魔計

白玉樓又大笑・「怎樣了，難道你竟然相信這種話？」

「那柄刀是否有諸魔的咒詛我不敢肯定，但的確是一柄不尋常的刀・」

「不出鞘也能殺人？」

「殺人倒還罷了，它能夠變出兩個一模一樣的人，才是可怕・」

「又是易容？」

「也許——」沈勝衣沉吟着・「那柄刀也許只是一柄普通的刀，魔力是在用刀的那隻手之上・」

白玉樓道：「你已經見過那柄魔刀變出來的人？」

沈勝衣道：「而且不是一次，兩個一模一樣的艾飛雨，方直，冷血歐陽……」

「小艾是一個俠客，方直是一個君子，冷血歐陽——」白玉樓想想・「是不是那個黑道殺手？」

沈勝衣點點頭，白玉樓奇怪道：「這三個都不是同一類型的人，怎麼會扯在一起？」

沈勝衣道：「這件事奇怪得很，也許我應該跟你由開始，詳細說清楚・」

白玉樓道：「連你也認爲奇怪，當然是很奇怪的事，快說快說！」

白冰隨亦拉過一張椅子，在沈勝衣旁邊坐下，怔怔的望着沈勝衣，她最感興趣就是江湖上那些奇奇怪怪的傳說・

這之前沈勝衣曾經跟她說過不少，每一件都令她很刺激，却從未聽過沈勝衣說出「奇怪」二字・

連沈勝衣也認爲「奇怪」的事情，又將會如何曲折，如何刺激？

沈勝衣沒有令她失望，那雖則沒有結局，但已經足以令人魄動心驚・

沈勝衣說得很詳細，白玉樓聽得很用心，開始的時候，他表現得很感興趣，但聽到艾飛雨易容的那個魔王的出現，尤其是聽完沈勝衣對那個魔王的描述，他的神態便顯著起了變化・

變得好像有些憂慮・

沈勝衣看在眼內，沒有問，繼續將話說完，補充道：「這件事若是與你有關，以那個魔王的行事作風，似乎沒有可能讓我們這樣順利到來這裏，除非他不準備在近日採取行動・」

白玉樓終於開口，第一句就是道：「這件事相信眞的與我有關・」

所有的目光立時都集中在他的臉上，白冰隨即問：「爹，你認識那個魔王？」

她顯得很興奮，就像是非常希望那個魔王眞的與她的父親認識，完全沒有考慮到，那將會如何可怕，並不是一件値得高興的事情・

白玉樓沒有令她失望，點頭道：「那若眞的是那個人，我們彼此應該都是非常熟悉的・」

白冰急不及待的追問：「他眞的是一

個魔王？」

白玉樓道：「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怎會這樣的！」白冰奇怪的望着白玉樓，其他人都在凝神傾聽。

白玉樓道：「他外表與一般人並沒有什麼分別，可是他體內流的都是魔血，言談舉止都充滿邪氣，他的作爲更就邪惡之極。」

白冰又問：「爹跟他是朋友？」

不待白玉樓回答，她又道：「爹怎會有這樣的朋友？」

白玉樓淡然一笑。「我們本來的確是朋友，後來却變成敵人，勢不兩立。」一頓一歎。「我原以爲他已經死掉的了，想不到仍存在人間。」

語聲一落，突然又一歎。「也許他們並非同一個人，只不過行事作風上有些相似。」

沈勝衣道：「白兄……」

白玉樓居然還有心情說笑，截口道：「你還是不要與我稱兄道弟的好。」

張千戶他們齊皆一怔，白冰隨即「噗哧」笑出來。「是啊，那我便得改口叫你沈大叔，不是將你叫老了。」

沈勝衣苦笑，白玉樓壓低嗓子接道：「我們父女早已有協定，她一定要叫你沈大哥。」

沈勝衣搖頭。「冰兒沒給你寵壞，倒才是奇蹟。」

白玉樓笑道：「我的年紀也實在大了一些。」一頓接道：「那也是很多年之前的事情。」

他隨即問沈勝衣：「那個魔王是不是有一個手下，年紀雖比我還要老，身形却像個小孩子，脾氣也好像小孩子一樣？」

張千戶脫口道：「那個小老人……」

沈勝衣接道：「他當然不是一個小孩子。」

白玉樓點頭道：「好像他這種侏儒並不多，很多人就是將他當做小孩子，結果吃了大虧。」一笑接道：「就是不將他當做小孩子，也一樣容易吃虧。」

沈勝衣道：「有時他看起來好像很老實，有時却白痴一樣。」

「這兩種人，無疑都很容易令人上當的。」

沈勝衣接問。「你是什麼時候認識這個侏儒的？」

白玉樓沉吟道：「在二十年之前。」

沈勝衣一怔：「那麼久的了？」

「當時他叫做枇杷，是可以吃的那種枇杷，並不是那種奏樂用的琵琶。」

沈勝衣道：「我原以爲是那種琵琶，他頭小身大，倒像是琵琶那個樣子。」

白玉樓笑笑。「也許他現在就叫做琵琶，當時他都是那種枇杷的樣子，整個身子都是圓圓的，胖得連脖子也險些分不出來。」

「當時他已經是魔王的手下？」

「這應該說是一樣玩物。」

沈勝衣方待再問什麼，白玉樓已又道：「據說他是一個波斯商人帶來的，懂得好些逗人開心的玩藝，那個波斯商人原就是準備將他賣給大戶人家，也所以才將他養得那麼胖。」

「結果給魔王買去了？」

「價錢據說並不便宜，」白玉樓思索着道：「那未嘗不可以說是他的造化，也許由於這個矮小子甚得那個主人的歡心，亦可能那個主人發現他是一個可造之材，非獨不將他當做奴隸，而且還敎了他不少武功，讓他侍候左右。」

沈勝衣接問：「那個主人本來是什麼人？」

白玉樓道：「他姓錦……」

「這個姓氏不多見。」

白玉樓點頭，接道：「現在當然已沒有多少人記憶，但二十年前，不知道錦宮城的人，只怕不多。」

「是因爲什麼？」

「武功，智謀。」白玉樓語聲一沉，「三十年前他還是武林中人，在江北人稱無敵，但他更感興趣的却是做功名富貴，所以在武林中雖然有這般聲望，却甘心棄去，投身官府，不惜由主簿幹起來，他的運氣很不錯，那當然還有其他原因，不過十年，由寧國縣主簿而縣令，而吉安府通判，而湖廣行省僉事，再內調太常寺少卿，寺卿，升任中書省參與政事，又值上級告老再升爲中書省左丞相，大權獨攬。」

沈勝衣奇怪的望着白玉樓，奇怪他能夠記得這個人這麼多。

白玉樓接道：「當時聖上左右的大臣不是老朽就是古怪，有些迂腐，有些量小，再不就是太荒唐，只有此人善體人意，審愼小心，旣曲且謹。」

沈勝衣道：「那已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何況又深得這一人的寵信，正所謂可以爲所欲爲，還有什麼不滿足？」白玉樓笑笑。

沈勝衣試探問道：「難道他竟然想做皇帝？」

「不錯——」白玉樓稍爲沉吟，「他暗中招兵買馬，密謀造反，第一個被他收作心腹手下的，是明州衞指揮林放，當時林放奉旨出海防倭，却乘機與扶桑朝野勾結，借得精兵千人，又敎元朝舊臣封績經亦集乃到和林，請北元皇帝擧兵南下，以便乘明軍北調之際，集扶桑與及占城等地的精兵，一擧將京城攻下。」

「是怎樣失敗的？」

「他素性多疑，追隨他的人不少枉死在他手下，引起部份人的不滿，待屬下的態度也太驕傲，那些原準備全力支持他的人，看見他未成皇帝，便已擺出皇帝的派頭，心裏已大都不怎樣舒快，但她最失敗的一點，却是殺了屬下得力的商智遠，那是一個眞正的聰明人，在錦宮城還在江湖的時候，便已經追隨左右，而所有行動，據說其實大都由此人策劃。」

「錦宮城應該知道缺此人不得。」

「話說在前面，錦宮城雖然絕不是一個草包，也不是一個怎樣聰明的人，做了左丞相之後，更以爲，那主要還是自己的才能與運氣。」

張千戶一笑，揷口道：「一個人成功

得太快，並不是一件好事，那會使他很容易疏忽了許多成功的原因。」

「不幸商智遠並沒有他那麼善忘，更不幸以爲錦宮城少不得他，言語態度難免亦有些囂張。」白玉樓微喟：「很多聰明人都有這個毛病。」

張千戶道：「錦宮城若是能夠看得遠一些，應該忍下來。」

「可惜他看得既不夠遠，也以爲事情到那個局面，他自己已可應付得來，幾次要擧事都爲商智遠阻撓，以爲他包藏異心，一怒之下，便將他殺掉。」

沈勝衣搖頭。「這殺得不是時候。」

「所以很多人都不滿，大概他也看出了，亦以爲準備得已經差不多，擇吉起兵，那知道事機不密，還未到時候，秘密已經洩露出去，禁軍先發制人。」白玉樓顯得更感慨，「這件事被株連的人可不少，各門各戶死的人在三萬以上。」

沈勝衣試探道：「負責這件事情的，莫非就是你？」

白玉樓頷首。「這件事我原是希望只究主腦，其他的從輕發落，結果連出賣錦宮城，密報上變的人也難逃一死。」

沈勝衣皺眉，白玉樓接道：「廷臣俱認爲那些人原亦是叛逆，見事難成才上變告，不可不誅。」

「却是走了錦宮城？」

「我率領禁衞殺入丞相府的時候，錦宮城已準備出動，一身金紅色龍袍，儼然帝王模樣，想不到他在府中挖了地道，而令人意外的竟然有不少人替他賣命，使他能夠逃進地道內。」

「你沒有追進去？」

「有，却險些兒爲枇杷所算，而地道之內又埋了火藥，一經引發，立即將地道堵塞住。」白玉樓輕捋鬍子，「當時我一面着人封鎖周圍數百里，畫繪圖形，一面着人日夜不停，將堵塞地道的泥土挖開，結果在三里外地道出口的那幢巨宅的一個密室中找到了一具頭頂金冠，身穿龍袍的白骨骷髏，那證實是毒藥使變成膚消肉蝕，當時誰都認爲是錦宮城自知無望，服毒自殺，而事實各地都全無綫索，也不再見此人出現。」

沈勝衣道：「你也是這樣想？」

白玉樓搖頭。「那具骷髏白骨令我很懷疑，可是以後都沒有這個人的消息，只好接受這事實。」

「其實你沒有，否則也不會立即就省起這個人。」

白玉樓微喟。「我也不明白，這許多年了，對於這個人始終放心不下。」

沈勝衣道：「這個人實在可怕，竟能夠一等就這麼多年。」

白玉樓道：「也許他就是在磨煉那柄魔刀，侍機發動。」

沈勝衣點頭道：「若是我推測不錯，這些日子以來他只怕是避居異域。」

白玉樓道：「應該就是了，否則以他不甘寂寞的性格，若是仍留在中土，早已鬧出事來。」

沈勝衣道：「但雖然多年後的現在他才回來，性格並沒有改變了多少。」

「江山易改，品性難移。」白玉樓笑笑，「這是老話，總有些道理的。」

沈勝衣道：「這一次他由你這邊着手，除了有這個需要之外，只怕多少亦有些報復的意思。」

白玉樓「嗯」一聲。「毫無疑問」。

沈勝衣緊接問：「你們當時的交情怎樣？」

白玉樓道：「很不錯，他認爲我是最有前途的年青人，我亦覺得這個人絕不簡單，也因爲平日不時往來，對於這個人的性格很清楚，才能夠將丞相府的外援一下子完全切斷，迅速攻進去。」

「以你的智勇雙全，怎麼他竟然完全不感興趣，不將你收爲已用？」

白玉樓道：「好像我這麼本領的人他若是也瞧不出來又那有資格叫做魔王。」

白冰皺了皺鼻子。「爹現在是本領，那許多年之前誰曉得是不是也一樣？」

白玉樓瞪眼道：「現在就已經跟爹過不去了，嫁出去，眼中還有這個爹的。」

白冰嬌靨一紅，躲在沈勝衣後面，沈勝衣接道：「難怪冰兒了，我也有這個懷疑。」

白玉樓佯作生氣的道：「他當然沒有說得很明顯，但很多說話，已有很希望與我合作之意，我也是因此才對他動疑。」

沈勝衣道：「他應該看得出你是怎樣的一個人。」

白玉樓道：「所以後來他明顯的已不太喜歡我去拜訪他，到我率衆攻入丞相府，他雖知大勢已去，仍揚言與我算賬。」

沈勝衣道：「現在你的地位比當年更重要，再加上那一筆舊賬，難怪他選擇你做第一個目標。」

白玉樓摸着鬍子。「這說來實在危險得很，若非你們到來，我現在仍然一無所知，更不知去防範。」

沈勝衣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他知道找上小艾，對於你近年的事情是必已非常清楚。」

可怕「。」白玉樓打了一個寒噤。

沈勝衣沉吟着道：「會不會，他變出來的那些人多少都與你有些關係？」

「這個倒未必，譬如，方直這個君子，我與他可就完全不認識，但他在武林中却很有聲望，大可以利用之號召武林中人去助他解決某些事情，甚至於組織所謂義師。」

「有方直出面，一件邪惡的事情的確也會變成正義，到他們醒悟的時候，事情也許已成功了。」沈勝衣又沉吟起來。

白玉樓倏的劍眉一皺。「我現在只是担心一件事。」

沈勝衣道：「你這兒是否有他的人混進來？」

白玉樓點頭，張千戶等人無不變色，這事實，並不是一件沒有可能的事情。

沈勝衣道：「這裏住的人相信不會少吧？」

「也不怎樣多，大都有一份詳細的紀錄，證明他們的出身淸白，但錦宮城竟然能夠變出另一個完全一樣的人，那份紀錄只怕沒有甚麼作用。」

「與變同時，他是必會先弄清楚那個人的底細。」

「可不是。」白玉樓喃喃道：「而且我們亦沒有足夠的時間來調查清楚。」

「錦宮城也應該到的了。」沈勝衣有些詫異的道：「令人奇怪的只是他竟然不阻止我們趕來。」

白玉樓道：「以你看，那會是什麼原因？」

「也許他的目的並不是這兒，也許他力有不逮，也許眞的追不及我們。」

白玉樓笑笑。「這都是從好處想。」

沈勝衣接道：「也許他根本不將我們放在心上，但若是如此，在嘉興那兒，與我們應該還有一場好鬥。」

白玉樓再接問：「沒有第五個也許的了？」

沈勝衣道：「還有一個，那就是他們那一夥之內，也許出了什麼亂子，自顧不暇。」

白玉樓撫掌道：「我也是這樣想，但可以肯定一點，除非他的目的眞的不是我，否則，以他的性子，絕不會讓我們久候。」一頓笑接道：「但有你們從旁協助，我倒是放心得很。」

張千戶苦笑一下。「最怕他又變出什麼好朋友到來，使我們防不勝防。」

白玉樓道：「這個簡單，由現在開始，這兒什麼人也不接待就是了。」

白冰道：「那我也不能夠外出玩耍的了？」

「當然——」白玉樓笑笑。「萬一你給他們抓住，換了第二個人回來，怎麼是好？」

沈勝衣道：「這個我倒很放心，冰兒人間絕色，他那兒能夠找到一個差不多的人來變？」

白玉樓大笑，白冰瞟着沈勝衣一眼，嬌羞之外透着難以言喻的喜悅。

白玉樓隨即又接道：「一會我再吩咐有關人等小心城內外所有往來的，若發覺形跡可疑，立即追查下去，這總比呆着等好。」

沈勝衣他們當然並無異議，白玉樓倏又一笑，道：「萬一幾位突然發覺有異的是我本人，那麼也不要客氣，得將我抓起來，一辨眞僞。」

沈勝衣歎了一口氣。「若是有這種事，只有你將我們抓起來，那還有我們分辨眞僞的餘地。」

白玉樓一怔。「不錯，我那些手下儘管有懷疑，但怎也不敢違背我的命令。」

白冰插口道：「爹可以預先吩咐他們，什麼人都可以抓，就是不能抓沈大哥他們，即使下命令的是爹你。」

「好辦法——」白玉樓拈鬚微笑。

「萬一假的是我們，那如何是好？」沈勝衣反問。

白冰一呆，輕輕撞了沈勝衣一下。「人家好容易才想出這個辦法，又給你弄壞了。」

白玉樓笑道：「幸而我們有的是時間，盡可以從詳計議，相信總可以想出一個好辦法來。」一頓接道：「長途跋涉，大家相信都很累也很餓的了，我這就吩咐下人先準備酒菜與及休息的地方。」

白冰道：「沈大哥那座院子不是一直都收拾得很好？」

白玉樓道：「當然了，他們怎敢不聽從你這位大小姐的吩咐。」

白冰道：「我早就知道，沈大哥，一定會到來探望我們。」

白玉樓佯歎道：「我却是不知道他這次到來，目的並非完全在探望我們，而且還害得我們心驚魄動。」

白冰道：「那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沈大哥總有辦法應付的。」

白玉樓立即道：「那你還不趕快送他去歇息，好讓他趕快將辦法想出來？」

白冰鼻子應一聲，一把拉了沈勝衣就走。

沈勝衣脚步不停，思想却幾乎完全停頓，雖然他已經知道事情與白玉樓有很大的關係，却不知道錦宮城將會採取什麼行動。

他到底只是一個江湖人，對於朝廷中的情形知道得實在有限，也多是由白玉樓那兒聽來。

所以他索性將這件事留給白玉樓傷腦筋去。

× ×

白玉樓口雖說有的是時間，事實何嘗不知道，時間也許已所剩無多。

錦宮城事實也已經進城了。

在白玉樓下令有關人等密切注意之前，錦宮城已經與玉蝶坐着一輛毫不起眼的馬車進來。

玉蝶換過了一身普通衣裳，錦宮城那一襲金紅色的龍袍外亦罩上了一襲商人衣服，頭上那頂金冠亦被一頂高帽子遮蓋。

他的眼神亦變得很慈和，最奇怪的却還是玉蝶，那原是碧綠色的雙瞳現在已有如黑漆一樣。

即使命令已下，也沒有人會留意這樣的兩個人。

那個車把式亦沒有任何特別的地方。

馬車進了城，轉過長街，錦宮城才吐一口氣，他一直坐在那裏，呆望着窗外的景物，神情異常複雜。

玉蝶也這才問：「與你離開的時候有什麼分別？」

錦宮城笑笑。「繁華得多了。」

玉蝶淡淡道：「你的興趣當然也更大了。」

「當然。」錦宮城搖頭。「若是一來就搬來這裏，寡人實在懷疑是否能夠待到這個時候。」

玉蝶道：「你現在的情形不見得就好到那裏去。」

錦宮城歎息。「寡人雖然能夠將一個人變成另一個人，却不能夠將他的心也變掉。」

玉蝶道：「也許你所表現的態度，一開始就錯了。」

錦宮城沒有作聲，玉蝶接道：「我雖然不知道身爲帝王對子民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但你表現出來的，却總是覺得差一點兒。」

錦宮城笑笑。「最主要當然是因爲連一天眞正的帝王寡人也沒有做過。」

玉蝶道：「這實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錦宮城道：「更可惜的是，你雖然看出寡人有這許多弱點還是要投靠寡人。」

玉蝶道：「沒有事比這件事更刺激的了。」

錦宮城點點頭，忽然笑起來。「寡人又何當不是這種感覺？」

玉蝶也笑了，笑得竟有如白痴一樣。

× ×

馬車在一幢不太大的莊院門前停下，車把式趕快從車座跳下來，恭恭敬敬的拉開車門，放下梯子。

玉蝶扶着錦宮城走下，錦宮城走上石階，忽然回頭。「錦安，將馬車安置好了之後，你可以走了。」

那個車把式垂下頭。「奴才要走又怎會等到今天？」

錦宮城拈鬚微笑。「想不到寡人身旁，仍然有幾個忠貞之士。」

錦安沒有作聲，錦宮城接着說道：「寡人絕不會虧待你的，但寡人仍然希望你再詳細考慮一下，你雖然一直留在這兒，寡人如此回來，也應該看出事情不很順遂的了。」

「這三個奴才不走，現在更不會走的了。」錦安說得很肯定。

錦宮城一聲。「好——寡人事成之後，是絕不會虧待你的。」

錦安道：「奴才只希望能夠終生侍候主人。」

錦宮城連聲：「好——」舉步繼續上去，莊院的大門即時打開，現身的竟然是那個小老人枇杷。

錦宮城玉蝶先後走了進去，待小老人將門關好，才問：「枇杷，城裏頭有什麼消息？」

枇杷道：「沈勝衣張千戶四人已經進了白玉樓那兒。」

錦宮城沉吟了一下，道：「若是我所料不差，白玉樓很快就會下令有關人等留意我們的行踪。」

枇杷道：「他們不會有所發現的。」

柳林那一戰才開始，他便已溜了出來，那當然是錦宮城的吩咐，要他先趕來打點一切。

他追隨錦宮城多年，已摸清楚錦宮城的脾氣，雖然錦宮城沒有吩咐他在什麼時候離開，亦知道那實在是時候。

錦宮城看了枇杷一眼，接道：「你最好還是少現身。」

枇杷笑道：「因爲我只要一現身，就會給認出來。」一頓接道：「所以我進城是選擇黑夜，趕路也是選擇黑夜。」

錦宮城沉吟道：「你却是趕在我們之前。」

枇杷歎了一口氣。「那事情對我們當然是非常不利的了。」

錦宮城點頭。「我們現在可用的人已經不多，但事情並不是完全沒有希望。」

枇杷道：「老奴要做的也都已經做妥了。」

錦宮城道：「要來的也都全來了？」

枇杷道：「在密室之內等着。」

「很好——」錦宮城吁了一口氣，神態說不出的落寞疲倦。

× ×

密室在莊院內院之下，雖然沒有嘉興那兒的寬敞，亦佈置得很華麗。

燈光輝煌，輕微的在晃動，空氣也不知從何處進來，一些悸悶的感覺也沒有。

珠簾在玉蝶手上一道道掀開，錦宮城在枇杷侍候下走進來，金紅色的龍袍在燈光下輝煌奪目。

穿過了最後一道珠簾，一座龍墩便入目。

龍墩前有陛三道，左右有陛兩道，後有陛一道，每道七級，黃緞作墊，兩邊均設彫欄。

前陛左右放着四個拱脚小圓几，上各置寶鼎一座，香烟繚繞。

龍墩中放了一張龍椅，上彫雙龍，前側兩面均彫有雲龍花紋，椅後置七扉屛風一座，各彫龍紋。

這個擺設與當今天子在皇極殿坐朝的寶座完全一樣，錦宮城也就在那張龍椅上坐下來，小老人枇杷慌忙走到龍椅後面，取過一柄羽扇替錦宮城搧動起來！

在龍墩之下，有兩排精緻的紫檀椅子，玉蝶在右面一張坐下，左右看一眼，笑了笑。

即時珠簾聲響，走進來一個人。

這個人身裁比枇杷高不了多少，年紀也好像相差無幾，却要胖得多，驟看來，就像是一個大水桶！

他一根鬚髮也沒有，眉毛也是疏疏落落，銀光閃閃，身上一襲月白色的長衫，膚色看似竟比這件長衫還要蒼白，非獨一絲血色也沒有，而且完全就不像是活人的膚色。

玉蝶瞟了這個水桶一眼，偏開臉，這個水桶却有意無意走到玉蝶旁邊那張椅子坐下。

玉蝶一皺眉，厭惡的道：「多的是椅子。」

水桶笑笑道：「這張很好坐。」語聲異常奇怪，給人的感覺，就像是嚥下了一方肥豬肉。

玉蝶冷冷的站起身子，走向對面的椅子，水桶沒有追過去，接道：「我眞的那麼討厭？」

玉蝶道：「你知道我看到你，想到些什麼？」

「蛆蟲？」水桶倒像是玉蝶肚子裏的蛔蟲，竟知道玉蝶的心事。

玉蝶作了一個要吐的表情，却沒有眞的吐出！

水桶歎息道：「這當然是因爲我姓祖，又以松爲名。」

玉蝶冷笑道：「是因爲你這個樣子跟蛆蟲並沒有多大的分別。」

祖松又歎息。「我只是白了一些而已，好像我這種人整天只懂得在泥土裏鑽來鑽去，難得見天日，膚色又怎能不白？」

玉蝶方待說什麼，珠簾聲又響，走進了另一個人，一個女人。

這個女人若是沈勝衣白玉樓看見，非獨不會陌生，而且只怕會嚇一跳。

他的樣子與那些司馬仙仙完全一樣，只不過看來更嬌俏，尤其是那一雙眼睛，簡直攝魄勾魂，迷人之極。

錦宮城目光落在這個司馬仙仙面上，歎了一口氣，顯得很感觸。

司馬仙仙在玉蝶旁邊坐下，道：「聽說事情弄得很糟。」

錦宮城有些歉疚的道：「對你來說，的確糟得很。」

司馬仙仙雙手捧臉，道：「你是說，這張臉已經沒有作用了?」

「卽使有，也不會太大。」錦宮城搖頭。「這件事，寡人比你更失望。」

司馬仙仙忽然一笑道：「這張臉幸好還不錯，所以我雖然失望得很，也不會給你太多麻煩。」

言下之意，她本來是另一個樣子，只是給錦宮城變成這樣，那當然是另有目的，不過現在已起不了多大作用，而這位仙仙對於這張臉，却是很滿足，無意再變回原狀。

錦宮城細看了司馬仙仙一眼道：「這寡人就放心了，寡人雖然有一雙魔手，一柄魔刀，却是不能够再將你變回原狀。」

司馬仙仙道：「不成你對於本來的我全無印象?」

「不是全無，只是沒有了模子，變起來難免就有些困難，你既然滿意現在這個樣子，也就罷了。」

司馬仙仙轉問道：「事情是不是眞的經已完全沒有希望?」

「當然不是。」錦宮城笑笑。「否則寡人現在那能够安然坐在這個龍墩上?」

玉蝶冷笑道：「這個龍墩很好坐?」

「當然沒有皇極殿那個好坐。」錦宮城伸手按住後面搧動的扇子。「枇杷。」

「奴才在——」枇杷應得很大聲。

「那具棺木是否已經運來了?」

「完完整整，一些損壞也沒有，是不是要拿她再變多幾個?」

「一個已經足够。」錦宮城目光在司馬仙仙面上一轉。「只是那個屍體還有作用。」

「當然了，否則也不用運來，不知道——」枇杷看似要追問下去，但結果還是閉上嘴巴。

錦宮城也只是道：「寡人却不希望動用到那具屍體，到那個地步，寡人無疑已經在末路窮途的了。」

沒有人作聲，錦宮城目光一轉再轉，道：「在現在這個地步，我們當然已不能够再依原定的計劃進行。」

司馬仙仙只是問：「我只是要知道那件事是不是還有成功的希望?」

錦宮城道：「若是沒有，你難道要就此退出?」

司馬仙仙道：「那最低限度，我還可以保住一條命，而且我還有好些財富，好些手下……」

錦宮城截道：「你應該知道，你那些手下是一些怎樣的人。」

司馬仙仙道：「但他們對我都是一片忠心。」

錦宮城歎了一口氣。「所以寡人實在擔心，你這個樣子去見他們，會有什麼反應?」

司馬仙仙伸手撫着那張原不是屬於自己的臉龐，怔住在那裏，錦宮城接道：「也許你不相信，但那也是事實，連你的話聲也已被改得與以前不一樣。」

司馬仙仙櫻唇微張，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錦宮城又道：「所以在你眼前恐怕已只有一條路可走，跟隨寡人走下去!」

司馬仙仙道：「若是不……」

錦宮城道：「首先你得說服寡人，相信你離開之後，絕不會透露寡人的任何秘密。」

司馬仙仙道：「那要費很多唇舌，而且未必有作用。」

錦宮城道：「寡人的確是比較一般人固執一些。」

「否則我便要先將你們擊倒。」司馬仙仙看一眼玉蝶。

玉蝶淡然一笑。「我的劍還不太難應付，只是他那柄刀，我實在擔心你是否接得下。」

「而且就算我闖了出去，一切也都要從頭做起，」司馬仙仙頹然靠在椅子上。「我已經實在太老。」

玉蝶搖頭。「你現在要嫁人，保管還可以嫁得很好，問題只是在你是否忍受得住那種生活。」

司馬仙仙笑了笑。「所以我最後還是決定留下來，明知道眼前一條死路，也要追隨你們走下去。」

玉蝶道：「那若是死路，我們還會走麼?」

司馬仙仙道：「因爲你們都有些瘋了，」歎了一口氣，才接道：「若不是瘋了，怎會瞧不出，只憑我們幾個人，實在成不了大事?」

玉蝶道：「也許我們都瘋了，但還有什麼事比這件事更刺激?」

司馬仙仙看着她，看了好一會，苦笑道：「我以爲好像我這樣的女人，很難再找到第二個的了，想不到，你比我還要瘋狂。」

玉蝶道：「我本來就是爲了找尋刺激走馬天下。」

司馬仙仙瞟了錦宮城一眼。「難怪好像他那麼笨拙的口才也能夠將你騙服。」

玉蝶道：「他的口才的確很不好，但那是事實，所以儘管他的口才不很好，也已經足夠。」

祖松那邊歎了一口氣，道：「我却是覺得他的口才出羣脫俗，否則我也不會死心塌地的跟着他，服從他。」

玉蝶冷笑。「那只是你太蠢。」

祖松不以爲意，聳聳肩，閉上嘴巴。

錦宮城的目光這才落在祖松的面上。「要你挖的那條地道挖得怎樣?」

「很好——」祖松又一笑，「若是不好，這時候還敢坐在這兒?」

錦宮城道：「換句話，我們現在已可以自由進出白玉樓那兒的了。」（未完）

技擊叢談

打穴奇招

江上雲・文
盧令・圖

中國功夫跟外國的拳術，基本上有很大分別，最重要的就是中國功夫專打要害，古代相傳下來的一百多個穴道，有生穴有死穴，各種打法不同，穴道受擊之後，有時突然喪命，有時會過了兩三個月後喪生，因爲傷及內臟。外國的拳術並無此種分別，拳打脚踢，務求即時把敵人擊倒，在擂台上獲勝，奪取錦標，因此之故，外國的拳術發拳沉重，愈快愈妙，甚至泰國拳脚，如此厲害，也是沒有深入研究穴道的，從這方面看，不妨說中國功夫始終係各種搏鬥當中最有威力的一種搏鬥方式，至於打擊對方穴道是否能够計算得準確，那是另一問題，如果發拳之人，一拳一掌，甚至一隻手指，打中對方的穴道，有如針灸似的準確，那就極有威力，不過，想達到這個目的，先要練掌勁，以及拳頭上的硬勁，又再化爲「鐵指功」，然後有機會取勝，起碼花掉三幾年的時間苦練，而且要在搏鬥當中製造機會出擊，難之又難，不過，古代的名拳師，或者廣東十虎裏面的幾頭猛虎，都係善於打穴的，不能够因爲現代人士沒有那麼長的時間苦練，就說穴道係浮泛的名稱，根本上沒有那麼一回事。

從中國功夫的招式看來，確是有一部份拳脚係專打穴道的，就從「黑虎偸心」說起吧，黑虎代表十分勇猛的威力，它會得偸心，顯然是這一拳對準心臟附近的穴道出擊，而且要用特別硬的拳尖打去，然後能够一招打贏，並且令到對方受傷，在中國古代傳下來的點穴功夫方面觀察，人體正中兩個乳房中間的一處，叫做巨闕穴，拳經認爲它係「心之幕」，即是說，它好像帳幕似的罩住心臟，如果在這個地方一拳打出，擊中了巨闕穴，那是非常厲害的。

關於巨闕穴，有幾種解釋，有些穴道專家認爲它剛剛是兩個乳房的中間，以男人說，亦可從男性乳尖去計算準確的部位，可是，另外有些敎頭却認爲巨闕穴應該在較低的一處，等於兩個胸骨的中間，那邊有一塊軟骨，叫做劍突，如果一拳打出，將軟骨打碎，倒插心臟，當然是發生極大的危險，此外，又有專家認爲巨闕穴並非在兩乳之間那麼高，也不是在劍突軟骨這樣低，而是在兩乳較低並且在軟骨較高之處，不管怎樣，巨闕穴等於代表心穴，它必然是在人體正中的部位，從兩乳之間的一處開始伸展到上述的軟骨爲止，都可以說是巨闕穴，要是從針灸方面觀察，這一條直綫一共有四個穴道，都是落針的重要大穴，它叫做膻中穴，中庭穴，鳩尾穴，以及巨闕穴，可見針灸方面找出來的穴道更多。

從搏鬥方面看，只要知道在兩個乳房中間以至當中那塊劍突骨所做成的一條直綫，一旦受擊，便會直接影響心臟，那就够了，黑虎偸心的意思是指發拳向這些穴道出擊。

凡是巨闕穴受到嚴重的打擊，整個人立刻倒下來，不過，受擊的情況有深淺之分，故此他是否立刻喪命，那就難以估計，舊日十虎當中的蘇黑虎，非常擅長黑虎偸心這一招，他能够在任何場合交手之際，想盡辦法貼近對方的正面出擊，而且必然發拳，向這個部位打出，由於他的拳頭够大，骨格堅實，發拳有勁，就算這一拳打高一點，擊中胸骨，亦能令到對方胸骨破裂，整個內臟受到嚴重的損害，故此，一般敎頭跟蘇黑虎搏鬥，總是避免正面迎戰的，必然向他側面甚至背後出擊，而且用脚居多，用拳較少。

蘇黑虎或鐵橋三這一派的洪拳高手，先要苦練紮馬然後開拳，而且左右兩隻手的前臂十分結實，經常打沙打石，特別是鐵橋三，有鐵橋之稱，沒有人能够把他的橋手扳低，他或蘇黑虎都是前臂堅實如鐵的，憑着橋手堅實，發拳有勁這兩個優點，跟敵人交手之際，往往使用劈拳取勝，並非向對方的要害出擊，而是右手握拳向對方的左手或右手前臂劈下，由於他的臂力沉雄，發拳有相當的份量，受擊之人，一隻手覺得痲痹，最低限度也會覺得劇痛，因此就使戰鬥力減弱了許多，廣東十虎的劈拳並非僅是一下出擊，而是連環打出，如果右拳劈落對方右手臂的前臂，這一拳打中，便即進馬，把右拳化爲另外一種打法，向對方的左右兩邊上臂出擊，這一拳打中之後，對方上下兩臂，都發生劇痛

，接近廝木，那就只有捱打，這時才用黑虎偷心之法出擊，那就必操勝算。

當時廣東十虎從正面出擊，俱是使用這一招的，不過，蘇黑虎姓蘇，叫做黑虎，創黑虎門，既然上述的一招稱做黑虎偸心，那就令到他的大名遠播，以爲他最擅長這種打法而已，實際上周泰，黃澄可，或者鐵橋三等人，俱是喜歡向中路出擊的，而且多數是用劈拳打頭陣，佔了上風，然後發招，向對方中路打出，可以說，這一連串的打法，俱是針對貼近心臟幾個大穴出擊的，巨闕穴就是最大的目標。

接近心臟的巨闕穴，左右兩邊仍有兩個穴，在左右兩邊乳蒂之下一寸，叫做幽門穴，兩個穴道相隔三四寸，必然在乳尖之下，換言之，向對方胸部正中一拳打出，如果打斜了一點，斜向左邊或右邊，不能擊中巨闕穴，但却打中幽門穴，也是很厲害的，再者，在幽門穴再落一寸，叫做乳根穴，又名下海穴，這兩個穴道也是相當重要的，所謂雙龍出海，就向乳根穴一齊出擊，受擊之人，倘若中了一招，兩鼻出血，九死一生！

在巨闕穴較高之處，已經高過兩個乳尖，亦即胸骨正中略高之地，叫做璇璣穴，由於這個穴道是五種內臟最高之處，亦名華蓋穴，多數是用虎爪撲擊，不過，必須五指堅實，然後有機會擊傷對方，否則，要用冚搥，由高處打落，這個穴道因爲比較高，故此一般拳師多數是向巨闕穴出擊的，更高之處就是天突穴，亦即喉核所在之處，任何人的喉核部是非常之軟，如果受到拳擊掌傷，無法抵抗，就算最有名氣的拳師，亦必喪生，故此，古今中外的拳師交手，多數用長短手，長的手出擊，短手保護中上門，所放置的位置就是上述一連串的穴道，擺在當胸的手係保護天突穴，璇璣穴，巨闕穴！

另有一個穴道是比較上隱晦一點的，叫做結喉穴，平時看不出來，一定要把整個頭部向天仰起，然後可以看得到，換言之，那一個穴在下頷與喉核之間，該處亦係死穴，因爲它有氣管橫過，如果被人踢中或者用拳頭擊中，登時窒息身亡，南派有一個招式稱做「霸王敬酒」，突然轉身，貼近對方的身體，正面出擊，把右手曲踭向對方貼胸衝上，許多人以爲這一拳是打喉核的，實則不然，只是打上述的結喉穴，因爲結喉核隱藏在下頷伸出去的一塊骨的背後，故此必須貼住對方胸部然後能够向上出擊，這一招根本上無法擊中對方的喉核，要是打喉，應該用掌根向橫一斬，並非由下邊打到上邊去。

上述的一連串穴道俱係一條直綫，如果跨過結喉穴，向更高之處伸展，那就是臉部的穴道了，在臉孔當中的一處，有一連串的穴道，相當重要，例如口鼻之間的人中穴，或者雙眉中間的眉心穴，都是很重要的，人中穴受擊，上顎的一排牙齒跌落，口鼻噴血，如果眉心穴受擊，等於傷及腦袋基層，那個人立刻倒地昏迷，故此，中國拳術有許多招式專打對方正面的一條直綫，即是從眉心打到巨闕穴，最顯著的就是蔡李佛稱做掛搥的一招，形如掛衫，實際上却是握拳用拳背由高處打落。假如有一個掛搥由眉心穴打落，如果對方向後仰起，閃過了它，這一拳仍然可以打中較低之處，或者是人中穴，或是璇璣穴或是巨闕穴，打中任何一處都係要害，因此之故，冚搥凌空而下，非常猛烈，並非普通拳師僅用一隻手可以抵擋得住，起碼要用交加手，不過，交加手係雙手齊出，用兩隻手擋住對方一隻手，未免吃虧，故此，用掛搥出擊，來勢極兇。有經驗的拳師索性不擋，只是把身形略爲俯下一點，卸了這一拳，跟住發拳向對方胸部以下的穴道打出，沒有擋這一拳，這種打法確係硬碰硬，正如俗語所說：「兩虎相鬥，必有一傷。」

上述那些穴道俱是在一個人的前面，事實上背後仍有穴道，相當重要，一般人稱做前心後心，所謂前心後心的穴道，叫做靈台穴，剛剛是巨闕穴的後面對正之處，那個地方如果受到拳擊棍傷，震及心臟，十分危險，甚至立刻倒地身亡。

在腦袋後面亦有幾個大穴，後枕的一塊硬骨，叫做玉枕骨，在玉枕骨當中最高的一處穴道叫做腦尺穴，對下兩寸的一處叫做啞穴，這兩個穴都是特別重要的，給掌刀劈落，很易打傷，在旁邊的兩個穴道叫做藏血穴，實際上係動脈血管流通之處，古人對於生理構造未盡明瞭，故此稱爲藏血穴，血管受傷，當然直接影响大腦，故此這兩個穴道也是很危險的，如果在搏鬥當中，給人抓住頭髮向下一扯，使頸與後腦的幾個穴道突出，跟住用掌刀劈下來，便有可能一招就把對方打到重傷，因此之故，搏鬥之際最忌敵人繞道走到背後來，爲了提醒武林中人注意敵人扯頭髮，螂螂門把這一招稱做「腦後生風」。（完）

新派長篇武俠小說／

臥龍生·文
盧令·圖

斬情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林成方和蘇百魁來到妓院中，希望能够探聽出黑劍門的人來，在妓院中的莊丫頭所表現的一切，却使林成方知道自己上了別人的當，急急和蘇百魁離開，蘇百魁在林成方的迫問下，才說出他的處境是夾在黑劍門和寶通鏢局之間，爲雙方傳遞一下信息，從中取得一些利潤，此時，一個形狀怪異的人走來對蘇百魁說了幾句暗語，蘇百魁按照他所說來到公平當舖，並在當舖中和黑劍門的人隔簾洽談刺殺斬情女的生意，林成方想看清對方面孔，非但見不到，對方還警告他一番。

四海分局主　鐵肩担道義

林成方目光轉到高空雁的身上，道：「高兄，咱們有很多事，要和高兄商量，但不知如何才能使彼此方面，談的十分清楚。」

高空雁笑一笑，以手指在面前木案上，寫道：「林兄之言，小弟聽的十分瞭解，但請說下去就是。」

看他揮手成字，龍飛鳳舞，寫的十分清楚，心中更是爲他難過，忖道：「這麼一位人才，怎會是個啞子。」

心中念轉，口中接道：「目下，我們已和黑劍門接上了頭，兄弟的打算，咱們還不宜明着出手。」

萬壽山道：「對！咱們用心在刨出黑劍門的根，現在，只能算看到樹葉子。」

林成方點點頭，說出一番計劃後，接道：「兩位，如若覺得兄弟的意見，有何不妥之處，但請指正。」

萬壽山回答道：「辦法倒不錯，只是，高少兄……」

高空雁用手寫道：「不用爲我担心，我會勝任愉快。」

萬壽山道：「好，咱們就這麼辦！」

林成方心中忖道：「周鐵筆推薦他，文才，武功，兩皆有成，自然是不錯的了，但黑劍門中人，不但個個武功高強，而且陰險異常，不知他是否眞能應付下來。」

如若這位高空雁會說話，兩人交談之間，必會說到來歷，那就很快會使彼此之間，有個瞭解。

他口不能言，用書寫表達，這就使得有些話不便出口。

黃昏時分，一輛篷車，送來了一老一少兩個人，直進入寶通鏢局子。

萬壽山，林成方，蘇百魁，正坐在客廳閒談。

事實上，三個人，正在等待，等待生意上門。

萬壽山打量了兩個老少一眼，不禁一皺眉頭，忖道：「兩位，咱們好像沒有見過。」

那老者五十多一些，方面大耳，穿着一件灰色熟絲長袍，點點頭，道：「上一次，不是老朽來。」

萬壽山問道：「閣下知道我們談的什麼生意麼？」

灰袍老者道：「我姓諸，上次和貴局談的是有關斬情女的事，還未得到貴局的答覆，所以，在下再來和貴局談個明白。」

萬壽山道：「好！請說下去！」

灰袍老者道：「我們想殺掉斬情女，請貴局開個價出來，約定今日，咱們來等回音。」

萬壽山道：「不錯，價錢出來了，五十萬現銀……。」

灰袍老人接道：「五十萬現銀，要多少車子去提呀！」

萬壽山道：「可以用黃金珠寶折價，但不收銀票。」

灰袍人道：「咱們付了銀子，幾日可以見效？」

蘇百魁接道：「三天，收錢這一天不算，次日計時，第三天太陽下山之前，你們就可以聽到斬情女死亡的訊息了。」

灰袍老者道：「我們要看屍體。」

蘇百魁道：「可以，你們付過了銀子之後，可以要求你們已然由銀子買到的權利。」

灰衣老者道：「我們希望三日之內，能把斬情女的人頭，送到四海鏢局子。」

蘇百魁道：「可以，但不知你們幾時付錢，這生意變化多端，斬情女隨時可以離開徐州，老實說，他離開之後，我們是不是還接下這筆生意，那就很難說了。」

灰衣老者笑一笑，道：「我們已準備好了銀子，隨時可以付欵……。」

蘇百魁接道：「我們不收銀票。」

灰衣老者道：「這個，你們已經說過了，我們準備的，也都是珠寶現金。」

蘇百魁道：「很好，現在可以付欵吧？」

灰衣老者道：「五十萬銀子，是一筆大交易，所以，我們受不起這個損失。」

蘇百魁道：「你這是什麼話，黑劍門接下的生意，幾時失過約了？」

灰衣老者道：「那一位能代表黑劍門？」

這一問，只問的蘇百魁，萬壽山等，全都愣在了當地。

灰衣老者笑一笑，道：「我們認識的，只是寶通鏢局子，所以，我想在寶通鏢局中，能取得一張保證。」

萬壽山道：「保證，什麼保證？」

灰衣老人說道：「一張約書，一旦，諸位不能履行約書，咱們還要想法子，討回這筆銀子。」

萬壽山搖搖頭，道：「你們認爲在作買賣？你們在僱兇手殺人，殺的又是名動江湖的斬情女，寶通鏢局子，如訂下這份約書，我們就算入了你們的掌握，想想看，我們如何在江湖立足？」

灰衣老者道：「閣下總不能讓我們白付幾十萬銀子，連一張約書也取不到。」

萬壽山道：「生意可以不作，訂約書絕辦不到。」

灰衣老者歎口氣，道：「萬爺，你想沒想到，這件事，叫我們多麼爲難。」

萬壽山道：「怎麼說？」

灰衣老者道：「我也是辦事的人，如是無憑無據的化了幾十萬銀子，要我如何交代？」

萬壽山搖搖頭，說道：「沒有法子，閣下如是這樣不信任我們，這次生意，看來只好吹了。」

灰衣老者冷冷說道：「你們的金字招牌，不怕這樣砸了麼？」

萬壽山道：「砸了就砸了吧，那也是沒辦法的事。」

蘇百魁道：「老兄，這種事要講究不露痕跡，你怎麼能夠要人寫一份約書？」

灰衣老者沉吟了一陣，道：「這麼吧！不寫約書，總應該打一個收條給我們吧？」

蘇百魁道：「收條，上面要寫些什麼？」

灰衣老者道：「寶通鏢局子具名，收到了我們五十萬銀子。」

蘇百魁道：「你老兄，大概沒有聽清楚，五十萬是黑劍門開出價錢，我們不賺錢，難道要吃風喝水不成。」

灰衣老者道：「那究竟是多少銀子呢？」

蘇百魁道：「六十萬銀子。」

灰衣老者道：「一漲十萬兩，好厲害的漲法。」

蘇百魁道：「咱們還有銀子用，價錢已經說明了，願不願意是你們的事了！」

灰衣老者歎口氣，道：「六十萬就六十萬吧！咱們出了五十萬，也不在乎多那十萬銀子了。」

蘇百魁道：「對！這才是說生意的氣度，這不是買白菜，蘿蔔，還要討價還價。」

灰衣老者道：「錢我加了，收條如何？」

蘇百魁道：「收條不能打，如果你一定要，只有在下出條具了。」

灰衣老者道：「你……」

蘇百魁道：「不錯啊！那裏不對了？」

灰衣老者道：「你是什麼身份，在寶通鏢局中幹什麼？」

蘇百魁道：「在下蘇百魁，是寶通鏢局的鏢師，這個身份，可不可以出這張條具？」

灰衣老者道：「這個，好叫老朽爲難。」

蘇百魁道：「你有甚麼好爲難的！這些生意，本來，都是口頭約定，不着痕跡，難道要皇皇大印蓋上不成。」

灰衣老者道：「蘇百魁，老朽只是一個下人。」

萬壽山揮揮手，道：「這麼辦吧，這個生意我們不接了，請上覆貴東主一聲，要他另請高明。」

灰衣老者道：「總鏢頭，生意既然談了，怎能夠不作，那就由這個蘇鏢頭出個條具，老朽担下這件事就是。」

萬壽山道：「老丈也不用太費心機，鏢局中人，不可出任何條具給你。」

蘇百魁似是很担心生意砸了，低聲道：「總鏢頭，我以私人身份出個條具，大概不會有甚麼問題吧！」

萬壽山道：「不行，咱們鏢局子裏的人，不能由任何人出條具。」

蘇百魁道：「總鏢頭……」

萬壽山冷冷說道：「蘇百魁，行規不容破壞，你如再多口，我立即把你囚禁起來。」

蘇百魁想到他說囚就囚的手段，不禁心頭一震，不敢再多接言。

灰衣老人輕輕吁一口氣，道：「總鏢頭，老朽如拿出數十萬銀子，沒有一點憑證，我該怎麼交代？」

萬壽山道：「你必需信任我們，我們接過比你更大的生意，但都是一句話就算完事，如若貴上故意挑剔，那就只有另請高明，在下言盡於此，老丈如是無法作主，那就請吧！」

這是很明顯的逐客令。

灰衣老者拈鬚沉吟了一陣，道：「好吧！咱們成交了，我先付半數訂金，事後，再付另外的一半。」

萬壽山道：「生意作成之後，咱們不希望再和老丈會面……。」

灰衣老者接道：「總鏢頭的意思是……」

萬壽山道：「一次付淸。」

灰衣老者道：「如是你們辦不成，我豈不是白白的損失了數十萬銀子？」

萬壽山道：「我們接過不少疑難事件，但却從沒有一樣辦不成的，這就是信譽保證。」

灰衣老者道：「總該有個萬一吧，如若你們殺不了斬情女，我們能不能退欵？」

萬壽山道：「這個，在下倒要問一問。」

目光轉到蘇百魁的身上。

不待萬壽山開口，蘇百魁已急急接道：「可以退。」

萬壽山道：「老丈聽到了麼？」

灰衣老人道：「聽到了，貴局中有沒有認識珠寶的人？」

鏢局子裏，自然是有鑒別珠寶的人，萬壽山立刻召來了鑒別珠寶的先生。

這先生姓李，原是出身當舖伙計，對珠寶的估值，自有它的能力。

灰衣老人回顧了在旁的年輕人一眼，道：「打開箱子。」

箱子不大，但一經打開後，立刻有着耀眼生花的感覺。

箱子裏，放滿了珍珠、翡翠。

李先生看得很仔細，一件一件看過，又放回箱子裏。

灰衣老人道：「先生，你看看這一箱珠寶能值多少銀子？」

李先生拈着頦下的八字鬚，道：「如是急着出手，大約可值六十萬左右的銀子。」

灰衣老人道：「總鏢頭，如是信得過你們自己的人，這一箱珠寶的價值，應該夠了。」

萬壽山揮揮手，示意李先生退下，才笑一笑，道：「價值夠了，生意咱們也願意接下來，就是咱們不能出條具。」

灰衣老人道：「總鏢頭這麼堅持，老朽只好讓步了。」

萬壽山道：「這就好說了，閣下可以說出你們的條件了。」

灰衣老人道：「爲了彼此之間，都有一個尺度的活動。我想，我們只要斬情女死亡，三日後，我們來貴局，看個證明就行了。」

林成方突然插口道：「閣下怎麼知道咱們要珠寶，不要銀票，竟然帶了一箱寶珠來？」

灰衣老人笑一笑，道：「老朽活了這一把年紀，就算沒有吃過猪肉，也該見過猪走路了。這種事，自然是證據越少越好。」

萬壽山說道：「生意成交了，兩位可以走了。」

灰衣老人一抱拳，道：「一切仰仗，老朽告辭。」

轉身向外行去。

蘇百魁望着那老者的背影遠去，道：「總座，咱們這一份，要不要換成銀子？」

萬壽山道：「找李先生把這珠寶分成兩份，一份給別人，留下來咱們應該得的一份。」

蘇百魁道：「總鏢頭，小的那一份呢？」

萬壽山道：「你想要什麼？」

蘇百魁道：「我要銀子，銀子雖然有些笨重，但化起來最方便。」

萬壽山道：「你要銀子，先在局子裏支用，以後再算。」

目光一掠林成方，道：「目下咱們應該如何？」

林成方道：「盡快把珠寶送入黑劍門中，要他們派出殺手，咱們的時間不多了。」

蘇百魁站起身子，說道：「對！我得趕緊去。」

這時，那位李先生，已把珠寶分成兩份。一份留下來，那是約值十萬銀子的珠寶。另一份約值五十萬銀子。

林成方沒揭穿蘇百魁從中謀利的方法，笑一笑，道：「蘇兄，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

蘇百魁道：「要！兄弟一個人帶着這麼多珠寶，走在路上，實在是也不放心。」

林成方道：「好，我送你去一趟。」

兩個人，由蘇百魁提着那一個珠寶小箱子，又到了公平當舖。

仍在那一間廳中，獲得接見。

竹簾傳出了威氣凜重的聲音，道：「帶着珠寶來了？」

蘇百魁道：「珠寶在這木箱之中，請大駕過目，多餘的，我還要帶回寶通鏢局子去。」

簾內人道：「你打開箱子。」

蘇百魁依言打開。

竹簾掀動，一個青衣人緩緩行了出來，檢查了一下珠寶，說道：「珠寶不錯，件件皆眞貨。」

簾內人道：「價值好多？」

青衣人道：「四十八萬左右。」

寶通鏢局子的賬房，和這青衣人的估價相差不多，只是這青衣人的估價，更精細一些。

蘇百魁道：「多了八萬出來。」

簾內人道：「這是別人交來全額珠寶。」

蘇百魁道：「一切都照你的吩咐辦的。」

回答的話說得很含糊，但却叫人聽起來，十分舒適。

簾內人道：「好！撿出八萬銀子的珠寶，還給他們。」

青衣人動手去撿珠寶，蘇百魁却急急說道：「慢着。」

簾內人道：「甚麼事？」

蘇百魁道：「八萬珠寶，我們出手不易，所以，我想要銀票。」

簾內人道：「也好！珠寶帶進來，開八萬銀票給他們。」

蘇百魁道：「最好開兩千兩銀子一張的，我們用着方便。」

簾內人未置可否，却轉變了話題，道：「僱主有什麼條件？」

蘇百魁道：「他們要寶通鏢局子的約書，收據，但萬總鏢頭不肯開。」

簾內人道：「那很好，咱們接下這票生意，已經吃大虧……。」

蘇百魁道：「怎麼回事？」

簾內人道：「斬情女行情看漲，現在，已到了百萬銀子的身價，咱們殺個價值百萬的人，但却四折收費。」

蘇百魁很怕這票生意砸了，急急說道：「但咱們已經接下了這票生意，信用第一，千萬不能退回去，對麼？」

簾內人道：「一言爲定，生意既然接了，咱們自然不會退，你八萬銀票也可以照拿。」

蘇百魁暗暗吁一口氣，道：「這就是了，那位僱主，原本希望我們在三日之內，把斬情女的人頭，送往四海鏢局子……。」

簾內人哦了一聲道：「好陰險的主意。」

蘇百魁道：「不成麼？」

簾內人道：「你可知道，斬情女現在何處麼？」

蘇百魁道：「不知道。」

簾內人道：「就在徐州，他就在凝翠樓，而且，請了四海鏢局子的人，保護他的安全，那人要咱們把人頭送到四海鏢局子裏去，豈不是太過捉狹麼？」

蘇百魁笑一笑，道：「以後僱主改變了心意，不論咱們用什麼方法，只要殺了斬情女就行，能證實她死亡了，咱們就算完全了這票交易。」

簾內人道：「三日時限，我們自會完成交易，兩位還有別的事麼？」

蘇百魁道：「沒有了。」

簾內人說道：「沒有別的事，兩位可以走了。」

蘇百魁道：「還有點小事，那銀票……」

簾內人道：「到外面櫃台上，他們自會交給你。」

行到櫃枱處，果然有人送上來八萬銀子的銀票。

那是山西柳福記錢莊的銀票，唯一不合蘇百魁要求的是每張銀票是五千兩銀子。

離開了公平當舖，蘇百魁立刻把銀票分成了兩份，一份交給了林成方，道：「林兄，這是外快，咱們一人一半。」

林成方本想拒收，但想一想，數萬銀子，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可以救濟不少人的，再說，銀子放在蘇百魁的手裏，完全被他糟塌了，作不出一件好事。

何況，拒不收下，還可能引起他的疑心。

心中像風車一般，打了幾個轉，笑一笑，道：「這樣吧！你蘇兄出力多，多拿一些，兄弟只收三萬銀子。」

取過了三萬銀票。

蘇百魁雖然有些心痛三萬銀子的損失不小，但他還是很高興，哈哈一笑道：「林兄弟，咱們這樣合作經營，只要一兩年，咱們哥兩個，都要變成了百萬富豪，然後，找一個很幽靜的地方，蓋上一座大莊院，僕婢如雲，隱姓埋名的一住，好好的過幾年清靜的生活。」

林成方道：「是啦！這一切全要靠你蘇兄對兄弟的提携才是。」

蘇百魁道：「這也是咱們哥倆有緣，一見如故。」

兩人一路行去，談得很投機。同行回寶通鏢局子。

林成方沒有把蘇百魁從中揩油的事，告訴萬壽山，他明白，萬壽山人太方正，難免會對蘇百魁有些懲罰，至少，也會在言語之間，諷刺他幾句。

兩人關在總鏢頭的房中議事，參與的，還有一位高空雁。

這位俊美的啞子少年，手中執着一管筆，傾聽兩人的談話，遇有不妥之處，立刻寫出自己的意見。

他展現了個人的才華。

萬壽山，林成方心中都代他可惜，這樣一個人，怎會是個啞子。

也許，他太英俊了，上天有些妬忌他，使他成爲一個啞子。

一番計議之後，萬壽山決採納了高空雁的意見，暗中對四海鏢局示警，使他們調動更多的高手，保護斬情女的安全。

林成方，高空雁，也決心混入凝翠樓中，去看看四海鏢局的佈置如何。

四海鏢局子的阻力愈强，他們發現黑劍門的隱密機會愈大。

霹靂刀王榮接過了警告，那是一張白箋，上面說明了三日之內，有人要殺斬情女，存心砸四海鏢局的招牌。

示警一事，由高空雁出手，夜入四海鏢局徐州分局，在王榮的住處留下警束。

警束上說的明白，要他看後燒去。

來無踪，去無影，夜入四海鏢局出入一趟，如入無人之境。

不用再露什麼驚人的武功，這已使王榮震動異常，燒去警束，又選了兩個精幹的鏢師和四名機警的趟子手，立刻趕往凝翠樓。

同時，放出飛鴿，飛報總局，請求派遣高手支援。

高空雁那一手太漂亮，使王榮一點托大之心，完全消失。

原來戒備已很森嚴的凝翠樓，更加森嚴。

事實上，除了四海鏢局的防衛之外，斬情女也有個準備。

陰陽雙劍，鈴鏢田昆，三尺金童丁盛，也在全力防護。

陰陽雙劍在外圍，日夜都在凝翠樓大廳上喝酒，飲茶，只要有可疑人從大門進來，都無法逃過他們的雙目，四海鏢局的人，佈在斬情女所住的跨院四周，跨院內，還有田昆，丁盛，這應該是一道銅牆鐵壁的防衛。

但王榮仍然帶着人親自趕來。

這時刻，正是四更左右。

凝翠樓這時刻燈火已熄，重樓叠閣，都籠罩在一片深沉的夜色之中。

王榮還未到斬情女住的跨院，暗影中已閃出了兩個人攔住去路。

是四海鏢局子中人。

四海鏢局子的人，自然認識分局主，一欠身，道：「局主。」

王榮神情肅然道：「有什麼變化麼？」

迎上來的，是四海鏢局的一位鏢師，一欠身，道：「回局主的話，沒有動靜。」

王榮輕輕吁一口氣，道：「小心一些，我又帶來了一些人手……」

只聽田昆的聲音，由跨院中傳了出來，說道：「是局主麼？難得深夜駕臨，何不請入小坐。」

王榮道：「夜深了，明日再來吧！」

斬情女的聲音，緊接着傳了過來，道：「長夜漫漫人難寐，王局主來的正好，請入小息，順便一敍。」

王榮道：「盛情難却，王某人恭敬不如從命了。」

吩咐隨來的鏢師，熟悉形勢，舉步行入跨院。

木門呀然而開，延入廳中，見亮起了一盞燈火。

田昆等候在跨院門前，斬情女着長衫男裝却挺立在正廳階前。

把王榮讓入正廳，落了座位，斬情女親自獻上了香茗細點，笑道：「王局主深夜駕臨，叫小弟好生感動，深夜之間，無美酒佳餚迎賓，吃一點香茶、粗點，聊表敬意。」

王榮苦笑一下，道：「閣下深夜不寢，想必有何不對麼？」

斬情女道：「雖無警兆傳來，但小弟却有惶惶不安之感，唉！也許是我焦慮了就誤行程，憂心所致。」

王榮雙目盯注在斬情女的身上，緩緩說道：「公子，照咱們相約之言，王某人本來不該多問，不過，今夜中局子裏發生了一塲前所未有的怪事，使王某開始感覺到事態嚴重。」

斬情女道：「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王榮道：「說來慚愧，王某人走了大半輩子江湖，從來沒有過上述這等事，竟然有人留束給我……」

斬情女呆了一呆，接道：「眞有此事？」

王榮道：「對王某而言，這實在是一塲奇恥大辱，王某總不能自己編一番謊言來，自取其辱。」

斬情女沉吟不言。

田昆却輕輕咳了一聲，道：「王兄，沒有發覺那留束之人麼？」

王榮道：「沒有，要是發覺了，王某人心中也會好過一些……」

他似乎不願細說詳情，話題一轉，接道：「這就使王某人感覺到事態嚴重，所以，我已經飛鴿傳書，報到總局，但算算時間，一切順利，再加上本局中四匹重金購得的快馬，全部出動，也要到明天入夜時分，才能趕到，稍有失錯，就要第二天中午時分，才能到此。」

斬情女道：「難得王局主如此相顧，在費用之上，兄弟可以加多一些。」

王榮道：「費用不必再加，不過，在下是有一個不情之求，希望閣下相告。」

斬情女道：「王局主請說！」

王榮道：「我想知道，諸位的眞正身份，這樣對諸位和在下，都是一件好事。」

斬情女回顧了田昆一眼。

田昆笑一笑道：「王兄突然間提到此事，想是必有緣故了。」

王榮道：「目下事情已明顯，如那留束隱者所示，動諸位的可能是江湖上知名殺手。」

斬情女道：「可是黑劍門？」

王榮道：「雖束上未說清楚，但看樣子，大概不會錯了，王榮的眼睛不瞎，我也看得出諸位都是有着一身武功的人，閣下今夜中肯予坦然相見，還望掬誠以告，本局既然接下了這宗生意，我們已別無選擇，只有硬着頭皮幹下去，就算因此和黑劍門結下仇，王某人，也甘願挑上這個担子，但我不希望被蒙在鼓裏。」

田昆輕輕吁了口氣，道：「王兄，這事很重要麼？」

王榮道：「很重要，對方知道要殺的什麼人？但我們保護的却不知道什麼人？只此一樁，我們在人手安排之上，就未免有着不如對方靈活之感。」

斬情女笑一笑，道：「說出來，你會不會改變心意，不再受保？」

王榮道：「我已如騎上虎背，現在，就算想下來，爲時已晚。」

斬情女道：「你可看出了什麼可疑！」

王榮道：「有……看公子不像男人，男人不該有你那麼一股秀麗之氣。」

斬情女一下子恢復了女子聲音道：「你猜得不錯，我是女人。」

王榮道：「想來，還是一位大大有名的女子才行。」

斬情女道：「小妹斬情女。」

王榮呆了一呆，道：「你？就是名動天下的斬情女？」

斬情女道：「我可是有些不像？」

王榮不自主的打量了斬情女兩眼，道：「聽說姑娘貌如春花，嬌艷動人。」

斬情女道：「那是江湖上的所言，不過，我自己也覺着長的不算太壞，要不要我洗去易容藥物，恢復了女裝，給你看看。」

王榮沉吟了一陣道：「姑娘女扮男裝，欺騙了我們，在鏢行這一門規矩而言，我們可以拒保。」

斬情女道：「哦……」

王榮道：「不過，在下覺着事實已成，再拒保似乎是表示出了四海鏢局子的怯弱，所以，我準備硬着頭皮撑下去了。」

斬情女道：「王兄，要小妹如何謝你，只管吩咐一聲。」

王榮歎口氣，道：「這就不敢當了，但在下却希望能瞭解一下，你姑娘究竟和甚麼人結下了仇。」

斬情女道：「我從開封來，一路上發生了不少的事故，想來，貴局早已聽到了。」

王榮道：「嗯！寶通鏢局子一下成名，如若傳言是實，寶通鏢局的人，確然不錯。」

斬情女道：「小妹可以奉告，那是事實，寶通鏢局子的總鏢頭，和一位姓林的鏢師，武功之高，大出了人的意料之外。」

王榮道：「姑娘既和他們有過一次交易，爲什麼這一次不肯和他們再做下去。」

斬情女道：「寶通鏢局人手太少，除了總鏢頭和一個姓林的鏢師之外，再無其他人可用，所以，他們不敢再接下這次坐地鏢。」

王榮道：「姑娘，你投保本局之前，是否已得知有人要殺你。」

斬情女道：「老實說，我不知道，我只是心中有些懷疑而已。」

王榮道：「你投保五至七天，以後的日子又如何呢？」

斬情女道：「我總不能要你們保我一年，就算我肯出這些銀子，只怕你們也不肯接受，對麼？」

王榮緩緩站起身子，道：「事情涉及黑劍門，在下也覺着有些意外，這件事，眼下似乎是已超越過我的權限，我準備把事情報到總局裏去。」

斬情女道：「如是你們總局不同意你保我們這一趟坐地鏢呢？」

王榮道：「鏢已經接了下來了，我想，其咎在我，四海鏢局，大概還不會塌這個台！」

斬情女道：「大概不是一定，萬一總鏢局拒絕呢？」

王榮道：「姑娘的意思是……」

斬情女接道：「小妹暫時不準備換去男裝，你何不作聾裝啞。」

王榮沉吟了一陣，說道：「姑娘，四海鏢局能够在江湖上闖出這樣的名聲，老實說，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那位總鏢頭，和兩位副總鏢頭，都不是簡單人物，他們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觀察事物，料斷敵情，都有過人之處。」

斬情女道：「所以，王兄最好不要揭穿這件事，由貴局總鏢頭或是副總鏢頭，揭穿此事，不但，可以使他們一露才華，也替你王兄預留了退步。」

王榮思索了一陣，拱手笑道：「姑娘眞高明。」

斬情女道：「王兄既然已接受小妹的奉告，何不再多坐片刻。」

王榮笑一笑，人又坐了下去。斬情女又親手替王榮加過香茶，捧了過去。

王榮看到一雙纖巧的手，好美的一雙手。

斬情女若有意若無意的，在捧上香茗時，碰到了王榮的手。

雖然是那麼輕輕一觸，但王榮感覺到那隻手好柔，好滑。

像觸電一樣，王榮心頭不自禁的震動了一下。

斬情女笑一笑道：「王局主，咱們就這樣決定了，你王兄帮我的忙，我總不能害了你，何不讓小妹擔起來，欺騙貴局這個罪名呢？」

王榮道：「是！姑娘說的是，在下裝作不知道就是了。」

斬情女道：「王兄，小妹還有一個建議，不知道王兄是否願意聽？」

王榮道：「姑娘請說！」

斬情女道：「寶通鏢局的萬總鏢頭，林鏢師的確是難得的人才，王局主如肯出面，要求他們聯保，可以更有把握一些。」

王榮道：「這個，很爲難了。」

斬情女道：「爲甚麼？」

王榮道：「四海鏢局在江湖上的聲譽，如何能開口要人聯保。」

斬情女道：「王局主，費用方面，我可以另外支付，王局主如肯賣一次面子，小妹感激不盡。」

王榮面現難色，沉吟不語。

斬情女又道：「王兄，這一次如眞是黑劍門出手，事情是很麻煩，他們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王榮道：「我擔心的是總局的人，希望他們盡早趕到，如是要在下相信那個留束，那留束說的明白，他們只有三四天的時間，過了這三四天，黑劍門就不會再行下手了！」

斬情女道：「王兄，恕小妹多問，那位留

束示警的是什麼人?」

王榮道：「沒有見到他!」

斬情女道：「難道留柬上，沒有留名?」

王榮道：「沒有，那上面沒有留名，也沒有留什麼圖記。」

斬情女道：「那你爲什麼要信任他?」

王榮道：「四海鏢局，豈是任何隨意出入的，他能神不知，鬼不覺的把這封信，送到我那裏，而且，我還在房中睡覺，單憑這一份能耐，就無法叫人不信他。」

斬情女道：「王兄，小妹也說明了身份，希望咱們彼此之間，能够無所不談。」

王榮道：「好!你有什麼話，不妨，只管說。」

斬情女道：「聽說黑劍門中人，接下了殺人的生意，根本就沒有失過手。」

王榮道：「我也聽過這麼一個傳說。」

斬情女道：「貴局是當今第一大鏢局，不知是否和黑劍門中人交過手?」

王榮道：「沒有，目前爲止，敝局還沒有碰過黑劍門中人，不過……」

斬情女道：「不過什麼?」

王榮道：「總局中，有過一道通令，那就是，要盡量避開黑劍門，不論這生意的利潤有多麼優厚，都不准接下這筆生意。」

斬情女道：「王兄，但小妹的事……」

王榮接道：「問題在我已經接下來了，沒有法子不硬着頭皮認下去。」

斬情女道：「你對總局準備如何交代?」

王榮道：「我如說明這件事，總局可能會要我退保。」

斬情女道：「王兄總不能塌這個台吧?」

王榮道：「所以，我準備直接挑起這個擔子，先不講明白，等到木已成舟，總局就是想反對，也是無法了。」

斬情女道：「我很感激王兄的帮忙，小妹這裏，也有幾個可以擔當大任的高手，如是你王分局主的面子，能够請來寶通鏢局子的人手相助，那就更好了。」

王榮苦笑一下，道：「我已經騎上了虎背，就算現在想下來，爲時已晚，所以，只好頂下去了……」

語聲一頓，接道：「姑娘再三推荐寶通鏢局子，想來，他們定有過人之能，不論事情如何，明天，我去一趟寶通鏢局子就是。」

斬情女道：「好!咱們就這麼一言爲定，明日午時，我聽候王兄的回信。」

她對四海總鏢局派來高手一事，似是看得很淡。但對寶通鏢局子裏的人，却是十分重視，這就引起了王榮的好奇。

喝一口茶，王榮緩緩說道：「姑娘，寶通鏢局，在江湖算不上大鏢局，老實說，連中上的等級，也算不上，鏢師的月俸，大概也不會很好，怎麼姑娘對他們似乎是很看重?」

斬情女道：「那是因爲我和他們有過一段時間的相處，我知道他們廟小神通大，幾位鏢師，都具有第一流的身手，他們沿途保護我渡過中原武林道上十道埋伏，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王榮道：「這個我知道，寶通鏢局這一次很露臉。」

斬情女微微一笑，道：「王兄，你久住徐州，眼皮寬，識人多，但不知能不能和黑劍門接上頭。」

王榮道：「姑娘要幹什麼?」

斬情女道：「我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聽說……黑劍門那個組合，是一個計價取命的組合，他們只管收銀子，而不管顧客的身份……」

王榮道：「不錯，江湖上，有這麼一個傳說。」

斬情女道：「所以，我要和他們接上頭，多出些銀子，讓他們去殺僱他們殺我的人。」

王榮沉吟了一陣，道：「聽說黑劍門在徐州設有分舵，不過，沒有幾個人知道，再說，區區也反對這種做法。」

站起身子，接道：「矇騙總局，兄弟內心中已極難過，不過，事後，我會自請處分，接洽黑劍門的事，萬萬不可。」

斬情女笑道：「小妹也不過說說氣話罷了，王兄不用放在心上。」

王榮一抱拳，道：「夜色已深，在下告辭了。」

斬情女道：「明日中午，小妹準備盛筵，恭候大駕，王兄千萬賞光。」

王榮道：「好!如若沒有特別事故，在下定會叨擾。」

送走了王榮，斬情女皺起了一雙眉頭，道：「田兄，看來，事情很麻煩了。」

田昆神情肅然的點點頭，道：「黑劍門，如若眞的接受了委託，咱們活命的機會就很少了。」

斬情女道：「你怎麼完全沒有一點自信了呢?」

田昆道：「你也明白，黑劍門接下的生意，從來沒有失敗過。」

斬情女：「你可是有些怕了。」

田昆道：「妳不怕麼?」

斬情女怔了一怔，點點頭，道：「我是有些怕，不過，我知道萬壽山和林成方不怕，非想得法子，拖他們下水不可。」

田昆道：「萬壽山，林成方，只怕不一定會賣王榮的面子。」

斬情女道：「我也這樣想，所以，咱們要想個辦法!」

田昆道：「什麼辦法?」

斬情女道：「如是我說出來，咱們也不用再想了。」

田昆微微一笑道：「王榮加派了不少的人來，咱們在這地方的佈置，也都完成，可以放心的睡一會了。」

斬情女道：「睡不着時，多用點心機，想想咱們應該如何防備。」

田昆沉吟了一陣，道：「聽說黑劍門，還有一個習慣。」

斬情女道：「什麼習慣?」

田昆道：「他們不會把生意的時間，訂的很長。」

斬情女道：「這個，我也聽說過。」

田昆道：「所以，姑娘的凶險日子，也不過是五七天罷了，只要咱們能躲過這幾天，那就行了。」

斬情女道：「田兄，有一件，只怕你沒有記得清楚。」

田昆道：「甚麼事?」

斬情女道：「黑劍門接下的生意，還沒有失敗過，他們在一定的時間內，都完成了殺人的計劃。」

田昆道：「照一般情形而言，黑劍門決不會在今夜下手，大概他們也要先摸摸咱們的佈置。」

突然放低了聲音，說出一番計劃。

斬情女沉吟了一陣，道：「我們不能低估黑劍門，這辦法是好，但要再多一個替身。」

田昆道：「夜色已深，明天，我們就找個替身回來。」

× × ×

第二天一大清早，王榮果然拜訪了寶通鏢局。

接見王榮的是萬壽山和林成方。

王榮開門見山的說出了來意，道：「敝局很希望和貴局合作一次生意，而且，那位顧客也是由貴局保到了徐州來的。」

林成方說道：「王分局主可是說的那個斬情女?」

王榮道：「對，正是斬情女。」

萬壽山微微一笑，道：「四海鏢局子，是天下知名的大鏢局，有貴局出了面，難道還用得着我們帮忙。」

王榮道：「斬情女一再請求，要貴局參與此事，王某人特來拜訪，還望萬兄，給兄弟一個面子!」

萬壽山沉吟了一陣，道：「不瞞分局主說，斬情女也和咱們交談過，但却被我一口拒絕了。」

王榮道：「貴局既然由開封把她保送到徐州，爲甚麼竟撒手不管?」

萬壽山道：「咱們接下這個生意時，不知道她的身份……」

王榮接道：「兄弟也吃了這個虧，等知道她是誰時，已經騎上了虎背，只好硬着頭皮頂下去。」

萬壽山笑一笑道：「貴局實力强大，和寶通鏢局子不同，我們小局子，上下不過十幾二十個人……」

王榮接道：「萬兄，兄弟此次前來，受了斬情女再三的重託，萬兄能否賞臉，還望給兄弟一個明確的答覆。」

萬壽山皺皺眉頭，道：「老實說，敝局已拒絕了斬情女在先，但王兄開了口，咱們的確很爲難……」

王榮接道：「如是確有碍難之處，兄弟也不便强求，在下告辭了。」

萬壽山道：「王兄慢走。」

王榮道：「萬兄還有甚麼吩咐?」

萬壽山道：「咱們可以拒絕斬情女，但却不能拒絕你王兄。」

王榮道：「萬兄的意思是……」

萬壽山道：「本來，敝局想接一趟鏢，王兄，咱們人手少，接下一宗生意，就要全局子動員，好在，這生意，我還沒有答應，現在，兄弟決心推掉它。」

王榮道：「這個，這個……」

萬壽山接道：「日後，咱們對貴局，還有仰仗之處，所以，敝局決定接受王兄之邀。」

王榮道：「萬兄如此賞臉，兄弟感激不盡，好在這只不過六七天的時間，萬兄可把生意向後推延個十天半月，就可以兩全其美了。」

萬壽山道：「這趟鏢走不走，事情不大，咱們既然答應了王兄，就當全力以赴，不過，我們人手少，兄弟只能把敝局中一位最好的鏢師派過去。」

王榮道：「萬兄派甚麼人去?」

萬壽山道：「就是這位林鏢師。」

王榮道：「斬情女也提過，林鏢師的身手很高明，兄弟這裏先謝過了。」

萬壽山道：「王兄看看要他幾時過去?」

王榮道：「越快越好，午飯在我們凝翠樓吃。」

萬壽山道：「好，中午之前，我要他向王兄請命。」

王榮道：「不敢，不敢，大家合作。」

送走了王榮，萬壽山覺着有些好笑，想不到寶通鏢局經手僱人刺殺斬情女，如今又要派人去保護她的安全。

心中念轉，目光却轉到了林成方的身上，道：「成方，你都聽到了，意下如何?」

林成方道：「晚輩正在想，咱們該不該通知黑劍門一聲?」

萬壽山道：「通知黑劍門，爲什麼?」

林成方道：「以黑劍門耳目的靈敏，只要咱們的人一進凝翠樓，黑劍門就必會得到消息，如不通知他們一聲，必將引起他們懷疑!」

萬壽山道：「這也有理，但派誰去呢?」

林成方道：「蘇百魁，要他通知黑劍門中人，就說四海鏢局子出面邀請，爲了同行之間的情面，不便拒絕，只好派人參與，再告訴他們四海鏢局子已經飛鴿傳報總鏢局，聽說總局已經答應加派高手，趕來赴援。」

萬壽山道：「好!這件事，我這就叫蘇百魁去通知黑劍門，但咱們局子裏，只派你一個人去，是不是太孤單了一些。」

林成方道：「晚輩可以斷言王榮肯找上咱們這地方來，請咱們派人合作，必是斬情女一力主張，而且，她也會告訴王榮，指定要總座和晚輩受邀，派我一個人去最好，對黑劍門和斬情女，都算有個交代。」

萬壽山道：「嗯!」

林成方道：「不過，有個人不能揹着!」

萬壽山道：「誰?」

林成方道：「高空雁，這人雖然不能說話，但他的智慧，武功，都是一流中的頂尖人物，這一點不用總座費心，我和他商量出一個辦法來!」

萬壽山道：「他用什麼身份去?」

林成方道：「客人。凝翠樓是座大客棧，有酒，有菜，有女人，甚麼人都可以去，高空雁可用客人的身份投宿凝翠樓。」

萬壽山道：「這辦法不錯，你們仔細的商量，如何彼此呼應，我要韓二也改扮一下，陪他同往。」

林成方道：「這就方便了。」

兩人又計議了一陣，蘇百魁已經歸來。

萬壽山對蘇百魁很客氣，一面讓坐，一面說道：「黑劍門怎麼說?」

蘇百魁道：「我轉告了總座的意思，說四海鏢局子人出了帖邀請咱們，總座很爲難，不知道是否應該答應?」

萬壽山道：「好極啦，他們怎麼答覆。」

蘇百魁道：「他們說要帮忙，就全力帮忙，免得露出破綻。」

萬壽山點點頭，道：「他們對四海鏢局子派來的援手，如何評論。」

蘇百魁道：「他們說的很輕鬆，就算四海鏢局子高手盡出，也無法阻止他們。」

萬壽山道：「好!你的辦法很好，這樣，我就放心。」

高空雁和韓二這一檔走的很隱密，韓二又經過一番仔細的改裝，成了一個五十六七歲的老人，一臉雪花白鬍子，遮去了本來的面目，高空雁却仍是本來面目。

林成方晚了高空雁一步離開鏢局子，勁裝佩劍，大搖大擺的進了凝翠樓。

早有人在凝翠樓門口迎候，帶着林成方進入跨院正廳。

斬情女一身男裝，迎於階前，笑道：「林兄，還能不能認出來小妹的樣子?」

林成方道：「姑娘的易容術不錯，如非姑娘先招呼，在下決認不出。」

斬情女讓林成方進入廳中，賓主落座。

正廳中只有三個人，斬情女，林成方和王榮。

斬情女道：「他們去辦點事，晚一會才能回來。」

林成方道：「哦!」

斬情女道：「想不到一件事，眞的發生了，他們僱了黑劍門的殺手，取我性命。」

林成方道：「事情很意外，不過，在下已聽王兄說過了。」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五霸七雄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醉鄉賦比翼　榆關覓連理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雲夢世家」的掌門家主楚仲胥以爛銀火尖雙槍，對抗「天台野叟」沙天行的一柄長刀，兩人殺得難分難解，不分勝負，彼此都識笑對方的武功平平。楚仲胥傲然聲稱尚有十二飛矛還未使出，沙天行正待答話，萬心玄突然而至，接口諷刺楚仲胥，沙天行一見萬心玄，立時面帶喜色，而楚仲胥却不認識萬心玄，由於他身爲「雲夢世家」的掌門家主，且藝業不俗，平素相當心高氣傲，聽到萬心玄語意哂薄，登時大怒，轉向萬心玄挑戰，以十二飛矛先後飛攻對方、萬心玄身法靈活，避開飛矛，然後以「玄陰煞手」反擊，楚仲胥不敵，終於倒下……

沙天行聞言，剛一縮手，萬心玄又向他苦笑叫道：「大哥快點和我出趟『山海關』吧，我還有椿天大噩耗，必須向你報告！」

他話音落處，人巳騰身拔起，弄得沙天行只好帶着滿腹驚疑，急急尾隨萬心玄而去！

楚仲胥身受「玄陰煞手」重傷，臟腑翻騰，連羞帶怒，一下便暈了過去。

等到他漸漸恢復知覺，耳邊所聽得和聲問道：「仁兄是被何人所傷？從你插在地上的『爛銀雙槍』看來，莫非閣下竟是號稱『銀槍之雄』的『雲夢世家』的楚家主麼？」

楚仲胥知道被人援救，口中清香，似是剛服了什麼靈藥，遂微睜雙眼，看出站在自己身邊，殷勤探問的，是位比自己更年輕，更瀟洒的白衣文士！

他吸了一口長氣，覺得尚可支持，遂點頭說道：「在下正是楚仲胥，請教兄台怎樣稱謂？……」

白衣文士笑道：「小弟柳延昭……」

原來柳延昭所走路徑，與萬心玄相同，惟因沿途注意打聽探問秦文玉、蕭克英二女，暨孟賛、焦艮蹤跡，以致反而遲了一步！

他行至此處，發現楚仲胥暈倒地上，又從銀槍，飛矛等物，猜出可能是雲夢世家家主，遂喂服丹藥，將他救醒。

如今，「柳延昭」三字方出，楚仲胥巳「哎呀」一聲道：「楚仲胥聽得舍妹楚仲琳告知，柳兄在『金剛寨』大會上，以神功絕藝，鎭壓羣雄，俠骨仁心，使人欽敬，我……我……我想拜……拜托你一件事……事兒……」

這位「銀槍之雄」的臟腑內傷太重，雖被柳延昭救醒，並服以靈藥，仍然中氣極弱，說起話來，都有點力不從心！

柳延昭道：「楚兄有何事相托？你最好暫不說話，莫動忿怒，先調氣行功，將息將息……」

楚仲胥早巳覺察自己的內傷嚴重程度，苦笑接口說道：「小弟內腑重傷，生望已絕，周……周身如墜冰窟！寒……寒……寒透骨髓，委實痛……痛苦已極！加上本身已無法提聚眞氣，想……想……想請柳兄在……心窩『七坎穴』上，替……替我補點一指……」

他邊自說話，邊自己冷得面色青紫，全身發抖！

柳延昭劍眉一皺，在楚仲胥身畔盤膝坐下，伸手把住「寸、關、尺」，替他細診脈象！

楚仲胥嘆道：「柳兄不……不必費心，內腑幾碎，寒毒難禁，你就早點助我解脫了吧……」

柳延昭聽他兩度提到寒毒，加上診出脈象中的奇異情況，遂恍然有悟地，目注

楚仲胥道：「楚兄，你莫非遇見了『七煞』中最爲厲害狠毒的『笑面人屠瀟洒殺手』萬心玄，是傷在他的『玄陰煞手』之下麼？」

楚仲胥似乎有點「廻光反照」地，中氣突足，點頭答道：「柳兄高明，法眼無差，請你於助我解脫後，將今日情況隱匿，莫告舍妹，因她性如烈火，功力又懸殊太甚，若去尋仇，必又平白喪失性命！」

柳延昭向楚仲胥搖了搖頭，面含微笑地，加以安慰道：「楚兄莫要老是動這解脫不祥之念，我要你暫回『雲夢』，苦煉神功，日後親手向萬心玄湔雪此恨！」

楚仲胥苦笑道：「柳兄盛情，固然可感，但我生機巳絕……」

柳延昭微微一笑，目閃神光，軒眉接口說道：「他有傷人手，我有回天力，誰說楚兄的生機巳絕？」

楚仲胥嘆道：「萬心玄的『玄陰煞手』，據說傳自大荒，無人能解……」

柳延昭含笑道：「怎說無人；楚兄文采風流，總該聽說過『虎項金鈴，繫者能解。』……」

他說話間，回手入懷，把萬心玄在燕山與自己三陣較技，第一陣拳法成和，第二陣輕功落敗，因突有要事，提議把第三陣兵刃之戰暫作保留時，所給的那粒獨門解藥取出……

楚仲胥驚道：「解鈴原是繫鈴人，莫非柳兄與萬心玄竟……竟有甚深關係？」

柳延昭笑道：「薰蕕難共器，冰炭不同爐，我不是與萬心玄有甚深厚關係，而是曾和他打過一場賭兒，才贏得這粒『玄陰煞手』的獨門解藥！」

他看楚仲胥內傷極重，彷彿巳到「廻光反照」地步，而另一位曾受「玄陰煞手」傷損的「巾幗之雄」秦文玉，尚不知人在何處，遂權衡輕重，決意先救下這位「雲夢家主」再說。

主意既定，立即把那粒丹藥，遞向楚仲胥的口邊，含笑說道：「這是萬心玄親手輸給我的『玄陰煞手』獨門解藥，楚兄請安心服用，我再隔體傳功，助你一口眞氣，你便可度過一刦！」

常言道：「螻蟻尚且貪生，爲人豈不惜命」？楚仲胥聞得是萬心玄「玄陰煞手」的獨門解藥，自然心中狂喜地，立即服食下去。

柳延昭伸出右掌，貼住楚仲胥的「脊心穴」，緩緩傳入眞氣，助他引導藥力，散達四肢百骸！

但隔體傳功未久，柳延昭突覺有異，臉色大變！

因爲楚仲胥甦醒後，先是由於難禁寒毒，全身抖顫，後來像是「廻光反照」，才好了一點，但如今經柳延昭喂藥傳功後，却不僅未見好轉，反而又顫抖起來，並比先前顫抖得還要厲害！

他大驚之下，失聲問道：「楚兄，你服藥後，心……心中覺得怎樣？莫……莫非仍是寒威難祛？……」

楚仲胥咬牙道：「萬心玄人稱『笑面人屠』，心狠手辣無比，柳……柳兄恐……恐怕是上……上了他的當兒……」

柳延昭也知不妙，趕緊自楚仲胥背後，縮回右手，準備改點他「三元大穴」，先穩住傷勢再說。

那知手掌才撤，所傳眞氣一斷，楚仲胥低低「哼」了一聲，竟似施展極上乘的「縮骨神功」般，全身急遽收縮！

柳延昭鋼牙猛挫，欲救無方，竟眼睜睜地，看着這位「雲夢家主」，「銀槍之雄」楚仲胥，在眨眼之間，骨肉齊消，化作了一灘血水！

事情明瞭了，萬心玄叫自己持以解救秦文玉的不是解藥，而是化血封喉的穿腸毒藥！不過，此人太以陰毒，他是在毒藥以外，加了層用上好解毒藥物所作外殼，才使自己雖經細心驗看，仍然無法覺察！

尚幸自己不曾找着秦文玉，未令萬心玄得逞凶謀，但却陰錯陽差地，把楚仲胥害得身遭慘死！

這時，柳延昭眞是欲哭無淚，心中難過到了極處！

因爲，雖然自己不曾路過巧遇，下手解救，楚仲胥身受「玄陰煞手」重傷，也屬必死無疑，但他直接死因，却是自己的中人毒計，誤投藥物！

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這種情況，自使柳延昭對於楚仲胥負担了精神之上的極大歉疚！

萬心玄外藥內毒的毒力太強，楚仲胥骨肉盡化，只在血水中殘留了一些毛髮牙齒，以及零碎衣物。

柳延昭想爲他妥爲埋葬，都告無從，只有先挖了一個淺坑，再拔起插在地上的那對銀槍，拾回十二根紅尖銀桿短矛，連同血水殘衣，準備替這「雲夢世家」的一代家主，築上一個衣冠兵器塚兒，留待他親友等人，日後加以憑弔！

但就在即將掩土之際，柳延昭劍眉忽剔，又從血水中，拾回一根短矛，擦拭乾淨，收在身畔。

然後，掩土築墳，削石爲碑，並在碑上鐫了「雲夢大俠銀槍之雄楚仲胥墓」字樣。

最後，柳延昭深施一禮，肅立墳前，向這三尺黃土，許下了兩樁心願：

第一樁心願是他對誤投毒藥，害死楚仲胥之事深爲致歉，爲了彌補這項歉疚，柳延昭許願必殺萬心玄，爲楚仲胥報仇，並還儘量利用所取回楚仲胥那根慣用暗器——紅尖銀桿短矛，作爲替他雪恨之物。

第二樁心願是他立欲爲楚仲胥盡力扶持他唯一妹子「女溫侯」楚仲琳，加以成全造就，使她接掌「雲夢世家」門戶，甚至於獲得良好歸宿！

說也奇怪，在柳延昭許願之際，楚仲胥的墳頭上，便起了一陣極輕微的羊角旋風，捲得一些細沙落葉在風中胡旋亂舞！

直等柳延昭把心願許畢，這股旋風，也立告漸漸散去。

柳延昭看在眼中，好生傷感地，又向墳頭把手一拱，含淚嘆道：「楚兄英靈不遠，鑒此精誠，今後，凡屬『雲夢世家』之事，只要柳延昭力之能及，無不視爲己任！」

料理楚仲胥後事既畢，柳延昭自然還是趕奔「山海關」，期望找到盟弟孟賛、焦艮，與秦文玉、蕭克英等友好，免得他們爲自己身中奇毒之事，担心焦急！

該地距離「山海關」，約莫二三百里

途程，葬畢楚仲胥，已是黃昏，柳延昭遂不想覓店投宿，打算仗恃輕功，來個徹夜飛趕，天明便可到達。

誰知才走不久，天時便變，降下了傾盆大雨。

武功再高，也只可凝聚罡炁，避敵一時，無法長期禦雨。

故而，相當瀟洒的「乾坤聖手四海游龍」，在這下得不停，來勢極猛的傾盆大雨之下，業已變成一隻狼狽不堪的落湯鷄兒！

全身濕透，自然難過，這時柳延昭想找店了，準備烤乾衣服，好好睡上一宵，等到雨停再走。

偏偏因所行乃是山路，只一錯過宿頭，下個鎮店，至少也在十數里外！

無可奈何之下，想尋個山洞，暫時避避這種罕見大雨也好，柳延昭遂立在一株大樹之下，凝目四望！

大雨如傾，夜色如墨，加上風在狂嘯，雷在狂鳴，確實有點令人心怯！

忽然，柳延昭緊蹙着的雙眉，爲之一展！

因爲他在電光停閃的極度黑暗中，看見了隱隱約約的燈光。

光源來自東北方，正確距離，難以計算，約莫當在里許之外。

柳延昭有此發現，心中大喜，反正全身上下業已濕透，遂索性向那兩點燈光，冒雨馳去！

但他心中却邊行邊自揣摸，通常獵戶樵夫的山居燈光，遠處只見一點，如今怎會是一般高下的兩點併列？

里許遠近，轉瞬即到，才知那不是獵戶山居，而是相當氣派的一所莊院。

莊中大片燈光，因高牆所蔽，柳延昭在遠處所見的，只是莊門上所深嵌在內，不怕風雨的兩盞「氣死風」燈。

由於這「氣死風」燈的光度極亮，使柳延昭可以明顯看出莊門上是橫書「玉人小築」四字！

如此巨莊，却稱「小築」，可以想見莊主定是位豪富世家！

雖然時在深夜，又值大雨，莊門內的小屋中，仍然有人值役，柳延昭踏水而至，才到莊前，小屋中，已迎出一個持傘青衣蒼頭，陪着笑臉問道：「尊客是迷路避雨？還是有事要見我家主人？」

柳延昭一向對人不矜身份，雖見對方不過是個值役蒼頭，仍然抱拳，含笑說道：「在下欲去『榆關』，夜行遇雨，衣裳濕盡，又錯過宿頭，才想覓地暫避，但夜色已深，不敢驚動貴上，只請借一席之地，讓我烤乾衣服，便足感盛情的了！」

青衣蒼頭笑道：「相公請千萬不要這樣說法，我家主人待客，素極謙光，但『玉人小築』，却又從來不留俗士足跡，相公丰渠夷冲，光采照人，可否賜下稱呼，容我通稟一聲，當待以上賓之禮！」

有奴如此，足見主人不俗，柳延昭只得說道：「在下姓柳，小字延昭，是一江湖俗士，無甚身份，只求避雨烤衣，不敢過份驚擾！」

青衣蒼頭側身伸手，肅客進入那莊門小屋，並含笑說道：「柳相公請進屋小坐，並先喝盞熱茶，驅驅寒氣，容我入莊稟告總管一聲，主人若是未睡，也許會親自延見。」

柳延昭稱謝進屋，青衣蒼頭便從一條建有雨棚的長廊中，走向莊內！

過未多久，青衣蒼頭便陪來了一位貌相清癯的黃衣老人，並向柳延昭含笑道：「柳相公，這位就是『玉人小築』的樂總管……」

柳延昭剛一抱拳，那黃衣老人便陪着笑臉說道：「柳相公萬勿多禮，你是貴賓，快請隨樂清泉先去更衣，敝主人已在起身，並命人於『小瑯環』亭中備酒……」

柳延昭「哎呀」一聲，滿臉惶恐神色道：「如此深夜，怎麼還是驚動貴上？柳延昭豈不惶恐難安……」

話猶未了，樂清泉便接過他的話頭，含笑說道：「柳相公有所不知，敝上是你江湖舊識，正對柳相公懷念殊深，若有慢待，我們才吃罪不起！」

他邊自笑語，邊自己爲柳延昭引路，走向莊內！

柳延昭突然聽得樂清泉總管這樣說法，遂哦了一聲問道：「貴上竟是我江湖舊識麼？但不知是那一位……」

樂清泉笑道：「柳相公請恕樂清泉要賣個關子，因爲敝上曾吩咐暫加保密，好在見面時，給柳相公添份意外驚喜！」

他越是這樣說法越是使柳延昭疑雲滿腹，但又不好意思追問，只得蹩在心中！

走完長廊，進入一間靜室，室中除了衣履外，並相當周到地，備好了熱騰騰的沐浴香湯。

樂清泉笑道：「柳相公衣履盡濕，可能受寒，先請洗個熱水澡兒，再與敝上互叙別緒罷。」

柳延昭滿口稱謝，還想覓火烤衣，樂清泉又復笑道：「濕衣自有侍者會洗淨烤乾，不勞柳相公親爲，樂清泉要先行告退一步，去替柳相公選上兩罎好酒，並準備一些精緻的菜式！……」

柳延昭苦笑道：「在下冒昧奉擾，樂總管千萬不要過份費心……」

樂清泉「哈哈」一笑，便向他行禮退去。

人家既如此盛情，柳延昭也不能不識抬舉，遂老實不客氣地，解衣磅礴，洗了一個痛快澡兒！

等他在溫度甚高的熱水之中，洗得遍體栩栩，祛盡雨濕寒氣之後，起身一試準備好的內外新衣，居然大小勻稱，十分合適！

於是，柳延昭遂取出身邊一些緊要之物——譬如玉嬌娃所送他的祛毒靈丹等，略加拭乾，藏入懷中，啓開門戶。

那位身爲總管的樂清泉，早就等在門外，見柳延昭沐浴更衣以後，丰神益爲俊朗，不禁失聲讚道：「柳相公才兼文武，貌勝潘安，屬於當世武林中的罕見英雄，與敝上眞可說是明珠仙露，一對璧人！」

柳延昭笑道：「樂總管莫加謬讚，貴上——我那位江湖舊識也是少年人麼？」

樂清泉笑道：「年齡，相貌，大概都和柳相公差不多，樂清泉如今便帶路前去『小瑯環』，柳相公一見敝上，便應該知是誰了。」

柳延昭回頭向所換下來的水濕衣裳，

看了一眼。

樂清泉又復笑道：「假如這些舊衣，沒有特殊紀念價值，柳相公便請不必再加眷念了吧，因爲敝上既與你身材相若，幾套新裝，總會有富餘的。」

柳延昭邊自隨同舉步，走向內莊，邊自「呀」了一聲道：「原來我所穿衣裳，乃貴上之物，這……這多不好意思……」

話方至此，耳邊突然聽得有人以「蟻語傳聲」功力，笑聲說道：「幾件舊衣，能值幾何？想不到氣吞河嶽的『乾坤聖手四海游龍』，竟還有點小家子氣，和頭巾氣……」

柳延昭俊目中神光一朗，閃眼向四外打量。

樂清泉猜出柳延昭四顧之意，指着三四丈外一座巨亭，以及在亭中獨坐的一位白衣人道：「那就是『小瑯環亭』，敝上已在亭中候駕。」

柳延昭頷首道：「我知道，適才貴上已向我以眞氣傳聲」

樂清泉躬身一禮，苦笑說道：「柳相公與敝上敍敍舊吧，樂清泉不奉陪了！」

他方轉身一走，柳延昭耳旁傳音又起：「柳兄，恕我狡獪，加塊面紗，這不過要你猜猜我究竟是誰而已，不論你猜得出猜不出，或對與不對，我都在敬了你一杯酒兒之後，立刻把面紗揭掉！」

這時，柳延昭已走近「小瑯環亭」，那位在臉上加一塊厚紗，掩住面目的白衣人，也手執玉杯，斟滿了一杯酒兒，緩緩站起。

雖然不見面目，但也可以從那挺拔身材之上，領略出對方的勃勃英氣，奕奕風采！

柳延昭腦中電轉，在一刹那間，遍憶江湖交親……

還未想出結果，他已走入了「小瑯環亭」，而那隻盛滿了酒的玉杯，也由白衣人雙手捧遞過來！

柳延昭愧然一笑，接過玉杯，目注白衣人道：「天傑神龍，不首辨尾，河中鷄犬，難堪高深，柳延昭自慚眼濁……」

說到「眼濁」二字，柳延昭語音略頓，把玉杯中色如琥珀的濃香美酒，來了個一傾而盡！

對方果然說話算話，他這裏剛剛乾杯，那白衣人已然伸手把面紗摘下！

面紗之後，所顯露的，果然是一張並不陌生的臉！

柳延昭心中一震，目光緊盯對方地，失聲說道：「原來是你……哦，『玉人小築』……」

原來對面風情絕世的俊美白衣少年，竟是在「金剛寨大會」上，與自己各顯神功，未分勝負的尊天會少會主司馬玉人。

司馬玉人微微一笑，向柳延昭伸手讓座說道：「此處並非雄霸會，今宵只結鸞鳳交，柳兄請坐。」

柳延昭雖覺「鸞鳳交」一語，用得似略有失當，但却看出司馬玉人的目光中一片和諧，神色一片安祥，決沒有含蘊着絲毫惡意！

然而，他毫不猶豫地，含笑入座，並也捧了一杯酒兒，遞向司馬玉人道：「司馬兄是罕見英雄，也是柳延昭罕見的對手，借花獻佛，回敬一杯！」

司馬玉人乾了那杯酒，目注柳延昭，揚眉問道：「柳兄，我們爲甚麼一定要作對手？難道不能够作個朋友？」

柳延昭道：「小弟以交結司馬兄這等俊友爲榮，但司馬兄肯捨得『少會主』之尊，脫離『尊天會』麼？」

這幾句話兒，使司馬玉人聽得一怔，眉峯微聚說道：「柳兄爲何竟對『尊天會』這等表示厭惡？」

柳延昭一點不以身在龍潭虎穴爲意，應聲率然答道：「因爲我覺得『尊天會』不是正大光明的良善武林組織！」

司馬玉人的俊臉上，紅了一紅，但仍含笑問道：「柳兄，你能不能舉出一些『尊天會』的重大劣跡？」

柳延昭笑了笑，俊目中神光閃動地，朗聲說道：「意圖霸視天下，以致擴勢太速，收容太濫，門戶中龍蛇混雜，良莠不齊，即以『金剛寨』一會而論，除了恃强濫殺外，並以獨門劇毒，暗下辣手，難道還算得上是江湖英雄的光明磊落行爲？」

這回，司馬玉人臉上紅色，似因無法置辯而久久未能褪去！

他伸手執壺，一面替柳延昭斟酒，一面愧然嘆道：「柳兄相不相信這樁事兒，不是我的主意，而是『九爪鷹王』戚九淵的主謀？」

柳延昭向司馬玉人看了一眼，含笑說道：「司馬兄這『少會主』身份，似乎要比戚九淵的『總堂主』，高一點吧？」

這句話兒，雖是含笑相問，但語氣却頗帶冷厲挖苦意味！

司馬玉人的冠玉雙頰，紅了一紅，苦笑說道：「不知『尊天會』實際情況之人，難免有這種看法！」

柳延昭聽出司馬玉人的言外之意，訝然問道：「司馬兄似乎言外有意，莫非另具甚麼隱情？……」

司馬玉人微嘆接道：「我應該奉告柳兄兩件事兒，或許便蒙諒解！……」

柳延昭道：「司馬兄請講，我倒要聽聽你對『尊天會』不憑光明爭鬥，竟在『金剛爭霸會』上，暗施劇毒之舉，有何解釋？」

司馬玉人一面替柳延昭斟酒，一面緩緩說道：「第一件事兒是關於參與『金剛寨』的『爭霸大會』一事，我義父而兼恩師，是派本會總堂主戚九淵全權負責，我不過喜愛熱鬧，悄悄隨來，瞻仰中原人物，以及會上爭奇鬥勝的各種神功而已，由於這種原故，『少會主』只屬客卿，雖被尊重，却不好意思對戚九淵過於控制，變成喧賓奪主！」

柳延昭方「哦」了一聲，司馬玉人復說道：「第二件事是戚九淵先行遣人暗施奇毒，事後才頗爲得意地悄悄告我……」

柳延昭聽他這樣說法，俊目中突閃神光，揚眉接道：「聽司馬兄這等說法，倘若戚九淵事先把下毒之謀，向你稟明，司馬兄或會反對的了！」

司馬玉人毫不遲疑地，點了點頭，應聲接口說道：「當然不會贊同，力加反對，否則，我又怎會設法立謀補救？……」

「立謀補救？……」柳延昭有點莫名其妙地，目注司馬玉人道：「司馬兄此話

怎講？你採取了甚麼補救措施？」

司馬玉人的臉兒，突然又紅若飛霞，舉杯飲了一口，緩緩說道：「旁人或許難加體諒，柳兄却應獨鑒愚衷，『尊天會』的『拘魂散』毒力，雖極厲害，大概早就不在你的腑臟之內？……」

柳延昭聽得先是頗覺一怔，然後又大大吃了一驚！

他恍然有悟地，微抱雙拳，向司馬玉人讚謝道：「多謝，多謝，原來在『金剛寨演武場』邊，柳下贈藥的那位『玉姑娘』，竟是司馬兄所差？」

司馬玉人瞟了柳延昭一眼，臉上紅霞漸褪地，點頭笑道：「那是我一位堂妹，我瞞着戚九淵，請她去見柳兄，故而只有一粒解藥，無法兼顧『妙姹金剛』蕭寨主了！」

柳延昭本想說明蕭克英奇毒先解，但話到舌邊，又遲疑未吐……

司馬玉人笑道：「柳兄，你對我那堂妹『玉姑娘』的印象如何？」

柳延昭道：「貌相傾城傾國，風神如玉如仙……」

司馬玉人秀眉雙揚地，連連點頭，接口笑道：「妙極，妙極，我那堂妹，對柳兄也有『張緒風流，英雄絕世』之讚，看來你們雙方的印象均佳，如玉如仙誇絕代，英雄俠女兩傾心，若有機緣，我要牽紅綫呢！」

司馬玉人突然開起玩笑，倒令柳延昭有點尷尬地，俊臉微紅，不知道應該如何答對才好？……

他忽的覺得於其尷尬，不如大方，也好探探司馬玉人這位堂妹怎會與「天魔女」玉嬌娃，是九分酷似的身材貌相，均頗彷彿之故？

主意一定，神情立轉泰然，向司馬玉人含笑問道：「司馬兄，令堂妹玉姑娘如今安在？」

司馬玉人笑而未答，反向柳延昭問道：「柳兄是想見她？」

柳延昭道：「我是想向玉姑娘解釋開一樁誤會，免得……」

話猶未了，司馬玉人便微吃一驚，目注柳延昭道：「你們有誤會麼？是……是甚麼樣的誤會？」

柳延昭苦笑道：「由於我把令堂妹錯認成秦文玉，竟使她怫然不悅，聲稱要與那位『巾幗之雄』好好鬥上一鬥！」

司馬玉人「哦」了一聲，舉酒屬客，面含微笑說道：「這種誤會，無需解釋，因爲我那堂妹早就想鬥鬥秦文玉，並要奪取她的『巾幗之雄』美號！」

柳延昭劍眉方蹙，正待說話，司馬玉人又復笑道：「但這事有點奇怪，我不懂柳兄怎會認錯了人？莫非秦文玉的面貌身材，均與我那堂妹有幾分相似麼？」

柳延昭搖頭道：「我不知道究竟像是不像？因爲我根本就沒見過那位『巾幗之雄』！……」

話才出口，便知失言，因爲想起了司馬玉人的堂妹，既有意與秦文玉爭這「巾幗之雄」美號，自己便應少提，以期減少刺激才對！

司馬玉人對於柳延昭之言，彷彿深感詫異地，「咦」了一聲道：「又奇怪了，據我所知，秦文玉極對柳兄關切，怎會彼此還未見過面呢？」

柳延昭笑道：「不是彼此未曾見過，秦姑娘在暗中照拂，自然見過了我，但她如霧中彩鳳，尚未現身，以致使我不識她的廬山眞面目而已！」

司馬玉人「嘖嘖」兩聲，彷彿帶有羨意笑道：「美人皆青睞，紅粉盡憐才，柳兄風神奕世，難怪艷福不淺！」

柳延昭臉上一紅，避開有關秦文玉之事，移轉話頭問道：「司馬兄，令堂妹的芳名……」

話方出口，司馬玉人便接口笑道：「她叫司馬玉嬌！……」

柳延昭道：「這位玉嬌姑娘，是她父母的獨生女？還是上下還有姊妹？」

司馬玉人目閃神光，平素稍嫌冷厲懾人，但今夜對於柳延昭，却極溫和，並顯然充滿了友情善意。

如今，他便把這兩道溫和善意的友好目光，盯在柳延昭臉上，有點頗覺詫然地，緩緩問道：「柳兄，你……你是爲何問起司馬玉嬌有無姊妹？……」

柳延昭道：「因爲我覺得令堂妹與……另外一人，居然有九成以上相似！」

司馬玉人聽得大感興趣，從雙目中閃射奇光，急急問道：「另外一人是誰？」

柳延昭不得不答，但又不願盡答地，略有囁嚅說道：「也……也……也是一位玉姑娘……」

司馬玉人「噗哧」一笑，舉杯呷一小口，目注柳延昭道：「秦文玉是位『玉姑娘』，我堂妹司馬玉嬌是位『玉姑娘』，居然另外還有一位『玉姑娘』，柳兄，你究竟認識幾位『玉姑娘』呢？倘若再來一位，從四面合圍，你便像是陷入『玉屛風』了。」

柳延昭方自有點面紅耳赤，司馬玉人又復笑道：「但柳兄恐怕難免有所失望，我堂妹司馬玉嬌，是位獨生女，上下均無姊妹，我保證她和你那另外一位『玉姑娘』，絕對毫無甚麼親屬關係？」

柳延昭劍眉微皺，飲完杯內餘酒，微一搖頭嘆道：「天下怪事眞多，毫無親屬關係之人，怎會在相貌、身材以上，均酷似到那種程度？」

司馬玉人又自大感興趣地，目閃奇光，急急問道：「柳兄，你所認識的另外一位『玉姑娘』是誰？我想看看她與我的堂妹究竟是怎樣相像？」

人家無問不答，柳延昭怎能不够大方？只得把話減縮到最簡單的程度，緩緩低聲答道：「她叫玉嬌娃。」

這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玉嬌娃」三字，竟像是在在司馬玉人心中，深刺了一針模樣……

他本來又斟了一杯酒，擎在手中，心驚之下，自然手震，竟洒出了小半杯地，向柳延昭失聲問道：「玉嬌娃？難道是有『色煞』之稱的『天魔玉女』玉嬌娃？」

無論是「色煞」或「天魔玉女」，確實是玉嬌娃所擁外號，柳延昭無法替他的「玉姊姊」否認，只得點頭道：「不錯，司馬兄也認得她？」

司馬玉人面容一冷，目中又閃射厲芒，嘴角微披道：「哼，『尊天會』雖被你

們這些自居大俠之流目爲邪惡組織，但司馬玉人却還愛惜羽毛，不會與那等淫娃蕩婦交結！」

柳延昭一怔道：「司馬兄，你竟把『天魔玉女』玉嬌娃，看成了淫娃蕩婦？」

司馬玉人仍是以滿面不屑神色，哂然冷笑說道：「若不是淫娃蕩婦，怎會在『七煞』之中，獨佔了一個最不淸白，最有恥辱的『色』字？」

在別人眼中，「天魔玉女」玉嬌娃雖難免有「淫娃蕩婦」之目，但在柳延昭的心中，他那位「玉姐姐」，却是美玉無瑕的純潔聖女。

他經過了那一宵貼胸交股，身無寸縷，但却只效風流未下流的刻骨纏綿之後，不單「愛」玉姐姐，更「敬」玉姐姐，不願意再聽得別人對玉嬌娃再有誤解褻瀆！

故而，柳延昭立即目注司馬玉人，朗聲說道：「司馬兄，世間事雖然往往衆口鑠金，但畢竟耳聞是虛，目睹才實……」

司馬玉人是位極爲聰明，可以聆音察理，鑑貌辨色之人，聞得柳延昭這樣說法，立即愕然問道：「柳兄莫非要替玉嬌娃辯護，說她不是淫娃蕩婦麼？」

柳延昭放下手中酒杯，以極端重的神色，點頭說道：「『天魔玉女』不錯，『淫娃蕩婦』却非，假如一定要替玉嬌娃加以品節形容，則我認爲應該易以『貞娘聖女』四字，才算名副其實！」

司馬玉人雙眉一挑，星眸中神光逼人地，盯在柳延昭臉上問道：「柳兄，你剛才曾有『耳聞是虛，目睹才實』之語，却不知你把這玉嬌娃評爲『貞娘聖女』之論，是耳聞？還是目睹？」

柳延昭雖然警覺這樣再說下去，可能會洩漏春光，但爲了他「玉姐姐」的聲譽，也只得點了點頭，朗聲答道：「柳延昭生平不作虛言，當然要親眼目睹，才會是有力證詞！」

司馬玉人笑道：「柳兄既然定要替『天魔玉女』玉嬌娃洗刷辯護，便請說給小弟聽聽也好，你究竟看見了甚麼東西？才把世人傳說她人盡可夫的玉嬌娃，看成貞烈聖女？」

事既至此，柳延昭只得硬着頭皮，應聲答道：「在『天魔玉女』玉嬌娃的右肩頭上，有一顆比黃豆略大的晶瑩紅……」

話方至此，司馬玉人便雙眉一蹙，插口說道：「一顆紅痣，有何足珍？難道這就是柳兄把玉嬌娃評定爲貞烈聖女的有力證物麼？」

柳延昭搖頭道：「司馬兄錯會意了，那不是紅痣，那是一粒非聖潔處女之身，無法保留的瑩如紅玉『守宮砂』！有此一物，關於把玉嬌娃誤識爲人盡可夫淫娃蕩婦的無稽之言，可以不攻自破了吧？」

司馬玉人聞言果似大出意外，但旋又以神秘眼光，看着柳延昭笑道：「柳兄能看見玉嬌娃肩頭上的『守宮砂』，足見你和她交情不淺？」

柳延昭俊臉微紅，趕緊把話頭旁引地，向司馬玉人舉杯說道：「司馬兄倘或不信，他日若有機緣不妨親自察看……」

司馬玉人以一聲輕笑，截斷柳延昭的話頭，搖頭說道：「小弟不會有這種香噴噴、熱烈烈的機緣了，因爲玉嬌娃若是貞烈聖女，她便不會對柳兄以外的其他男子，再作裸裎！」

這幾句話兒，雖未直言，但隱約中已指出柳延昭與玉嬌娃之間，定有不尋常的交誼關係！

柳延昭耳根微熱，心中暗忖倘若司馬玉人再加逼問，要不要把自己與玉嬌娃那段聖潔無邪經過，來個率然直陳？……

正在此時，夜空中突起「滴鈴、滴鈴」的幾聲脆響，像是有信鴿飛到。

司馬玉人「咦」了一聲，面帶詭色地，軒眉自語說道：「奇怪，會中有甚麼急事？竟深夜用金鈴鴿兒傳書？」

自語至此，那位身爲「玉人小築」總管樂清泉，業已走到「小瑯環」外。

司馬玉人問道：「樂總管，是不是總會來的『飛鴿傳書』？」

樂清泉手中捧着一根銀色細管，躬身陪笑答道：「正是會主親下的『銀管傳書』，主人是否立即拆閱？」

司馬玉人笑道：「我與柳兄對飲，酒興正濃，樂總管代我看看，究竟是甚麼急事？」

樂清泉進入亭內，從那銀色細管中，抽出一卷綿紙，展開觀看。

司馬玉人向柳延昭笑道：「來，柳兄用酒，我想無論有何急事，也阻礙不了我們難得相遇的傾杯酒興。」

柳延昭相當識趣，不肯舉杯，向司馬玉人含笑道：「飲酒稍緩何妨？司馬兄先請治事。」

司馬玉人側顧剛剛看完「銀管傳書」的樂清泉道：「樂總管，究竟總會方面，有何急事？」

樂清泉方一張口，但目光微瞥柳延昭，竟自欲言又止。

柳延昭是何等玲瓏剔透人物，見狀之下，立向司馬玉人笑道：「司馬兄請便，讓我獨飲幾杯，或是由柳延昭迴避一下也好……」

司馬玉人秀眉一皺，搖手截斷柳延昭的話頭道：「柳兄千萬不要如此說法……」

語音至此，轉面對樂清泉臉色一寒，沉聲問道：「樂總管，你爲何吞吞吐吐，對於柳延昭兄，不須避忌，無論有甚麼事兒，都替我照實直陳！」

樂清泉見司馬玉人已滿面怒色，那敢絲毫違抗，立即躬身答道：「會主飛示佳客已到，要主人立即回轉『小輿安嶺九迴谷』總壇，舉行嘉禮！」

末後的「舉行嘉禮」一事，聽得司馬玉人似乎頗感意外地，全身一震！

但他這種神情變化，只不過一瞬之間而已。

他收斂極快地，向樂總管揮手道：「樂總管，由你回書，就說我已離開『玉人小築』，不知是回轉『九迴谷』總壇，抑或去了何處？」

樂清泉略微一怔，但見司馬玉人已現不悅之色，只得喏喏而去。

等這位總管走後，柳延昭便向司馬玉人抱拳笑道：「司馬兄，恭喜恭喜，在你乘龍之夕，柳延昭要叨光一杯喜酒！」

司馬玉人一向極爲洒脫，但如今的冠玉雙頰，却滿佈飛霞，連連搖手，向柳延昭苦笑說道：「柳兄，這樁親事，是我義

父一廂情願代定，我早就表示反對，更絕不會回去成親……」

柳延昭道：「關鳩河洲之詠，乃人之大倫，司馬兄為何如此強烈反對？你義父決不會定位無鹽醜婦，來配司馬兄等衛玠風神……」

話猶未了，司馬玉人已以奇窘神色，接口嘆道：「柳兄請莫再提起小弟這最最拂心之事，今夕逢君須盡醉，明朝世事太茫茫，來來來，柳兄你若願交小弟這個朋友，我們要換大杯了。」

他雖竭力強制，但不知情緒上受了甚麼沉重打擊，一雙星眸中，已盛滿了盈盈淚光！

柳延昭一來頗覺與司馬玉人投緣，不忍峻拒，二來也因「人醉後，有眞言」，想藉此機會多探悉一些有關「尊天會」的高度秘密，遂毫不推辭地點頭笑道：「好，酒逢知己千杯少，司馬兄請換杯，讓我眺望眺望這『小瑯環』外的幽美夜色！」

話完，立即站起身形，走到亭邊，向外眺望。

其實，柳延昭那裏有意眺望夜色，這只是一種藉詞識趣舉措，故意避開，好讓司馬玉人有機會把那強制未流的盈眸珠淚擦掉，免得他萬一控制不住，難免慚窘！

司馬玉人果然先拭珠淚，復從亭中一具酒櫃中，取出兩隻約可容酒斤許的鵰龍玉杯，揚眉叫道：「柳兄，你看看我這兩隻玉杯如何？」

柳延昭回過身來，走到亭畔，目光才注，便失聲讚道：「好寶物，這怕是用『和闐』美玉所製的『夜光杯』吧？」

司馬玉人投過一瞥欽佩眼色，向柳延昭點頭說道：「柳兄眞具法眼，但杯是『寶杯』，酒兒却是『邪酒』！」

柳延昭一怔道：「邪酒？司馬兄此話怎講？」

司馬玉人取出一罈酒來，打開泥封，倒了滿滿兩巨杯，苦笑說道：「這是我藏貯多年，準備用以全節的穿腸毒酒，柳兄若有鐵鑄肝腸，便不妨陪我乾上一杯！」

柳延昭認為司馬玉人是精神上受了刺激的一時氣語，軒眉微笑答道：「青眼既承傾蓋意，結交同作斷腸人。司馬兄既說這杯酒兒，是穿腸毒藥，柳延昭倒要先乾為敬的了！」

話完，毫不遲疑地，端起雕龍玉杯，把杯中斤許烈酒，便自一傾而盡！

這份豪氣，和這份熱烈的友誼，使司馬玉人感動得無法控制地，垂落了兩行淚珠。

他雙手端杯，目注柳延昭，淚光盈眸說道：「柳兄記住，這杯酒兒，是你願意陪我乾的……」

設完，酒兒落肚！

柳延昭從司馬玉人語意中聽出酒內竟彷彿當眞有毒，不禁頗感詫異。

但詫意才起，酒意便已上頭。

一陣強烈眩暈之感逼來，柳延昭全身微顫，搖了搖頭說道：「好烈，好香，這是我生平所喝過的最凶最美之酒！」

司馬玉人也帶着十分酒意，搖搖晃晃的站起身形，拉着柳延昭的手兒，瞇起眼兒喃喃說道：「柳兄，今宵與我同榻，我要送你一件保存了近二十年的最最寶貴禮物！」

柳延昭若在神智清醒之際，或許能聽得出司馬玉人的言外之意。

但他如今傾盃狂飲，不單酒意上頭，胸中體內更熊熊騰起一股熱烘烘的奇異感覺，那裏還會對司馬玉人要送他一件保存了近二十年的最最寶貴禮物之語，作甚深刻研究？

他只是與司馬玉人手兒相挽的隨同起身，一面出得「小瑯環」，走向居室，一面語音中顯有七八分酒意地，豪笑說道：「昔日『羣英會』上，周瑜與蔣幹同榻，巧施妙策，計破水軍，留為千古美談！今日司馬兄緩帶輕裘，雖風流不讓公瑾，小弟却非來自江北，我們今宵抵足，共結知交，但願能各竭微忱，為這眼看浩刧即臨的莽莽江湖，維持公道，減却一些腥風血雨？」

司馬玉人的醉意，彷彿比柳延昭略輕一些，聞言之下，含笑注目問道：「柳兄，你……你的言外之意，是……要我離開『尊天會』？還……還是要我勸諫我義父，放棄江湖霸圖？」

柳延昭七分酒意中，仍有三分清醒，接口說道：「能夠諫止霸圖，不起血腥干戈，當然最好，否則，我也亟盼司馬兄能夠潔身遠引，不必與『九爪鷹王』戚九淵等武林匪徒，互相同流合……」

司馬玉人幾乎有點是依偎在柳延昭的肩上，連連點頭，含笑說道：「柳兄放心，我送了你這件寶貴禮物後，便一心一意地，報答義父教養之恩，但不論是成是敗？或生或死？司馬玉人必如無瑕美玉，我決不會在人格上，留下半點污漬！」

到了……臥室到了……

柳延昭若在清醒狀態中，他應該進門止步！

因為，這不是男子臥房，妝台鏡奩，錦帳牙床，這是女兒閨閣！

但如今柳延昭全身倦慵慵，懶洋洋地，連眼睛都睜不大開，那裏還會有任何辦法，任何顧忌？

說他是鳥，他想尋窩，說他是龍，他想尋穴，但他必竟是人，一心只想睡覺。

來到床頭前，還會舉步，這一看見了錦帳牙床，柳延昭便一頭仆倒在那香噴噴、軟綿綿的繡衾錦被之上。

司馬玉人幽幽低嘆一聲，先為柳延昭脫去衣履，跟着自己也寬了外衣，熄了燈燭，與柳延昭同衾而臥。

柳延昭腹中有酒力作祟。睡態極不老實，一覺得衾中有人，便自伸手來抱！

這一抱，由於曲綫玲瓏，峯巒起伏，在觸覺上，使他嚇了一跳！

就在柳延昭全身一顫之際，司馬玉人已呢聲說道：「柳兄不要驚奇，我對外雖是司馬玉人。實際上却是司馬玉嬌，我義父以『銀管傳書』要我回轉『九迴谷』，嫁給『人煞』萬心玄，我却以誓死力抗，並決意於今宵便把最貞貴的女兒貞操，奉獻給你，將來緣分如何，吉凶難定，但我最驕傲的，總算成了你『玉屏風』中，最親密的第一塊玉！」

欲將無價寶，先獻有情人！

這份情，夠眞，夠深，也夠淒惋！

柳延昭肯領受？敢領受？會領受麼？

他本心雖然「不肯」，「不敢」，「不會」，但事實上却是不領受「不行」！

因腹中有酒力作祟——除了酒力，還有藥力……

司馬玉嬌最後所取出的那一罈酒，確實是極猛烈的「毒酒」，也確實是她備來「全貞」之用！

因為黑白天尊蓄意籠絡「大荒二老」，要把司馬玉嬌，許配萬心玄，司馬玉嬌厭惡萬心玄笑裏藏刀的險惡本性，執意不允，義父女二人，竟幾乎為此反目。

司馬玉嬌自幼承黑白天尊撫教，不忍叛離。

又見義父執意甚堅，並命人尋找萬心玄前來「小興安嶺九迴谷」下定成親，不禁珠淚偷彈，偷偷備好一罈毒酒，在逼不得已之際，先毒死萬心玄再復飲鴆全節！

但酒雖劇毒，杯能解毒！

那對「雕龍夜光杯」，是司馬玉嬌得自一座古代帝王的陵寢之中，除了玉質極好，雕刻精美，栩栩若生之外尚有奇妙作用！

「尊天會」中參有用毒名家，經加研究，杯能解毒，無論何種毒酒，只要一入杯中，便成媚酒，不能斷人肝腸，只能蕩人魂兒！

這對玉杯，本名「雙龍美玉合歡杯」，是古代某位帝王仗以防毒全身，並增加宮闈慾情之寶！

司馬玉嬌得知作用後，嫌它有三分邪氣，本想毀去，因玉質太佳，雕工太美，一時不忍下手，放置在她這「玉人小築」之中。

「金剛寨」爭霸大會，她一見柳延昭，便被這條「四海游龍」的風采所奪，加上對方的光風霽月襟懷，出神入化藝業，更使司馬玉嬌暗暗傾心，覺得這才是自己心目之中的終身俠侶！

戚九淵暗下奇毒，司馬玉嬌焦急非常，設法弄得一粒解藥，以本來面目，送給柳延昭，偏又因一向性傲，過份臉薄，不好意思把身份暨心中情意，完全實說，以致弄得柳延昭糊裏糊塗，如墜玄霧，並多添出與「天魔玉女」玉嬌娃的那段奇緣，陷入了玉嬌娃、秦文玉、司馬玉嬌等三塊美玉，齊吐萬丈情絲的「玉屏風」內！

「嶗山」事了，司馬玉嬌藉口心煩，要在「玉人小築」小住，命戚九淵等，先行回轉總壇。

其實，她是因這「玉人小築」，位於出關必經之路，想在此等待柳延昭，與這位心上情郎，一傾衷曲。

司馬玉嬌萬分高興，立在「小瑯環」備酒，準備在兩情相洽之際，再揭開自己是女孩兒家的本來面目！

誰知奇緣才合，霹靂當頭！

總會方面，來了不輕妄用，並絕對不許絲毫違抗，否則便視同叛逆，將受會規嚴處的「銀管傳書」！

書中寫的是「大荒佳客已到，要司馬玉嬌立即回轉九迴谷」成親。

所謂「大荒佳客」，自然是指既稱「人煞」又號「笑面人屠瀟洒殺手」，貌相極英俊，心腸却太毒辣的萬心玄。

司馬玉嬌見義父不惜用「銀管傳書」，逼迫自己，遂一咬銀牙，定了主意！

她的決定是先行違反禮教，不擇手段地，嫁給心愛情郎柳延昭，把生米煮成熟飯以後，再立回「九迴谷」，向義父黑白天尊諫阻霸圖，勸他莫與萬心玄等凶邪同流合污，義父若聽忠言，再好不過，否則，便行屍諫，以報他老人家撫教深恩！

主意既定，所備「全貞毒酒」，和那附帶有三分邪氣的「雙龍美玉合歡杯」，便全都派上了用場！

柳延昭是人，不是神，上次在玉嬌娃的懷中，便有點沉不住氣地，躍躍欲試，多虧玉嬌娃強忍情懷，控制大局，才鴛鴦空戲情河水，未佈巫山一片雲！

如今，腹有媚酒，懷有佳人，他怎得不情慾狂騰，欲張旗鼓？

就在好事將成的千鈞一髮之際，司馬玉嬌突然嬌軀一閃，出了香衾！

這樁事兒，是她主動，她不會逃避，她是去……

原來司馬玉嬌是去點燃了早已備好的床前一雙紅燭，並盈盈向燭下拜，口中喃喃有詞，不知在禱說甚麼？……

禱畢，司馬玉嬌重入香衾，在仰承雨露，宛轉嬌啼之下，並低聲說道：「柳兄，我們是在行花燭之禮，不是苟合，你也不能後悔，因為那杯『邪酒』，是你自動陪我乾的……」

× × ×

好美，好美的夢……

好長，好長的夢……

柳延昭在這場好美而又好長的夢中醒來時，眞有點疑在夢中！

因為獨臥香衾，同夢人兒已杳！

但身外的繡榻香衾，床前的燒殘紅燭，却說明了，這……決不是夢！

何況，他才一欠身坐起，又發現枕邊有一素箋！

薛濤特製箋，加上衛夫人體的簪花小字，已夠風流，但更風流更銷魂的，却屬壓箋之物！

那是一束特地剪自鬢邊的香柔烏雲。

想起了夢中旖旎，被底風光，並意識到剪髮留書，頗含訣絕之意，柳延昭覺得這束烏雲上，所附帶的情意，太以值得珍重！

於是，他先貼身收藏起那束烏雲，然後才看香箋！

箋上寫着：

「稱呼你甚麼呢？『夫君』，只是事實上的關係，尚不知道我們之間，究竟有沒有那麼長的緣份，把這關係延續，衝破萬難，達到美滿？

『柳兄』，有點生份，我們已突破了這一尋常關係障礙！

『昭哥』，太俗，更有點肉痲兮兮！

有了，你與『玉』有緣，周圍有座『玉屏風』，我就稱你為『玉屏郎』吧！

這『玉屏郎』三字，既頗新鮮，又頗旖旎，更顯得我司馬玉嬌的器量極大，不是紅閨妒婦！

因為『玉屏郎』者，『玉屏風』之共有郎也，我不反對『巾幗之雄』秦文玉，也共分一杯羹，但她們本領再大，也無法改變局面，頭籌先拔，名樹有根，我永遠都佔在領先優勢局面！……」

柳延昭把張原就有點發燒的俊臉，看得幾乎成了大紅布，劍眉深蹙，對這位大胆敢愛的刁黠佳人，簡直不知是愛?是…往下再看，箋上似乎曾微沾淚漬，她寫着：

「我義父爲結大荒二老，把我許給既稱『人煞』，又號『笑面人屠瀟洒殺手』的萬心玄，其號如此，其人可知，定然比你這位『乾坤聖手四海遊龍』，差得太遠了！……」

柳延昭心中嘆道：「想不到自己又與萬心玄又扯上這麼一段無法解釋恩怨?但司馬玉嬌却料錯了，萬心玄除了『心術』以外，無論武功，或風神貌相，都和自己差不許多！」

箋上，淚漬更多！……

「我爲此事，曾誓死反對，孰料萬心玄已至『九迴谷』，義父以『銀管傳書』，催回成禮，我若不加管理，從此脫離『尊天會』，則有負撫教深恩，非所願爲，遂乘着你這『玉屏郎』恰巧闖到，小施狡獪，互證三生，然後再回『九迴谷』總壇，明言此身已嫁柳延昭，並將途中所搜羅之『尊天會』各種罪惡事實，一一直陳，諫勸我義父勒馬懸崖，免爲羣凶所蔽，名利所累！

我義父性格剛愎，耳根又軟，此擧恐觸盪怒，奇禍在所不免，故云，我們的一宵旖旎，能否再續前緣，恐怕不會有三成以上希望！

我是『玉屏風』之一，應該有『玉』的操守，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玉屏郎』請放心，你的第一塊玉，只會留給你低徊追憶，不會留給你絲毫恥辱！」

箋上至此，再無字跡，只有一大片斑爛淚漬！

柳延昭的一雙俊目之中，也濕潤得淚光欲滴！

他想不到司馬玉嬌竟本質如此之好，用情如此之深?……

固然，這共圓綺夢，先拔頭籌的作法，不無可訾，但她業已聲明，只願爲「玉屏風」之一，不欲獨佔春光，也就令人不忍再加苛責！

如今，柳延昭對秦文玉方面，只知她垂青自己，不避艱危，悉心暗助，兩人尚未發生直接感情，還算負担稍輕。

對於玉嬌娃，却因一夕親肌，早已心儀彼女，覺得竟與司馬玉嬌先成好事之擧，是椿極大負疚！

但再大的負疚，也在日後才可設法彌補懺悔，眼前，他見不着玉嬌娃，只得面對現實，也就是要把最大的關心，放在司馬玉嬌身上！

由於，司馬玉嬌在函中說得懇切，她回轉「九迴谷」總壇，向黑白天尊諫勸，向萬心玄拒婚一擧，必會有絕大凶險！

柳延昭是造成她遭遇凶險的主要成員，如何能置身事外，不聞不問?

他閱完留柬，微一思索，便覺得自己別無選擇，只有立赴「小輿安嶺九迴谷」的「尊天會」總壇，替司馬玉嬌打個接應，雙雙合力，應付一切凶危局面！

但主意雖定，尚有牽制！

因爲柳延昭除了情人，還有朋友，更有秦文玉那種從朋友將轉情人特殊夥伴！

秦文玉，蕭克英，孟贊，焦艮，都會趕來「山海關」左近，等待柳延昭，彼此會合，他若獨赴「小輿安嶺」，却對這些好友，怎樣交代?……

此時，柳延昭衣裳已整，並揣好那張銷魂蝕骨的薛濤箋，在室中負手蹀躞，皺眉思索……

突然，門上竟起了輕輕彈指的剝啄之聲……

柳延昭一怔，目注房門道：「是誰?進來！」

司馬玉嬌走時，自然只是虛帶房門，如今雙扉一啓，門外竟是臉色沉重，眉宇間隱有憂容的「玉人小築」總管樂清泉！

樂清泉一見柳延昭，便邊自擧步入室，邊自拱手，說道：「柳相公，恭喜，恭喜！……」

這兩聲「恭喜」，把位相當倜儻的柳延昭，恭喜得臉上烘的一熱，好不尷尬地，向樂清泉皺眉問道：「樂總管，有何見教?」

樂清泉道：「柳相公知不知道我主人如今何在?」

柳延昭頷首道：「我知道，她有封留書給我，一切都說得相當明白。」

樂清泉向窗外伸手一指，臉色十分凝重地，緩緩說道：「我家主人的這間寢室，是建在一座變化相當複雜的陣法中央，主人臨行之前，吩咐樂清泉，顚倒陰陽，逆運五行，務期能將柳相公在此滯留上一日半日！」

柳延昭訝然道：「把我滯留，却是何意?」

樂清泉道：「我家主人認爲柳相公可能也會趕赴總壇，身涉奇險，故而囑我設法滯留，只要約莫給她一日一夜的處理時間，或吉或凶，必有結果……」

柳延昭聽得劍眉雙剔，鼻中「哼」了一聲！

樂清泉陪笑說道：「柳相公不必不悅，這只是我家主人的意見……」

柳延昭聽出他話外有話，看了樂清泉一眼，緩緩問道：「樂總管的意見呢?」

樂清泉道：「在樂清泉未曾報告之前，想先聽聽柳相公的意見！」

柳延昭緩緩一笑，說道：「我認爲區區陣法，不論怎樣錯綜複雜，也無法對我滯留！」

樂清泉道：「柳相公若不滯留，欲往何處?」

柳延昭目光電閃，軒眉答道：「自然是貴會的『小輿安嶺九迴谷』總壇，我不會讓司馬玉嬌，獨任艱難，孤身犯險！」

樂清泉聽得柳延昭如此說話，臉上現出了慰然微笑道：「柳相公的意見，與樂清泉的意見一樣，我認爲兩個人的力量，總比一個人要來得強大！」

柳延昭道：「這樣說來，樂總管竟不願設法使我滯留的了?」

樂清泉笑道：「豈僅不願滯留，樂清泉還替柳相公備好了一騎快馬，馬韁上縛有代表『尊天會』中崇高人物的『白龍小旗』，期望柳相公能途中毫無躭延阻碍地，以最迅捷的速度趕到『小輿安嶺』！」

柳延昭點頭笑道：「好，想不到樂總管對於司馬姑娘，如此關切……」

樂清泉接口笑道：「是關切，也是忠誠，主人對我有救命之恩，拔諸草莽，托以腹心，樂清泉敢不銜環結草?柳相公若無其他吩咐，樂清泉便爲帶路，那匹千里龍駒，已在莊門待發！」

柳延昭點了點頭，一面隨同樂清泉，擧步前行，一面含笑說道：「樂總管，我想奉托一事……」

樂清泉陪笑道：「柳相公請把『奉托』二字收回，儘管吩咐，從今後，你也就是我主人一樣……」

柳延昭因知司馬玉嬌已先行多時，事況緊急，也不多作客套，便先把秦文玉、蕭克英、孟贊、焦艮等四人形相，向樂清泉加以敍述，然後笑道：「我與這四位朋友，約定日內在『山海關』左近相會，今晚趕去『小輿安嶺』，便煩樂總管代爲尋着其中一位告知柳延昭的去向，以及我腹中奇毒已解便可！」

樂清泉喏喏連聲道：「柳相公請放心，這椿事兒，樂清泉還能勝任，向貴友傳語之間，該說的，我會儘量詳言，不該說的，定必半句不吐！」

樂清泉是江湖老辣，長於肆應，善體人心，這幾句話兒，聽得柳延昭臉上通紅，心中却是大定！

不錯，行蹤去向，雖可公開，其中那一夜春光，若對秦文玉、蕭克英等過早宣佈，豈不十分尷尬?

故而，他心中暗對樂清泉頗生好感，隨口問道：「司馬姑娘的『小輿安嶺』之行，是徒步?還是車轎?……」

話方至此，樂清泉便連連搖頭地，接口說道：「我主人是乘騎『照夜玉獅子』馬，脚程絕世，徒步難追，樂清泉深恐落後太久，會貽誤大局，才替柳相公，把另外一匹千里『火騮』名駒，準備停留。」

一路說話，已到莊門，樂清泉指着一匹全身火紅的高大健馬，含笑說道：「乾糧食水，備在鞍側，足够途中充飢解渴之用，韁上所縛兩枝『白龍小旗』，在關外頗具號令威力，除『尊天會』會主，或內三堂首長，供奉護法以外，一干堂主以下的所有人物，誰也不敢妄加阻詢滋擾，柳相公有此配備，途中當減甚多波折！」

柳延昭解下「火騮駒」的韁繩，剛待上馬，樂清泉好似突然想起一事，眉峯深蹙地，急急說道：「柳相公，有椿事兒，務請記住，那『人煞』萬心玄，人品極爲瀟洒，但心機却極歹毒，笑面之中，暗藏殺手……」

柳延昭認蹬搬鞍，飄身上馬，向樂清泉點頭笑道：「多謝樂總管關切指教，但柳延昭業已與萬心玄會過一次，對他那張『笑面人屠』，警惕已極，要我上他的陰損惡當，是不太容易的了！」

語音才住，馬頭已轉，韁繩抖處，「火騮駒」四蹄齊翻，便自人馬如龍，絕塵而去！

樂清泉抱拳恭身，目送柳延昭，口中並喃喃自語說道：「柳相公人中之龍，罕世俊傑，主人果然慧眼不差，但願他們能戰勝各種阻礙，比翼情天，樂清泉拚死酬恩，不惜倒反『尊天會』，柳相公既已趕去『小輿安嶺』，我也該爲他跑趟『山海關』了！」

滴鈴鈴……滴鈴鈴……

又是柳延昭與司馬玉嬌在「玉人小築」的「小瑯環」對坐飲酒時所聞得的信鴿鈴聲！

但時移地異，此處已是「小輿安嶺九迴谷」中，「尊天會」總壇的後園之內。

「黑白天尊」既欲爲天下黑白兩道總盟主，並已將北六省綠林總魁「九爪鷹王」戚九淵，收爲「總堂主」，自具絕大實力資財，這所後園，建造得美輪美奐，宛若人間仙境，只可惜在眞正的高人雅士眼中，是多了幾分斧鑿匠氣。

背倚高峯，面臨飛瀑的一座八角亭中，有兩人對坐飲酒。

這兩人，一老一少，老的椎髻黃袍，貌相清癯，神如蒼松古月，只嫌嘴角微掩，目光太以冷銳，顯然流露出過重的剛愎之氣！

少的一個，儒衫如雪，英挺風流，是個令人一見便極容易對他發生好感的俊品人物！

這兩人，均一跺脚能使江湖亂顫，黃袍老人便是「尊天會」會主黑白天尊。

白衣少年，則是既稱「人煞」，又號「瀟洒殺手笑面人屠」的萬心玄。

黑白天尊一聞鈴聲，並瞥見當空鴿影，便向萬心玄笑道：「萬老弟，『銀管傳書』的信鴿已回了，玉兒亦必隨後趕到，我打算替你們立成嘉禮，了却一椿生平大願！」

萬心玄雖然尚未見過司馬玉嬌，但已從多位友好的口中，聞得這一位一向愛作男粧的「少會主」，是位既具絕色，又具絕藝的絕代嬌娃，自然滿面笑容，躬身說道：「多謝老人家，但嘉禮之期，不必太促，這才好通知我兩位恩師，一併光降主持……」

話方至此，翩翩鴿影業已飛入亭中。

黑白天尊一面解取鴿足銀管，一面「哈哈」笑道：「這樣也好，我對『大荒二老』一向心儀，這回能有機緣……」

話至此處，業已解下銀管，抽出回書，目光注視，不禁神情微怔。

萬心玄是反應極爲敏捷的人，一見黑白天尊的神色微怔，便知事有變化，微微一笑，注目問道：「老人家爲何發怔?是司馬少會主反對這椿婚事?還是她身有要事，不能立即回轉總壇呢?」

黑白天尊的神情微怔，不過是刹那之間，如今已恢復正常地，一揚從「銀管」中所抽出的薄紙，搖頭笑道：「萬老弟都猜錯了，玉兒個性雖强，對我却極孝順，從來不曾作絲毫拂逆之事，她只是先一步離開了『玉人小築』，不曾接得我的『銀管傳書』而已……」

他一面說話，一面把手中薄紙，向萬心玄予以展示，只見紙上寫的是：「少會主已離別府，不知是回轉總壇，抑或去往別處?」

黑白天尊等萬心玄看完紙上字跡，含笑又道：「既然如此，萬老弟便請修書給你兩位恩師，請他們一遊『小輿安嶺』的白山黑水風光，並爲你主持嘉禮，我料定玉兒既已離開『玉人小築』別府，定是回轉總壇，她不會漫無目的，到處閒逛！」

萬心玄笑道：「修書容易送書難！」

一語才出，黑白天尊便連連搖手，接口笑道：「不難，雖然大荒路遠，我也有傳書妙策，只要『大荒二老』，惠然肯來，並可用特殊交通工具迎迓，俾於最短期間，光降此處！」

萬心玄笑道：「老人家既然如此說法，我便立即修書，恭請二位恩師便了！」

因黑白天尊與司馬玉嬌均兼資文武，雅愛詩章，故而亭內備有文房四寶，以供隨時吟咏，萬心玄遂於話完後，立即濡毫展紙，寫了一封信兒，請他「大荒逸士」西門缺，「血杖仙娘」龍妙常等兩位恩師，小遊白山黑水，並先降「小興安嶺九迴谷」，爲自己與「尊天會」的少會主司馬玉嬌，主持嘉禮。

黑白天尊含笑旁觀，見萬心玄寫得鴻飛鶴舞，書法極佳，不禁讚道：「萬老弟寫得好一筆楷書，眞有點褚河南神韻！」

萬心玄因知黑白天尊已在旁看過，遂不再交閱，一面封書，一面笑道：「晚輩素習懷素草書，但因上呈尊長，不敢欠恭，才改用正楷，寫得過嫌呆滯，還請老人家不吝指教才好！」

黑白天尊道：「老弟太謙……」

雙掌微抬，亭外立即閃進兩名衣分黑白的勁裝大漢，向黑白天尊，恭身待命。

黑白天尊把萬心玄所寫書信遞交左面一名大漢，沉聲說道：「把這封書信，交給濮陽堂主，叫他用『雕翎飛令』，立送西荒，並準備千里明駝，暨長程健馬，沿途作迓客之用。」

兩名大漢「喏喏」連聲，恭身退去。

萬心玄取起几上酒盃，飲了一口，含笑問道：「老人家雄心萬丈，網羅多士，照目前『尊天會』中實力，慢說霸視關東，便連中原武林各派，也無可抗衡……」

黑白天尊接口嘆道：「尋常武林俗子，雖未看在我的眼內，但有幾位出奇高手，却相當難纏，故而，除了本會的原有實力外，我還想聚齊『七煞』，甚至於獲得你兩位恩師『大荒二老』鼎助，黑白天尊的武林霸業，才算十拿九穩！」

萬心玄笑道：「老人月所指的出奇高手，是那些人物？」

黑白天尊道：「四海八荒中，淡於名利的，不爲世曉的高明人物，自然甚多，但知名而被我視爲勁敵的，却是『一仙三絕』！」

萬心玄一向自詡見聞甚廣，但聽了這「一仙三絕」名稱，也不禁現出訝然神色，對黑白天尊皺眉問道：「老人家這『一仙三絕』是誰？我怎麼從未聽人說過？」

黑白天尊笑道：「老弟定然聽過，可能名號不一而已，二十年前，他們便名滿江湖，有幾句歌謠，唱的是『醉酡道，邋遢僧，綠白玉簫雙主人……』。」

萬心玄「哦」了一聲，又自舉杯微飲，點點頭說道：「醉酡道士與邋遢和尚之名，我倒聽說，但因他們久隱江湖，遂未會過。至於『綠白玉簫雙主人』，却屬陌生……」

黑白天尊道：「這兩人是一男一女，女的是『羅浮仙子』柳凝碧，男的是『九絕書生』董伯奇……」

萬心玄搖頭道：「晚輩見聞淺陋，從未聽說過這兩人的名號……」

黑白天尊嘆道：「柳凝碧是綠玉簫主人，董伯奇是白玉簫主人，他們也是當代武林的强中强手，比醉酡道士，邋遢和尚，還要高明不少，爲我『尊天會』稱霸黑白兩道的最大障礙！」

萬心玄聽得兩眉一挑，目閃神光，向黑白天尊問道：「但不知這柳凝碧、董伯奇在武學修爲方面比我兩位恩師如何？」

黑白天尊並未立即答覆，微一沉吟，方緩緩說道：「『大荒逸士』西門缺與『血杖仙娘』龍妙常等『大荒二老』，自是出類拔萃的傑出人物，但那『綠白玉簫雙主人』，也照樣功參造化，有鬼神不測之能……」

萬心玄聽到此處，軒眉冷笑地，截斷黑白天尊的話頭說道：「老人家不能設法令那『羅浮仙子』柳凝碧，和『九絕書生』董伯奇，來趟『小興安嶺』？」

黑白天尊道：「萬老弟此語何意？」

萬心玄道：「我認爲我兩位恩師，功參造化，學究天人，當世之中，應該絕無敵手……」

話至此處，突然覺得黑白天尊也是氣吞寰宇，企圖霸視武林之人，遂遞過一片歉然眼色，含笑說道：「你老人家胸羅萬有，應該除外……」

黑白天尊搖手笑道：「我們是自己人，老弟不必再有所客氣，請說下去……」

萬心玄道：「老人家既對『羅浮仙子』柳凝碧，『九絕書生』董伯奇等『綠白玉簫雙主人』，如此揄揚，若能使他們來趟『小興安嶺九迴谷』，與我兩位恩師一會，互較神功，豈不是罕世難得的武林盛事？」

黑白天尊道：「老弟這椿構想，固然極好，却恐不大容易實現！」

萬心玄挑眉道：「爲甚麼？莫非他們自矜身份，不屑於前來麼？」

黑白天尊搖頭道：「那到不是，『綠白玉簫雙主人』再怎自高自傲，也不會對『大荒二老』，過份狂妄，問題只在於他們隱跡已久，根本無法知曉柳凝碧、董伯奇二人，如今究竟住在何處，以致無法邀請。」

萬心玄笑道：「『尊天會』力量龐大，老人家何不飛諭所屬，八荒四海，一齊放言，就說『大荒二老』邀約『綠白玉簫雙主人』，共作『小興安嶺』盛會。」

黑白天尊道：「好，這辦法好，我們就這樣辦，或許此訊會輾轉傳入柳凝碧、董伯奇的耳內？」

萬心玄飲了一口酒兒，目注黑白天尊，含笑問道：「老人家想聚齊『七煞』，與『尊天會』共策武功霸業，如今到了幾位？」

黑白天尊道：「多蒙老弟鼎力相助，『天、地、人』三煞，已到『小興安嶺』，但其餘的『酒、色、財、氣』四煞，却還未能如願……」

萬心玄道：「我聽說司馬少會主，已與『金杯追魂』東方白，有過接觸……」

黑白天尊微微一笑，眉頭略皺地，接口說道：「那次接觸，由於戚堂主處置不當，雙方曾略起誤會，還不知道『酒煞』東方白兄，是不是惠然肯來呢？」

——未完——


常服氣金丹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